

是
續

當代游記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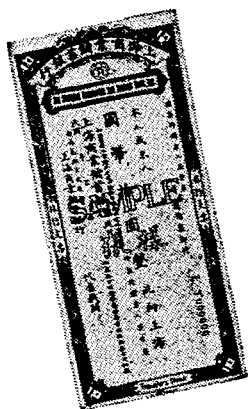
葉蒸緯



上海銀行

旅行支票

便利——穩妥——價廉



各埠上海銀行中國旅行社及代理機關發兌
現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此書敬獻於葉遐庵先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遊 記 及 指 南

徐霞客遊記 (國學基) …… 徐宏祖著
(本叢書) …… 一元四角

徐霞客遊記 (學生國) 劉虎如選註
(學叢書) 六 角

廬山遊記 …… 胡 適著 一角五分

匡廬紀遊 (史地) 朱 傑著 二角
(小叢書)

康藏軼征 …… 劉曼卿著 一元五角

西行記 …… 顧執中著 五角

到青海去 …… 顧執中著 八角
(陸 詒著)

苗荒小紀 (史地) 劉介著 二角
(小叢書) 五分

* * *

增訂廬山指南 …… 四角五分

增訂莫干山指南 …… 三角

增訂西湖遊覽指南 …… 四角

天台山指南 …… 二角

普陀山指南 …… 二角

福州旅行指南 …… 五角

棲霞新志 (史地) …… 陳邦賢編
(小叢書) 四角五分

新編金陵名勝寫生集

(附首都遊覽指南)

周玲孫編繪 彩印二冊各一元

* * *

中國鐵道便覽 (鐵道部編) 六角
(業務司編)

廬山全圖 …… 五角 (重版中)

袖珍杭州西湖圖 …… 一角五分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地產部是專爲

君設計解決住的問題而經營者；

倘欲求解決住的問題者不論是何階級！有
資，資金不足，或其他原因均可向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地產部求解決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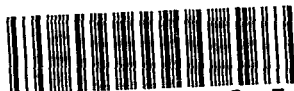
上海江西路三百六十一號

電話一八一〇六——九

當代游記選目次

題簽	葉恭綽	封面
題詩	汪兆銘	一
序言	趙君豪	一
少年游	瞿銖菴	一
扁舟憶往	瞿銖菴	一三
青邱游屑	葉恭綽	二一
威海衛遊記	王正廷	三一
游湘省公路及南嶽記	陳光甫	四三
冒雪登廬山記	吳宗慈	九一
龍眠山水紀	金天翹	九五
天南瑣語	劉宜閣	九五
南天客話	珍重閣	一〇五
南海微波	梁得所	一二一
天目山遊記	錢文選	一三一
黃山紀遊	蔣維喬	一五三

719
198
2



3 0662 7330 5

白巖紀遊	蔣維喬	一七九
焦山記游	高梧軒	一八五
杭江鐵路旅行日記	陳湘濤	一九三
杭游雜感	宋春舫	二〇三
京杭國道游觀記	趙君豪	二一一
香港印象記	梁得所	二四一
臺灣半月記	江 庸	二四七
周游世界之簡程	戈公振	二六九
國外旅行常識	戈公振	二九五
歐洲的兩個桃源	瞿銖菴	三〇九
英國古旅舍訪問記	程志政	三一五
英京探風錄	程志政	三二七
日內瓦探風記	秦理齋	三三九
巴黎半月記	陳心純	三五七
意大利記行	陳心純	三七五
西班牙一瞥	陳心純	四三五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大 陸 銀 行

辦 理 普 通 商 業 銀 行 業 務

兼 辦

信 託 儲 蓄 保 管 貨 棧 匯 兌 代 理 收 付

股 本 五 百 萬 元

公 積 金 一 百 四 十 萬 元

天 津 總 行

法 租 界 六 號 路

分 行

九 江 路 一 六 九 七 九 號 電 話

上 海

支 行

北 四 川 路 六 二 〇 號
靜 安 寺 路 七 七 一 號
霞 飛 路 呂 班 路 口 一 號
方 浜 路 一 一 四 號

上 海 儲 蓄 信 託 部

南 京 路 大 陸 商 場 電 話 九 二 二 〇 〇

國 內 分 支 行

天 津 上 海 漢 口 南 昌
北 平 南 京 蘇 州 濟 南
青 島 蚌 埠 長 沙 杭 州
南 潯 無 錫 太 原 鄭 州
石 家 莊

國 外 通 匯 處

英 美 法 德 日 等 國 各 大 都 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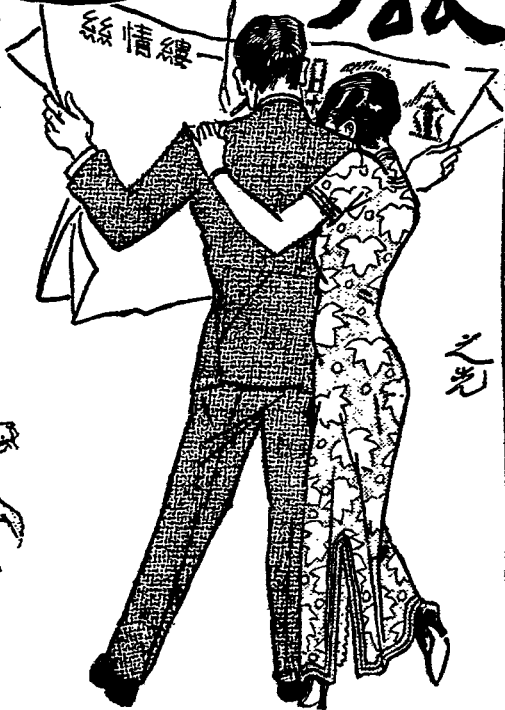
各 項 章 程 承 索 即 寄

美麗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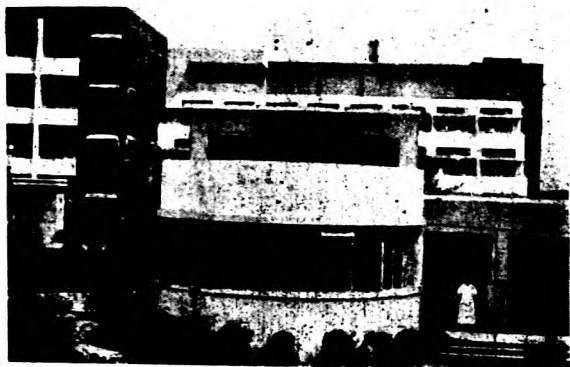


品出司公煙成整

健康之門

上海虹橋路二〇一號章程函索即寄

電話二九五六三——四轉接各部



之備設新最代現

院養療橋虹

.. 供專

病肺期各

弱衰經神

煙戒院住

境環換改

之

養療期長

中外醫師 專門主任

衛生設備 調節氣候

中西膳食 適合病體

最新建築 設備完善

地處幽靜 風景宜人

本院：

序

余輯當代游記選，付鈔有日，從事於離校之役，鐙窗暇晷，敢據私臆，用代發凡，厥有數端，希大雅之省覽焉。一，萍踪浪跡，夙好雅游，而登陟未廣，平生所經，通衢都市，僅北至濱江，與江浙之山水而已。以言行旅，初不能備，然置寸心於江海之表，寫煙雲於林壑之際，凡朋輩蠟屐所臨存，均鯁生導游之先路，此樂當之，亦復無藝；此編輯之緣起，抑亦纂述之初衷也。二，平生不善文字，而濫竽旅行雜誌，忝事編輯，瞬經九稔，所得承教於學人者，前後何止數千篇，塵慮爲之滌盡，襟懷於以開朗。竊謂欣賞之致，不僅淺嘗，甜徹中邊，已通斯愜；引而申之，輯爲茲集。世有知者，當不遐棄。三，旅行記事之文，各有所長，即各有所注，或詳於道里，或徵諸民風，或撫拾金石，爲訂古之文，或徒寫清華，極供養之趣，不可方物，難期窮盡。斯編所輯，則多以斐豐雅尙爲歸，蓋引入入勝，筆貴抒於邁軸之間，體狀巖泉，文要通於神明之外，俾瀏覽者足抵臥游，兼資覽秀，微尙所及，用告識者。四，於今滄海一槎，浮漚六合，寰宇之大，壯夫勿憚於遠行，是以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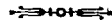
子所收，亦不限諸域內。歐陸紀載，可備甄采，率爲彙錄。以言采風，則輶軒本屆夫絕域，以言地理，則支機不忘於乘槎。補南溟之志，今非寓言，萃瀛寰之書，胥爲掌故。五紀游之作，稽舊汗牛，彙輯非易，矧在今日舟轍交通，計程可俟，是以斯篇將試葶甲之先萌，爲初基之小試。斯後續紛珠玉，瓊璨經綸，苟有當於流傳，自卽證爲專著。循茲續往，異代同文，積之以漸，則所得且益宏，持之以永，則推求而益備。六小言炎炎，君子所不廢，大雅所樂聞，茲編之行，乃荷精衛，遐庵兩先生錫以題詞，用資軒冕，東籬嘯傲，致遙情於南山，銀管抽毫，托幽懷於緗素，此其濯足清流，引衣高崗，棲鳳丹穴，嘯鸞林表，清思逸興，所以振挈來許者，尤爲世法。余忝事勘讀，得茲獎假，欣快何似，敢申謝忱！凡上所舉，竊以同聲之求，必臻同氣之應，讀是書者，必不等諸河漢，更乞有以匡其不逮而糾其謬失也。是爲序。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廿六日趙君豪

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業綢海上

行總



上海漢口路四六〇號
電報掛號七三一八號
電話號碼九三三五〇

本銀行收足資本國幣壹百貳拾萬元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利息優厚手續便捷詳細章程承索即奉

分支行



上海
靜安寺路
虹橋
內元橋
小南門
中德華路
三路口
大德路
興州
澄大
紹興
水坊
巷街

國產良藥 勝過舶來

補力多

純淨補力多
專治身體衰弱 代辦不良等症 男女老幼 人人宜服

含幾怪補力多
專治肺癆腸癆重傷 以及一切頑固咳嗽兼吐瀉痰等症

含砂補力多
專治哮喘氣急 癰疽梅毒 動脈硬化 風濕等症

含砒補力多
專治血虧 神經衰弱 以及各種慢性皮膚病等

含規那補力多
專治營養不良 貧血胃呆 病後虛弱 容易疲勞等症

凡一月之內 體力有損 則連服 三瓶 必能 恢復 元氣 此藥 效力 宏大 凡 患 貧血 胃呆 病後 虛弱 容易 疲勞 等症 者 宜 服 之 每 瓶 售 洋 五 角 九 分 每 盒 售 洋 五 元 九 角 九 分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一百九十九號 九福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伯庸藥房



▲發行特效藥品

神效五滴痧藥水

每瓶五分 每盒一元二角
皮膚病 特效藥 一定靈

利爾便白濁丸

每盒大洋五角
最特效之白濁藥

新六百〇六藥片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專治梅毒內服藥

美容藥膏

每瓶大洋四元
▲特約獨家經理

美容藥粉

每瓶大洋五角
聽裝大洋一元
袋裝大洋二角
農村袋大洋一角

▲函購原班回件

總發行所 上海多亞路七六〇號

德國瑪爾大藥廠出品

獅力老牌

牛肉汁

鷄汁



獅力牌牛肉汁是
 用最新的科學化
 法提煉而成其原
 內所含之蛋白質
 養成分極微無損
 偉大質地純淨早
 界各國醫學界所
 行銷中華亦有十
 之悠久歷史受國
 信譽探購一公認
 補品中最有威權
 上聖品冬令進補
 健體有非常功效
 購服氣充神沛尤
 年益壽之功本埠
 大食品公司均有
 售

遠東總經理

上海華達大藥行

晨報

有敏捷之新聞
有公正之評論
有精美之畫報
有豐富之附刊
諸君每日閱此
一份則朝夕兩
刊不愁寂寞矣



預 定

- 日本國及——
日 本 一〔每 月〕大洋九角
一〔六個月〕五 元
一〔三個月〕二元六角
一〔全 年〕九元六角
- 蒙古新疆——〔每 月〕一 元
- 香港澳門——〔每 月〕一元四角
- 歐美南洋——〔每 月〕二 元

寄費在內
報費先惠
郵票可用
九五計算

社址——上海·山東路二〇五號——



少年遊

瞿·銖·菴

近年旅行事業發達，中國旅行社翼導之功爲多。余平居偶暇，輒以蠟屐寄興，遊歷者雄奇；若者曠遠；若者綺麗；若者蕭閒；心隨境遷，各極其勝。默念吾曹今日所享受者，非古人所可及也。恆人乏參悟之能，往往登臨跋涉，曠日經時，身當妙境，等閒視之，境過情遷，夢痕無着；使能如畫師追寫，各存其妙，偶一尋味，必有欣然意消者矣。長夏齋居，漫作此文，專紀遊事，合詩歌小說遊記隨筆而一之，會心忘言，期諸達者。題曰少年遊者，自憐老大，追感前塵，以勗來者愛景光也。民國二十年八月初吉，銖菴自記。

雲梯

古人以腰脚強健爲濟勝之具，蓋涉險探幽，不能全恃籃輿之方，非短衣草屨，攀籐絕石，不易達最佳之境界也。余生平憚於涉險，不樂登陟之勞；獨庚子秋間，禮佛上方山，深感危苦；上方山在北平西南房山縣境，相傳晉書所載處士霍原隱居處卽此山。金元間蓋亘利相望，今



猶數數見級花柱處，偃臥墟磧之間，其勝概儼然猶在目也。山之主寺曰兜率，由山腰之接待菴到寺，猶數里，所經皆巉巖濬壑，移步換形，喚笥輿上山，每數十步必一憩，及至雲梯之趾，不覺氣爲之餒。蓋雲梯爲山路之最陡絕處，明神宗時太監馮保捐貲鑿梯，兩旁絡以鐵索，行人踵首相接，汗流目眩，必幾番氣息，始達其顛。梯格既高且多，每一舉步，竟若百鈞之重。聞寺僧言：往時恭忠親王常至此山，王體既肥，輿人亦無能爲役，左右侍從，捧擁而上，僅得達而已。不經此梯，便無法以上上方也。余念鐵索已四百年，萬一有一柱鏽蝕斷折，則此身齏粉矣。登山之艱，余生平所經，惟此爲甚。既登上方，乃踰摘星陀而遊雲水洞，其險乃又踰於此。摘星陀者，劉仁恭拒晉師處。至此山路若絕，突然右轉，乃見峭壁千仞，下臨平谷，惟峭壁之腰，蜿蜒一綫，可以通輿馬，默想當時山後之兵，蟻附而登，一及斯處，但須路隅伏一弩手，便可使之披靡潰潰，雖傾國而來，亦必無幸，無怪獨龍雄主，沙陀鐵騎，至此亦無所施其技。余乘輿至此，初未料其險絕，及昇夫下降，笥輿幾欲成垂直綫，僅恃兩手握輿之衡，稍免全身之傾側，設此昇夫稍一蹉躓，則三人齊墜，不至深谷底不止矣。此時已在中途，更無中止之理，又不敢與昇夫問答。

致亂其心意，惟有仰視青天，開誦佛號，一切置之度外而已。其時同遊者爲如皋冒翁，年近六旬，步履膽力，皆勝於余，此則天賦，非人力所能強爲也。

輪船

遊以適體爲主，若必汗流目眩而後以爲能盡遊之能事，是亦可已而不可已者。余平日主張，凡舟行必坐高級艙位，蓋以起居安便，飲饌清潔，欲深領天光水色之真，必須軀體自由，一無疾苦，乃得精神之愉快。否則或因拘迫而致疾病，縱有美景，焉能領略，尙何遊之足云耶？近年各輪船之客艙，雜遝喧呶，益甚於昔，居其中者，殆處雞埘豚圈之不若，加以侍役需索凶虐，伺應夷慢，探囊之客，在在堪虞，魚餒飯腥，杯殘炙冷，臭穢騰逼，欲嘔不得。民國九年，津浦車中斷，余自天津泛船赴滬，飽嘗此味，至今猶有餘悸也。如其不得已，則宜備携用具，一切取諸自我，又多結遊侶，據其一隅，差可獨善其身，此有志於遊者所不可不知也。

履虎尾

火車不必乘高級，蓋以車停之際，可從容散步，不致久處煩囂，又飲饌無美惡之分，亦不致

受需索之虐也。但長途車行，若連宵不得睡眠，亦非吾輩所耐耳。要之，吾輩須擇車而坐，苟其開行時刻無誤，售票數目有限，亦不致甚深之苦厄，否則無甯購高級之票爲妥。自甲子軍興以來，飽聞車行苦况，余身所歷，亦不一而足。乙丑秋間，曾附鐵篷，車由岳陽以至長沙，長夜苦寒，凌兢瑟縮。壬戌盛暑中，由鄭州赴洛陽，中途斷軌，親挈囊橐以行於烈日中者數里，西來車到，蟻附而登，始獲一席之地，方車未到時，徘徊村野中，一茶肆稍陰涼，座悉爲軍人所據，其時陝西軍以驕恣聞，余心意憤亂，誤踐一軍官之足，大受呵斥，亟謝過始已。履虎尾而不遭虎噬，猶自引爲大幸，凡茲瑣屑，皆路政破壞所賜也。烏乎！他人所歷痛苦非吾身受所及，並非吾夢想所及者，豈復容悉數，何日始得風塵盡掃，行萬里若戶庭哉？

旅舍

近年國內交通阻滯有反甚於昔者，然其頻繁，遠非昔年所可及也。故旅舍之業，實有進境。余六七歲過上海，寓二洋涇橋之客棧，倚樓闌俯視衢路，車馬憧憧，頗愜兒嬉之意。今逾三十年，再過上海所謂愛德華七世大街（俗名愛多亞路）此類舊式旅舍汰削幾盡，即於他處

逢之，亦決不願更涉足其中矣。雖然，諸都市旅舍，似若設備甚新，而其藏垢遷瑕倍於舊日者，亦比比皆是，未可以皮相論也。北平長發棧在驛馬市大街，其店面極闊敞，十年前余親眷有寓於此者，越屋數重，得一小院，略有花樹，三楹南向，几淨窗明，小坐其中，悄然有出世之思，不知門外紅塵方漲天也。此舊式旅舍之可愛者。反是，則如津滬各地號稱高等之旅舍，巨廈連雲，電炬奪目，但可供鄉曲鄙人之哆口驚羨而已。實則日間既無日光空氣，入夜又復喧闐擾睡，殊不足安旅人勞倦之身，甚至肴饌腐臭，廝奴驕橫，蛾眉窺闥，鼠竊探囊，視輪船之劣而又過之，纔離火宅，又墮地獄，旅行若此，其樂鮮矣。以余所見，惟上海滄洲飯店，杭州新新旅館，西泠飯店之屬，有清冷之境界，兼物質之文明，實爲可法，但嫌其去城市稍遠耳。

僧寮

往時北平商業，萃於城南，冠蓋入都，取其近捷，多寓居西河沿打磨廠一帶客店，雖待遇殷勤，而蓋隘實甚，加以缺少物質之便利，彌不可居。民國以後，商業中心移至東城，東長安街一帶，新式旅舍連薈並起，余頗喜其價廉物備，而又充足之日光與空氣，非其他都市所能幾及。

也。遊北平者，如作一月以上之勾留，宜居公寓，蓋公寓多自成院落，尤能隔絕塵囂，而其他便利初不亞於旅館也。若能蔬食，則尤莫如賃居僧寮；友人中有賃居後海之廣化寺者，吾嘗以秋晨過訪之，曲徑通幽，深廊若翼，庭寬盈畝，槐影篩金，階下列菊數十盞，藤椅二三，縱橫錯列，漆盤壺茗，相對忘言。入其室，則明牕洞闢，地無纖塵；衾褥鋪於炕上，而圖書環之；坐臥隨意，無不粲適，此境真非人間所有。吾意欲領略北平甯靜蕭閒之風味，不可不於此中求之。

青島公園

城市中公園之多且美，誠無如北平；然北海及中山公園皆不能驅車，中南海公園雖能驅車，仍須駐車購券以入；若驅摩托車以入，仍苦不能暢遂，此蓋古代林園布置，不與近代文明相適合之處。以余所見，惟青島公園足彌此憾，青島公園因依山林之勢，曲折以入，花樹巖石，左右逢源，車行其中，出顯入幽，各盡其勝；凡遊陟名區，多宜步履，惟此處獨宜驅車；余於丁卯孟秋之望，舟過膠澳，曾一往也。

聽潮

余之出遊，既力求安適，遂不得不一遊北戴河。癸亥五月，自北京至北戴河，以夜間八時登京奉臥車，安眠一宵；次晨曉色照窗，已抵海濱，偕友步至旅舍，僅數十武，進餐小憩，不出戶庭，而海氣已撲眉宇。入夜以後，氣候益寒，擁衾偃臥，聽潮聲拍岸，往還不已；萬緣俱寂，肺腑皆清，此境非北戴河不克有；然余見遊北戴河之諸公，初未肯領略此境也。出遊安適，以北戴河爲第一。

布帆

舟行之樂，莫如布帆一葉，容與溪山。近時遊侶，多好湖中泛槩，余以爲江南水鄉，到處皆可放棹。昔年行旅，必出此途，畫舫鳴榔，載書畫，鋪榻席，時復欹枕觀書，時復臨几弄筆，一至夕陽將落，隨意就柳陰下維舟，登岸覓村店，沽濁醪，買蝦菜，歸作晚餐，頽然就枕。晚間如遇急雨，敲篷背作擊鼓聲，尤令人悠然作江湖萬里之思。次晨推窗一望，霽色撲人，山翠如沐，雲嵐舒卷，真對畫圖。時泛清溪，瑩澈見底，掬水弄之，若飲冰雪，雖復日行十里，而朝夕雲山，各極其變，疾徐行止，隨意所安，此良非坐輪舶汽船者所可及；抑亦非湖中泛槩者比也。杜詩云：「青惜峯

繼過，黃知橘柚來。」最能撫繪此境，古人好詩多得自舟中，佳畫亦多作于舟次，誠有以也。輪舶汽船，縱使亦可吟詩作畫，然僅可得空闊之景，不能細意領受幽閒深秀之景。余自庚子冬間，自湘出鄂，得領瀟湘洞庭風物，於今三十餘年，深惜物質文明發達太甚，尙無機會再作木蘭舟上之遊也。

驅車

大河以北，平原廣漠，一望無垠，若逢晴日，頗苦塵沙，天寒冰雪，尤深懷慄。自昔南人北上，于役行吟，未有不以爲言者。然若漫遊數日，連鑣接軫，驅邁風塵，一攬河嶽雄獷之氣，斯亦研究民族性者所不可不從事也。余於辛酉九秋，京綏鐵路通車，綏遠行紀念禮時，曾偕江都王義門，賃薄笨車，周覽歸化城內外之勝，秋晴風烈，野多白楊，蕭然作淒厲之音，忽驚身在邊塞。又於乙丑新春，偕蕉嶺鍾介民訪昆明王湄午於昌平縣齋，以侵晨出郭門，望湯山而發，始則微霰沾衣，繼而祥雲四布，近樹如裝瑤貝，平疇若鋪粉綿，極目四矚，耀然生擷，擁裘袖手，唯詫平生第一壯遊，絲毫不感凌寒之苦也。爾時湯山飯店猶際全盛，店主聞縣令偕客來臨，亟出伺

應，熾獸炭於爐，休車騎於廐，溫酒拂衾，縱譚連日夕不已；私念此際情景，極似十七八世紀歐西小說本事，雪中驅車，休於旅舍，室外則漫天飛絮，室內則細廚明燈，此決非吾國往時所有也。故驅車之遊，宜於河朔。

策騎

至於策騎，莫如塞上也。壬戌之春，京綏鐵路屬余往大同調查武州石窟，余偕陳劉二君往焉。劉君嗜騎，乃就大同鎮署索馬，兼以憲兵二人從，自城中往雲岡約五十里，近郊廣漠，青草繁生，縱轡長驅，快意無比；將至武州山麓，沙路鞏確，頗虞蹟墜，涉水過澗，水侵馬腹，余素不能騎，及此亦深會策騎之趣也。遂口占一絕曰：「策騎平沙十里開，武州山色畫屏迴，年年塞上尋詩慣，未覺聞身作客來。」因思古詩人惟元遺山飽諳此味，朱竹垞、曹秋岳諸君，以南人而作北客，其所見車騎風沙之景，亦遠足以傲宋明諸賢之局促江南一隅也。

邊城鼓角

辛酉秋冬，數遊邊塞，獨居大同旅邸，霜月乍上，天宇空明，眼界鼻觀，皆有清冷之感，雖寒威

砭骨，而塵盞一空。凡自南來北者，苟靜參空中氣味，必覺其輕清可愛。今久居京華，偶移塞上，又感京華之重濁矣。此非於宵嚴人靜時，領略不得；已而營門鼓角，破寂而來，一燈熒然，擁衾坐聽，方知身在邊城。自明以前，長城以北，悉爲軍鎮，迴想當時鐵衣金柝之苦，安知數百年後閒遊之客，翻以得聞邊城鼓角爲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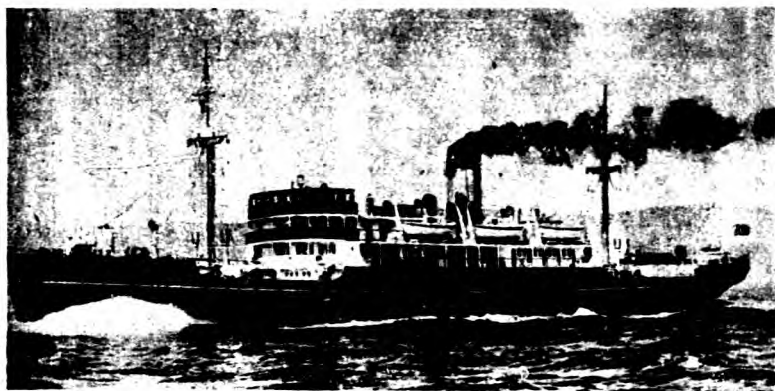
駝鈴

自古作塞外遊非易，迄於今日，路政既失修，物質文明復苦不備，獨身行役，已令人望而生憚，無論携家矣。然甲子軍興以前，京綏鐵路秩序猶佳；南口有飯店，足供食息，有志於登眺長城者，未嘗不可從容乘輿。壬戌初春，既望，曾偕妻奉母，遊於南口，晨往暮歸，不勞登頓，塞外雄風，平昔所目想神遊者，至此盡得其概。其時春氣漸柔，谷冰欲碎；野花數莖，凌寒弄色；流澌琤琮，微風蕩之，韻如琴箏。及至八達嶺，勁飈吹衣，重崖疊嶂，蒼然四合，徘徊城堞之間，真不料古來征戰之地，今日奉安輿而來臨也。土人有拾遺鏃殘，覓求售者，余獨擇駝鈴一枚購之；駝鈴之聲，遲重沉雄，余以爲此聲乃真邊聲也。冬景易闌，返轅猶未及夕，凡居北都者，擲一日之力

爲此遊，最爲不負。

白蛉

韓詩下床畏蛇食畏藥，此語兼指昆蟲草木之毒而言。南中患斯最甚，無勞指說矣。大河以北，此害實輕，然有不可不虞者二三焉：一曰蠶，旅舍中多不免此，凡畏曠者宜自携繩床，自然可免。一曰蝮，螫人甚毒，余嘗宿海淀燕東園瑞士王教授寓齋，其室絕雅潔，夜中聞枕底悉索作響，持衾振之，一蝮赫然在焉。凡几榻宜虛置室中，勿結牆壁，差免此患。此二物者，吾國人多深畏之，相戒動色。若衡以學理，則亦不能嚙人至死。被嚙者，以亞摩尼亞塗患處，必瘥也。惟夏季白蛉細至目不能見，膚嗜甚於蚊蚤，初來北都者，無不苦之。甚者毒入血液而生瘡疖，協和醫院專研此物，未得醫療之方，須俟市政進步，積潦清除，庶可絕其種耳。



本局海元海亨海利海貞四新輪專駛上海汕頭香港廣州航綫（亨利貞三輪不售香港客票）海亨海利間航上海青島航綫行駛迅速設備完美為我國航輪中之巨擘有口皆碑茲略舉優點如左

一 船期準確

滬粵線每逢星期三六由滬開粵每逢星期二五由粵開滬
滬青線每逢星期六由滬開青每逢星期二由青開滬

二 票價低廉

各輪位分特等頭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種票價均極低廉
備有價目單以應乘客隨時索取

三 餐膳精美

名廚烹調精潔適口乘客稱譽

四 招待週到

各該輪廢除茶房概用本局考取並經訓練之勤務生服務
乘客異常週到並規定一律不收酒資乘客稱便

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國營招商局謹啓

地址上海黃浦灘九號
電話一一五八九一一〇

客票經售處各埠分局各埠中國旅行社各埠大棧房及票局

扁舟憶往

瞿·銖·菴

今日吾國所僅存而伊古以來所未改之遊具，兩事而已；馬與船是也。車輿皆非古製，故皆當擯而不計。然馬非盡人所習，且亦限於大河以北；平原廣漠之區，縱轡馳驟，誠別具其樂趣。顧風沙撲面，筋骨疲勞，恐雖善騎者亦不能免。至若十里長隄，春衣葉葉，鞭絲帽影，顧盼自如，則又限於晷刻，非可竟日盤桓；其與易闌，不足道也。

余平昔發論，以爲古人描繪山水，寄興遙深，在文學界佔重要位置，實在典午南渡以後，而謝靈運集其大成。謝氏以前，無遊山水之風俗，便無遊山水之詩篇。良由具舟楫，尋幽勝，純乎南方文化之產物也。謝客以來，波瀾益壯，至唐而極其盛。不獨發之於詩，且亦施之於書，施之於文。范寬李成之畫，王勃柳宗元之文，取材於此，頗開特有之境界。欲深會古人所遺留之篇翰而識其精神之所由孕育，非假以優遊之歲月，天然之環境，終於隔靴搔痒也。

余亦勞人，久居朔土。於幽燕莽蒼雄奇之概，固嘗飽閱。然余之所經，往往非古詩人恆到之

地憶七歲下洞庭，十八泛瀟湘，惟此兩度有舟楫江湖之意。然或在稚齡，或當兵亂，未嘗有神會也。洞庭浩淼，湖水清冷，誠爲壯觀。至於素瀨鳴湍，青山紅樹，千巖萬壑，移步換形，由長沙以至岳陽，恨無此景。余欲得古詩人所會遊之地，且即以古詩人之所以濟遊者而遊；此願蓄之甚久矣。

時方秋好，友人二三，相約爲清遊。余正欲至杭州謁墓，因動富春之念。余久讀謝客之詩，心儀其勝。在今日而求其距都市較近，往返無他虞者，誠莫如泛舟富春之善；遂決意偕春痕魯夷二子排衆議以赴之。

斯行也，得中國旅行社之指導，於時間之勻配，食宿之布置，甚費經營。蓋此遊以擊汰鳴榔爲主，不得乘汽船以求速；而又以他事之羈束不能浪費光陰。杭州至釣臺二百十里，欲於一晝夜有半盡遊之，誠不易也。旅行社爰爲規計，以星期六早車由滬至杭，卽附是日午後之小輪至桐廬，稍領桐君山色。次晨買棹泝江而上，絕不停留，猶可及午後之小輪回至杭州。余深然之。遂以十月三十一日曉發。

抵杭州江干，易車而小輪。小輪泊江心，以板爲橋達於岸，高丈許，寬才二尺。兩人對過，須臾身讓之，岌岌惟恐欲墜。駕言出遊之始，已有行路難之歎，宜膽怯者之憚於遠出矣。輪舟喧雜亦甚，旅客形形色色，無所不有。購頭等票，踟躕人叢中，氣僅得屬；幸而其爲秋季，使當盛暑，殆矣！然輪舟既駛，卽見兩岸之山如畫屏漸展，濃黛四合，使人頓忘自上海而來之種種，併忘此時之踟躕於小輪。蓋吾曹久已不與此天然佳境相接觸，故驟入其中，耳目不覺一新。逆知同舟之客，日日往來於此者，視青山翠靄亦猶吾輩之視上海市中之煙突，不獨不以爲奇，且反視爲可厭也。

輪舟歷若干時，暝色漸合，不復能憑闌，人意亦倦。私念若挂布帆，蕩輕槳而上駛，雖甚緩而隨時可行可憩，坐臥自如。雲山四望，一無阻礙。何致若此輪舟者，旣無速達之力，徒感長途之苦耶？吾國事一切在過渡中，未及享新制之益，而舊有之善已毀棄無遺，類若此也。比達桐廬，已燈火萬家，登岸就宿於惠賓旅館，草草盤餐，差能果腹，而室中設備之簡陋，殊出人意表。几榻帷巾以至一切用具，無一清潔者，此則旅行內地恆所不免也。

此行專爲扁舟而來者也，故買棹爲第一要著。余之聞諸旅行社也，曰桐廬至釣臺舟價可五元。及詢諸當地，則索價至十餘元。繼覓一船戶來，親與評價，以往返八元有半定議。兼命具米二升以供炊爨，又以急於返桐，故約以夜半三時起身，四時解纜。佈置既妥，遂各展衾而臥。惠賓旅館門臨江岸，左接桐山，崇樓四層，頗稱壯觀。是時當孟秋之下旬，月上甚遲，又爲桐山所掩。蒼茫暮靄中，星星漁火，略足窺見江火清冷之狀而已。撫檻盤桓，俄而月出，山之輪廓銜月而愈明，輕煙籠之，益增靚秀。臺殿之繚曲，林木之葱蘢，雖辨之不真而依約可玩。其下清江一水，似聞泠泠之聲。榜人問答，游魚淺濤，到耳都觸塵思，是夜遂不能眠。甫一闔眼，旋復驚醒。蓋風露清寒，本足破睡，又深虞誤早發之期，不敢熟寐耳。口占得詞一首：

院溪紗

燈火樓臺近睦州，桐君山下艤輕舟，蒼然平楚晚來秋。暫乞閒身塵土客，細思前夢少來遊，不眠遲月上江樓。

余三歲隨二親由北都至王家營驛道，每夜未明卽起。自是三十五年，不嘗曉行風味。齒髮

衰遲，二親繼沒。板橋茆店，此景不殊；而滄海桑田，人間何世？宜余之獨深淒感矣。

萬象沉沉中，隨榜人襖被登舟，時曉寒殊甚，竟擁被臥艙中。時時推篷，於微茫中辨山色，聽水聲而已。又久之朝曦漸升，山色始由黑而漸斑駁，或紫或黛，襯以霞采之綺麗，真如佳人之臨鏡新妝。愛玩之餘，一日之塵勞，爲之盡釋。遂又作詞一首：

感皇恩

早起四更天，霜濃侵袂，依約籠燈照船背。蒼然四合，山黛沈沈猶睡，高樓回首處，遙天外。殘月半銜，朝霞欲媚，掩靄晨妝半丹翠。夷猶雙槳，絕壁清江坐對，鳴湍輕漱玉，聲聲碎。此詞寫景頗似，非會至其境者不能道也。桐廬以上，水淺舟艱，舟子三四輩，時時涉水登岸，挽繹以助之行。舟人婦年可二十許，亦時佐搖槳，無片刻暇。余乃自任添薪炊粥，粥熟嘗之甚甘，以自携冷肴，齏鹽佐之，良飽。見魚者得大白魚，同行者食指動，買其一尾，屬舟子破而烹之。顧舟中無所得醬醢之屬，雖絕美而不能入口，徒太息而已。又作詞云：

臨江仙（末句均用杜詩）

如此江山風物，斷宜分付輕鷗。擁衾閒聽鶉聲柔，芳菲綠岸圍，樵爨綺灘舟。錦石鄰鄰無數，江魚處處堪求；青山紅樹畫中遊。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

吾曹所乘之舟，絕小，久居艙中，亦感手足拳曲。時時至船頭立眺，以舒筋骨，因念昔人於舟中吟詩作畫，爲舟必當稍大，願舟大則行尤緩，用力尤多，故必假以時日，裕以人力而後可。自今以往，恐此境不復可得矣。

扁舟緩緩行，觀江中景物，乃有蘊藉從容之意。其意味恰似據長案，展畫卷，舒卷自如，無一塵之擾。杜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此真善寫舟行之狀者。然杜公所乘之舟，必具明窗，從窗中時窺一角，故有惜字與知字。吾曹今茲所乘之舟，則縱目無餘，抑又不能盡領杜公所領之意境矣。

富春之美在清江，在錦樹，在峯巒巖壑之變態。此遊當秋日之晨，故水逾清，樹逾麗，而山之變態亦逾多。故山受日色，有顯晦之殊，而舟行屈曲，益呈舒斂之異也。又作詩以寫之云：

曉泛富春江上諸山

紫翡萬重山，山山自相掩。日色有向背，山勢判舒歛。參差遠近間，濃淡隨所染。或舊如綺纈，或黝如漆點。髣髴黛拂髮，清瑩鉛瀉臉。容華收一鑑，芳燈輕波激。古有富春圖，歸宜燒燭檢。

抵釣臺已近亭午，策杖而上，稍一涉足，匆匆卽下，恐不及歸附回杭之小火輪也。舉目皋羽之臺，雖在咫尺，不敢復作凌高之想，亦以余志在樂水而不在山耳。由此回帆下水，舟人之力稍紓，然距桐廬小輪啓旋之時已不甚遠，深慮不及。將至約二三里，遙望輪舟似已將發，乃急舍舟趨小徑，急馳而至，喘汗相屬，甫坐定而啓行矣。假令不爲舍舟而步之計，則今夜當再投宿於桐廬之旅館，實所不願也。

倦游歸來，犯夜驅車而入杭州之新新旅館。各據一榻，稍息筋力，燈明室淨，飯軟茶香，乃深覺物質文明之終不可少也。仰首壁間，忽見有十九歲少年之題句。末兩語云：「再過兩年學業成，欣然賺錢回家去。」余三復斯言，而語同游二子曰：「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此真風人之旨矣。」就館人詢之，對以漆匠學徒所作。嗟乎！此少年埋沒風塵，乃能將其守己安分，自食其

力之心事於十四字中寫出；此豈獨爲詩人，且亦真高人矣。

吾曹幸無行役之苦，亦無別離之思。其可不步此君後塵作韻語一篇以誌蹤跡？因於中宵寐醒之際，索筆而賦詩，以殿吾記。

由桐廬縣謁嚴祠作

桐廬至建德，山水天下奇。嚴公風往矣，謝客興在茲。如何多難日，復此游衍期。理楫戒秋晨，弭棹聞午鷄。煙開更迴合，波淺方融怡。俯聽悅潺湲，遙矚慕欽崎。攀蘿謝猛厲，燒柱釋饑罷。古人不可作，淳風久已漓。曠想千載上，孰爲流俗醫？域中非舊觀，坐見山川移。嗟此百里內，猶是古所遺。豈惟娛視聽，悠然深我思！

青邱游屑

葉恭綽

近人紀述，有稱青島爲青邱者；姑從之。

余頻年經過青島不下十次，而迄未居留。今夏以畏滬地炎熱，擬轉地休養，因於七月十五至青。凡留五十五日，於九月十日歸滬。其間見聞所及，頗有足紀者，詮錄於次。

青島實膠州灣內之一小島，今習慣以稱全市而號舊地爲小青島。島正當市政府（卽舊日德國膠督官署）之前，面積甚小，別無居民；僅亭亭一塔，然燈導航行而已。

青市人口，已由八萬餘（德管時代）一躍而至四十萬有奇；固由工商業較前有進，然連年戰事及匪禍，內地稍有力者，咸避而之青。故人口增長尤速；近則津滬人士，爲安全舒適計，多營菟裘於此。意不僅避暑，殆事久居，人口之增加，蓋方與未艾也。

百業發達，顧人口增加，市政一切設施，遂時感其不足應用；例如自來水之供給，對地段稍高之處（如福山路金口路）已形困難。而全市之下水道，前者德人設備甚佳，今市面展拓，

不能不隨之敷設，而著名之大港碼頭，因出入貨物加多，竟致不敷裝卸，故預計數年內之需要，至少應加碼頭二座，倉庫數處，並趕築大儲水池一處，即此已非六七百萬，元不辦，故市府屢有發行公債之議焉。

青島風景之佳，殆甲華北；青林綠水，間以朱甍；老樹連山，悉通馬路；海波三曲，宜雨宜晴；既罕浮塵，復無烈日；蓋有爲蓮峯、芝罘、莫干、普陀所絕不能及者；以云游賞，可稱首屈；而益以綰轂南北，水陸相聯，奇花初胎，利源待闢，可與之業，以百十計；竊謂今日滬市，資本苦於壅滯，且競爭太烈，謀生實難；如人才資本，統以青島爲尾閥，可以各得其所，將來發展，當有不可思議者。深望有志之士，褰裳聯袂，往一研察也。

青市本一漁村，其昔日生活程度之低，殆爲初民狀態。嗣經德日管理，力謀外貨之輸入；故稍佳之物，皆屬舶來；而一般勞動，仍保持其曩日生活；故青市有一怪象，卽中等生活所須之用品，極感缺乏是也。例如醬油非奢侈品，而當地祇有食鹽之程度，故幾無醬園；求者多購日貨，此實令一般住戶感甚大之苦痛，其利權外溢，更無論矣。（購本國紙張筆墨，亦極不易，未

太夫人之喪，凡送花圈者，悉求之日人，因此大獲其利。故一切營業待發展者，殆無量數也。青市警察，仍曩日之舊，成績頗佳，幾可夜不閉戶；惟清潔一道，不無欠缺，垃圾之處置，未得其道，僅堆積於窪地，時以鬱積而生奇臭，此爲美中不足。且垃圾車不能普及，往往堆置多日，住戶嘖有煩言，外國人因有抗交清潔捐之舉，深願司其事者加之意也。

青島教育，本無根基，近年方積極進行，已有大學及男女中學各一所，小學已過百所；惟平民教育，極感需要，一切補助教育，尙乏設施，致一般平民智識，極爲卑下。近有周鍾岐之夫人等，創設一平民住所，附帶實施各種補助教育，用意甚佳；余因勸其須注重除陋習，識衛生，而切忌過增其生活程度。（例如向食窩窩頭之人，應教以製造之法，使其細潔；而不在令其改食麥麵，餘可類推，如此，方於事實有益。）諸女士皆以爲然。（女子仍大多數纏足，數月前市府積極勸人放足，聲明若干時後，須派人查驗，會否實行，及派女職員查驗，竟有畏驗而自縊者；又曾拘至期不放足者之父兄，罰銀十元，歸後遷怒女子，逼之自盡，市府因此祇可緩進。）青市財政，本有財部補助，月數萬元，近已停止，故頗艱窘；現市長胡若愚氏頗喜建設，以限

於財力，祇能漸進；近乃倚放售土地爲挹注之策。先是青島官地官產甚多，經歷任督辦等處分售賣，所存無幾，市府爲生財計，乃將歷來禁地，（此有兩種：一係要塞，一係森林。）用投標法逐漸出售，競買之結果，市政收入，超過預算甚多，市府頗認爲得計；但以余所見，青市爲德國首先試行土地新政策之地，（即徵收土地增價稅。）總理亦極主此說；今青市既仍主收此稅，則放出之際，應以平價放與市民，使得均沾利益，候其漲價，再收其漲價之稅，否則市府放出時，已設法誘人增價，（此非地之真價，乃競買之結果耳。）將來增價，又復增稅，似欠公平；不如滬市新中心區放地規定呆價辦法之較平允也。且青市辦法，有受中外豪商操縱之虞，欲圖市政之平等化，亦有改良之必要也。

青市最佳之設施，當推道路與公園；附近各山綠陰一片中，皆有馬路，盤旋而上時，復竟日不遇一人，人行其中，萬籟俱寂。公園之最大者，至一千七百餘畝，（稱第一公園）爲森林公園性質；中關池塘，植白芙蓉，幽靜無匹。海濱公園，爲近日新造，沿海濱延袤約二里，依天然高下曲折，架橋安磴，緣以花木，枕流漱石，氣象萬千，誠選勝之靈區，娛情之窟宅也。

青市建築，都爲西式，而且千篇一律，殊嫌板滯。近新建之水族館，（宋君春舫主辦）純仿北平前門箭樓式，頗形壯觀。又海濱公園，建牌樓一座，頗與北平東四西四相似，皆胡市長所提倡也。青市範圍，及於四方，李村一帶，分爲鄉區、市區，李村自治，頗有規模，鄉民集資自裝保安電話，教育亦頗發達；其地爲青市自來水源，馬路通青市，產糧食蔬果不少，猶滬之龍華江灣也。四方爲膠濟鐵路工廠所在地，工人及其眷屬，數及六七千人，路局爲闢公園，設學校，工人生活，極爲滿足；公園泉石清潔，花木葱蘢，婦稚嬉遊，怡然自得，無損傷公物及污穢公地者，斯亦勞動教育之明效也。

青市公路，已逐漸推廣，附近諸山名勝，汽車強半可通，而長途汽車，營業亦極爲發達；市內載客汽車之精整，亦爲各處之冠；而馬車價乃獨廉，一鞭殘照，躑躅於綠陰青霧中，殊有別趣；蓋流連風景，固無待於追風逐電也。

勞山久負盛名，然游者不多，窮其勝者尤尠。大約金元以後，始有文人方外，爲之點綴，故了無宋前古跡可尋。然奇境實冠海東，將來逐漸開闢，必能歌動世人，招徠游屐也。

勞山之勝多矣，太清宮及華樓，北九水三者，爲余所不能忘。沈成章司令招余遊太清宮，乘海圻兵艦往，不二時到，上岸數十步卽至。背山臨海，長松怪石，環列如屏，杖策其間，了非人境。銀杏、冬青、牡丹、月季之屬，皆數百年物。以背風向日，故北地難於生長之植物，其地皆蔓衍叢生。志稱勞山產藥草凡二百餘種，蓋不誣也。華樓觀，創自元時，蓋邱長春之徒所創。據云殿宇當其時所建，而毫不見特異之處，或者山村僻左，不能具大規模耶？距觀不一里有小峯，登之四望，皆峻嶺重巖，據同遊潘君云：遊山能在山中看山者殊稀，此爲獨絕，審諦果然。峯上有明代碑刻數方，亦盛道其勝。至北九水，乃山泉經九折而下，故名九水。沿途風景幽絕，遊者每至觀川臺、柳樹臺，或九水而止。故不知北九水之佳，實則至北九水後，尙須窮源，至靛缸灣（其名甚俚，不知何取。）方見瀑布。該處蒼崖破空，壁空千仞，飛泉注瀉，蓄爲碧潭，縹緲陰森，驚心動魄，余爲題名曰潮音瀑，將覓人刊於石上焉。

勞山諸巖嶺，半皆石質，松檜等皆從石罅生根，旁挺側出，余未至華嶽黃山，不知相較何如？然檀欒金碧，固儼然一幅小李將軍畫壁也。

勞山道士，世所夙聞，然以余觀之，脩真養性之士，似不多覩，宗教末流之失，多易如是，不能專責道流也。然地遠塵囂，空氣清潔，自有延年益壽之可能，故道士中高年者不少。有周姓鄉人離家，居太清宮，年臻九十，體尙健，余等曾爲撮一影。

勞山爲道教勢力範圍，明憨山和尚，曾施法力，布教開山，然終爲道流所敗，致流徙嶺南。厥後憨山之徒，卒興復一寺，曰華嚴菴，今巋然獨存。菴居勞山東北部，由青市往，現有馬路可通，汽車約行一小時，天雨則稍困難，以泥濘易積，又以省費，故路基斜度太陡故也。馬路盡處，有地方爲沈君鴻烈所立德政碑。由菴至太清宮，沿途尙有二處，蓋連年兵燹，膠東已淪爲匪區，沈君至，則爲之剿匪脩路，興學校，謀生計，事集而民不擾，吾輩之得晏然游觀者，亦沈君之力也。故地方感沈君甚，有所指揮，無不景從，斯誠今之軍人所宜取則者。菴門外一徑，盤折而上，竹林蔽徑，頗似杭之雲棲。北地罕竹，而此獨茂脩，以向陽阻風之故。菴屋多用石材，則以山產石故。菴有清藏全分，（傳爲明藏者不確）舊鈔印書籍亦不少，聞昔日皆散在各殿，近始掇拾，藏於一閣之廚中。友人某君曾於此得憨山大師手稿，殆由殿中取去也。寺僧對憨山與寺

之關係，不甚了然，不如道流能言之歷歷；客堂懸慈山所書大中堂，已告寺僧寶藏，並告沈成章（鴻烈）延陳飛卿（瀚）爲其清理經典，編出目錄，責成寺中保守，以免散佚。日來飛卿業已辦訖，但望寺僧能認真注意耳。余等宿寺中一夕，寺僧所食甚粗糲，僅地瓜（卽白薯）及小米耳。華嚴菴有恆產尙如此，南方僧衆，宜知所警也。寺有龍爪槐及黃楊，均粗可合抱，面山而不能望海，亦一憾事。

余等始意乘兵艦往，乘汽車歸，以究水陸兩途狀況；及由寺出發，以前夕大雨，路極難行，乃折而仍乘艦歸青。僅前一日由太清宮至明霞洞，復至華嚴菴，係遵陸耳。此路亦沈成章所修，寬平易行，沿途風景極佳，借限於經費，不能有所布置；不然，環山數百里，卽一瑞士也。涂經青山黃山兩村，聞青山多閩省人，林姓，余頗疑係清初鄭成功遣以擾沿海而流落者；記清初金州副都統，例每年奉報有無福建人潛入境內，知鄭成功當時實於渤海有所經畫也。

由太清宮沿海歸青市，山路極險峻難行，故往者率以水路，然陸路風景，聞殊佳，而登窰梨花，春日尤爲巨觀；蓋縣亘十餘里，一白無際也。青市櫻花頗擅名，其實各項國花，亦自不惡，李

村一帶，雜花滿樹，春遊極宜。近日農林事務，竭力整頓，新栽花木不少。第一公園中行道悉標以花名，如桃花路，梨花路之類，甚有意致；青市蓋不僅宜於消夏也。

青市工商業前途希望甚大，殆如初放之花，而國人經營之法甚拙，工業尙在零度以下，僅一紗廠規模略好。商業強半在外人手中，即以吸收游資而言，各國兵艦，每年避暑，揮霍金錢甚鉅。（即美國每年所費，約四百萬美金。）而美人名酒，利多歸於羅利，吾國僅分餘瀝而已。高等之旅館飯店，吾國殆無一焉，他可推矣。智識不競若此，毋怪外侮之憑陵也。

青市地畝，陸續開闢，固爲一好現象。第森林地要塞地，均不惜開放，不留餘地，似非久遠之策，願當局者毋徒規近利也。近聞將填築大港至四方之海灣爲工業地，此則殊有眼光，值得稱贊者。總之，青市土地政策，固大有研究之餘地耳。

青島距上海，僅二十餘小時之水程，客貨輻輳，而無一本國船舶，此實一大憾事，且殊可恥！不止不便而已。陸路則須經京滬津浦膠濟三綫，相距過遠，故往返終宜於水道也。我國航業家，曷一注意於此乎？〔編者按：招商局近已有船行駛青島〕

青市向爲漁村，文化低落，在水平線下，故山川極少藻飾，聲譽因之不彰。勞山碑刻亦無多，邱長春之刻石，已爲壞寶；近則康南海，劉幼雲，均有題刻，如斯而已；遠不逮百里外之雲門，駝山，雲峯，蓬萊等等之炫耀耳目，九水道上有一新造石橋，名曰彈月，名頗新雅，不知何人所爲。余頗有意爲第一公園及海濱公園各亭榭，加以名稱聯額，亦未成也。民國二十年國慶日。

威海衛遊記

王正廷

八月四日，余由平來津，將作威海之遊。先期電告管理專員徐君燕謀，遂於五日乘盛京輪船南駛。船出大沽口，威海商會會長孫君心田來見，渠亦由津附舟返威海也。當去歲四月，首都召集國民大會，時余方長外部，孫君以威海當選代表與會，是爲予識孫君之始。相見之下，就詢威海收回復狀況，孫君乃縷述徐專員治威二年政績，深幸守土之得人。六日下午六時，船抵威海口外，摩劉公島背入口，見帆檣鸞列，雲水上下，炊烟起沙汭間；近岸水淺舟不能進，卽於中流下旋。徐專員率同僚屬，乘輪渡來迎，欣然握手，各道勝常，遂登威平輪渡。上岸，則見兵衛森嚴，冠裳整肅，旗幟澄鮮，笙樂競作，乃公安局局長率其警士，海軍陸戰隊隊長率其步卒；各中小學校校長率其學生；以及法院海關商會各機關職員，同來迎余者也。而篙師估客途行岸處之氓，駢肩來觀者，不下數千人。余以閑散之身，作汗漫之遊，偶然蒞止，乃承各界人士聯袂歡迎，接見之際，洵受寵若驚矣。既一一領首鞠躬珍重而過，卽偕徐專員乘車，至其官

舍而下榻矣。

紀威海商埠風景

威海三面環海，一面負山，依岸修築馬路，傍山建置屋宇，時方盛夏，萬綠龍蔥，東接劉公島，隱隱然；北拱古陌山，巍巍然；南望滾牛山，悠悠然；明邑人王悅威海賦云：「山高今日蔽海關，今天連陰陰兮飄霧，靄靄兮飛烟。」威海風景，數語盡之矣。時已薄暮，耀靈既匿，繼以華燈，茗話未終，瓊筵遂張，拌盃斝，製臚調羹，賓主盡歡，銜杯互勸，頽然欲醉，已屆夜闌。七日上午，徐專員約遊劉公島，浮海逕渡，瞬達彼岸。島上英國海軍軍士，十五五，蹀躞街衢，茶寮酒肆，所在多有；而我國昔日海軍提督舊署，仍若坐鎮於海涯，崇閎高戟，鳴蹲獸環，猶可想見當日柘樅牙錯氣象。東望砲臺遺址，殘磚敗瓦，半湮沒於荒烟蔓草中；讀徐專員所著甲午海軍蹉跌記，蕭然神傷矣！

紀劉公島與青年會

島距商埠十里而遙，孤峙中流，舊傳爲海上劉公別業；史乘失載，名字無稽。前清海軍督署

照壁逼海而立，下則洪濤巨浪，激蕩不休，門左右舊設鐘鼓之樓，門上舊繪神荼鬱壘，依然無恙；而門內之建置，則已改作英海軍俱樂部。流連憑吊，欲尋昔日丁公汝昌殉節之所，猶有人能指其故處，滄桑眼底，愧徧胸中矣。島上居民數百家，東北海軍辦公處，法院監獄，公安第四分局，悉駐其中。

午後赴青年會之約，董事長賀懋慶等十餘人迓於階下，綠陰滿院，花木扶疏，藏書閱報之室，敲棊擊彈之房，以及會食之廳，寄宿之舍，應有盡有。主人鞠臆肅客，行酒稽留，杯盤狼藉，履鳥交錯；迨夫筵終人散，已斗轉參橫矣。八日赴鄉間各處視察，麥畦綠縹，飛黃偃翠；微風遠起，蕩若縠紋；村農就山開墜，雲樹錯落；花源果林之觀，連阡被眇；車傍門鴉山，掛榜山而過，崖層岫衍，川靈谷靈，鸚輪倏忽，遊踪回皇；其峭也若斜行升天，其邃也若再轉入谷；鑿石開徑，架木成橋，高峯入雲，清流見底；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露日；六朝人語，不啻爲今日寫照。更遶荷花池，魏家灣，折而東嚮，泉聲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曲行紆徐，青鮮環周；川陸之勝，寓目八九巖壑之美，羅胸萬千；遂抵衛城東南四十里之溫泉。

紀溫泉

溫泉地方河寬沙平，泉行沙底，水淺處以手探入，初不覺溫；及下掘入沙，沙漸深，水亦漸熱；約三尺許及泉，便幾達沸度矣。人家因高建屋，三五成聚，遂爲村落，公安第三分局駐焉。環衛城諸山，其在東北西南兩處者，若佛兒頂，裏口山，雕窩山，松頂山，類皆穹窿突兀，各有爭長競峻之勢；至東南各小山，其脈勢將盡處，乃縮而爲細長形，東駛入海，半道聳起，忽又成峯，是爲金線頂；再東下走而陡斷，再突起而以島終焉。是爲竹島，探海家置燈塔其上，輪船入口者見塔燈迎面來，則威海全境盡在目前矣。金線頂之麓，建有紅樓數座，是爲威海第一中學，乃偕徐專員參觀焉。

紀威海中學與鯨園

威海之有中學，自民國十四年始，假後營官房一所爲校舍；十六年，移塢口；迨十七年始定校址於金線頂。越年落成，共建樓房七十餘間，各室俱備，現充校長張君寶山，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也。學生三百餘，見予至，均肅立致敬，旋向該校學生暨威海各校學生約千五百人，致

以獎勵之詞，講演既畢，偕徐專員赴各機關公宴。

余自六日抵此，排日遊宴，忽忽遂已四日。九日早起，偕徐專員緩步出門，至中山路鯨園。園爲三角形，隨其地而構造焉。園之左右皆爲市廛，架鯨骨爲門，植短松作壁，門右骨上嵌有銅牌，鐫字於上云：「該魚於一千九百十六年元月十號，即乙卯年十二月初六日，潮至皂埠嘴海邊靠燈樓處。」共三十六字，中英文分行合刻，記者伊誰？覺詞不達意也。蓋當時潮水既退，鯨魚涸死，即取頰下兩骨，並立爲門，厚幾及尺，高可逾丈，則鯨大可知，殆如昌黎所謂：「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抑氏又云：「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得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因思倘尙魁傑雄偉之士，負其奇才異能，固有厄塞艱兀憂傷病沮，終其身不爲世用者；不幾與此窮涸之鯨等乎？是園創自英管時代，原名塢口花園，接收後，徐專員爲易今名曰鯨園，亦有意哉！園內細草如茵，雜花競秀，露坐離立，供人休憩；有收回威海衛紀念塔屹峙其中，塔記係徐專員自撰，寶瑞、瑞臣先生書之，淬刃精鑄，鉤勒上石，而大書標題者乃猥以賤名濫廁其間焉。蓋緣自與英使磋商收回事，及後與定議交還正式簽約者，余實始終躬

任其事，惟既爲國民之一分子，自當盡國民之責，收回國家之失地，亦國民應盡之天職而已！出園後，參觀各小學校、圖書館、公立醫院各處；至日晡，赴商會會飲之約，會長孫君心田等，款接殷勤，酬酢周摯，醇醪甘冽，餽饌豐腴，豪飲大嚼，醉飽而歸。

紀學校醫院圖書館

沿途參觀敬業、九華、淑德、海星，以及第一小學速成師範等校，類皆彬彬秩秩，蔚然可觀；詢之徐專員，計威海行政區內自十九年十月至廿一年五月，二十閱月之間，次第成立公私各級小學一百九十八所，管理專員提倡之功，亦偉矣哉！余因戲語燕謀君，以留美學生畢業歸國，任海軍部、航空署、關監督、鐵路局各務，固未嘗爲地方行政長官也。今一典方州，所以爲地方造福者，首以啓迪新知，開通民智爲基，洵爲第一切要之圖，豈才人固無所不能，能者固無施不可乎？遂不覺相視一笑！圖書館成立未久，規模粗具，應置書籍，尙感缺乏；然來館閱借者，已絡繹於途；足徵人心好學，是可嘉也！公立醫院清潔異常，診療所、養病室無不設備適宜；院長把君唯一，對於普通衛生，尤爲特別注意。

十日晨，管理公署開全體歡迎會，要余登臺演講，乃爲略陳新國家主義新社會主義，並詳述先總理革命真詮，滿堂肅然，面有喜色。講畢返官舍，徐專員又開中外茶話會，無非竭誠表示其歡迎鄙人之意，自審何以堪此？會場設於舍旁隙地，略具園圃之形，四圍濃翠，中著朱亭，綵几胡牀，隨地雜設；初筵冰酪，芳餌雲嫺；茶香散馥於芝蘭，酒釀凝光於琥珀；一時鞞譯鶯輪之輩，汪波昂驥之倫，看餽餼之風流，聽鈎轉亦有致，笑語雜遝，中外臚歡。是晚浙江同鄉之旅威者，聯名訂飲東海飯店，乃於散會後往赴之。主人十餘，一一相見，或當官而遠至，或服買而勾留，傾蓋相逢，共話桑梓；茶餘酒罷，乘輿登樓，覺當前之黛色波光，恍如置身桐廬雁蕩間矣！繾綣數刻而別。

紀中威膠皮工廠

十一日，參觀中威膠皮工廠。該廠於民國十八年開辦，經理人孟昭乾氏，出膠皮鞋一種，男女工人三百餘名，日出鞋二千雙，行銷華北一帶，爲威海各廠組織較備者。惟鞋樣不及市上所售陳嘉庚廠出品之靈巧，未能大受各界歡迎，是宜急求改良者也。查膠樹一種，產於南洋

羣島新嘉坡一帶，新島樹膠廠最多，華僑張永福，陳嘉庚，林義順三家尤著，余昔年出使，道出新島，皆嘗參觀，而以陳廠規模爲最大，男女工一千三四百人，所製以鞋爲大宗，帽與玩具次之；近更添製汽車人力車及自行車輪帶，而行銷內地各品，以膠皮鞋最廣，各省市鎮地方，每雨天幾無人不著其鞋也。至繡花工作，爲威海出品特色，商埠之業此者，如同豐，義豐，萬安，同盛各廠，約八九家，所產花邊臺布種種，行銷各大商埠，尤以販運外洋者爲多，惜均未參觀。自中威工廠沿南大橋而西，北望大操場，廣漠數十畝，短綠蒙茸如鋪麗，青年數輩球戲其中，過維新路更駛而西，維新路口，卽舊日城東門也。障礙既去，矢直砥平，頗具周室塗容九軌之觀，再折而北至統一路，中道下車，步至奈古山麓，而登環翠樓焉。綠是日爲公安局長汪君克予，公署祕書賀君善餘，總務科長賀君勉吾，工務科長曹君劍侯，公立醫院院長把君唯一，設宴樓上以款予也。

登環翠樓

樓之經始，明人劉翊有記；茲之重修，徐專員有記；不再贅述。惟考前人記載，遊人之登樓者，

必由真武廟，以樓踞山巔，而廟壓山麓也。余今日之來，已不見所謂真武廟。詢之工科曹君，謂：「真武之祀不經，故去其廟，卽就其址別建一亭，以資遊人中途憩息。更就亭之四圍，闢爲小園圃，作爲植物試驗場矣。」記載又云：「深夜登樓，坐待日出，其初出時，半邊銜海，金輪大如磨盤；紅光飛射，海水吐焰，頃刻間金輪出水，而水與天連，斷續離卽之間，若有義氣自海底扶之上升者，洵奇觀也！」而余之登樓，適爲日中，不得一覩斯景爲恨耳！然見其背枕羣山，岡陵四合，對面劉公島孤峯聳秀，砥柱中流；大海環衛城三面，劉公島若屏障焉，實天然之勝景矣。旣罷宴，偕諸君聯翩而下，至新修之小亭，環顧苗圃中，弱枝纖葉，欣欣向榮，俱含生意；日之旣夕，景色益奇，紺烟紛橫，嵐陰迴復，復具茗椀，藉振清談；偃仰低回，歎息不能留也。乃出北門，返乎官舍，徐專員則已預邀裙屐，更設羹飧，酒炙旣行，觴詠斯暢，南皮之浮瓜沈李，同此清遊；東坡之花猪黃雞，遜茲豪舉；更闌酒闌，正高興之未已；今夕何夕，知復會之誰賡？蓋余將於明日去威，此番官舍之開筵，已作東門帳飲觀矣。十二日早起，各機關職官及公署僚佐，知余將歸，均先後集於官舍。日午供膳，加未遂行，承海軍司令沈君成章厚誼殷拳，特派江利軍艦送

余赴津，汽笛再鳴，啓旋已發，遙望送行諸君，猶鵠立碼頭未去；桃花潭水，不及深情；燕草齊烟，徒縈離緒而已！歸舟兩日，海窗無事，乃將寓威六日之遊，就追憶所及，拉雜寫出；既以識諸君雲天高誼，并以記一時之雪泥爪迹云。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威海遊記書後

威海之遊，予既爲文記，惟僅流連乎風景，多徵逐於酒食；至地方行政建設，則尙有可述者。慨自吾國國體改革以來，政出多門，軍閥橫暴，爭地奪城，此與彼蹶，兵連禍結；迨十七年北伐告成，南北統一，而共匪之潛伏竊發，乘機肆擾，數載以還，蹂躪幾半天下，民之遭劫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威海舊爲英國租借地，獨得免於兵禍者垂二十年，於是外人均以小桃源目之。前歲十月，收回。一時外人僉謂威海一歸中國接管，恐將立呈政務廢弛，秩序紛亂之象，余每聞此語，未嘗不惕然以悲；以爲我國何被外人輕視至於此極也？及余此次遊威，見夫地方安寧，建設美備，較之英租時代，驟增進步；而路政一端，尤見整頓；舊有馬路，益形平坦；新闢馬路，力事開拓；而推廣鄉道幾及千里，以此交通進展，便利運輸，與地方之繁榮，實有息息相關之處。

威海接收後成績如是，則以後對於收回其他租借地，我國便可援引威海治狀爲證，而可以籍外人之口矣，是則更足記也。七月二十日，儒堂識於北平寄廬。

天 然 野 產

四 川 正 路 銀 耳

完全吸收天地靈秀之正氣而生所含質素
經敝店兩次最新科學化驗最適合我男女
人士服食治療各病如

肺病 吐血 血虧 陰虧 腎虧
體弱 痔瘡 便秘 便血 月經不調
白帶 血崩 喉症 胃呆 等症

性和而効偉，四季皆宜，此特點為任何補品藥品所
難及 惟此項治病特效，僅四川正路銀耳所獨有，
上海四川商店，即為專門經營四川正路產之銀耳專
家，經驗最富，不同凡響。

上海四川商店

總店 南京路山西路口
分店 拋球場

(文分取不索函迎歡書一究研之耳銀有著並)

遊湘省公路及南嶽記

陳·光·甫

(一) 弁言

余以視察長江沿綫分行業務，於本年三月中旬，自上海出發，沿長江西上，經常、蕪、漢等地，於四月二日晨抵長沙，曩在滬時，聞湘省建設事業，比年來突飛猛進，成績斐然，談及者多稱道不去口，心焉慕之。此次乘來湘之便，甚欲親臨一覩其盛。又衡山爲五嶽之一，景物雄偉奇秀，爲南中冠，嚮往已久，願僻處湘南，距申窳遠，殊非朝發夕至者可比；而草草勞人，事務冗繁，亦不易抽暇一行，以是有志未果。此次來湘，實爲千載一時之良機，因與同人等於四月三日自長沙出發，乘公路汽車，沿長衡段公路南行，歷三百餘里而至衡山，卽往遊南嶽，宿祝融峯之上封寺；翌日下山，復乘汽車南行至衡陽，視察其市面情形，次日逕返長沙。六日晨，又乘公路汽車沿長常段公路西行，歷三百餘里而至常德，次日又返長沙，此行先後費時五日，經公路幹綫二，遊名山一，往返行程計千三百餘里，除睡眠外，幾無時不在跋躄奔波之中，行色

忽忽，勞頓固所不免；然觀覽所及，則有山川之勝，巖壑之美，田野之景色，市廛之情形，暨風土人情物產商務等狀況，游目騁懷，隨在皆足以濬神智而拓胸襟，倦遊歸來，美景勝概，猶歷歷在人心目焉。湘省處我國腹地，以前交通未臻發達時，微獨外省人士，遊蹤罕至；即同處一省，亦多有老死不相往來者。比者公路建設，日趨展布，幹綫而外，支綫亦如蛛網之密布，均在先後興築之中，將來窮鄉僻壤，均可指日而達。又粵漢鐵路，亦在積極建築，完成之期，當不在遠。今後遊湘，其便利當遠過曩昔；尤以鄂湘粵一段，自漢口而長沙，復由長沙而廣州，計程不過數日，即可直達。沿途崇山大川，名城巨鎮，所在多有，景色文物，在在足資觀覽，以余觀察，不出數年，遊者必且接踵而至。爲服務社會導遊名勝計，已囑本社於沿途籌設招待所，以利行旅，將來如告厥成功，則溯其動機，實於茲行啓之也。此次之遊，因時間短促，行色忽忽，南僅至衡陽，西僅至常德，殊不足謂已盡湘遊之致；顧見聞所及，尙不乏可資觀感者，爰就遊蹤，分爲：（一）長衡公路，（二）衡山，（三）長常公路三節，紀述如後，其旅程中所獲之感想，亦附於篇末，世有同好，可以興焉！

(二) 長衡公路

湘省修築公路，託始於民二之長潭軍路，繼之以民十華洋義賑會以工賑興築潭寶路；逮民國十三年，湘西及湘南兩善後督辦，倡導築路尤力。十八年冬，湘政日新，當局設湖南全省公路局，總轄其事，銳意展布，成效益昭然足述，據該局計劃，擬修築幹綫凡七，共長四千八百二十五里，現已築成者，計千九百七十五里，未成者計二千八百五十里，其各綫之名稱及經過地點如左：

(一) 湘粵綫 由長沙起，經湘潭，衡陽，耒陽，宜章，以達廣東選定省道經過之樂昌；長約八百四十五里，此綫已成長潭，衡郴兩段四百四十里，其餘潭衡，郴宜兩段四百零五里，正在建築中。

(二) 湘桂綫 由衡陽起，經祁陽，零陵，以達廣西選定省道經過之全縣；長三百九十里，已有六十里在建築中。

(三) 湘黔綫 由湘潭起，經湘鄉，寶慶，洪江，黔陽，芷江，晃縣，以達貴州選定省道經過之

鎮遠計程一千一百六十五里，已成四百七十里。

(四) 湘川綫 由湘鄉起，經新化，溆浦，沅陵，辰溪，古丈，保靖，以達四川選定省道經過之西陽；計程一千一百二十里。

(五) 湘贛綫 由長沙起，經瀏陽，以達江西選定省道經過之萬載；計程三百里。由長沙至永安市六十里，正在建築中。

(六) 湘鄂東綫 由湘贛綫之黃花市起，經平江，以達湖北通城；計程三百二十里，內有七十里正在建築中。

(七) 湘鄂西綫 由長沙經甯鄉，益陽，常德，澧縣，津市，以達湖北之公安沙市；聯絡襄沙已成之省道，直達陝境；計程六百九十五里，已成長甯段一百里。寧常段三百零八里，正在建築中。

上述幹綫而外，復有支綫十三，共長八千六百六十九里；除已成三百四十里外，餘八千三百二十九里，尙在修築中，其各綫之名稱及經過地點如左：

(一) 沅衡綫 經過區域：爲沅江，益陽，安化，新化，寶慶至衡陽；計程一千零三十三里。

(二) 常洪綫 經過區域：爲常德，桃源，沅陵，辰谿至洪江；計程七百九十四里。

〔附〕沅乾綫，由沅陵經瀘溪至乾城；計程一百四十里。

(三) 常芷綫 經過區域：爲常德，慈利，大庸，永順，保靖，永綏，乾城，鳳凰，麻陽至芷江；計程一千一百七十里。

〔附〕(1) 大桑綫 由大庸至桑植；計程一百二十里。

(2) 永龍綫 由永順至龍山；計程二百一十里。

(四) 洪武綫 經過區域：爲洪江，會同，靖縣，城步至武岡；計程五百六十里。

〔附〕(1) 通靖綫 由通道至靖縣；計程七十里。

(2) 武高綫 由武岡至高沙；計程六十里。

(五) 武零綫 經過區域：爲武岡，新寧，東安至零陵縣屬之栗山舖；計程二百六十里。

(六) 零汝綫 經過區域：爲零陵，道縣，寧遠，藍山，臨武，宜章至汝城；計程七百五十四里。

〔附〕道永綫 由道縣經江華至永明，計程一百五十里。

(七) 茶祁綫 經過區域：爲茶陵、安仁、耒陽、常寧至祁陽，計程四百七十里。

(八) 桂零綫 經過區域：爲桂東、資興、郴縣、桂陽、新田、陽明至零陵，計程七百八十里。

〔附〕(1) 桂嘉綫 由桂陽至嘉禾，計程一百四十里。

(2) 高永綫 由永興至高亭司，計程四十里。

(九) 瀏汝綫 經過區域：爲瀏陽、醴陵、攸縣、茶陵、酃縣、桂東至汝城，計程八百七十三里。

(十) 陰壽綫 經過區域：爲湘陰、平江至長壽，計程二百六十里。

(十一) 常臨綫 經過區域：爲常德、安鄉、南縣、華容、岳陽至臨湘，計程四百六十里。

〔附〕湘岳綫 由汨羅至岳陽，計程一百三十五里。

(十二) 寧湘綫 經過區域：爲寧鄉至湘鄉，計程一百二十里。

(十三) 澧石綫 經過區域：爲臨澧至石門，與湘鄂西綫銜接，計程九十里。

上述各綫中，以長衡段爲最重要。以其起自長沙，歷湘潭、衡山而至衡陽，爲湘粵大道之重

要部分；若循之南行，即可歷耒陽，宜章，樂昌，韶關等地，而直達廣州；又南嶽衡山，亦爲該道所經。余既志在游嶽，又欲視察公路，則該線實爲首宜經臨者；故於四月二日抵長沙後，對於遊程計劃，即決定先游長衡路，而以南嶽衡山爲此游之焦點焉。

四月三日晨，乘人力車至長沙東站，同行者有李景陶，趙漢生，李桐村，賚耀華，張燮南，蔣學棟，蕭松卿諸君，及茶役二人。李景陶君係湘行經理，趙李諸君，係隨余同出視察者，而蕭君則供職於長沙申新公司者也。吾儕此行，人數既衆，旅程復遙，會計事宜，不可不有專人以司之；因特請李景陶君，擔任其事；蕭君卿松，原籍常德，前曾遊南嶽，對於該地及湘省一般之情形，極爲熟悉，因特請爲嚮導。至行李什物之照料，及沿途各項雜役，則均由茶役二人任之。吾儕雖寥寥十人，而組織井然，分工合作，各司所事，不啻一旅行觀光團也。長沙公路汽車，有東西二站：西站在湘江之西岸，至常德時以之爲出發點；東站在湘江之東岸，即此次赴衡山之出發點。站頗高大，停車數輛，有二輛已滿坐乘客，即逐日行駛該道之公路汽車也。余等以人數殊衆，特另乘一車，車之後部，有特置之行李間一，行李等物，即雜置其中；前部爲座位，除司機

之坐位外，左右兩旁，各有二座位，每座可坐二人，最後一排之座位較長，可坐三人，吾儕十人，分坐其中，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車中雖非寬裕，然顧視其旁之另一公共汽車，則已滿坐乘客，擁擠殊甚，以吾儕較之，已覺舒適多多矣。

八時五十分，車即開行，兩旁皆係民房，少焉出郊，車行益速。公路係以泥土沙石混合而築成，作赭赤色，平整如新，工程堅固耐久，一無殘缺毀壞之象，曩以爲長途行車，顛頓當屬不免，乃此次親經，平穩殊甚，車駛雖速，殊不感有何劇烈之震動，視城市之馬路，殆無少異。路旁時有沙石堆，係備發覺損毀時，隨時均可修理，其建築之不苟，與夫養護之得宜，於此可見。外省人士之交相稱道，信有由也！車行約一刻鐘，見田野中設有電網，蓋以前共匪威脅長沙時，爲防禦而設者，路上行車極少，除吾儕之車外，僅一見來車，間有肩輿步行於公路上者，惟殊不多見。偶見鄉民，皆以黑布纏首，精悍之色，溢於眉宇。公路初非循直綫進行，曲折盤旋，蜿蜒多態，或繞山麓，或穿田野，或越高岡，或經叢丘，遙矚前途，惟見公路如赭赤之帶，延伸環旋，時隱時現，出沒於青山綠野之中，有時山迴路轉，此赤色之帶，忽若中斷，顧遠山以後，則又出現，又

或前臨高岡，汽車卽加速前進，遙矚前途，均爲岡蔽；及車臨岡巔，則長途渺渺，又赫然在目；蓋移步換形，隨在皆有奇趣焉。公路之左爲田野，稍遠則爲青山，右爲鐵道，稍遠則爲湘水；察其路線，實與湘水及粵漢鐵道，成一平行綫而前進者；路程所經，則隨在皆依山而傍水也。余自滬出發時，方在春初，江南田野，彌望皆黃，樹木尙係枯枝，新葉殊不多見；比抵湘境，已屆仲春，地處偏南，氣候殊暖，春光絢爛，視江南爲尤過之。山林田野，一望皆作綠色，山非甚高，而草木繁滋，蒙茸紛披，濃翠之色，撲人眉宇。山麓坳曲處，時有茅舍，青山爲屏，茂樹爲蔭，鷄犬之聲，隱隱可聞，水田畦道，縱橫交互如織，路旁雜卉叢生，搖曳多姿，高枝小鳥，鳴聲嚶嚶，若相唱和者然。右顧則湘江澄瑩如練，秀澈莫可名狀，波心風帆點點，與雲影相掩映，車行極速，遠視恍若未移。湘江雖與公路並行，顧路殊曲折，常繞行於叢丘之中，故遠視湘江，亦復時隱時現，倏近倏遠，有時見青山微露一缺，則如鏡江色，卽撲面而來；又或林薄隙處，帆影點點，亦時復隱約可見；吾儕坐車中，但覺山色水光，映帶左右，前顧後瞻，應接不暇，益以車行極速，恍若凌虛御風，飄飄乎如欲仙矣！自出發以來，先後已經黃土嶺，豹子嶺，新開舖，大坵舖等地，至暮雲舖時，

車即越鐵道而過，該路前者本在公路之右方，今乃一易而在其左方，九時四十分，抵易家灣站，車即停止；計自長沙東站出發，已行駛近一小時矣。

車站建築，殊形樸實，小屋數間，臨公路之旁，即係站員辦事之所，前搭高棚，適蔭公路，車至此停止，可以蔽烈日而禦風雨，察其建築，雖不華麗，而殊堅固耐久。站中佈置，尤爲整齊清潔，站旁有指路石碑，上刊里程，一面爲該站至下一站之距離，其反面則爲至上一站之距離。站員見吾儕車停，即檢查車票，司機者亦至內休息，其辦事手續，均頗敏捷而有規律；遇人接物，亦復彬彬有禮；詢之同行蕭李二君，知汽車之司機及站上供職人員，皆至少係中學畢業者；對於普通智識，類已有相當之程度；其錄用也，均以攷試行之。該路方通車時，機件時有毀壞，常於中途停止不前，路局爲改善計，對於錄用之司機員，均先授以機械工程之智識，及修理之方法，故現在各車如中途發生故障，司機均能自行修理，不使乘客感受若何之不便矣。余蒞湘未久，對於公路之觀察，殊不能謂周；顧就見聞所及而言，已深感其管理之整飭有方，循此精神而孜孜焉邁進不倦，其前途之光明，豈可量哉？

在易家灣停十分鐘，車復開行，粵漢鐵路，自長沙以迄易家灣，均與公路並行，至此則分道而馳；鐵路折向東南，而公路則折向西南，逕向湘潭進行矣。車行極速，瞬息之間，已越團山舖，坂塘舖而過，遙望湘江，漸行漸近，終至沿其東岸而急駛。憶在未抵易家灣以前，雖望見湘江，而距離尚遙，但覺其如匹練，如狹帶，比及行近，覺亦殊闊大，雖無浩瀚滔滔之勢，而波光潏潏，澄澈如鏡，秀傑之氣，映人眉宇。江中行船頗多，舟子動作，歷歷可見，白帆片片，蘸波弄影；時日映雲外，仿佛若有晴意，望江上輕烟中，對岸屋舍，鱗次櫛比，則湘潭鎮也。公路至此，歧而爲二：一直向湘潭，一則逕向下攝司；吾儕之目的地在南岳，過湘潭無逗遛之必要，因直駛而過。接公路自長沙以迄湘潭之一段，建築甚早，係民國二年，湘督譚延闓以省款設湖南軍路局而修築者；中經變亂，工程時作時輟，至十年冬，始獲竣工；當日選定路線，多沿驛道，未加深攷，致今原有鐵輪土車路廢棄，且彎曲起伏特甚，弊害滋多。又該路建築時，原係供軍事之用，工程計劃，諸未合法，不惟不利行車，且危險之處，殊多；嗣後屢經修補改善，始成現在之公路；除彎曲起伏，尙襲前規外，其建築之堅固，及行車之安全，視曩昔蓋不啻天淵矣。

十時三刻，抵下攝司東站。東站云者，謂在湘江之東而言，其西岸有站，則西站也。車行至此，見阻於河，不能逾越，故乘客必須下車，乘公路局特備之汽划渡江。至對岸之西站換車，方可繼進。吾儕因同下車，步行至江邊，計上車以來，偈伏車中者，幾及二小時，身軀不移，手足不舒，已有麻木之感，至此得一舒筋骨，良覺暢適。既至江邊，汽划尚在對岸，見吾儕車至，始開駛而來，因立於江岸候之。江水清澈已極，平靜無波，極目遠眺，神志爲之一爽！岸邊有舟子拉絛，曳數帆船溯流而上，狀殊勞苦，而濡緩特甚，以視汽划之所向如意，相去何止霄壤！今後機械文明，日益發達，行見其終不免於淘汰也已。岸邊景色，清幽閑靜，鳥啼不聞，花落無聲，其破此岑寂者，惟汽划撲撲之聲而已。船既抵此岸，吾儕相繼上船，諸君均入艙中，余見船尾甲板上，有長椅一，因與李景陶君同坐其上，殊便眺望。船之容積頗小，外觀佈置，初非華麗，而樸固整潔，乘之殊覺舒適。吾儕既上船，卽逕向對岸開駛，中流四顧，江景如畫，和風拂面，中人欲醉，以久處塵囂之身，對此清景，殊覺留連而不能去。既抵彼岸，舍舟登陸，西站已另有汽車一輛相待，與吾儕來時所乘者一式，因登車復開行。

公路自下攝司起，路線較直，不若前此之曲折；遠山甚多，錯落隨在可遇，山上多松林，皆種植未久者，幼幹細枝，高與人等，遍山皆是，幾無隙地。湘之山，石骨嶒峻者，殊不多見；大抵皆細草蒙茸，間露土石，雖不盡禿，而茂林叢樹，殊屬罕觀。此次所見，度係政府提倡植林而種植者，預測將來松林長成時，蒼虬盤，拔地參天，濃陰蔽日，風濤響壑，當別有一番景色也。將近茶園鋪時，路殊平直，兩旁植楊甚多，綠陰夾道，柔枝舞風，搖曳若迎遠人；吾儕驅車疾駛，直穿綠楊陰裏而過。溯自長沙出發以來，沿公路兩旁，均植有樹木，大抵兩岸係旱地，則多係椿樹；如爲水田，則係楊樹；間或椿楊二樹，夾雜而植；各樹有僅係初植之幼幹者；有較長成者；其已長成者；亦多未甚高大，足知距種植之時，當非甚久，將來長成後，於天時、水利、農事、路政、裨益殊非淺鮮也。十一時五分，抵茶園鋪站；聞該地一帶，產烟煤頗多，並有鐵礦，借尙未開採。車抵站後，鄉民競以鷄蛋饅首等點心，向車窗兜售；蓋公路汽車，初無供餐之設備，而旅客長途顛顛，又最易感覺饑餓，此項食物，實能深中其需要也。車停未久，又復開行，吾濟抵長沙之日，方值陰雨，街道泥濘難行，晨間自長沙乘汽車出發時，天雖未雨，而陰雲密布，饒有雨意，聞人言衡

山氣候殊不佳，十日九雨，心殊惴惴，及至下攝司時，天光漸朗，已有晴意，至時則和氣吹拂，殊富暖意，天際密雲，漸稀漸薄，有瓦解冰釋之勢；俄而雲際微裂一隙，隱露青天，日光朗耀，穿雲隙而直下；同行諸君，見之如遠行之遇故知，無不欣善欲狂，知晴朗已可預卜矣。少焉雲合，日光復隱，顧不久雲爲風驅，晴光復現。嗣後陰晴不常，瞬息萬變；然雲幕已一開而不可復合，漸化爲無數輕絮，飄揚搖曳，殆十一時半抵中路鋪站時，則已晴天一碧，朗日耀空，知天意作美，快遊可卜，不必虞雨師風伯之敗人清興矣。

車於中路鋪站停十分鐘，卽復開行，公路初尙平坦，未幾卽入山中，山高不可越而過，又不能鑿石闢路，故公路之進行，乃不能不順山勢之曲折，而盤旋繞行於其中；兩山夾峙，中爲一谷，車卽於谷中急馳，遙望前途，山勢環抱，翠巒迎人，疑若無路；及山迴路轉，則已繞入別一谷中，重巒疊嶺，花明柳暗，仿佛又一天地矣。若是者愈轉而愈深，山愈衆，路愈曲，景愈幽，山上雜草紛披，叢苗怒長，朗日映之，翠綠欲滴，杜鵑花發，隨在可見，萬綠叢中，時見嫣紅，絢爛如鋪錦繡，山寂無人，但聞啼鳥，其聲細碎，欲咽還續，景色幽邃，不可名狀。每當和風披拂，則四山葉顫

草搖，彷彿欲舞；野卉幽香，陣陣欲沁入肺腑。十二時抵茶恩寺站，稍停復行，仍曲折繞行萬山中，遙望遠山，高矗天際，狀殊秀傑，以爲必係衡山矣；既而車抵其旁，急駛而過，始知非是。十二時半抵衡山站，司機卽下車至站內午餐，余等以久坐，亦下車於站旁散步；時方亭午，日高中，烈輝下映，萬物皆欣欣然有生意，舉目前瞻，衡山已可望見，高矗雲表，雄秀獨絕，峯巒起伏，作青黛之色，與晴天白雲相映輝，宛若畫圖。站之附近，頗有農家，竹籬茅舍，鷄犬之聲相聞；鄉村風味，彌足動人遐想。司機者既至站內午餐，同人等亦頗覺飢腸轆轤，因就站上鄉民購雞蛋饅首等食之；汽車抵站時，普通僅停十分左右，此次以司機午餐，故勾留達半小時焉。

午後一時，車復開行，向南嶽疾駛。就公路路線而言，自衡州至衡陽，本可成直線進行；南嶽一站，初不爲此直線所經；顧路局以南嶽爲宇內名勝，爲便利交通計，特繞行該地，以免將來另築支線。又該處地勢高亢，全無水患，南嶽山間，復多花岡岩石，用以築路，採運均便，是路線雖長，而費用可減，仍屬有利；故現在公路路線，由衡山而南嶽，復由南嶽而衡陽，其間實爲一大曲折也。自衡山站至南嶽站，計程僅二十四里有餘，自車中眺望，車行近處，則山之高廣亦

愈增，中峯巍然，若與天連，兩旁伸展，廣亦數十里，如大鵬伸其垂天之翼；而向之遠望，但作青黛之色者，至是則嶽盜磊落，雄峻奇峭之狀，畢呈於前；巍峨磅礴，氣象萬千，彌足動人仰止焉。一時半至南嶽站，已達最終之目的地；遂舍車步行，行李等物，亦自車上卸下，轎夫廿餘人，知吾儕爲遊山者，則四周加以包圍，爭請乘坐，及見吾儕掉首不顧，則又爭奪手持之衣帽等物，代爲取攜，以爲乘坐轎子之符信，不啻交易之有定銀；吾儕向山步行，彼輩亦步趨於前後，且行且喧，如包圍，如監視，同人等乍抵此境，見佳景當前，嚮之嚮往渴慕已久者，今竟爲履蹤所及，無不神采飛揚，意氣甚豪；顧乃爲轎夫糾纏不休，喧嚷爭奪，殊敗乃公清興；顧既無可理喻，則亦聽之。未幾抵嶽麓之祝聖寺，於是公路之巡禮告終，而衡嶽之展望開始矣。

(三) 衡山

衡山爲五嶽之一，以處南方，號曰南嶽。南方之山，巍然而高者，不可勝數，而皆以衡嶽爲宗。山極廣袤，周迴八百餘里，輻輳盤旋，幾包全湘，峯巒挺秀，所在皆是；其尤傑出者，計七十二，始於衡陽之迴雁，而終於長沙之嶽麓；至於嵐嶂摩雲，譙峯插天，環峙羅列，爭奇競秀，羅縷委肆，

盤鬱磅礴，則衡山一縣，尤爲精華之所萃；其間如芙蓉、烟霞、石廩、天柱，皆號傑出；而祝融一峯，尤高出儕輩，種絕頂焉。山中風景極勝，奇峯怪石，幽巖絕壑，流泉飛瀑，古剎名寺，無一不備；有清蔡毓榮撰衡山遊記云：「自湘水以北，平疇沃野，重岡疊阜，闔闢蜿蜒，龍翔象伏，凡三十里而至嶽廟；直朱明峯下，如端冕而臨，環衛肅然；卽無論嵩華較之岱宗，規模宏遠矣。自此以上，歷赤帝、香爐、紫蓋、石廩諸峯，又三十里，始抵祝融峯，石磴迤逶，可輿可騎，免登頓之勞，無險仄之苦，一勝也。山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鳴絃，壯若奔雷，俯爲垂珠，仰爲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爲礎，起止自如；泉所至爲田，所不至爲圃；時方初夏，新苗梯布，嘉蔬畦列，山中人言，春茗筍皆爲上品，二勝也。古今名賢，唐則李鄴侯，韓昌黎，宋則趙清獻，胡文定，朱文公，張南軒，以及明之湛文簡，羅文恭諸公，不可勝數，或杖策而來，或結廬其間，訪道論學，載在簡編，後人尸而祝之，棟宇相望也。他若讓遷二祖之塔，魏夫人飛昇之石，二氏之宗，推爲尊首；三教鼎盛，尤他山所無矣，三勝也。」凡此三點，實深能知衡嶽之勝者；以余所知，宇內名山勝景，如普陀，如莫干，如匡廬，年來無不膾炙人口，遊屐如雲，而尤

以盛暑爲最。以衡山較之，幽邃秀美，初不相讓，而博大高深，且遠過之，徒以地處僻偶，交通不便，外省人士，微獨遊蹤罕至，恐知者亦復寥寥；以有數之名山，而長此含光潛曜，不獲予天下人士以讚嘆欣賞，詎非憾事？所幸比者湘省公路既通，交通便利，已遠非曩昔可比；即以遠處上海者而論，乘輪船溯長江西上，四日可達漢口；在漢於下午登火車，一夜即抵長沙，復乘公路汽車至南嶽站，五小時即可達；核計全程，尙不及五日，可謂迅速。又湘當局爲發展名勝計，特設南岳管理局，專司其事，對於植樹修路，保護古蹟，修葺名勝等事，經營不遺餘力，衡嶽氣象，煥然一新。本社爲導遊名勝計，並將於該地籌設招待所，爲顧客服務，今後往遊者，必可窮覽山川之勝，而一無行旅之苦。世不乏好遊之士，盍興乎來！須知可遊之名山，避暑之福地，固不僅匡廬，莫干等數地，而南中巨嶽，方蘊奇蓄異，引領以待諸君之至也！

余既自南嶽站下車後，即步行以達祝聖寺；寺在衡山之麓，爲入山所必經，凡遊嶽者，大抵以之爲歇宿之地。攷其歷史，殊屬久遠，古號聖容寺；唐時名彌陀台；大歷末，賜號般舟道場；貞元間，賜名彌陀寺；十國時，改爲報國寺；宋時初號神霄宮，後改勝業寺；清康熙四十四年，巡撫

趙申喬遷寺於沙坪，而就寺基建行宮，請駕巡幸，顧帝以路遙未果。至五十三年，巡撫王之樞奏改行宮爲祝聖寺，並請頒藏經全部，許之。此今日祝聖之名之所由來也。初入門，有古木拔地而起，直凌霄漢，濃陰蔽日，殿宇森然，有涼意。進至客室，納茗少憩，寺僧招待殊殷勤。客室前有院落，高牆圍之，牆外古樹環繞，枝頭葉底，流鶯三五，飛鳴唱酬；靜坐客室中，但聞啾啾之聲，飄自遙空，境殊清幽，饒有禪意。余稍事休息後，卽遍遊寺內各地，至大殿之後，見有廣室，一端設講台，一端羅列几椅，佈置之狀，一如教室。沙彌數十人，各據一座，方靜坐而聽講。講台上，一僧手執粉筆，書字於牆上之黑板，且書且爲解釋，宛然學校之在上課也。僧年事初不高，狀頗循循善誘，衆沙彌則正襟危坐，斂神傾聽，如生徒之對嚴師。沙彌之前，均攤有課本，迫而察之，皆係油印之講義，其題材則釋迦牟尼之事跡也。講台桌上，置籤筒一，僧講解既畢，卽探手其中，取一籤出唱之，於是一沙彌應聲自座中起立，合掌稽首，僧亦答禮如儀，卽叩以數義；因知此間攷問，爲昭公允許，蓋皆以抽籤制定之者，意亦殊善。顧起立之沙彌，似頗笨拙，瞠目訥然不能答；於是僧另抽一籤，而又一沙彌應聲起立，應答如流，僧爲領首，以意度之，殆此中之

高材生乎？寺中授課，在余尙屬初見，察其規模，殊循循然有法度，頗用歎服！處今之世，凡事皆當以革新之精神及組織行之，佛寺且然，而況於其他乎？少頃午餐，同人以長途勞頓，又逾時頗久，進食殊踴躍努力，且彌覺其味之甘美，餐畢已三時矣。

餐後遊興勃然，出祝聖寺，步行至新廟，廟祀嶽聖，構築莊嚴宏偉，宛若宮殿。左右有門二：曰東使門西便門，吾儕由東便門而入，石道整潔，兩旁植以茂樹，景殊清幽；稍進爲東川門及西川門，過此爲東角門及西角門，進東角門，則大殿已可望見，雕梁鏤柱，五色成章，丹垣黃瓦，閎麗壯偉；令人想見北平故宮之風采；予欲登殿一遊，而李蕭諸君謂此時應急登山，此處留以爲下山時之餘興可也。遂循其側行，穿廟而出，廟後卽爲山道，建築極平整，亦以沙土與石塊混合而成，色作赭赤，與公路無異；大抵我國山道，均係石磴爲多，可以輿升，而不可以車行；獨衡山之路，則均係平整之斜坡，步行其上，一無拾級攀援之苦，方之歐美之山道，殆未多讓，足見其經營之有方也。路之兩旁，均植有幼樹，小者高僅尺餘，度係種植未久者；將來長成後，不僅可維護路基，掩蔽行人；且茂樹成行，枝繁葉密，青蔥濃綠之色，映人衣襟，當使山景益臻幽

邃也。山勢環抱如谷，路入其中，時晴天一碧，無復片雲，嵐迴嶂合，迎日皆作絳色，秀峭如披畫圖。路右谷中爲大澗，怪石纍纍，巨細不一，圓瑩潔白如玉。泉水自山間穿叢莽幽草而出，勢殊湍急，爲石所阻，則瀉出其間，或越石面，或穿石隙，跳珠飛雪，聲響若雷；匯流急瀉，清澈見底；及爲石阻，則又冲激而下，逶迤曲折多態；行山道中，但見玉屑跳洒飛舞，耀目眩眩；而澗崖中水聲濺激，鏗鏘如鳴環珮；淙冷如弄幽琴；而壯越又如劍戟之相戛；萬籟齊鳴，聲動巖壑，仿佛山靈之奏交響樂焉。至玉版橋，流泉出其下，迴望巒抱山合，知入山已漸深，過橋前進，路之坡度漸峻，闊度漸狹，轉折之處，曲度亦較甚；以余觀察，乘汽車由山麓直至山頂，將來殊屬可能；就該路目前情形而論，下段尙無問題，而中段上段，則非加以修築改善不可也。自新廟至此，路殊非適，同人等步行於烈日之下，無不汗出如瀋，喘息頻頻，以燥熱故，競脫袍衫而易爲輕裝短衣，雖感疲勞，而意興殊豪；鼓銳前進，間有欲事休息者，則亦乘轎以代步。憶吾儕方上山時，轎夫數十人，復圍而鼓噪，競請乘坐；蓋自南嶽站以迄新廟，吾儕未嘗一乘其轎，彼輩心殊惴惴，深恐交易之不獲定局，故亟欲一予乘坐，而後始可釋然也。吾儕憫其用心之良苦，又感覺

如不乘坐，實無法可以脫其包圍，則亦姑允乘坐；同人中之李、蕭、蔣三君，皆清癯，轎夫歡迎不暇，競事拉攏；趙君體碩，頗有望望然去之者。諸君之轎，皆二人爲一組，而余之轎，必欲以三人任之，雖經拒絕，卒無效，以其不可理喻，則亦聽之；實則此第三人者，爲轎夫之首領，能言語，善交涉，而體力殊不濟，余轎雖爲三人，其實際之工作，均由其他二人任之；此首領者，僅隨侍而已。其必欲以三人任一轎者，貌若尊余，實自圖取巧也。凡此種種，當時殊厭其糾纏滋擾，事後回憶，亦頗復幽默耐玩味焉！山中婦女小兒，見人過爭來索錢，然皆面含笑，神色欣然；不予亦勿爭，悠然而退；此實爲予生平所僅見，深覺其饒有風趣也。行十五里，而至半山亭。

衡嶽自山麓以迄最高之祝融峯，計程三十里，行十五里而得亭，適在半山，故曰半山亭；顧名雖爲亭，然實係一廟宇；予等既至，卽稍事休息，一道士賣茶出迎，殊恭謹；亭佔地極勝，多古松，老幹參天，蒼虬夭矯，枝葉橫出，濃陰蔽日，翠綠之色，映人衣襟；吾儕久曝烈日下，得此如入清涼世界，山風過處，松濤響壑，四山寂靜，清冷似非人境也。俯視下方，岡陵巒岫，俯伏環拱，盡在足底；巖谷中多田疇，畦道縱橫，依山勢爲高下，茅舍疏籬，依稀可識；峯嵐多蒙茂草，日光下

臨，濃綠如茵，隱隱似有浮烟。公路作赭赤色，環旋蜿蜒於綠樹青山之中，了了可辨；稍遠叢丘
纍纍，高下起伏；湘水縈帶，紆迴曲折之跡，彷彿可尋；以爲此身已起出塵表矣。顧舉目仰望，則
衆峯環列，高聳入雲；黛色連天，峻峭若不可捫躋；而祝融一峯，尙在衆山之後，因知前途尙遙，
未可以區區者而自足也。疲勞既復，復循山路前進，曲折環繞，抵鄴侯書院，相傳係唐李泌讀
書處，院殊不廣，構築簡樸，石碑而外無他物，一覽卽出。攷李泌外傳，謂：「鄴侯嘗讀書衡嶽，見
僧懶殘，驚曰：『非常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先
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後果爲相。「事或不經，而富逸趣。余來此時，日已
西斜，空山無人，惟聞鳥噪；緬懷前蹤，殊覺低徊而不能去也。更上爲鐵佛寺，五岳殿及湘南寺，
以暮色已迫，四山蒼然，忽忽一止，卽復前行；再上爲南天門，改道石級以上，山勢陡絕，迎面森
然，磴狹石滑，攀躋頗有戒心；名曰南天門，喻其險也。復進，路忽下行，似下山者，遙望對山，而千
呼萬喚之祝融一峯，始挺然呈露於目前；此山與對山間，卽以一嶺銜結之。再上，遙望有若巨

獸龐然蹲伏而作勢者，頗駭怪，稍近，知係巨石爲之，蓋不假斧鑿，天然生成者，神采飛舞生動，躍躍欲活，石上刻有「天然太師」四字，卽獅子岩也。復前進，卽抵上封寺矣。

是時日已西隱，曠色蒼然，峯嵐間隱隱籠紫烟，既抵寺門，不卽入，卽於寺前眺望，望祝融巍然挺峙，衆峯皆在足下，氣象雄偉，若宇內惟我獨尊也者，而距寺殊近，瞻之了了，若舉足卽可至者，因與同人等鼓勇赴之。峯巔有祝融廟，須拾級而登，廟殊不廣，構築簡陋，入門爲一小院，以天黑未深入。廟旁巨石纍纍，均刻有前人題字，天光昏黑，不可盡辨，石巨如平台，因與同人等攀登其上，立而四顧，蓋至此始登絕頂矣。時日已全隱，雲霞亦斂異彩，輕烟暮靄，紫紫凝黛，大地沉沉，悉在籠浸之中，四山蒼然，盡在足底，下眺芙蓉，烟霞紫蓋，石廩，天柱諸峯，尙隱約可辨，向之摩霄插雲，突兀如臨天際者，至是悉環拱退揖，若屏息以侍，其他峯巒嵐巒，益渺小如匍伏，稍遠則叢丘纍纍，如培塿塹埳，細微殆不可識，則吾儕循公路來時，途中所見之山也。湘水於暮烟中作灰白色，細纒如線，曲折尙可認，少焉入夜，天光益晦，暝色如張巨幕，羣山大，地，悉沉幕中，縱目四顧，但見萬里蒼茫，不知所極，六合混同，天地如一，縹緲溟漠，浩瀚洗滌，仿

佛鴻濛未剖時也。天風浩浩，蕩人心胸；拂衣振袂，飄然如欲霞舉；余至此魂魄俱清，物我兩忘；視寰宇世事，悉成塵土；恍若已置身九天之上，不復知人間爲何物矣。已而夜色益深，風厲石滑，凜乎其不可久留，遂下石離廟，循故道返上封寺；新月已上，疏星懸天，煜煜有芒，閃爍如耀晶；仰視去人極近，似可以捫而取者。星月光爛然下照，山路依稀可辨；既抵寺，自大門而入，寺初不高，惟尙深奧，屋瓦皆以鐵製，且加螺旋，緊貼屋頂，以山高風烈，不如是則將飛去也。寺僧淪茗款客，備極殷勤；畫家張大千君，與吾儕同上山，亦宿寺中，因請與一見，修髯飄拂，道貌岸然；與談天下名山勝景，殊融洽。張君蜀人，兄善孖，亦善畫，此次宿寺，蓋特爲觀日出而來者；適吾儕正亦擬觀日，因約與同行。少頃進晚餐，餐畢，同人等遊興有餘，尙欲秉燭於山中作夜遊；出寺門遙望，夜色已深，星月光益燦然，清輝瀉映，四山峯巒，靜寂悉如沉睡；山半厖吠，隱隱可聞；僕夫持燈燭路爲導，光影搖搖，淒清如在夢中；微颺振拂，山木蕭蕭作響，挾涼意以俱來；方舉步欲行，而主僧自後至，戒吾儕勿行，謂：「山中方廣寺右近，方來一虎，不數日前，曾擄鄉民一豕而去，虎夜見燈光，必尋蹤而至，事涉冒險，非可以生命爲兒戲也。」夜遊遂以作罷，返寺。

中，以明晨須早起觀日，均相率就睡。計自晨間由長沙出發，遊公路，遊衡山，奔波終日，不可謂不疲勞；至是就枕即入睡，又悠然爲黑酣鄉之遊焉。

四日晨四時，好夢方濃，寺僧已來喚觀日出，同人等均一躍而起，忽忽盥洗，結隊而出；以夜中天寒，均着衣甚多，不足復以絨毯裹身。寺僧執數燈爲前導，循山路而行；時月已西沉，星光亦隱，山間一望皆黑，燈光暗澹，搖搖不定，燭山徑依稀可辨，同人面目均隱；除聞談話聲外，光影中惟見黑影憧憧，隱見搖晃而已。至望日台，拾級而登，台係石築，上豎巨碑，旁有石欄，同人等即雜坐欄上；亦有鋪被台上，席地而坐者。寺僧以燈光恐爲虎見，則隱匿於石欄旁，以毯遮之；天風浩蕩，吹人欲倒，夜寒凜冽，涼峭入骨；四顧昏黑，莫辨高下；窈窕冥冥，如處夢境；不知此身之在萬山巔也。同人等以睡意尙存，又畏寒峭，均蜷曲蜩縮，緊傍並倚，噤口靜坐，或作假寐，惟聞風聲呼號振蕩，及四山草木，蕭瑟作響而已。未幾，東方漸露微明，隱隱作白色，此籠罩天地之昏黑之幕，至是遂裂其一罅；地平線以下，雲氣漸淡，白色漸濃，引延擴展，終成灰白之色；顧地平線間，猶濃黑如墨，滄鬱蒼茫，了不可辨；俯瞰下方，大地沉沉，猶在睡鄉；惟遠處河沼水

色受光返映，錯落如碎鏡，依稀可認。衡嶽衆峯，高者亦漸露峯頂，迷離中高下之勢，恍若有睹。斂神遠聆，山風吹拂，彷彿若聞雞號；至是同人等知日出已近，無不引領以俟。時雲氣益明，漸由純白而轉爲淡黃，黃色漸濃，又轉而爲紅，雲霞幻采，五色蔚蒸，瞬息之間，變奇萬端，淡者或變而爲濃，濃者復返而爲淡，瑰麗瑤瑋，不可名狀。仰首視天，已作青色，明淨如拭；下顧塵寰，峯巒嵐障，河沼田疇，歷歷可觀。蓋曉色已大明矣。然地平線以上，黑雲仍滃鬱如帶，天地銜接處，悉爲隱蔽，望之蒼蒼若溟海，了無日出意；同人等不耐，詢之老僧，僧則含糊其詞云：姑俟之，當可見也。時曉風殊厲，同人意興亦闌珊，見望日台後有坳曲處，可以避風，遂相率而至該處。溯自晨間四時半起，至此已於昏黑中枯坐一小時有半，山風夜寒，甘之如飴，以有日出之奇觀，可以飽壓心目也。乃至此則天光已大明，而旭日猶影蹤未見，咸以爲今日天氣不佳，日出難望，失望情緒，滿填胸臆，漸有倡不如歸去之說者。顧卽此放棄，殊有未甘，猶思逗遛作最後之掙扎，然意興毅力，已遠非初出時可比矣。孰意俄頃之間，金光一縷，自地平線上之黑雲後，滉漾而上，望之若有異，急與同人等屏息觀而之，雲氣濃黑，掩蔽如屏，其後了不可見，惟金光燦

爍，自黑雲後四射而出，初尙淺淡，漸轉深濃，光芒輝耀璀璨，雲映霞皆幻爲異彩，是時濃黑之雲帶，漸扁漸狹，似向地中下沉也者；雲氣之後，彷彿若有物，已而金光最濃處，雲氣驟陷，成一小缺，而紅日一線，卽自缺中湧出，細彎如畫纖眉，而色彩則深赤如血，濃艷不可描畫，漸冉冉上升，則如新月之一鈞；俄而如半丸，終則全輪盡吐，形渾圓而小，深紅濃赤，如朱丸之出自丹鼎，其色彩之奇艷鮮麗，似由化工鎔鑄點染而成，非人世之可以夢想而得者也！日升愈高，赤色愈淡，迨距地丈許時，金光燦灼，炫耀不可逼視；大地河山，悉放光明，蓋至此始眞日出矣。同人等自日初出時，皆瞠目狂叫，歡聲雷動！旣則奇詫驚駭，屏息凝視不少瞬；終則魂奪神搖，頽然嗒然，以爲窮天地之祕奧，盡宇宙之奇觀也。六時半，取道返寺。僧言：「衡嶽晴朗時極少，十日九雨，日出常爲雲蔽，不可望見，如此次之呈奇顯異，賞心豁目，一年之中，蓋不數數觀也。」又云：「此山盛夏時，登祝融而朝嶽者，踵相接，夜卽露宿於山上，峯頭巒頂，不知其若干人也。」余聆僧言，頗多感觸，蓋衡山日出之景，其怪奇瑰麗，洵屬大觀。余嘗於海上觀日出，以衡山較之，氣象全殊，實自有其獨特之處；惜乎枯坐山巔，無屋宇可蔽風寒，殊屬憾事！因決意由本

社撥資一千元與寺僧，於望日台之附近，構築小屋，中設客廳，以供起坐，兩旁爲臥室，以資休息；面東望日處，應多設玻璃窗，以便眺望，屋不必廣，約可容五六人之歇息卽足；建築佈置，不必華麗，而要以堅固耐久，樸實整潔爲歸；將來如告厥成，於遊山觀日者，便利當非淺鮮也。

既返上封寺，少事休息，寺僧方備早餐，吾儕抽暇復出，循山路而下，繞觀音岩一遊，晨光熹微，朝露猶濕，岩多古松，青翠如新，沐枝頭好鳥，飛鳴上下，俯瞰羣山，旭輝初臨，輕烟漸消，峯青巒碧，若方睡起以迎人者。返寺，進午餐，付寺僧十六元，爲上山以來之餐宿資。七時四五分，離寺下山，循故道，經南天門，湘南寺，五岳殿，而至鐵佛寺；自此以下，改取道小徑下山，仰視祝融，復隱衆山之後，而羣峯撐兀，如在天際，始悟此身蓋自天際而下也。近觀音橋處，有流泉自叢草中出，其源不可見，遇平石卽散衍而成淺潭，洗石沖激而下，經亂石堆，匯流入叢莽中，復隱而不見；潭上有巨石覆之，如洞門狀；同人等雜憩洞內外，遠攬山色，近賞泉態，但聞流水淙淙，清泠洗耳，對此幽景，均依徊不能遽去。少焉復行，走松徑中，抵磨鏡台；台爲石築，作圓形，拾級而登，上有大慧禪師之墓，石欄皆剝落消蝕，爲狀殊古。大慧禪師，號懷讓，禪宗之七祖也。攷

傳燈錄云：「師於先天二年，始住衡嶽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道一曰：『圖作佛。』乃取一磚於彼磚上磨，道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得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因爲闡揚佛義，道一解悟，卽後之馬祖，此磨鏡台名之所由來也。」台風景極勝，四山巒迴障抱，層青迴綠，靈異秀傑之氣，悉萃於是。右望爲出山之道，山外田疇丘陵，了了可見；目窮遙天，不見其際。台附近多古松，彌望皆作濃翠，颺振壑響，如聆天風海濤之曲也。更行至福巖寺，在擲鉢峯下，寺前有古木，大可三抱，枝葉茂密，高凌雲霄。寺內石刻，有彭玉麈自書絕句二首，及梅花一幅，書法靈動飛舞，畫亦古勁遒峭，足稱雙絕。少事休息後，復至南台寺，寺建於六朝梁時，唐高僧無際禪師，曾住持該寺；其四十二代孫六休上人，生於東瀛，發願贈日本版藏經全部於寺，清王闔運曾作文記之。旣入門，有知客僧迎客極恭謹，出示佛像數十幀，皆畫於菩提葉上而裱裝成冊者；畫筆殊工細，設色亦粉墨如新，僧言係宋時古物，頗珍貴；惜余非鑒賞家，不能辨其真僞也。僧又滔滔爲言六祖菩提明鏡之偈，及七祖磨磚成鏡事，談吐典

雅，儀容溫恭，意非俗僧也。出寺下山，距平地益近，乘輿走峻坡而下，望新廟屋宇鱗比，綉采耀目，極宏偉之致。少焉抵廟，遂入內重遊，以昨日上山時，忽忽未遑細覽也。廟之制，大門正中曰櫺星門，左右爲東西便門；入門後，左右爲鐘亭及鼓亭各一，稍進，正中爲正南門，其左右有東西川門，門後有御碑亭，清帝御製之廟碑在焉。復進，正中爲嘉應門，左右爲東西角門；嘉應門內，豎豐碑甚多，則皆祭嶽之祝文也。蓋衡嶽爲南中重鎮，祀岳一事，歷代帝王，均視爲重典，以路遙不克親臨，則派疆臣爲代表，祭畢則廟碑記其事，以昭久遠，卽今之崇嶽者是也。嘉應門後，有御書樓，藏碑文及匾額，樓後卽爲大殿，丹墀皆刻石龍，制度一如皇宮。殿內極高廣，氣象尊嚴，石柱甚多，均刻人名，蓋捐贈者也。廟內石道整潔，古木森森，屋宇迴廊，曲折重疊，境殊清幽寂靜，有出塵之致；盛暑至此，當令炎燠俱消也。時有少年數人，方仰首對松樹而擲石，睇視則一足球方爲松枝所絆，擱置不下，老幹參天，足球如在霄漢，梯不能上，竿不能及，少年等皆束手無策，窘態可掬，觀之殊覺幽默。出新廟，回祝聖寺，已十二時矣。進午餐，予寺僧二十元，付挑行李上山之挑夫四元，轎費則每乘三元，以前寺僧款客，往往備極殷勤，臨行則以捐簿求

資助，遊客格於面情，不能不予以豐酬。自南嶽管理局成立後，規定遊客如餐宿於僧寺，每人每日，以二元計，挑夫及轎夫之酬資，亦皆予以規定，以免勒索，遊客均稱便利焉。

出祝聖寺，步行至南嶽車站，吾儕包有汽車一輛，已自衡陽開來，因於車站候之，今日天氣殊晴朗，然下山之時，天際已有浮雲；至是則陰雲四合，細雨霏霏；枯坐車站中，追溯此次衡嶽之遊，爲時雖短，而機緣之巧，幸運之佳，殆無倫比；蓋自長沙出發時，天陰雲濃，尙頗有雨意，而一過中路鋪站，卽轉晴朗；嗣後青天一碧，無復片雲，今日晨間，又得暢觀日出之奇景，自下山以至午時，天氣仍佳，而遊畢至南嶽，不旋踵卽雨，憶上封寺僧云：「衡山氣候，百日之中，晴朗者不及八日。又嶽城有三天，自玉版橋以下一天，自橋以上至半山亭一天，自亭至峯頂又一天。往往雨其上，霧其中；雨其中，霧其下；甚者或雨其下，霧其上；而霧其中；其能自山下以迄山上，全部晴朗，如君等昨今二日之所經者，蓋不數數觀也。」噫！以百日之中，晴朗只八日；而吾儕自上山以迄離去，竟能於此至可珍貴之八日之中，占其四分之一，信屬奇遇。且山靈若知吾儕之來者，於來時則立由陰霾而轉而晴朗；及方遊畢離去，又立由晴朗而轉爲陰雨；轉變

之速，若不旋踵，似專留此晴朗之一段時間，以便吾儕之遊覽者；機緣之巧，幸運之佳，殆真不可思議者在也。昔韓文公謫遷嶺南，遇赦回，登南嶽，值秋雨晦暝，公默禱焉！是夜投佛寺，曙則雲忽開，公所作謁嶽詩有云：「我來正值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掙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卽指是也。吾儕雖非文公，而所遇頗類，且較勝焉，足徵山靈之厚我也。

三時車至，遂登車向衡陽開行，票價每人一元四角，馳車於斜風細雨之中，縱眺於青山綠野之間，意境灑然，別饒幽趣；望衡山烟迷雨籠，碧嵐翠嵐，隱現於雲氣滃濛之中；樓台寺舍，尙依稀可觀；路迴山轉，巒巒悉若變換，與前昨二日所望見，又別一狀態矣。三時卅五分抵白鷺坳站，停五分鐘卽復開，時距衡嶽已遙，兩旁均係水田，雨水滿積，宛若湖沼；畦間有缺口，水傾瀉而下，落於較低之田中，狀如流泉，又若細小之瀑布；水田旣衆，瀑布亦多；車過處但聞水聲潺潺，耕夫皆披篋笠，行泥水中，揮鞭叱牛，誦「雨後有人耕綠野」之句，不啻爲此景寫照也。沿路村舍而外，祠堂亦極多，皆額曰某氏宗祠，白牆黑瓦，構築莊嚴，前臨石坊，後蔭茂樹，遠望

頗饒古趣。將近衡陽時，過石橋，極長；遠望河沼甚多，垂楊夾道，車即直駛入綠楊叢中，嫩葉柔枝，經雨青碧如洗，兩旁草樹池沼，一望皆陰陰作綠色，四時一刻抵衡陽。

衡陽車站頗高大，既下車，即乘人力車至梓園，蓋頂定之旅舍也。稍事休息後，即與同人等步行街道間；此間初無馬路，街道皆係舊式石砌而成者，雨餘頗感泥濘，街初不廣，兩旁店鋪頗多，察其內容，尙稱殷實；此地爲湘南重鎮，其地位之重要，僅次於長沙及常德，出產以煤米及木排等爲大宗，民風淳厚，家給饒裕，奢侈浮華之習，尙未沾染，洋貨勢力，亦極微弱，蓋純粹一有希望之內地市鎮也。有迴雁峯，衡山七十二峯，以此爲發軔之始，其尾閭則長沙之嶽麓也。既抵峯麓，即拾級而登，峯頂有寺，寺門署「雁峯」二字，筆力遒勁，入內一覽即出，峯名迴雁者，傳係此間地處南國，氣候溫煥，北雁南飛，至此峯即迴，故名。峯殊不高，然登其巔下眺，則全城悉在眼底，屋瓦櫛比，炊烟繚繞，市聲隱隱上浮；右爲湘江，傍城上行，至城窮處，忽作一折，其地有石鼓書院，係唐李寬讀書處，宋朱熹曾爲作記，爲衡陽名勝之一，惜以時晏，未遑遊也。下山回旅舍，會紀緒君已設宴以待。會君，江西人，久處衡陽，設豫湘源南貨號，爲當地南貨同

業公會之常務委員，聞余至，招待備極殷勤，盛意可感！餐後，同人等均相繼就睡，以連日殊感勞頓，且明晨又須乘車回長沙，不可不亟事休息也。

五日晨起，會君即來，導至東門湘河邊，觀船舶裝卸貨物；遠望有屋宇巍峨，係江西會館；會君導遊其地。入門左行，院內有戲台一，云係酬神演劇用者；其後爲油棧，堆洋油甚多；出院右行，爲正殿；院內亦有戲台，殿後設學校，張標語甚多，學生成績，亦揭示以資觀摩；以時早，師生皆未至，而佈置整潔，井井有條，可以見其辦理之有方也。出至車站，與會君告別，九時三刻，車即開行。自衡陽至長沙，票價每人五元四角，過日鷺坳，復望見衡山，二日勝遊，猶歷歷在心目間，佳景重逢，殊覺依依而不能去。然車行極速，轉瞬繞其下而過，至南嶽站少停，即循公路原道，向長沙直駛，回望衡嶽，峯巒高聳入雲，似企立以送遠人者；漸行漸遠，山勢亦漸淡，終則目斷遙天，杳不可見，蓋至此始真與衡嶽別矣。聞寺僧言：「遊嶽者，不至祝融，不足以知衡山之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衡山之幽。」余此次以時間匆促，又以方廣路遙，未能一遊，故衡嶽之高，雖已識之，然猶未能一窮其幽也。遙想其草樹茂密，巖壑幽邃之狀，證以志書之所載，參以

想像之所及，意必有大過人者；他年有暇，會當撥冗復來湘一遊，出長沙，經衡陽，越宜章，循樂昌韶關，而至廣州；一覽湘粵大道之勝；而於路過衡州時，小駐數日，登祝融，觀日出，並暢遊方廣，窮其幽奧，一償今日有志而未果之宿願；山靈有知，其以斯言爲息壤也乎？

(四) 長常公路

長常公路，起自長沙，終於常德，計程三百十四里；其距離較之由長沙至衡陽，適相彷彿；路綫所經，地勢平坦，不若長衡段之多山，故景物亦較遜。然沿途除較小之市鎮外，有寧鄉，益陽二縣，均爲商務上重要之城市；其終點常德，尤爲湘西巨鎮；交通便利，出產豐富，商務繁盛，市廛殷實，地位之重要，於全湘僅亞於長沙，雖衡陽亦有勿及；余故於遊長衡段歸長沙後，復整裝爲長常公路之遊焉。湘省雖遼闊，然重要之商務地點，除長沙外，南惟衡陽，而西推常德；其公路幹線及支綫雖衆，然最重要者，亦惟長衡及長常二段；余此次於最經濟之時間中，得遍遊各該地，雖行色匆匆，未遑細覽；然自問已可謂獲驪龍之領珠，窮三湘之精華矣。

五月六日晨七時一刻，與同人等啓程赴湘江邊，候汽輪過江，岸邊帆檣林立，舟楫往來，江中

有水陸州，係泥沙沖積而成者；面積頗廣，上有居屋。對岸爲嶽麓山，頗高大，山間洋房甚多，依山勢爲高下，整潔清幽，雜出於綠樹之間。蓋旅居長沙之西人，爲避塵囂，均喜卜居於此山，平日往返，均以汽輪，一葦可航，轉瞬即達，甚便利也。山間有黃興及蔡鍔之墓，遠望頗了了可見，二氏皆湘人，故卜葬於此。衡嶽奇秀，固當孕毓英傑，及其死焉，則歸骨並在茲山，英魂有知，亦可以安眠於地下矣。此山距衡嶽二百餘里，然亦係其一部，爲七十二峯之一，衡嶽起於衡陽，萃於衡山，至此則山勢漸夷，遂成終點，故號爲嶽麓也。余以亟須乘車，不遑登臨一遊，頗用悵悵！少焉汽船至，即乘之渡江，至水陸州上岸，泥沙鬆散，步行其上，如臨海濱，穿州而過，復乘汽船，始至對岸，入西站登車，吾儕十一人，票價共八十二元四角。

八時十分，車遂開行，路線曲折，盤旋於山岡之中；由長沙至次站白箬鋪，計程五十里；當日建築時，因趨避洪水之故，出入山谷，曲折迂迴，工程頗艱鉅；遇崗之較低者，則逕鑿闢而過，路出其中時，兩旁山石夾峙，儼若門戶。路之建築，平整似較長衡段尤過之，泥土作黃色，不若該段之赭赤。出郊未幾，路旁即有電網，蓋亦係以前所構築之防禦工事也。回望湘水，歷歷可見，

然未幾即杳，以湘水自南向北，而公路則自東徂西故也。八時五十五分，抵白箬鋪站，少停即開，公路兩旁，楊樹夾植如林，綠陰一碧，望之無際，車行其間，久之始盡。路勢殊平坦，四望皆田，阡陌縱橫，桑麻遍野，茂樹叢林間，時見村舍，遠山數抹，青黛如眉，隱現於遙天之際，蓋長常段，自白箬鋪起，路綫所經，悉係平原，綠野平疇，宛然江南景色，視長衡段之隨在皆山，又別一境界矣。又此段河流甚多，公路經之，築橋頗衆，將近寧鄉時，過一橋甚長，橋係水泥所築，工程極堅固，兩旁有欄，間數武即樹一柱，柱頂有燈，夜間可開放以燭路，橋寬度僅容一車，然兩旁凹入處甚多，汽車經過時，行人可避於此凹入處以讓也。九時半抵甯鄉，稍停即開，不獲一覽其市面之狀況。自甯鄉起，兩旁水田益多，以近水種植便利故，沿路綠楊，隨在可遇，過滄水鋪後，地勢益平，而路綫亦直如矢，極目前瞻，但見長途渺渺，不知其際，雖有起伏，而一無曲折，驅車疾駛，心神俱曠，十時卅五分，至益陽分站，停五分鐘即開，抵資江邊，公路至此，見阻於河，遂令車下行。

資江於益陽寬度達一千一百餘呎，水深自七呎至二三丈不等，春季水漲，尤不止此，修建

橋梁，工程浩大，路局爲節省計，遂暫備汽輪以運輸客貨，然車輛往來，不能連貫，商旅均感不便；爲改善計，遂於兩岸各建碼頭一座，來往車輛，均就碼頭直達渡船，用汽輪拖渡彼岸，其辦法較之在下攝司時，乘汽輪渡江而換車者，又別一情景焉。吾儕既下車，即循斜坡步行至江邊，水色澄瑩清冷，秀澈如可見底，兩岸樹石蔥鬱，景色幽麗絕倫；對岸汽輪，見吾儕車至，即拖駁船向此岸開駛，汽輪較在下攝司所見者爲大，以拖行駁船，需馬力多也。駁船則以繩繫繫於汽輪之旁，輪行亦行，輪止亦止，面積作長方形，載汽車於其上，頗有餘裕；兩岸水內，植木椿甚多，係爲渡船停泊之用者。船將近時，船夫即爭持長竿，向木椿撐拒，並繫繩於其上，殆停泊既妥，吾儕均上汽輪，而駁船則出木板二，斜搭岸上，蓋汽車上駁船之跳板也。佈置既妥，汽車始由高岸循斜坡緩駛而下，經跳板而直上駁船，停止其上，船夫急以三角形之木塊，分塞於車輪之前後，以防滑動，至此則龐大之汽車，已巍然安載於駁船之上矣。裝載既畢，汽輪遂向對岸破浪行駛，抵岸停泊後，吾儕由汽輪上岸，而駁船則復出木板，搭於上岸，船夫去車輪下之木塊，汽車即由船上直駛岸上，循斜坡而上，吾儕復登車，稍進即抵益陽站，車夫下車加油。

鄉民麇集車旁，目瞠口咋，對機件直視不少瞬；察其狀，似深訝此車何以不假人力而究能行走如飛也者。十一時十分，車復開行。

公路自益陽以後，平原益廣，見來去車輛甚多，均滿載行人，以余視察所及，似長常段之營業，較長衛段爲勝也。今晨自長沙出發時，天雖晴朗，而風甚厲，至是風勢益狂，吹人欲倒，遂閉窗以禦之，窗之製，外爲角質玻璃，內爲鐵紗，雖經振震撼，不畏破損；透窗外望，但見草偃葉顛，樹枝皆震撼如彌發，沙石飛揚，濃暗如黃霧，數十步外，景物莫辨，呼呼之聲，掩郊野而來，若挾海山怒濤以俱至者。於狂風中先後經軍山鋪，太子廟，牛路灘等站，十二時五十五分，至德山站下車，該地即在沅江邊，距常德十四里餘，須乘汽輪赴之，公路汽車至此即停止不前，以汽輪尙未至，遂休息於岸邊之茶樓以俟之，並進食焉。風勢漸轉緩和，午日下映，頗炎熯有夏意，樓頭憑眺，江景如畫。未幾輪至，然不開行，因吾儕只寥寥十一人，而滿載乘客之公路汽車，方向此間開行而未達，須俟其至後，方可開船也。二時十分，車至，遂上船向常德開行，汽輪頗巨，載客極多，不盡係公路汽車之乘客，凡欲由德山至常德者，均可購票乘坐也。將近常德時，美

孚及亞細亞之油池，赫然入目，余旅行內地，凡輪船將抵一埠時，必先見此二洋行之油池，一若指示已到之信號也；屢試不爽，殆無例外，外貨勢力之深入我國腹心，思之真足驚心也！二時四十分，抵常德，岸邊帆檣如林，貨棧櫛比，氣象宏遠，儼然一商務鼎盛之碼頭也。較之數十年前之漢口，實相彷彿，既上岸，乘車至武陵花園，名曰花園，實係旅舍，稍事休息後，步行於街市間，此地因踞沅江之尾閭，得洞庭沅水之便，湘西貨物，多集散於此，爲鄂湘交通之要衝；湖北之棉布雜貨洋貨，由此輸入，上游之桐油木材等，由此輸出，自清光緒三十一年奏准開埠以來，商務頗稱繁榮，人口亦達十萬，惜地勢低窪，常被水沒，故近年有遷商場於德山之議也。晚間寶豐公司經理江自雄君宴余，餐後即睡。

四月七日晨離常德，乘汽輪赴德山。今晨近岸民房起火，自旅舍窗中眺望，濃烟上捲，清晰可見，至是輪過其旁，則房屋數十間，已盡成瓦礫，殘柱如焦炭，搖搖欲倒，火光熊熊，尙自灰鏢中噴射而出，蓋雖勢衰，而尙未熄也。抵德山後，九時十分開車，天氣陰雨，頗有涼意，十一時一刻至益陽，抽暇至縣內一覽，店鋪市廛，頗單純樸陋。渡江後，復開行，以路平直故，車駛極速，一

犬奔避不遑，險斃輪下。憶自長沙至衡陽時，途間曾斃鄉民一鷄，至此則又險死一犬，亦可謂鷄犬不安者矣。二時三刻抵長沙西站，於大風中渡江，波激浪湧，汽輪爲側，抵岸未幾，雷雨復大作，此往返六百餘里之公路之遊，遂於壯越之風暴中告一段落矣。

(五) 遊絲感想

蒞湘以來，游踪所及，具如上述，至於見聞所及，感觸亦復彌多，舉其尤者，約有三端：

(一) 湘省公路建設成績，曩在滬時，聞談及者，類交口稱譽無間，余固心焉識之，然未知其詳也。蒞長沙後，詢人以公路之情形，知路局計劃，全省幹綫凡七，支綫十三，縱橫錯出，如蛛網之四張，內包全境，外連各省，已築成者，計二千三百十五里，而未完成者，尙有萬一千一百七十九里，殊欽其進展之迅速，並驚其計劃之宏遠。及先後遊長衡，長常二段歸來，親見其建築之完整，養護之得宜，管理之不苟，經營之有方，精神貫注，整飭不懈，惟知爲利商便民而努力，以視向之所聞，反有實過于名之概，歎服之忱，不自知其油然而生也。歸長沙後，得接何主席及當局諸公之豐采，聆其言論，孜孜焉惟知以建設爲務，於是知公路之成績斐然，蓋有由

來。其他建設事業，雖以時促而不獲盡觀，然以公路之情形衡之，窺一斑而全豹可知也。年來建設之聲，甚囂塵上，福國利民之務，莫急於此，湘當局以洋溢之朝氣，飽滿之精神，而努力從事於是，行見新湖南之氣象光昌，一日千里，可佇立而俟！他年重來，所見所聞，當尤有什倍於今日者，此余遊湘之感想一也。

(二) 比年來我國一般社會之發展趨勢，均集中於少數之都市，而內地之情形如何，鮮有能注意及之者。就資本言，則都市資金充盈，而內地反患枯窘；就人才言，則都市茂才廣集，而內地反感寥落；就事業言，則都市各業勃興，而內地反呈蕭索；此項現象，殊不能不謂為畸形，非惟於內地不利，即都市亦未嘗蒙其益；蓋資本充盈，則運用困難，人才廣集，則出路不易，事業勃興，則競爭劇烈；此今日一般都市之通病，而不可不亟謀加以矯正者也。湘省亦內地之一，余此次來遊，深覺其機會如林，出路衆多，鳶飛魚躍，海闊天空；就資本言，則湘省建設事業，萬端待興，而無一不需資本以成之者；倘能以都市過剩者，投資於此，則資本之出路，不必虞也。興辦事業，非人莫舉，而建設事業，尤處處有待於專門之人才；倘廣集於都市之人才，能

轉移其目光而向內地謀展布，則人才之出路，不必虞也。湘省天產豐富，工商實業，均大有發展之餘地，倘都市之事業家，能棄其競爭傾軋之生活，而於此別闢蹊徑，則事業之出路，又不足虞也。抑不獨湘省一省爲然，凡係內地，均有廣大之出路，特湘省清明安定，似益富希望耳！都市人士，如能拋棄其向日之成見，而競以到內地去爲今後之出路，則於社會於一己，均將蒙益無窮，此余遊湘之感想二也。

(三) 旅行可以開拓胸襟，增長智識；故讀萬卷書，必輔之以行萬里路，古人所言，信不我欺！然又有一重大之意義，爲吾人所不可不知者，則啓發愛國精神是也。予此次遊湘，見其川流之繁，廻曲折澄澈秀麗，山嶽之凌霄插雲，雄奇幽奧；城邑之人烟稠密，市廛殷盛，田野之平曠綠壤，沃腴千里，旁及物產之豐富充裕，風俗之淳厚樸實，愛湘愛國之心，不自知其沛然而生；以爲我國有此大好之河山文物，實爲吾人最大之光榮與幸福；而努力以發揚光大此固有之河山文物，保而守之，世而有之，使永勿失墜，又爲吾人應有之天職也。竊以爲國民之當愛國，孰不知之，然而鄉曲之士，老死不相往來，跬步不離里巷者，其見聞所及，止囿於一身及

一家，雖日以愛國之說，強聒於其旁，而義由外鑠，終不免於模糊影響，以彼雖或能知國之當愛，然未知國之真可愛也。卽以東變一事言之，大好河山，不崇朝而淪爲異域，凡有血氣，儻不痛心，然而曾作白山黑水之遊者，其痛惜之情，必什百於未至該地者，可以斷言！故愛國之觀念，與其訴之於理智，不若訴之於感情；與其灌輸，不如啓發；而啓發之方法，又莫妙於旅行；故本社經營之宗旨，曰便利旅行；曰導遊名勝；而要其歸宿，則爲啓發愛國思想；蓋前者乃其手段，而後者則其目的也。此次遊湘，深感湘粵大道前途希望之遠大，已決由本社於沿途籌設招待所，並製交通指南，附錄於後，以供旅行者之參攷。南嶽衡山，景物秀美，遊覽避暑，兩皆適宜，亦決意加以提倡，並於山上祝融峯巔，建築小屋，俾便觀日，凡此二事，前者爲便利行旅，後者爲導遊名勝；而其最終之目的，則欲以旅行之方式，啓發國人之愛國思想，而聊盡區區報國之忱耳！此余遊湘之感想三也。

附漢口至廣州旅程指南

由漢口至廣州，中間僅隔一湘省，以里程計，初非甚遙，然因交通不便，旅行者均沿長江東

下，假道滬濱，復循海道而南，輾轉稽遲，曠日糜費，甚無謂也。比者湖南公路業已通車，由漢口經長沙而至廣州，計程不過數日，時間既減，費用復廉，較之海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茲將其旅程分段撮述如後：

(一) 由漢口至長沙

由漢口至長沙，乘粵漢路特別快車，一夜可達；然車站在武昌之徐家棚，與漢口相隔一江，旅客應先購妥粵漢路車票，（本行旅行社可代售）於江邊粵漢鐵路碼頭，乘小火輪過江，不計輪資，上岸後即係徐家棚車站；如未購票而欲渡江者，輪渡資每次五分，輪渡時間，上午由徐家棚開至漢口，時間爲（一）七時，（二）八時半，（三）九時半，（四）十時半。下午由漢口開至徐家棚，時間爲（一）二時半，（二）三時，（三）四時，（四）五時。

特別快車於下午五時半自武昌徐家棚開，翌晨八時抵長沙之東站，票價（一）頭等十七元九角（內有一角五分係輪渡資）（二）二等十一元五角（內有一角係輪渡資）（三）三等五元八角（內有五分係輪渡資）

(二) 長沙至宜章

由長沙至宜章，行程有二：

(甲) 抵長沙後，卽日在長沙汽車東站購聯運票，搭八時半鐘開之通行汽車，直達宜章。汽車費洋十一元七角五分，路上計十三小時，到宜章後，應住宿一夜，該地旅館，普通連食餐，每日三角。

(乙) 由長沙至宜章，路程頗長，時間亦久，如恐過於辛苦，可分爲二段：

(1) 由長沙至衡陽，上午八時由長東沙站開，下午二時半到衡西站，車費洋五元四角。抵衡陽後，須住宿過夜，該地旅館甚多，普通旅館，每日連食餐需費五角。如欲遊衡山者，此段又應分爲二段：(一) 由長沙至南嶽，上午八時開，下午一時另五分到，票價四元另五分。由南嶽站遊山，雇轎或步行均可，晚間如在山頂，可宿上封寺，山半可宿半亭山，山下可宿祝聖寺，每人每日連食餐可付寺僧二元。(二) 由南嶽站至衡陽西站，下午一點十一分開，二點三十分到，票價一元四角。

(2) 由衡陽至宜章，在衡陽由太子碼頭過河，至江東岸站，船費四分，包船一角；在江

東岸站購票，上午八時開車，下午二時十分到宜章，票價六元三角五分。

(三) 由宜章至坪石

晨間由宜章雇轎至坪石，路程三十五里，計行三小時，轎費小洋二元。

(四) 坪石至樂昌

由坪石至樂昌，計水程約一百二十里，如在春夏，船行約三小時可達，秋冬則須多行二三小時，船費小洋壹元。(如由廣東來湘漢，自樂昌至坪石一段，坐船須遲一、二日，船費約小洋六七元。)樂昌坪石二地，粵語可通，搭船之時，可至各岸廣雜貨號及客店詢問船期，來往之船有兩種：一為貨船，一為客船。(亦名快艇。)往來時應搭客船，菜肴須自備，交船家代炊。

(五) 由樂昌至韶關

由樂昌至韶關，火車可通，上午七時十時，下午三時，均有車開行，約一時即到，車費小洋一元四毫。

(六) 由韶關搭七時開火車，計車費小洋三元二毫，下午四時，可直達廣州，火車不分等級。

冒雪登廬山記

吳宗慈

庚午夏，予挈孥弱，由滬遷居廬阜之陰，中西士女，沓焉盆集，山明而水清，避暑勝境也。無何，秋至，游客各歸就業，山容爲一靜。時雜花亂放，天高氣澄，其景肅然而穆，其境幽然而恬，寒燠適中，攜筇攬勝，其樂較逾于夏。友詔予曰：「秋游誠樂，至冬，天公爲玉戲，舉目游囑，八面玲瓏，上下一白，景尤奇絕。」予心領之。嘗回憶戊午冬，由川敘州，經瀘昭過，至黔畢節，歷時廿餘日，窮冬迥寒，雪深沒脛，輿行數里許，輒步行取暖，如循環然。或越高山，或陷荒谷，彌望皆白，天地潔無埃塵；至今勝景，常留心臆不去。又憶甲子冬，由津門海行，經大連，轉南滿路火車，過遼甯以抵長春，再易中東路火車，抵哈爾濱，遼甯以北，一白無際，不絕千餘里，火車蜿蜒，如行鑿玉空中。抵哈，乘冰槓，游松花江上，白玉平鋪無極，居民或塹冰孔以捕白魚，中俄男女，則于江上競滑冰戲，涕睡成冰，噙嚙嗚嗚，會不爲畏，予亦流連忘返焉。此亦可謂極雪之大觀而樂其矣。廬雪爲景，究勝于吾所經否？度不過爾爾也。然中心藏之，未有以語吾友。冬暮，因事赴潯陽，嘉

平十七日立春後，雨雪驟至，至廿九日除夕未止。中國旅行社顏君介甫，相約冒雪登山，共圖家人父子舊歲除團聚爲歡也。晨九時半，登汽車，同行者二德人，乘舊歲假之暇，來山訪友；一路碾冰切玉行，路漸少行人，十時至蓮花洞，小憩旅行支社，登山者例於此易輿也。二德人購草履，步而登，予與顏君，初擬鼓勇同進，支社主者力阻，謂雪深不良於行，乃買輿。備草履於山徑危仄險阻時，則下輿而步也。從之，里許，至山麓，竹樹枝葉，積冰下墜，折而蔽路，乃下輿，行行及山半，石級皆沒，斜而滑，如仰登玻璃之阪。于焉，下視潯陽田廬，如穹然塊玉，玉中癡痕時左右露，仰而視，則豎空匹練，上接于天，恍如千萬尺懸崖瀑布，直瀉而下。再前進，登好漢坡，至月宮塹，漸至山最高處，上視無天，下窺無地，右失懸崖，左隱削壁，芒兮忽兮，如徜徉于玉海，忽兮芒兮，又如浸灌于烟海雲海，莫明其形，莫探其極。電柱或中斷，線懸兩崖間，積水線上，粗等兒臂，如銀橋橫空，水錐上下，晶欄排列，則森然而冷然；溪禽山雉，低飛哀鳴以求食，其毛羽之澤爛如，輝映于浩然一白中，奇麗之觀，得未曾有。夫川黔之雪爲也，其境荒寒而僻陋，雖天公被之以文錦，然如疋羸加以采繡，采繡非不美，其疋羸之狀莫能掩也。遼甯以北之爲雪也，可

謂洋洋大觀，然平鋪直敘，一瀉千里，如作文無曲，觀水無瀾，其趣匪永。欲求如廬阜左迴右折，宛延委迤；其山勢巍峨處，則雄而奇；其林木幽深處，則竊而曲；其樓台參差處，則玲瓏透剔；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因以證吾友之言非欺我也！冬之景果異于秋夏也！夫子居廬阜九閱月矣，由夏徂秋，秋而冬，亦既悉攬夫山川之勝概，覺其山明水清，天高氣澄，風迴雪舞之奇情異致，迥非日處滬濱喧譁鬧時，所夢想能及者。轉瞬春來，未知東皇布節三春之美麗，又如何者？圍爐吮筆，概述如右，抵山寓爲舊曆庚午除日正午十二時，國曆二十年二月十六日也。



虎標八卦丹



食大蒜的好漢：不能缺少此丹！ 喜煙酒的朋友：不能離開此丹！
要追求的青年：不能忘帶此丹！ 幹事業的先生：不能不帶此丹！
因為此丹。不特治病如神。且有香口去臭。提神醒腦之功。
懷中常備。妙用無窮。

夏令將臨，此丹行見大銷，請代理家，預為多購！

虎標永安堂滙行

上海甯波路（新新公司後）
面一五九一至五九五號

電話九三一五九號

全國各大藥房各大公司各煙兌店各洋雜貨店均有代售

龍眠山水紀

金天翮

龍眠之勝，首數兩瀑；東瀑曰碾玉峽，西瀑曰披雪洞。龍眠之山，如兩龍交首而臥，首枕大嶺而角拄舒城，故括地志字曰龍舒。龍舒之陰有龍眠寨，兵謀家曰：「可容千人戍。古於龍眠，咸供扼守資，不知選勝也。」選勝於龍眠，自宋李公麟始，公麟山莊之圖，自明代卽不見著錄。莊於舒之陰，或桐之陽，亦不得而迹也。或曰：「莊今雙溪是也。」或曰：「今媚筆泉北，卽莊之垂雲泚，皆惜抱所云被而名之，非實矣。」夫雙溪亦龍眠之勝也。康熙朝，張太傅英，築草堂於是，四山環拱，舒辰縈堞，聯青鎖紫，萬松蔭隄，而龍眠河自西北來，受椒園之水，交會於前。太傅既予告，優游林下，七年而後終，遂葬於是。形家者曰：「後世必有繼是而昌矣。」今幸如之，封猶故也，而草堂則橫縱皆農畝，荷簑笠，叱犢而驅犂，皆守戶也。獨四山烟靄，無改於昔，故得與兩瀑鼎峙，稱龍眠勝會。譬猶文章然，此其隱秀與？或曰：「龍眠之聲，震今古者也，子之選是焉太畜？」曰：「固也。」昔在康雍乾三朝全盛時，桐城卿相方岳，與夫豪富者，肩背交望，不相競以鏗踞，

而宴衍湖山之間，名園別墅，出縣北門，訖於雙溪，蓋四十餘所。自咸同軍興，桐爲四戰地，迭勝迭負，此名園別墅，遂蕩焉。遂爲灰燼。凡山川映帶之地，有因亭館設置而增其美，亭館廢，泉石荒，嘉樹修竹，摧傷焚燎，久之而名遂湮，選勝者過而不駐足焉。不然，公麟之所圖，蘇子由之所詠，何爲至今不可遶耶？若雙溪與東西瀑，則天賦以形勝，不因人事而增損其美者也。然碾玉峽，位東龍眠之端，猶深藏榛菅中，輿者不能名，樵夫不知處，余之來遊焉，行且訪，聞水聲瀟瀟，取微徑下谷。石蒼潤，皴摺而無稜，樹側出倒垂，拂人冠巾，以其谷之窄焉，雷翻雪滾，聲倍常瀑。古無題識，今黎君方先生，始以徑尺書「碾玉峽」三字，鐫瀑布上，而西瀑則有宋紹聖刻文，較易識別。瀑從高巔如神龍奮牙角而下，飲於潭，潭水如沸，乃復驚躍，歛烟洩霧而至平地，是爲前瀑。而後瀑乃在山之背，須捫壁附葛以登前瀑之肩，乃見之，修度殺於前可三之一，而奔騰號怒，既跌復起，盡驅前瀑出隘而尾追其後，蓋如是者不知幾千萬年。而世僅知有前瀑，山川之祕，必待其時而洩也。瀑在西龍眠背，入烏石崖界，而仍隸於龍眠者，瀑固龍眠之水所委輸也。而環山之石門瀑，又與披雪隔嶺，此西環山也。而東環山則在魯烘南，不及往。先是明神

宗朝，胡參政伯玉，解組歸隱於西環，以其繚而深，故山若溪，若村若園，皆以環名。今瀑布與諸摩崖如故，求所謂鹿遊山居飛瀑亭尋壑處者，不可得。與夫左忠毅之三都館，寒知閣，孫魯山之椒園，同供弔古資，其勝概無有存焉者矣。然苟入山益深，必能獲異境，而予之抵桐城焉，適雨，雨日不霽，故冒雨而乘筍輿，行泥淖，山中無蘭若，而鄰境舒廬正多寇，遂凍乎不可久滯，朝背郭而西，暮必迎郭而東，越日復往焉。龍眠之河出兩山間，隨山紆折，龍眠之山，徑仄不容輿，輿夫好行沙際，水既曲而輿者行取直道，時時亂流涉中泓，淺者沒踝，流者乃致及膝，往復數十渡。因念咸同以前，諸貴豪者暇日爲清遊，豈能濡軌耶？不乘安輿，必將行畫舫，今而沙石頽壅，雖單輶不得容輿，將使纜維者何由而登陟耶？因思龍眠以風水轟聞，古名人之兆穴以千百數，龍之來焉有脉，苟斷之，則犯形家忌，故龍眠以封禁而水得澄澈。自董文恪撫皖，奏准皖南北棚民開山，山既壅矣，於是斤斧殘其石，犁鋤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汪壑，澗皆填咽，不可貯水，事載於梅郎中之所記。今龍眠之河，非復康雍乾三朝之清駛者，其消息蓋在是也。然則龍脈之說有徵與？曰：吾規其大，不取其細，維霍山爲漢南嶽，天柱最尊，脈東行，至潛

桐之交爲朱土尖，乃隆然高，螭輪逆上走東北，而拗怒不洩；則往往分龍東出，一爲屋基嶺，再爲長嶺，三爲栲栲尖，四爲烏石崖，未旣也。更盤礴兩龍以翼縣治，而龍眠河穎脫兩山隘，抱城以東，先後納諸水，出樅陽，龍眠東北走爲魯猷，魯猷之北，起頂華崖，皆巨石，不若龍眠美，華崖尤高聳切雲漢，乃直東至北峽發英兩山而走廬江境，百許里，起平頂山，乃復折而迴向以趨桐城，迄桐梓，遙拱兩龍眠，而後直下走樅陽，是故山環擁而氣以完，水縈帶而其神秀。明清五百年，桐城忠孝文學科甲之盛，幾爲全國冠，有以哉！同余遊者廬江徐臯浦，方漢，導遊者桐城朱伯健，宗武，方執卿中，而槃君方先生年七十餘矣，疏桐城山川掌故如懸河，欲杖策以先，念老者無筋力之禮，乃辭之。古遊龍眠，多爲小文，記一邱壑，不能矚全勢，乃本先生向所經涉，復雜采書傳而爲紀，以質桐城之文學者。

天南瑣語

劉宣閣

征人言別，怨士將離，其間雜感萬端，往往於解纜揚巾之際，充分洩諸腦海。予於大寒節中，遵海南行，伴送者爲徵譚，珊瑚，儂笙，令衛，晞瓊，飛瓊諸彥，握別之後，羣登渡舟，目送予船解纜，彼此揚巾甚久，距離既遠，惟見冠巾齊舞，人影幢幢，太上在此，恐亦難忘此別離情緒耳。

由滬至粵，必經香港，而往來滬港間之船，自以昌興之皇后船及大來之總統船爲首屈一指。予所乘者爲亞細亞皇后號，載重二萬五千噸，可載頭等客二百五十八人，二等客一百十六人，三等客七百四十三人，連水手可載一千六百六十四人。港滬相距八百七十海哩，爲期四十八小時，不能不感近世交通之捷給也。舟中餐室，起坐室，菸室，書翰室，以及其他設備，極富麗堂皇之能事，淞濱人士，喜道華懋大華之建築，今有此類似之建築，遨遊海上，得非偉觀耶？

舟中告白之最惹人注意者，爲船中集合地點之地圖，圖詳且盡，各處皆有懸者，大意謂此

船如發生危險，即放小氣六聲，大氣一聲，乘客須著最煖之衣，取房中救生衣，往集合地點齊集，以便載入小舟；小舟爲數可二打，設備周全，亦古人安不忘危之意也。

頭二等客皆可點菜，三等則爲例菜，頭等菜單每日更換，每次有三十餘種，每日三餐三茶，其豪華可想見矣。

靜觀西人之生活與華人異者，一曰守秩序，二曰好整潔，餐時之準確，談話之低聲，垃圾之不外放是也。甲板則每晨以水洗濯，疑無纖塵。此外可紀者，則西人乘船，喜閱書，喜往公共居室中坐臥，華人則不無深居簡出之習慣，年老者尤如此。

器皿多來自英國及坎拿大，然如瓷器之爲法產，盆花之爲日貨，可謂集海陸之珍奇，獨華產物絕少，此吾人所宜自勵也。

海水澄碧可愛，夜來玩月，令人長憶碧海青天夜之句，晚唐周繇海望詩：「島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形容得維妙維肖矣。

舟泊九龍，渡峽至香港，因欲於當夜登舟上省，故在香港僅耽擱三小時，西式房屋與山坡

相上下，衢路亦如之。以一荒島而發展至此，歐人誠富於建設力哉！高屋櫛此，車輛繁雜，電車爲兩層，鐵路可上山，此皆滬人士所不易見者。至先施永安總廠之在港者，則遠不及滬肆之宏敞，予備竹轎上山。至植物園一遊，異卉著花，炫人欲醉，是日天氣頗熱，蝶舞蜂酣，恍如春末，忽憶江南兒女，方擁爐取暖，不禁黯然！

赴省之輪甚多，予所乘爲太古之龍山船，頭等不能勝於長江輪之頭等，而二等之整潔則過之。惟有一事不可不爲旅客告者，則港例於晚間七時施行檢查，行李什物，例不能早登舟，旅客由滬往省，不宿客舍者，其不便孰甚？

據本年大坂商船會社出版之環球實業須知調查，則香港共有六十五萬人，廣州共有人口一百萬，香港每年進出口貿易達 165,000,000 金磅，其著名之西式旅社，爲 Repulse Bay Hotel, Hongkong Hotel, 九龍則有 Peninsula Hotel, 與之稱鼎足焉。

龍山以翌晨七時抵省，卽寓西堤粵華酒店，二元之房間，遠不如杭州也。高樓平矗，一如香江，市政之佳，車馬之夥，亦與之相埒。

食在廣州，真如諺語所云。此間飲食店之多，觸目皆是，粵菜較海上爲佳，茗點設備，已極豐富，其他可概見矣。

廣東通行之幣爲毫洋，合上海洋爲八五折左右，五元一元，則有中央紙幣，餘則爲二毫銀洋及一毫紙幣，港紙在此亦甚通行，較上海紙爲昂。上海洋合之，須作九五扣，毫洋港紙，俱以十角計。

聞人學士，率居東山。水木清華，息遊善地，與長堤之喧闐較，幾疑身在兩地。附近有公園，有市廛，交通郵遞，設備完全，惟距城匪近，而租賃仍昂，亦可窺羊城生活之一般也。

粵語艱難，苦無準備，街頭躑躅，覓得西人所著粵語撮要，昕夕勤誦，如捧天書，發見下列諸點，亦足增吾興趣。(一)粵語詳於收音，如 m n 之有別，p t k 之多用，益可爲例。

今晚 Kam Maan 青 Ch'ing 侵 Chum 三月 saam yuet 濕 shap 國 kwok 得 tak

(二)粵語中有用文雅之字者，如吃言食，回言返，答應言應承等等。(三)粵語有造作新字者，如無寫作有字之類。(四)西方名詞，音譯義譯，亦與滬異，如冰忌淋稱雪糕，電影稱

影畫，頗覺美妙；若保險稱燕梳，不譯其義，不可解也。

南服婦女，西裝者多，亦有留髮著禪者，新舊固不相擾也。靚妝麗服，明艷爲多，綽態柔情，不讓江南小兒女矣。錄宋人詩以當結論：

綽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向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

申泰木器公司

北京路二〇九至一二三號上海銀新屋

電話一三一九五號



房間家私
摩登木器

銀行公司
裝璜設備

工程精細
材料堅固

歷數十年
經驗豐富

能使顧客
十分滿意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南天客話

珍重閣

余此遭南行，歷時非久。抵羊城之翌日，卽作觀音山之游。

觀音山位置，卽在城之北隅，以車馬利便，游者甚多；實則除五層樓外，幾盡廢舊觀，易新制矣。五層樓建於明代，曰鎮海樓，屢有增修；民國龍濟光據城之役，毀棄殆盡，近始復其舊制，一盡如前式，塗以朱漆，惟用鐵筋洋灰建築，差垂永久。承斯役者，以爲視前人之改黃鶴樓爲洋房，意境相去遠矣。現五層均作博物館，陳列天然及人造標本甚衆，特尙不完全，亟須廣輯，以資游人之觀摩。其陂下爲新建圖書館，雖較北海傑構，不逮什一；然丹楹碧瓦，亦頗足發思古之幽情，惜一切書籍，尙未購置，但夏屋耳。其次爲粵酒家，住置山腰，屋頂可以瞻遠，品茗治餐，兩盡其樂，余留連永日，殊有翛然出塵之致！五層樓前，爲中山紀念牌，一規西製，高逾十尋，中有電梯，可升降，尙未完工。其前爲紀念堂，廣袤可容六七千人，俾爲羣衆集合之所，亦以中國殿庭之制度爲之。崇拜英雄，固亦民族性之美德；然因崇拜之結果，必致起而學步，則每

每一將功成，萬骨皆朽，英雄偉略，其犧牲之代價可觀。觀音山之北，沃野宜稼，麥隴中有北園，亦爲餐館。茅舍清流，掩映成趣，來客甚多，則以公共汽車，瞬息可達，不似白雲山之遠征半日，近有倡議改觀音山全部爲公園者，模型已具，僅俟增修，拭目期成，禱祝以之。

城中之可資游覽者，厥曰荔子灣，其地有河道，可遠通珠江，蓋南越王昌華宮故址，於今遺跡已無一存，斷瓦殘磚，掘發亦盡，余嘗得孔氏嶽雪樓所藏宮當搨本一紙，珍同拱璧，今乃得親履其地，亦云幸矣！荔灣水患淤淺，且荔樹多已殘伐，無復存者，僅荔香園後圃，有數十株，今年以雨水較多，亦復華而不實，且荔香園亦瀕圯廢，亟待修治矣。灣中游船麇集，爭呼渡客，大似當時秦淮一角之餘風，其艇子之最大者，曰紫洞艇，行廚售食，於價較昂，營業近頗減色。次則爲客舟，每小時但費小洋數角，即可盪槳其間。更次則售水果烟捲餅餌之人，以小舟轟於羣舟間，喧囂圖售，更有售魚生粥者，亦併鍋竈之屬，度之舟中，隨人容與，其地之魚生粥，頗負時譽，然蠅多水穢，非土著不宜輕嘗也。夾岸均臨時以竹木所編成之矮屋，以售茗售餐，一望十餘家，循溪詰曲，望之如在南洋羣島間，夜設電燈，供人擣蒲，樂此者謂爲清涼世界，已復振

奮不疲。其地售荔子者尤多，然多自他處運來，絕少本地所產。按君謨荔子譜：所載種類，今多無可按索，粵中以挂綠爲最，然遠在增城，且闔邑僅一株，縣令圍以短牆，使人守值，以懼攀折，卽粵人亦多未嘗之。其普通種之最優者，曰糯米糍，言核如糯米也。曰桂尾，曰黑葉，咸以品分。糯米糍較晚出，黑葉殊不甚佳，然現值每斤亦可四五角，不得謂之廉矣。

廣州瀕珠江大隄之中，有隙地突起水上，曰海珠，小有結構，謂之公園。湯覺頓程璧光所被難處也。然其地不足一游，但就西隄諸逆旅，憑闌觀之，一目已盡；中有銅像巍然，則程璧光之遺影，近茲主辦市政者，復以計填土，使由江濱逕聯海珠，可分售其地於商人，博重利以別謀建設，亦一策也。廣州市政，爲國人自辦之冠，籌款不其苛，而用款絕鉅，所資挹注之惟一方法，卽填江濱，築地以售商人，官獲其利，卽以所得爲修路之費，此兩便之道，不役民而能永其功者。卽以最近設施言之，自來水廠之增建，添水池千萬加倫，以最新之美國法爲之，不久可以觀成。其市政之所用，亦多恃地價，可資例證矣。

黃花崗在東山道中，建築雄偉，諦視三月二十九日之事，凜凜猶有生氣，其近處卽朱執信

葬地，亦復雄偉。執信學校，亦在其次，以中國式建築，占地絕廣，校風亦佳，粵人子弟，多就讀焉。東山新路復有建模範村者，做上海營業公司諸制，規劃住宅，以西法構造，不過一二畝，人多樂僦居之。至地價則未闢路前，不過值四十金，自路成，官價定八十，而民售逾二百金，獲利倍蓰，故民間往往有請求造路，自願讓地之舉，蓋所讓不過盈丈而地價所增，或至數倍，人民明於此節，亦見程度之日高矣。

黃埔離廣州不遠，現茲汽車路，亦得直達，惟較荒涼，常人或有所怯步，去者多以汽船，其地氣魄雄勝，建置巨偉，我武維揚，宜為勗業者之大本營矣。恩恩一覽，走馬看花，無可抒舉，略而不論。

廣州有英法兩租界區，在沙面，即在大隄之端，其建制設備，一規租界體制，各國領事洋行，多集於其間。然中國與各國前辦之外交，喪師失地，無容自諱，然雖失敗，必有一條文契約，用資證明，即九十九年為永租之變相，亦終復有一年限在也。獨沙面之為租界，絕無成案可查，相沿至今，綰折衝者，徧翻檔案，亦僅得間接之證據，非有租借之規定也。其地僅四百餘畝，西

人至今尙歲納租費，以制錢折合，歲僅數百元，然從未逾期，蓋彼知租借之立足點，原不充分，萬一少有遷延，必致得不償失。其前有短級，拾之以登，則以沙面地勢較高，且當時用此爲界路，今則粵中車馬滿城，獨沙面不通車馬，行人僅可拾級步趨，中外相同，淫雨之際，坐車者至階而止，冒雨以行，卽各國外交官，亦或以爲苦矣。其界路卽沙基，前茲慘案，閔動一時，萬口爭傳者也。沙基之前曰陳塘，多茶坊酒肆，金迷紙醉，又似香港之石塘矣。

城內最盛之處，舊名雙門底，其地前有銅壺滴漏之器。幾經兵火，今已移置，無跡可尋矣。現茲以財政廳在其地，故人卽以財廳前稱之。穀擊肩摩，不亞於西隄；馳路九達，亦不亞於西隄；西隄新闢，於事較易，今乃得改造數百年來之舊制，使與新建者相等，則粵人之毅力，有足佩者已！其地多各種商店，亦有傳之奕葉者；於今門巷雖非，市廛依舊，倘使華鶴歸來，亦且不能辨識之感，而書肆尤林立，若商務民智，均鱗比於斯焉。

沿西隄之最高建築，莫過大新公司，其客棧曰亞洲，規模視上海東亞大東，尤形壯勝；百貨公司，櫃面陳設，有作飛翬雕梯，翼然而峙者；共八層，後有坦途，盤旋曲折，直登天台，曩時可乘

黃包車，扶搖直上，亦奇觀已。天台之上，復設假山，盤旋澗谷，流水潺湲，登者固不知高據雲霄也。其最上一塔，立於其上，天風泱泱，不特如展劉松年金閭萬戶圖，卽河南全境，亦均歷歷在目；緬東坡欲將眼力爲疆界之語，庶其雄長百粵，又奚止萬戶侯而已哉！迨晚列炬燦然，如萬點明星，懸耀空際，長橋臥波之盛，又非海上所可比擬矣。

息影省垣，擬及旬日，然後定計赴澳門一行；其船於每日下午四時啓碇，卽在西隄，歷四五小時可抵澳，舟價頭等六元六角，有專室供臥憩，甚舒適；其以四時行者，蓋澳門以行樂爲主，利於游客，可徵。遂於深夜，說者或謂囊家且厚酬公司，使其以下午行也。舟旣動，漸漸出虎門，虎門爲粵海要隘，山勢偉壯，信屬險要；其地設司令部，然李鴻章督粵之際，以舟赴廣州，過虎門，嘗坐於航樓，述形家之言曰：山勢佳，特虎頭回顧，初不前向，此洪氏太平戰役之所以不克告成也。其時粵中某公同在，則啓請曰：「傳相何不以炸藥炸此回顧之虎頭，則遠望如向前矣。」鴻章曰：「君又欲謀叛耶？」相與一笑，屈指至今，此語垂三十年，傳相墓木已拱，而其人尙健在，願養鄉園。卽以辛亥之役，亦多資擘畫，以克定中原，世變如斯，幸而言中，人事滄桑之

局，可勝慨耶！

舟過虎門，遂遵海以行，一覽水天相接，間見荒島礁石而已。迨十時許，遠遠望見燈火，則已泊於澳埠矣。澳門地小，盛況亦亞於香港九龍，夜深僅行博之衢市，燈火熠燿，其地客棧夥，最優者爲西人所立之麗伐里亞，次則中央旅社；余投止中央，一室七元，甚寬廣，若不整潔。坐少定，卽謀采訊風俗，以訊侍者，曰：「此間樓上卽濠興娛樂場，百戲咸備，無俟他求也。」初，余過坊市，歷歷見榮生公司等招貼，且榜巨額於門次，曰樓上銀牌，更譯西文曰于白林好司，Gambling House，蓋好博之心理，中外僉同，主政者旣以獎進征稅爲政策，宜其滿坑滿谷矣。又山票舖亦林立，懸榜書開獎日期銀數，加以密圈，聳人觀聽；余方至棧，盥洗未遑，已有人持票入門求售，正如南京之古玩商，而雅俗異趣矣。迨得侍役語，卽以電梯上昇，其五樓爲飯莊，款式略同於商港，而各廳之名，歷以民國以來元首樞相之字名之，有項城廳，東海廳，黃陂廳，以及秩庸廳，少川廳，亮疇廳等，此在中國，尙窺見也。其六樓爲行博之所，賭局咸具，番攤及骰子，聚人最夥，余以一元，隨意入局，侍有所獲，卒載五元而歸。作客天涯，不知擣蒲之樂。

如余者，乃在海南千里外，得倖進，亦誠始料所不及矣。更七層爲跳舞廳，布置不精，男女雜沓，多西人醉酒，無一上流人，遂望望然去之，歸室就榻寢焉。

翌晨，不過五時許，窗外瀕街，人聲喧集，便爾驚醒，憑軾以觀，蓋其間爲茶肆，且有人立廣場中變戲法，童稚畢集，因而盛鬧也。余不耐久觀，因索杯茗，且雇汽車赴香山，車行即在旅市衛字，來回半日，計澳銀十六元，澳銀固與港紙等價。余卽擇一車，鼓輪而進，先環全澳一週，循海依山，亦頗足資怡曠，曉風習習，更解宿醒。迨出澳門，卽有中國公路局之設立，每車繳路費二元，更過則稅關，知余無所挾帶，一視便行，初不苛擾，放車前進，依山關道，並有長途汽車，來往梭織，長途車自石岐至澳門，行一時許，僅費一元，營業甚佳，亦國人新興事業之一。余嘗歷長途車路如莫干山至杭州，紹興至江頭，青島至勞山等，風景自以莫干山爲佳，而氣勢雄偉，路政美善，則此爲之魁。沿途過村落無數，黃童白叟，怡然相得，世外桃源，別有天地，車行四十分鐘，過一木橋，轉眼遂見大海，則唐家灣已。唐家灣知者不多，實爲近代外交史上惟一可資紀念之地點，蓋第一次英人運烟土來華，卽於此登陸，旣而華洋之糾紛以起，英人又率兵上陸，

居民奔避於山後之龍潭，時在道光初年。中國浸淫於烟禍，將及百年，而此爲其第一次入口之所，凡過客覽於濤瀾之洶湧，應知所以怵目而憾心者矣！車循唐家灣行十餘分鐘，大致如在青島海濱，惟兩旁均阡陌，未與市政，竊意此灣告成，可泊輪舟，供商運，則必足以奪香港之利不俟言，特待人起而行之耳！再一繞越，逾阡畝，卽抵香山路治，遂造共樂園。

共樂園爲邑人之公園，占小山，近三百畝，爲唐氏經營於民國初元，而近方竣工者也。門次有聯曰：「百年樹人，十年樹木，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書者字跡娟雅。入門，循小陂行，均荔枝，去年盛實，邑人隨意取食而甘之，今年以雨患，不及百一。更上又一陂，被以草地，有架以敷鳥糞，更進疏籬爲門，傍住宅，則主人所居，其屋爲平房，一廣廈，後有三室，及執役庖廬，因陋就簡，如斯而已！然其地添構已三次，初僅窄室三間耳。玫瑰薔薇之屬，沿階門豔，其西有細沙路，可陟小山，半山有亭，登眺甚遠，更一角爲觀海樓，西舍三楹，亦有僦居者，觀海樓有天台，望唐家灣海面，沙鷗魚艇，歷歷可數，心曠神怡，目不暇接矣。山後荆榛，未及盡刪，容以時日，當可續敷刊之業。余謂極其能事，必可媲美北平之香山，顧亭林謂「無經國體野之心，不足以窮游觀

之勝。」庶於此以覘之。

勾留半日，仍以原車返澳，抵站不過下午二點三刻；知四時有赴港之船，即購艙位，價四元，其制一同於省澳，蓋同一公司所屬也。自澳至港，三小時許，即可得達，余品茗治餐於其間，且得偃睡半小時，尤爲倖得；蓋旅程所涉，百病都消，惟失眠尙未脫體，每日疲累，仍難交睫，得片晌午睡，功勝蓂苓矣。七時，至港，仍泊於原所。余投止大東一宿，瀕海喧囂，次晨遂移大道酒店，占廣室日僅八元，惟盥洗室不具，差爲缺憾；上午忽患暴雨，無可消遣，則遍購報紙閱之。

香港現爲英治，一切均行英律，言論絕對主張自由，其於中國政情，尤不妄加是非，故報紙亦多，華文者近二十種，其爲營業關係者十之五六，其爲政治關係者十之三四；而此十之三四，又各有同異，各別其論調，不似蘇俄與意大利之剝奪民意，強人從同，則立憲制度下之人，民自由權，雖托庇異域，尙能充分爲之可知，余固不諳政理，亦不好高談政治，然有遇而隨感，亦人情之所同焉！

香港彈丸之地，商業發達，迥出意料之外。或謂視沙基反英之役前，已爲退化，則余未曾先

至，無可比較也。縮金融者，厥惟銀行，以覘銀行之發達，知商業之概況矣。港中外國銀行固多，中國所設者亦多有分行，約概之可分三類：一外國銀行，一粵人所辦之銀行，一中國其他銀行之分行。至貿易亦可分三類：一國際匯兌，一商業押匯，一地產及股票押款。大致以營匯兌者獲利爲優，然亦殊不易，非長袖不能善舞，非經驗充足，思想敏捷，不足以致勝於俄頃；至地產押匯，則獲利較穩，而發展亦少廢時日也。

小報亦盛行於粵中，大都可分政治與社會二種。談政治者曰探海鏡，曰胡椒，所紀事實，多人所不盡知者；要亦翔實，而其談言微中，尤足爲言政者攻錯之資，直言無諱，益其特色。胡椒雖精采少遜，亦復可觀，辦理其事者，必爲有心人矣。社會小報，以多紀飲食宴樂徵逐之事，當年王紫詮之香海瑣話等觀而已。措詞多失雅馴，以迎合中流以下之心理，未足爲訓；蓋粵人讀者，消息多兼重附刊，往往大報亦有以附刊載之首葉，以資掀動者；中多長篇小說，敷陳故事，每留粵中方言，外人雖不之知，而婦稚類能取讀，亦足爲銷數之一助；本來報紙應各部分兼收並采，俾雅俗得以共賞，余以外行述此，請爲業報者進一解可乎？

港中爲東西南洋海道所必經，故來往旅客至多，若通濟隆運通公司等，均有支號；國人自辦旅行社，亦在皇后大道中，占高樓一角，即在大道飯店對門，余來往多就購票，招待周至，服務勤慎，有足多者，扣其營業，日有進展，他年得占斯業之首席，固在意中，企予望之！

香港占地不廣，且爲島峯，然英人經營之毅力，與市政之成績，斐然可觀，無路不通，即極遠僻之處，亦多爲柏油路，盤旋曲折，以至峯頂，汽車可以暢行而無阻，其最高之處，亦有旅店曰碧克，Peak Hotel 少，陳舊。即旅店之後，有繩絞電車，每十分鐘上下山一次，車價三角，昇降便利，乘客甚多，此蓋歐洲所恆有，而東方所罕見者也。聞每票由保險公司抽費一分，倘有失事，每客償保險費三萬元。然開辦至今，迄未少有意外，西人管理之宜，機械之妙，於此見之。其較低而最幽蕩之處曰淺水灣，Repulse Bay，亦有旅店，精美整潔，位於兩峯之間，前臨綠波，一望無垠，洵爲壯觀；休沐暇日，輒有游客，至此啜茗，以拾清歡。其下即海水浴場，沙灘雖不及北戴河之佳勝，然浴波者亦多，茅舍井井，位於灘上，爲更衣之所，今已滿布，不易更得矣。香港游泳之區四五處，此其最勝也。又樂谷 Happy Valley 在港東，有跑馬廣場，四圍多居

家，蔥菴可喜。堅尼地城 Kennedy City 在港西，俗名香港仔，粵語以小爲仔，卽小香港也。在香港未開埠前，漁人麇集於此，靠路藍縷，實肇造之權輿，香港之初祖也。至今漁舟晚渡，猶復甚盛，而先民經營之跡，乃夷爲他邦所有，能無慨然！

更一日，余赴九龍，九龍卽在香港對岸，以渡海電船往，最爲便利。一下輪埠，公共汽車環集市口，無遠勿屆。余獲乘至土瓜環，幾二十里，纔一角小洋。九龍本亦荒島，自西人力加建設，已日臻進步，路政交通，尤足使人折服，現茲移寓九龍者已日多，蓋盈盈衣帶，渡海旣同平地，而生活程度較低，市外空氣較好，有由然也。九龍最遠之處，可通汽車，已將百里，其地有海水浴場，亦頗優好，且國人有鳩資闢地以建新村者，土木繕役，工事日盛，發達可期。至舊有之九龍城，介於山腰，雉堞依然，遺跡可尋，居者亦衆。至城外道次，有籬舍曰吳連記，售水餃，絕負盛名，港人貴介，往往乘電船汽車，不辭跋涉，來嘗其味者，價亦絕廉，碗僅一角，余因友人邀往一試，亦殊朵頤芬芳焉。

遊覽之人，習居九龍，九龍亦有旅店三四，均西式，其尤佳者曰半島飯店，Peninsula Hotel

建置宏美，爲東亞所僅見，價亦較昂，最廉者不供膳亦每日十元，昂者日廿五元，特靜極足供駢睡，亦有樂就之者。此外則視半島爲廉，居者亦多，夜市在油蔴地，亦飲食徵逐之處，近茲盛況，謂已減色，未及往觀，莫窮其勝也。

九龍雖爲荒島，特有趙宋之遺跡，蓋南渡以後，迄於端宗，國勢日迫，寇禍頻仍，不得已而端宗（帝昺）有浮海蒙塵之役，自浙而閩，以迄九龍，六龍無靈，風雨乍至，端宗不獲已，竟登陸避雨之處，今見九龍有巨石三數，疊架成隄，可以避息，卽同往登陟，處巨石間。旣而金元兵浮海又來，始捨此更南，以至崖山，丞相白鵬，同殉國難，千載之下，英爽若憑，此其過程中之一節，輒不爲人所知者也。中國四千年之歷史，文學教化，無過趙宋，乃獨以權奸誤國，遂失其祚，一治一亂之道，有非理解足以窮者，要當歸之於劫運而已。現茲巨石依然，王孫幾同陌路，仙源一脈，何日再興，會跨風雷，振奮以相待乎？巨石之外，圍以繚垣，前有牌樓，土人謂之宋王台，西人於存古之道，亦足倚已！山路陂陀，直達石次，游人憑弔，絡繹不絕，亦足見澤溉之深長，特石旁但有題字，未見名人剗刻，余愬猝問氈帷不備，亦但徘徊不忍去，而終於一去，並倩同游者

飭人來爲攝一景，以資矜祕。

留港兼日，買舟遂行，以日郵秩父丸歸來；秩父丸凡二萬二千餘噸，僅亞於日本皇后加拿大皇后，且新船至負時譽者也。日郵新造三艦，一淺間，一龍田，一秩父，同爲姐妹船。亦有人謂自列國取締軍備後，構造戰艦，人多側目，故日人特造郵船，萬一國家有事，一轉移間，便可效力重洋，其實況則非所知矣。船價頭等美金四十元，曩合國幣八十元，今則幾二百元，匯率之昂，有如此者。然船位絕佳，其A字甲板上，烟室，起坐書樓，音樂，電影台，兒童遊戲室，無一不配置精美。飯廳在臥室下，亦復精絕，座前設樂台，以供待餐時奉樂之用，殺核彌盛，最上船頂，則爲日本式客座，及日本蒲房，脫鞋匍伏，別饒風趣。游泳池位於最下層，其旁爲健身房，中有電馬自行車，孫唐繩，擊球，啞鈴，棍棒諸械，按時啓閉，分別男婦長幼，相與共樂。此外附設者，銀行，醫生，男女理髮及三越分肆；於A字甲板，陳列日本產品，和服烟盒領帶木履之屬，標價求售，客之好新炫異者，亦多購一二品以爲紀念，其商業之組織，可謂無微不至者矣。電影室隔日必放映一次，頭等客並不收費，演有聲片，具體而微，不甚了了。然客中消遣，亦正佳事。二等在

頭等之下，別有餐堂烟室，雖華貴少遜，而整潔有餘。歐洲人之附此海舶者，亦咸嘖嘖美，足知日人之毅力爲可驚！而其雄心亦可想見矣。舟行四十八小時，由港可以抵滬，惟此次因遇霧停輪六小時，不及乘潮入吳淞，因之又遷延數小時，合計幾六十小時，迨萬家燈火，乍接眼簾，故里重歸，游客之興已闌，而余亦暫擱筆硯，爲讀者作一小小結束矣。

南海微波

梁·得·所

一、香港依舊

人是爲回憶而生存的。許多人這樣說。在我，過去的都讓牠過去，回憶不過像海面的微波一般，偶然浮現而已。是的。微波，像香港灣內碧綠的微波，有時還蕩漾於我腦際，每當長夏南風吹來的時節，故鄉的海涯又引起我的懷想了。

今年爲了一點事情，須得返粵一行。那天到旅行社定船位，遇着君豪先生；三句不離本行的就叫我爲旅行雜誌寫文章，記得五年前曾爲這雜誌寫過一篇「香港印象記」，五年人事多變幻，而香港依舊是香港，我真不知道有什麼話足以告訴讀者哩！

離滬海行第三朝，航程到了目的地；彩霞和殘月在天邊左右映照，島嶼散立，把郵船迎進港裏去。遠望港埠高山，雲霧初散，彷彿酣睡醒來，掀帳而出；別來無恙的香港，還是從前一般的漪麗。

船泊九龍，M君早在碼頭相接；我們既定趁下午三時的車上廣州，便先渡海訪朋友，消磨半日的時光，終於踱進一間飲冰室，避却街頭的酷熱，喝着菓汁在閒談；直到我說時候不早該去趁車了，話題才暫為打斷。可是M說：「不忙，讓我再喝一杯茶。」於是又繼續坐了一會。

取看時計，竟快到三點了；大家急忙離了飲冰室，乘輪渡去趕趁廣九車，不知輪渡開得慢，還是時鐘走得快？我們還未靠岸，望見火車開行了。半日空閒，只差五分鐘，乘車變為送車！M焦急頓足，懊悔不該多喝一杯茶。我笑說：「回頭改乘夜船罷。」我笑，並非因為不急於上廣州；只是焦急有什麼用？不該多喝的一杯茶已經喝了，火車開去又不能叫牠回頭，只要是晚上船當心時間，何必計較已往的失誤？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句成語，根本是廢話。我在，無論大事小事，過去的都讓牠過去，回憶不過像海面的微波，偶然浮現而已。

二、九龍之夜

當我們白晝登香港的扯旗山，俯瞰對海，九龍的形勢便像地圖一般擺在目前。廣九站前的鐘樓，半島飯店的大廈，簇新的屋宇，背景襯着平原，印象十分明朗。可是，當我們渡海踏上九龍的岸上，我們的眼光又轉望對面的香港，立足所在的九龍反而不見不覺了。

遠望香港是好看的。尤其是夜景，燈火萬點，從堤岸散佈到山頂，連接空際的繁星，幾乎分不出天地。英國詩人曾喻作鑲滿寶石的王冠，散着星兒的仙島；然而，這是夜之幻感而已；實際的香港，並沒有超凡之處。當你白晝穿過那些人煙稠密的街道，仰頭看見二三層樓的走廊上，掛滿洗濯未乾的衫褲，一種侷促的實際，就把你的幻感消滅了。

什麼地方，什麼事，以至於什麼人，遠望都是超凡，看穿了不過如是。你讚王先生走教育界清高，王夫人說其實是清苦；小百姓羨慕張司令隨心所欲，張司令却對國人訴苦衷；一個人自愧無所善長之時，說不定有人正在欽佩他的道德學問。

遠望終於是好看的。我喜歡到九龍去望香港，明知燈火不是寶石，我也一輩子的愛看；更不妨以爲天上的繁星，雖然明知這是利那的幻感。

三、六二三路之聲

到廣州，住在南郊的怡樂村。本來打算趁着僻靜寫完一部滬戰後想寫的小說，村居簡出，廣州市只到過三數次，其中一次爲的是赴母校畢業禮去講幾句話，校址在花地，去的時候經過六二三路。

六二三路便是從前的沙基，自從六月廿三沙基慘案發生後，那條路改名作紀念！

這回經過六二三路的一天，剛是蔡廷楷軍長返粵的日期。全市馬路掛滿歡迎的旗幟，各店戶燃放爆竹祝頌這位民族英雄；我坐在人力車上，爆竹不停地在耳邊轟響；廣東爆竹是有名的，響起來簡直和放槍一般震耳。

是的，像槍聲一般，七年前的當日，沙基的槍聲我曾親耳聽聞，弱小民族被屠殺的事跡，凡走過六二三路的人，都不會忘記。今日這條路又是拍拍地在響了，然而這不是屠殺之聲，而是抵抗的表示，榮辱相去很遠。

一年又一年，一世紀又一世紀，人類總在那榮辱循環的圈內撕鬥着，是拍拍！拍拍！完又

響。

爆竹響了！是光榮之聲，却未曾是幸福之聲；幸福是從不響的戰爭博得。

在畢業禮堂中，我們都可以感着青年的心在跳躍。那些活躍的心，便是將來邦國光榮的英雄，或者更進一步，為大眾的幸福，去做無聲的戰士。

燃了爆竹慶祝光榮的抗爭，不夠，我們更以沉默之誠，致敬無聲戰士和無名英雄；因為，世上最偉大的，是做了偉大事情而沒有人知道。

四、白雲流水常自在

白雲山在廣州市之東北。以前山徑荒僻，遊人稀少，我居留廣州多年，也未曾上去過，近年開為模範園林，公路繞通全山，車馬往來很便，承友人楊君之邀，這回到過白雲山。

驅車出廣州市，經黃花崗，赤坭的道路很平坦，嶺南的坭和石都帶赤黃色，不像江南的青灰，路旁榕樹葉色蒼紫，又不像江南楊柳的嫩綠，地質和氣候的懸殊，人民生活性格也就很有分別。

車行一小時，上了白雲山的高處，俯瞰北麓，小邱重疊好像中國山水畫，汽車停了一會，我拍了兩張照片，附刊這裏的一幅，便是當時所見的形勢；山腰水池所在處，是黃婆洞；聚溪澗以爲池，水清如鏡，那山麓由中山大學農學院闢爲實驗場，利用池水供灌溉；同時在池邊築了幾座雅的樓台，點綴自然的勝景，風景是不錯；只可惜樹木大小，全山的松樹都是近年開始種植的，相信十年後來游，必較現在更有可觀。據說從前青島原是很荒禿的；自從德國經營種樹，變成有數的名勝，可見人工可以補足天然的美。

我們駛到黃婆洞，在池邊下了車，把帶來的食物提在松樹下的桌子，開了留聲機，野外的午餐是很有味的。食罷，喜歡泅泳的去泅泳，喜歡乘涼的乘涼，我拿着楊君帶來的手槍，向山麓設備的靶子射擊，費去好些子彈。我想，子彈是不妨花費的，如果每一顆都要殺人，世上還有人嗎？

當泅泳的正在划着小艇的時候，一朵烏雲戴着一陣雨，從山頂掠過，我們在岸上的忙碌進亭子裏；眼前彷彿掛了一層紗，把亭外山水罩住了。

雨停後，沿着原路歸去，新晴的天空，蕩着輕爽的涼氣。遊人離山去，在羣鳥歸林的時候。

五、青山的綠水

青山綠水處處有，現在所談的，是香港的「青山」。從廣州下港時，到那裏泅泳去。

由旺角趁長途汽車，行了一個多鐘頭，便到目的地。那是海邊的一座山，長着形式美觀的松樹；松實在是看不厭的！牠的枝極伸屈的姿勢，每棵不同，一簇簇的針葉，迎風招展；我們站在山脚松蔭下，眺望海面的帆船，這種典型的青山風景，從前照片是看見過。

同來的有嶺南分校廿多個學生，他們急於泅泳便到海灘去。我跟幾位教員先登山，盛暑烈日之下，海水的引誘力是很大。可是我們打算先出一身汗，然後去尋涼快。山麓所過是田畿，同行的有兩人竟踏濕了鞋襪；山坡走上的時候，不免呻着氣，領的Y君說：「你們不要怨，到了山上自然覺得不辜負攀登的辛苦。」我們沒有怨，快樂由辛苦而來的，登山小事，也不是例外。

我們上到青山禪寺，喝茶、午餐，乘涼，躺在椅上睡了幾分鐘，瞬息的安恬，足償半晝的奔撲。從禪寺下海灘，在竹林裏換了浴衣，到水裏游泳去。游泳學會了，是不易忘記的，雖然久運動丟荒氣力減了罷。

直到太陽下山了，大家洩倦上來，在沙灘上拾拾貝壳，叫了幾隻漁舟在青山下的綠水蕩了一陣，然後乘長途汽車回去。

六、歸航

這次南行，共計不過三星期；爲了伴一位朋友返上海，不等小說寫完，早些北上。

再見罷，香港！九龍！你們的碼頭雖然是死物，可是牠天天看着人來人去，牠看見的事情比我們多。

在船上，遇見好些新舊相識的人，從前在學校會請我教過補習的小同學，現在長出省遊學去，居然有女郎送船了。W到上海某大學當教授，他的頭髮微禿，難怪有人誤稱他做博士。新認識的有馬來人的幻術家，教了我幾件小把戲；一個德國律師，英語說得很好；幾個

法國軍官，一天到晚愛唱歌；旅途並不寂寞。

傍晚，在甲板上乘涼。

「海上的黃昏是多麼可愛！同行的P不止一次這樣說。是的，在混厚的黃昏中，海面儘覺遼闊無邊，人在宇宙間，何其渺小？」

夜之幕深深地罩住大海，墨藍色天鵝絨似的天空，撒滿棋子似的星兒；天邊幾朵雲影，和海涯的小島隱約相呼召；偶然三兩點啓示暗礁的燈光從遠處閃動，彷彿和星宿相照應；蛾眉月本身已是纖瘦，她的影投在波蕩的海面，立刻由纖瘦變成粉碎了。風浪原是平靜，不過夜靜聽來却很響；尤其是船頭衝動的水花，發出兵馬奔騰的聲音。含磷質的海水受磨擦，在船頭的左右放射兩道青光；這些光是很微的，在這深黑之夜。

「明天我們到上海了。」我告訴P。

我雖望不見前頭的去路，也不知道有沒有不測的險阻，但我毫不懷疑的說天明到上海。我相信這可靠的船，載我們走適當的行程，行程我們看不見，不見而信才是信。

我們畢生都是探險航行，每朝起來，不知今日遇什麼事。每年元旦，開始駛向一年未到過的境界。今日的朋友，不知他的心將來怎樣？一切都像黑夜的海途，前頭看不清楚；有人憂慮，畏怯，恐懼，因為他們失了信仰和希望。

夜更深了，遠望只見燈塔閃出的幾點微光；點點的微光啊！照照我們，進行那前頭望不清楚的航程。

天目山遊記

錢文選

甲戌六月十一日，東南交通周覽會總務主任葉家俊，上海中國旅行社襄理周良相，王金相，西泠飯店經理勞傲安夫婦，前之江大學校校長費佩德（美國人）及余一行七人，於是日下午一時二十分，分乘汽車由杭州出發。一點三十八分至留下。一點五十分至閑林埠。一點五十五分至餘杭分路綫；（距餘杭站尙有三里）由此至臨安二十七公里。二點十分至汪家埠。二點三十分至臨安。（杭州至臨安五十五公里）二點三十八分至玲瓏。二點五十七分至化龍。三點零二分至藻溪。（由杭州至藻溪共一點四十二分鐘）藻溪屬於潛縣由此分路，先至西天目山，計程三十五里。

藻溪站長已先期知照，代定肩輿，每轎轎伕三名，於下午三點半由藻溪站西北行，曲徑盤旋，山色如畫。輿行十五里，越閩塢嶺至沈村，天目公路由此折入漫口，至鮑家，與現行之過白灘溪者分徑。又行十五里，至伏龍橋，進頭山門，曲折沿山麓行，約里許，於七點鐘抵西天目禪

源寺。寺前清溪迴繞，映帶左右，古木參天，翠陰濃郁，風景極佳。禪源寺即舊時雙清莊遺址，梵宇巍峨，廊廡齊整，東南馳名之大叢林也。晚宿該寺，與妙定和尚接談，以爲次日游山之準備，夜忽雨。

十二日早天雨不止，同人均起，仍鼓輿乘輿游山。六點二十分由禪源寺出發，妙定和尚偕行，出後山門，循石級而登，茂林修竹，極繞興趣，行里許，妙定遙指右山云，此是洗眼池，其池形如一小井，上覆平屋三間。進內即太子庵，中奉昭明太子像，相傳昭明太子曾讀書於此，患眼疾，雙目俱盲，掬池水洗之復明。東西天目山，均有洗眼池，相傳掬東目之水洗之，左目明。掬西目之水洗之，右目明。雙清莊之名稱本於此。妙定云，西山各名勝，皆有指路碑，復一一爲之指點，茲將經過西山名勝之處，詳述於后。

(1) 獨樂園。(2) 踏翠橋。距寺二里許，乃登山發軔處，苔石籐蘿，錦繡如織。(3) 倚翠亭。(即三里亭)。(4) 翠微峯。一石直立，高聳入雲。過此古杉夾道，氣象萬千，斯時雨已止，山益高，見山下白雲湧起，即成雲海，忽起忽散，誠大觀也。費葉二君，均攜有照相機，分途攝

影。(5)新婦石。(6)如斯亭。(即五里亭)。(7)清涼橋。亂石縱橫，澗流湍急。晤真元通，清涼三澗，均出此橋下。

自此分路，右通東塢坪，一名東塢庵。妙定云：「由此路進，經過名勝之處較多。」同人即從之而行。(8)國師塔。爲玉琳國師塚地，國師係前清康熙時人。(9)妙瀑。泉飛石上，晝夜不息，頗呈奇觀。(10)眠牛石。高長各丈許，像形得名。(11)東茅篷。由叉路直上，東至開山老殿，西至獅子口。(即西茅篷)。(12)千丈巖。高與雲齊，俯瞰無涯。(13)獅子巖。巖下有高峯禪師塔，高峯係西天目開山祖師，塔前三關亭，依壑度屋，岌岌可危，亭後爲直空洞。(14)張公石。聞昔有張公舍，爲張道陵舊廬。(15)洗鉢池。深尺許，寬僅二尺，居於一古杉根下，一勺之水，清流如常，終年不涸，傳爲高峯大師洗鉢之所。(16)玉柱峯。俗名獅子尾巴。(17)大樹王。一名千秋樹，又名九抱杉，聞樹皮可作藥餌，香客每剝取其皮。故近根丈餘，被剝者不少，恐年久樹將不保，寺僧特砌圍牆以護之。(18)普同塔。(19)鉢盂石。(20)藏雲塔。該處古杉參天，大者甚多，風景極佳。(21)翔鳳峯。此處有巨石，高聳入雲。(22)開山老殿。

在西目半山，元紀高峯中峯二大師，相繼開闢，延佑間賜額獅子正宗，老殿東通蓮花台，西至獅子口，北至金仙頂，地點適居中心，前後古木參天，松竹掩映，山巒迴環，幽深清逸。同人至此，又見雲海四布。妙定云：「今日雲海一見再見，適因天雨初晴，雲氣氤氳，特現此奇觀，誠爲幸事耳！」

同人在老殿墜茗後，鼓其餘勇，非登峯造極不可。伏轎行未五里，伏云山路高峻，不能再上。於是同人舍轎步行，攀籐扶葛，曾不數武，至分路界牌。由此直上山頂，西通孝豐，一路皆雜木細枝，間有平頂之羅漢松，樹因山高天寒，不易生長。自此以上，因無大樹，遂出濃陰密布之區，而得陽光普照之景，又是一番氣象。(23) 羅漢松。古而奇，盤曲如龍形。(24) 仙人打坐。由東折上金仙頂，山益高，石益奇，綿亘不絕，基羅星布，不可勝數。(25) 解石板。俗稱仙人解板，傳爲欲駕仙橋而未成者，大石如屏，有解有未解者，已解者片片如鋸板，嶄痕宛然。(26) 四仙台。又名石城，形勢奇偉而又平正光澤，高五丈餘，橫幾卅餘丈，迴環若城壘，俗名四仙台。將近山頂，忽聽鳥語如笛，其聲幽逸，勞君能作鳥音，嘖口和之，音頗近似，互答互鳴，令人神怡。(

27) 最高峯。西目最高處，豎石如柱，上矗雲霄，同人登石俯視，羣山皆在眼底，如同丘阜，大有杉頭天外之勢！費君精於照相術，爲同人照相。(28) 仙人橋。在最高峯之北十數武，有石梁一方，亘駕於諸石之上。由石梁曲折而登，頗覺危險。石屏紀談云：「秦皇於天目剖石爲橋，相傳此其遺址。」登石巔遠眺，四望無際。近縣諸山，瞭如指掌。嚴陵錢江，無不在望。龍飛鳳舞，歷歷可指。同人步行至最高峯，上下約二十里，勞夫人李少平女士，亦能同行，而不後人，誠屬難能。妙定因山高難行未去，卽在老殿相候，並預備午飯。下午一時，同人均回老殿午餐。妙定云：「西天目山約高海面四千五百尺，惟自老殿以上，卽乏泉源。」飯後同人步行至。(29) 半月池。水色甚明，清可鑑底，小魚數尾，游泳其間。四山環抱，青杉綠竹，交相掩映。其側有高杉兩株，大六七圍，色甚蒼古，枝若擎臂，老幹參天，濃陽滿地。(30) 倒挂蓮花。石甚高，狀似蓮花，旁有一亭，亭右有兩石直立，削壁對峙，中裂石罅，深數十丈，如同大門。同人囑余命名，作曰：「可名之爲『天門。』」亭左一石直聳，豎立如柱，俗稱蓮花柱。左顧獅子岩，如虎踞獅蹲，右望四面佛，一峯中峙，高峻尤甚。倚岩俯視，深不見底，險巖凌空，心悸目眩，誠西天目之最勝處。游畢

回老殿，即乘轎下山，順道游余等來時未到之處。(31)獅子口。(32)鐘樓石。由此分路，即如斯亭，至東塢坪之道。迨回至禪源寺，已下午三時半，即收拾行裝，決定赴東天目山。轎伏云：「至東山有二十五里，多係上山路，恐時間不及。」同人決欲行，周王二君因有要事，即由西山經由藻溪返杭。余等五人，於四時離禪源寺赴東山。

由禪源寺出，至(1)蟠龍橋。雨花亭在其上，見前後嵯峨諸石，即七星石，俗名七星繞月，散立者七，如斗柄然。(2)朱頭駢嶺。嶺腰有誠其亭，內有平屋三間，游客可小坐休息。此處為東南兩路車馬之孔道，由此嶺至鮑家，天目公路之終點也。(3)仙人峯。(4)天目靈山廟。(5)鍾家村。見農人用水力磨粉，頗有心得。余見西寺伏龍橋畔，用水力舂米，法以巨木一段，一端置石嘴，一端開槽，水注入槽內，水滿槽之一端，因水重，將有石嘴一端壓起，高一二尺，水出槽，槽輕而石嘴重，又落下打米。如此循環不絕，如他處農民能做而行之，必多便利也。(6)鍾家橋。(7)樂亭。(8)息旅亭。(9)慈善亭。(10)六谷嶺。距西寺約十餘里，為於潛臨安兩縣分界處。(11)等慈寺。相傳為梁武帝遣兵迎昭明太子駐候處。復行三

里許，至（12）昭明寺下院。俗呼天目下院，卽舊時文選樓故址。寺前高樹垂陰，山巒如翠屏環立，此寺距東天目山，尙有十里。

由西寺至此，大多平路。由此至東寺，則均係高山峻嶺。出下院循山徑拾級而登，（13）寶善亭。（14）永徽亭。長岡山嶺，如行龍脊，卽俗呼之老虎尾巴也。下視山林田疇，近麓村舍，歷歷在目。仰望岡巒層疊，重重而上，溪流潏潏，泉響錚錚，曠逸幽清，塵囂盡絕。越犀牛角，象鼻峯，至（15）且止亭。一名半山亭，飛瀑如練，自山罅下懸，白光閃爍，轟然有聲，忽聞鐘聲，飛揚於半空，噌啞嘹唳，啼鳥歌鳴於頂上，清婉可聽，諸音交作，幾不辨孰爲泉流，孰爲讚聲，孰爲鳥語，令人心曠神怡，不忍舍去。更上穿（16）誠善亭。過拈虎石，相傳希特禪師所養黑驢，被虎噬，師召責之，虎拈石而死。至（17）多寶亭。亭畔碎石纍纍，色甚蒼黝，大如石磚，彷彿人工搗成，名多寶坂。又行里許，至（18）關帝亭。此東目第一觀瀑處，名玉劍泉，卽玉劍仙橋，爲東目八景之一，與昭明寺西之瀑布泉，俗稱東西瀑布，爲東目雙絕也。登亭下望，但見流光數十丈，飛遞而下，浪濤相接，疾馳奔瀉，難瞰其底，莫測其源，更無從知其所之。前行數百步，曲折至

(19) 垂虹橋。忽然開朗，迎面削壁凌空，萬丈白練，界破山色，噴雪跳珠，奔躍注壑，較前所觀尤爲壯奇。垂虹橋卽跨兩山之罅，左右各建一亭，因天色已晚，二亭之名不能辨識，俟次日再詳觀之。乘暮色蒼茫，努力前進，少焉至(20)天王殿。巍峨壯麗，卽東目昭明寺之頭山門也。抵寺已鐘鳴八下矣。寺有方丈道濟和尚，招待頗周，而素菜以本山所產者用之，新鮮可口，同人無不稱美。夜宿寺中，床帳亦清潔。

夜間，余與道濟暨費佩德君，談及東山情形，以備次日往游。道濟云：「東山有最著名之八景：(一)仙峯遠眺，(二)雲海奇觀，(三)經台秋風，(四)平溪夜月，(五)蓮花禪坐，(六)玉劍仙橋，(七)懸崖瀑布，(八)古殿棲雲。袁宏道又有七絕之稱：飛流淙淙，一絕；石骨奧巧，二絕；幽谷懸崖，三絕；雷若嬰聲，四絕；白雲如浪，五絕；矮松奇古，六絕；茶香筍美，七絕；東山雖樹木不及西山之多，而山勢雄壯則過之。瀑布奇觀，尤非西山所有，西山高於海面四千五百尺，而東山則有五千尺。(一說三千九百丈見東目志)」。費君云：「余曾游天台雁蕩，東西天目諸山，均宜避暑，惟莫干山蘆花蕩一帶，高祇一千八九百尺，比之天目，相差遠甚。」

尙非避暑佳處。天台雁蕩，路程較遠，而東西天目路近，惟西天目不及東天目高，避暑應以東天目爲勝。以現在禪源寺（西天目寺）在山下，而昭明寺（東天目寺）在山下，高低相差亦甚遠，現在避暑，似以東山爲好。至西山，必到老殿方可，惟老殿廟宇不大，歲久失修，刻下恐無住宿處耳。西寺素菜，亦不及東寺之精美。道濟云：「聞人張嘯林、藝員梅蘭芳，曾到東寺，捐助電燈機器，如游客多，可以開放電燈，此又東寺設備較優之點也。」

十三日晨，余拂曉卽起，獨出頭山門，至鐘亭，又名鐘磬台，卽鐘樓觀雲海，亦東目八景之一。時天色始曙，晨光熹微，清風撲面，頗有涼意，凡二折而至，鐘樓建於寺側東岡之脊，與將軍峯遙遙相對，僅一老僧，日司暮鼓晨鐘。憑高遠眺，朝雲變態，煙霧彌漫，波起浪湧，銀光萬頃，一望浩渺無垠，身歷此境，恍惚似登海上縹緲之峯，看飛花滾浪之舞。環視左右高聳之山頂，在雲海片片中，莫窮其際。山腰則蒼翠滴綠，竹木陰翳，繼成一色。山麓復空朦迷離，霧氣氤氳。再仰觀蒼空，依舊天氣蔚藍，碧海無際。少焉，白雲稍歛，漸透羣峯之尖，如連城，如長蛇，或出或沒，忽隱忽現，點綴於銀濤雲浪之中，觀此幻景，不禁長嘯歡呼也。未幾，旭日東升，層層而出，漸遠漸

稀，雲氣盡斂，山容始定，田疇廬舍，全形畢露，幻如海市蜃樓，真奇觀也。鐘亭之東，卽萬松岩，在獅子峯下，當東崖瀑布西嶺垂虹之中，時適松濤萬頃，聽之令人無限幽爽。昭明寺之東，約三里許，有平溪庵，卽平溪夜月，亦東目八景之一。

回寺早粥。七時許，同人出寺之西側門登山，道濟偕行，前往各處游覽。至定觀台，俗呼獅子口，一石突出，形同獅子之口，故名。與將軍峯相望，下臨垂虹橋，削壁數十仞，峭拔嶙峋，瀑吼轟轟，震耳驚心。沿山路盤旋迤邐而上，夾道長松垂枝，翠陰濃郁，修竹迎風，拂面披襟，籐蘿翳壁，蒼翠欲滴。約二里許，至白雲窩，舊名西寺，（昭明寺爲東寺）道濟曰：「白雲窩昔有棲雲菴，卽古殿棲雲，亦東目八景之一。有古柏數株，數百年物也。相傳昔有磁大士一尊，高五尺餘，色相如生，最著靈顯。」相率登其故址，荒草斜陽，僧塚壘壘，磁像遺蹟，渺不可尋，弔古撫今，相與感喟不止。復繞斜坡行，步步攀登，崩岸偃削如蛇行。又里許至分經台，俗名西茅篷，卽經台秋風，亦東目八景之一。傳爲昭明太子分梵木金剛經三十二分處，聞昔時有台，今台已圯，新建小屋三椽。台之四周平坦寬廣，土人已隔作園圃，門前古柏二株，一名菩提，一名雙林，皮色斑

爛剝落，信亦數百年古物。其右側有鍊丹池，聞爲葛稚川鍊丹處，大小與洗眼池相似。同至分經台，啜茗而出，俯視下方，層巒疊嶂，歷歷可數，仰觀衆山屏峙，而一峯聳立，高插雲天。

道濟遙指山尖曰：「是卽二仙峯，大仙峯也。」赴二仙峯約二里許，奇石怪巖，如軸列屏圍。大者鑿鑿，小者巖巖，兀立獨峙者有之，隅列平排者有之，其尤者合如歸鸞，雖若走燕，王亮游記所命名之金蓮石卽蓮花石與蒼玉屏，亦卽是處也。蓮花禪座，亦東目八景之一，再前往，道經峯之左頸，泥濘水積，宛似沼澤，廣可一畝。聞天目諸澗，均淵源於此，亦茗溪之發源處也。再上卽是龍池，池上有飛橋，四面皆危崖巨壁，池水二勺，聞爲一風一雨，求雨輒應。又有浮玉池。傳昔有玉浮出，故山亦名浮玉。再上不數十武，卽至大仙峯巔，距分經台約五里，飛鳥絕跡，草木不長，地頗平坦，壘石無數。仙緣棋盤，試劍諸石，均因像形題名。登臨其巔，一峯如柱，上薄雲霄，卽仙峯遠眺，亦東目八景之一。東目之高，尤遠過西目，縱目四眺，則上自宣徽，下至金陵，千餘里如入畫圖中。太湖隱約在望，錢江俯而可視，至若東之臨安，南之新城，西北之於潛，孝豐諸山，萬壑千巒，環伏山麓，若跪若揖，纍纍小阜，溪流田隴，無不在望。他若功臣，玲瓏，九仙，瑯琊

諸山，若繞膝孫曾之環侍，誠天造地設之勝景也。

同人下山至洗眼池，即舊迴光庵故址，小屋三椽，白壁青松，別有雅致。此屋新建未久，池在屋後，山泉清泓，自岩罅間滲流，注入於池，深可尺許，亢旱不涸，淫潦不盈。池畔有二石碑，二係梁時遺物，一係王一亭所書。游畢仍回昭明寺，寺中已備午飯，食畢上午十時下山，至棲鳳亭，見前後道路平衍，山巒環繞，古木遮天，修竹遍地，奇花異草，各鬪芳菲，錦繡盈眸，爛漫可愛，泉流淙淙，鐘聲嫋嫋，幽逸清曠，塵慮盡滌。復至上日所觀之大瀑布，即懸崖瀑布，亦東目八景之一，垂虹橋在焉。瀑布由橋下飛去，橋左右各有一亭，東曰觀瀑，西曰林海，小坐橋上，興味盎然！余與勞君夫婦在橋上候費葉二君照相，復循山下行，觀東瀑布後，仍遵十二日原路至昭明寺下院，再由他路至藻溪站，抵站已在下午三時半矣。

同人仍乘汽車返杭，經過臨安。余與費君停車，往謁太廟山王祖墓，墓有巨碑，上書「唐故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武肅王墓」等字，本擬赴功臣山謁武肅王祖墓及游婆留井等名勝，費君並擬照相，以留紀念，因天色將晚，故未前往。凡游天目山者，道經臨安，所有功臣山、婆

留井，石鏡山（距城只一二里）諸名勝，及城內太廟山，均不可不一游。武肅王捍海築塘，保境安民，百年間，人民不見兵革，爲浙江第一有功之人，西湖有表忠觀，卽錢王祠，實崇德報功之意耳。東天目山志云：「錢武肅王當五代時，黃巢李克用作亂，應募爲軍，天目法濟禪師見之，執其手，屏左右謂曰：『好自愛，他日貴極，當以佛法爲主。』及武肅王屢建奇功，立爲杭州刺史，尋進鎮海軍節度使，封吳越國王，歷三世五王，與五代相終始，至孫俶以國歸宋，而大江東西，鹿苑寶坊，翬飛雲湧，以百千計，皆錢氏剏，蓋不忘誣師之懸記云。」余等返杭，已鐘鳴六下矣。友人詢余東西天目孰勝？今就余等觀察所述之：

游東西天目山者，有云西天目佳，有云東天目勝，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總之各有所長，西天目以森林勝，東天目以瀑布勝，此係確切不移之公論。如以地勢，水源，氣候三者比較之，西天目不及東天目遠甚。何以故？良以東山較西山爲高，且高處地勢寬廣平坦，此其一。東山高處，均有水源，終年不絕，西山半山（老殿）以上，卽無水源可覓，此其二。東山山勢既高，而廟宇又適在山之高處，故氣候較西山涼爽，西寺在山下，熱度相差不多，此其三。有此三點，爲避暑

計，吾人似應舍西而就東也。明王在晉游東天目記有云：「大仙峯，寶珠，將軍諸峯，瀑布泉，白龍池，平溪諸勝，不傳於紀載，而崔巍峻極，幽麗清超之致，乃爲西山所掩，其亦山靈之不平乎？」予爲山靈平之，爲作東山游記，以昭告於黃石室。彼時大鐘墮水，可得再起而鳴，東山方丈云云。余并非如王在晉爲山靈鳴不平，以上三點，實就事實上立論耳。頃聞公路本年七八月之間，藻溪至西天目，即可通車。再由西天目通至東天目，將來交通既便，游人必多。東西天目，皆中外人士視爲風景名區，當不乏聯袂往游者，余之游記，雖以時間過短，紀述簡略，然大端已具，可爲游客之指南；補缺正謬，俟諸異日。諸名勝處，擇其自古著名者，各繫以小詩，錄呈海內大吟家郢政，倘蒙賜和，則咳唾生香，山川增色，當於游記再版付印時，將大作刊入，或俟修東西天目山志時，一併編列，以期佳文名勝，井垂不朽云爾。

東天目名勝七絕十五首

瀑布泉

嵐光瀑影兩參差，一道垂虹位置奇；終古泉源流不斷，白龍池是濯龍池。

將軍峯

當年大樹倚將軍，此地奇峯更軼羣。
介冑森嚴看壁立，英姿颯爽壯風雲。

鏈磬臺

昔年花雨散繽紛，鐘磬齊鳴處處聞。
講座久空禪意靜，還留遺響遏行雲。

萬松巖

蒼翠森森露氣清，深巖早結歲寒盟。
風雷動地龍蛇走，如聽千軍萬馬聲。

觀月臺

近水原因得月先，何況此處更高寒。
羣峯環峙如屏障，留得清輝永夕看。

洗眼池

妙選宏文蔚雋才，雙睛洗後翳塵開。
我今論古無真鑑，亦向池中洗眼來。

白雲窩

殿址摧頽倚夕陽，莊嚴佛像付滄桑。
至今憑弔蕭梁蹟，剩有松風竹露涼。

分經臺

分自經昔有高台，廣播梵音慧業開。此日登臨心意暢，旃檀香附好風來。

鍊丹池

九轉丹成積歲年，稚川夫婦共登仙。於今竈冷遺踪杳，剩有池中不涸泉。

蓮花座

說法生公舌粲蓮，下方同證上乘禪。試看五石相連處，入座春風有夙緣。

仙緣石

壘石縱橫一望平，仙緣偶合得長生。阮劉去後無消息，欲向溪頭覓蔓菁。

老龍潭

王祖遺聞次第搜，當年龍簡此中投。爲民祈福邀神助，潭影悠悠勝蹟留。

大仙峯

東目斯爲第一峯，大仙曾此繫游踪。無邊景物供憑眺，淡霧輕雲處處封。

雲海奇觀

海闊天空蔚大觀，浮雲變幻總無端。波瀾到眼心神爽，豈儘奇峯夏日看。

東目秋風

峯巒高處秋來早，烟霧凝時晚更佳。古寺鐘聲聞遠近，憑高眺望曠襟懷。

西天目名勝七絕十五首

雙清莊

叢林遙峙萬山間，莊號雙清旨水環。一宿空桑有餘戀，情懷好似白雲閒。

昭明峯

父知修道子修文，慧業詞宗兩不羣。同泰昭明何處覓，一峯猶是倚松雲。

新婦石

夔道昔傳貞婦石，此間片石倍新奇。望夫不語憑巖立，千載還留白傅詩。

眠牛石

昔傳吉壤號牛眠，此石牛眠倍自然。野比桃林長解放，不施青鞵不加鞭。

千丈岩

千丈危巖俯瞰深，良深有似老龍吟。漫言世路多平坦，到此應生惕厲心！

獅子巖

氣凌百獸獨稱尊，山勢傳形最上躡。歷盡艱危登絕頂，憑崖獨立望朝暉。

高峯塔

藍萼開山四大空，當時萬派仰朝宗。一從春去禪林後，荒塚惟餘夕照紅。

中峯塔

大師衣鉢有傳人，不墜宗風教澤新。證果拈花歸去也，崖前猶見塔嶙峋。

蓮花峯

舊傳此地立彌公，咫尺西天路可通。悟得禪機隨處好，碧蓮花放萬山紅。

玉柱峯

藍蔚茫茫一柱擎，峯巒高處少人行。曉來海日當空出，天半遙聞鶴唳清。

大樹王

龍麟老樹歷千年，錫號王封衆口傳。皮屑倘能愈痼疾，何須蓬島覓神仙？

最高峯

摩天石柱若干旄，絕巘憑臨足自豪。俯視羣山歸眼底，因知西目此爲高。

仙人橋

駕石爲梁紀呂秦，藍橋會否可通津。能知方寸靈山在，縱不登仙也絕塵。

龍潭禱雨

官家祈禱昔通誠，蒿目閭閻疾苦情。留有龍潭傳古蹟，願將霖雨慰蒼生。

西天目山

一代興王問氣鍾，龍飛鳳舞鬱葱龍。天開勝境傳千古，渲染風光畫意濃。

附許世英先生序

嚮讀蘇子瞻表忠觀碑，知浙之天目，爲五代錢武肅王發祥之地，龍飛鳳舞，其形勢蓋有雄奇特出者，心焉企之。錢君士青爲武肅王後裔，居恆景武肅功德，有數典不忘之意，於武肅之祠墓及古物遺蹟，既各已加意與修保存矣。茲復有游天目之舉，足跡所致，一一筆之於篇，非僅記述天目之形勝，卽於各地風景，因亦搜羅靡遺也。夷考山海經，稱天目爲浮玉山，東目在浙之臨安縣西五十里，西目在於潛縣北四十五里，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人兩目然，故名。其山脈則發源於徽郡之黃山，天目之得名，肇自漢，顯於晉，至蕭梁昭明太子建院於此，因之益著，實爲浙江叢林之最勝者。余月前游黃山歸來，道經武林，與士青相值，談及黃山名勝，座有張暄初省長，亦鼓動游興，擬於公路完成後，偕錢君聯袂往游。錢君近游東西天目，以游記示余，記尾於著名之處，各綴以詩，余嘉其詳贍，以爲不獨可作游天目者之指南，亦可啓臥游者之興味。錢君足跡遍天下，諸凡中外名區，經其陟歷，均有記錄，如環球日記，游滇紀事，游雁蕩山記，久已梓行或登諸報章矣。錢君曩以職務羈絆，動止未能自由，猶且以從公餘暇，周覽名山大川，今以退閑之身，優游林下，知必攜山屐，招吟侶，游目騁懷，窮幽探勝，以補昔之所不

及者。余維黃山之勝，溫泉之美，甲於全國，錢君既有志往游，吾知他日漫游歸來，必更有雄文佳什以饗世人，不僅如此。次天目之游，攬錢王之遺踪，修梵宇之大觀，爲止境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仲夏秋浦許世英拜撰

陶陶食品公司

唯 一 小 食 鋪

維揚佳肴 徽式包子

四時名點 經濟菜飯

如蒙光顧毋任歡迎

地址：上海法租界敏體尼蔭路一四七號

電話：八 五 三 三 七 號

黃山紀遊

蔣維喬

余慕黃山久矣，以其地較僻遠，非有地主招待不能遊，且往返須經月，年來塵事牽掣，亦無此餘暇，故夢想十年，卒未能實踐。民國十七年五月，遊天目山歸，與石門沈君醉愚，遇於浙之西湖，沈君亦有遊黃山之願，且云：「可得黟縣方君頌三爲東道，」遂訂約而別。及八月，沈君有函來，言十二日卽成行，同遊者有吳興邢君復三，周君子美，而老友袁君觀瀾，亦夙以未至黃山爲憾，余告之，欣然加入，於是同遊者有五人。預擬路線，自上海乘輪船至大通登岸，先遊九華山，再至黃山白嶽，溯新安江入桐江，登嚴子陵釣台，由錢塘江至杭州，乘火車回滬。自十二日至二十日之遊蹤，余既作九華紀遊以詳之，二十一日起，卽入此黃山日記。

黃山屬南條山脈，自贛浙間仙霞嶺而來，與浙西之天目山，同爲一脈。崛起皖南，跨歙縣，休甯，太平三縣境，舊名黟山，至唐天寶年間，敕改爲黃山。遊黃山之路徑，自大通往者，應從黃山之北口入，第一日至青陽縣之陵陽鎮住宿，計六十里。第二日由陵陽鎮至太平縣之甘棠鎮。

住宿，亦六十里。第三日即可由甘棠鎮進黃山之北海門，而至獅子林住宿，不過四十里，凡三日半可達。余等則因地主方君頌三籍隸黟縣，黟縣在黃山之南，繞道至黟，多行二百餘里，後之遊者，可勿以余等之路徑爲標準也。

八月二十一日晴，晨四時半起，五時，乘肩輿從青陽縣之崇覺寺動身，五里，至琉璃嶺；嶺在石埭縣西北十五里，爲青陽石埭兩縣交界處；兩山對峙，路從中通，巒翠重疊，林木鬱森，下有博古橋，跨於澗上。佇立其間，儼然畫圖之中；余與醉愚、子美，在此流連久之。如由太平入黃山，須過此橋東行。余等則不過橋，沿澗南行，澗水潺潺，林中羣鳥亂鳴，以竹鷄爲多。七時一刻，六松居，稍休即行，過大石橋，橋有三洞。八時，過百井家村，而至柳家梁，乘渡船過大溪。九時，回驢嶺。據石埭縣志云：「相傳羅隱乘驢訪杜荀鶴，過於嶺上而返，故名。」然今嶺下有碑記則云：「李太白騎驢訪友，不遇而返。」不知何故訛爲李白也。嶺在石埭縣南十里，爲徽（歙縣）甯（太平）往來孔道，四山環抱，行於其間，有路轉峯回之妙。十時，夏村，有市街，頗齊整。十一時，烏石隴，市肆更熱鬧，余等在此午餐。十二時三刻行，一時，過黃沙渡，乘渡船過溪，溪水較上

午所渡者更闊，所經山路，類皆鑿岩石之根，鋪石作磴，旁臨深澗，儼然棧道。二時，盛家嶺，對面皆山，俗呼「開門見山」。一過鳳凰嶺而達綬口，行於大森林中，今日氣溫，雖高至九十四度，於亭午過此，亦不覺熱。三時，步登鴨腳嶺，下嶺後再乘輿行。四時，五里亭，過此卽太平縣境。五時，桃坑，宿於村店，湫溢污穢，幾不能堪，今日自青陽之崇覺寺至此，行六十五里，琉璃嶺以上皆山路，漸上漸高，以六松居爲最低，僅壹百六十米突，桃坑已高至三百三十米突，徽州在萬山之中，平原固甚少也。方君頌三不特善招待，且能親手治膳，余等宿荒村小店，亦頗覺樂矣。

二十二日晴，晨五時半啓行，桃坑有門，額曰「桃源古秀」。今晨所經者，通稱十里桃源。兩山相對，石磴紆迴曲折，澗聲喧騰，雜以鳥語，往往前面疑若無路，一轉卽換一境，真令人有身入桃源之想。七時，桃源頂高三百六十米突，上有騰翠禪林，下嶺過石壁。八時半，巖前司，自此以上，景物與桃源相似，然氣象更雄偉，高崖巨壑，瀑流倒瀉，聲震十數里。九時一刻，過鳳凰亭，而至慈濟庵，俗名觀音堂，亦呼九里十三灣，蓋因嶺路多曲折也。十時，油竹坑，居民寥寥數家，荒涼特甚。十一時，扁担鋪，過此爲黟縣境，在小店啜粥當午膳。十二時，抵羊棧嶺脚，此嶺爲黟

之著名高山，輿人不能抬，皆步行登嶺，憩于山半之永安亭。一時半，至嶺頭，有捲洞石門亭，可休息。此處高百六十五米突，若連絕頂計算，當有二千尺，氣溫八十九度，於此高熱度中，又當日午，步登山頂，汗如雨下，惟好景當前，亦忘其艱苦矣！二時三刻，下嶺，三時半，蔭鳴亭，再經官府街，盧村，葉村，四時，際村街，街道甚長，商店繁盛。五時，至宏村，主於方君家中。其隣居金君志三，幫同招待，且以其宅供余等居住，未幾，宏村南湖小學校長汪君松濤，偕其弟省軒，及教員黃君栗莊來訪，省軒昔年學習靜坐法，愈略血症，與余神交已久，晤談甚謹。客去，余整理臥榻，晚，洗浴更衣，九時即睡。

二十三日晴，晨六時起，余等因途中勞倦，故在宏村休息二日。上午，余等往答訪汪君昆仲長談，徽俗勤樸，中人之家，婦女多下田工作，男子出外經商，即富裕者，亦不用僕人，故汪君雖爲宏村紳董，然款客時獻茶進點，皆主人躬親之。昨日方家爲客具饌洗衣，操種種勞役者，即方君之夫人及親戚婦女，此等勤樸之風，非江浙人所能夢見也。汪君導遊其宗祠，建築宏壯，凡族人遭喪，既葬之後，其祖先木主，咸送祠中，不供於家，故族較大者，每房皆有分祠。於此可

見宗法之尊嚴。復至南湖初級小學校參觀，卽汪君族中公產公款所設立，教員卽黃君栗莊。校中用單級組織法，黃君以一人兼任各科，頗有精神，且黃君擅長美術，出示所作，書畫皆佳。十二時歸。午後休息。五時，金君志三，導余等遊雷岡。雷岡，宏村之小山也，亦頗幽秀，村中男女，於重九日恆至此登高，六時歸。晚間，月色甚佳。

二十四日晴，晨六時起，上午休息；十一時，汪君昆仲，招宴于其家，肴饌精潔，主人更十分誠懇；暢談明日進山各事。松濤担任代雇肩輿，省軒則願陪同入山，午後二時別歸。四時，同人赴際村街購零物，卽回。洗浴畢，九時半卽睡。

二十五日晴，晨三時起，整理行裝，預備進山。五時半，肩輿已齊，六時，動身。由宏村向東北行，過子路村，逾上梓嶺而至梓坑，有梓溪小學校，名爲學校，實私塾也。復過下梓嶺，九時一刻，潘村；至此爲休甯縣境。十時半，高橋；十一時，登桃樹嶺；十二時，登雙嶺頂，在茶篷休息。嶺高四百二十米，突，兩峯相對，如雙髻然，故名。至此爲歙縣境；徽州方言，聞之不可解。然黟縣人遇休甯人，或休甯人遇歙縣人，見面時若各操其方言，亦不能相通；與閩之汀漳，粵之潮嘉彷彿；多山

之地，語言之岐異如此！一時半岡村，村中皆蔣姓，且其族分布於蔣村、山頭、桃源、篁村、洽舍、楊村，各處五十里內，絕鮮異姓，故俗稱五十里蔣。余就父老問其世系，則亦百齡公後裔，自河南分支於此。總之皖南各縣村莊，多一姓聚族而居，其去宗法社會，固不遠也。余等即在岡村午餐，三時復行，未幾至大嶺下，捨輿步行登嶺。四時，小嶺脚，五時，湯口，黃山已在望矣。愛其風景，與醉愚徐步玩之，澗聲大如驟雨，諸峯連綿不斷，夕陽映之，更覺秀美。初意山下紫雲庵可宿，雖暮色蒼茫，不以爲意。六時半，逾小補橋，橋跨青龍潭上，其下皆亂石，奔流迅急，聲大如雷。過橋數武，即湯泉，及抵紫雲庵，庵中無僧，僅有看守者一二人，則云：「庵近來歸慈光寺管轄，須至慈光方可住。」不得已，與醉愚復三再由庵後登山，幸有月色，可以辨路，約行三里餘，方到觀瀾省軒，頌三子美已先在矣。慈光寺舊稱硃砂庵，在硃砂峯下，本爲玄陽道人舊居，明萬曆間普門禪師名惟安者，入黃山，玄陽之徒以道場界師，改創法海禪院，後神宗賜額曰：「慈光。」今爲黃山叢林之最大者。寺高五百八十米突，午間氣溫有八十五度，山中夜涼，則僅六十二度矣。同日自宏村抵此，計行八十五里。余本擬一到黃山，即浴湯泉，以紫雲庵不能宿，遂不

果。

二十六日。時晴時雨，晨起盥洗畢，在寺前散步，可望見天都峯之一面；硃峯，硃孟，紫石，桃花諸峯，前後環繞。寺中大殿，自太平天國亂時被燬，至今未復，僅存後面之昆廬殿。殿西側上數十武，有普門大師塔，署曰「明賜紫普門禪師安公全身塔」。黃山之蓮花溝，出火澆石，入火焚之，有五色光，寺僧出一塊贈余，頗美觀，殆螢石之類。以觀瀾喜研究岩石學，遂歸之。九時半，同人下山至湯泉洗浴；湯泉之源，出於硃砂峯，就山根鑿石爲半圓洞，其下成方池，池長一丈五尺，闊半之，深三尺餘，清澈見底，凡溫泉多含硫磺質，相傳此獨含硃砂。池前有亭，中有石几，可坐而脫衣；泉之溫度本高，而池壁石罅，別有冷泉一道流入，故頗適宜。余解衣磅礴，全身浸其中，僅露其首，氣煦煦然，若不能勝；出而拂拭，再入其中，凡三次。浴畢坐亭畔招涼，異常舒暢。既而至紫雲庵，巖若憑窗觀山，大雨忽至，溪聲雨聲，幾不可辨。庵側有木蓮花，爲黃山之特產，高約三丈，葉似枇杷，盛夏開花，九瓣如蓮，寺僧以其果贈余。十二時雨稍止，頌三遣人送雨具來，余與觀瀾，先回慈光寺，未及半途，已放晴矣。午後四時，大霧復起，對面不見人，及晚益甚。黃

山烟雲變幻，昔人來遊者，多遇陰雨；同人相揣，咸以明日未必能登文殊院也。

二十七日晨六時起，雲霧依然未散，已不作登山之想，擬仍浴湯泉。九時後，忽日出霧消，人均興致勃勃，收拾應用物件，決登文殊院。惟頌三因畏路險，復三適患痢疾，皆未去。余與觀瀾、醉愚、省軒、子美四人同行，心鏡和尚爲引導，另有挑子三人。黃山路險，肩輿向不能上，故一律徒步；十時，由寺後東上，余與醉愚、省軒、子美先行，觀瀾年事較高，體又肥重，登陟稍艱，須人扶掖，故在後緩行。昔時道路未修，所謂碰頭石，五里欄，觀音巖，倒破紋諸險，今則或於石旁另闢新路，或已削險爲平。自慈光至文殊院，皆築成石磴，階級整齊；懸崖絕澗處，則護以石欄或鐵欄，惟路極陡耳！過觀音巖而上，爲金沙崗，路多細砂，履之頗滑。十一時半，至半山土地祠，空屋三楹，已無人居，在此休息半小時，觀瀾方至。寺右望見金雞峯，頂有一石，如雞昂首，正對天門坎，俗稱「金雞叫天門」。余與醉愚等三人復先登，道旁有大石，鐫「橫雲」二大字，款署孫晉。十二時半，天門坎兩崖夾立，中通一徑，闊不過三尺，恰如門然，故名。昨在慈光見硃砂峯，高聳雲表，至此則已在足底，惟天都峯猶巍然天半耳。再上爲雲巢洞，洞壁鐫「雲巢」二字。

昔時須由洞中拾級而上，今已於洞外另闢一道。余與醉愚、子美、好奇，仍由洞中攀登石級而出。一時，小心坡、懸崖絕壑，昔亦危險，今亦有級可登，故俗又呼爲「放心坡」。道旁石壁鏤「別有天」三字，又有「觀止」二字。再上有大石，形略圓，徑可丈餘，厚約五尺，名蒲團石；於此趺坐，可見天都正面。在慈光寺以上所見之天都，乃其側面之耕雲峯，非天都也。再折而上渡仙橋，壁間刻「渡仙橋」三字。過此，見兩壁下開上合，中通窄徑，昏暗且濕，導者曰：「此一線天也。」有三石豎立，松生其際，號「蓬萊三島」。進文殊洞，洞外壁上鏤「不可階」三字。出洞，道旁一松，其右枝葉斜側而出，如伸手迎客，曰「接客松」。岩下鏤「小清涼」三大字，蓋文殊菩薩道場，本在山西之五臺山，五臺亦名清涼山，故此稱小清涼也。此外磨崖甚多，不悉記。一時半，抵文殊院，自慈光寺至此，計十五里。院亦爲普門大師創建，今僅屋五楹，老僧一人，現亦歸慈光寺管轄，方改建新屋。慈光住持脫塵和尚，造屋修路，不遺餘力。地方人士，對之頗有信用；故紫雲、文殊皆歸其整理。院後倚玉屏峯，峯皆巨石，橫列如屏。東爲天都峯，西爲蓮花峯，院前平地空曠，約有數畝，其上有二石山，左名青獅，右名白象。南面有石突起，名文殊臺。上

有低窪，相傳文殊坐禪處。登之眺望，氣象萬千，硃砂峯已如小阜，萬峯攢簇，儼若海中浪紋；此等浪紋，在平地望之，皆高山峻嶺也。天都絕頂有石，平而方，側立一石如人，名「仙人觀奕」。其後耕雲峯頂，有石如鼠，作勢向天都，俗名「仙鼠跳天都」。蓮花峯以形似蓮花而名。其側有峯，頂似圓錐者，曰「蓮蕊峯」。上有石如船，曰「採蓮船」。在文殊臺望天都，蓮花皆如在目前。語云：「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信然！自天門坎以上，奇松怪石，不可名狀，皆生於石罅；其幹上下盤曲，枝葉則橫斜側出，除盤山以外，他山之松石，莫能比擬也。觀瀾於三時方至，在院午膳。膳畢，隨意散步，晚間天淨無雲，月色分外光明，乃登文殊臺看月，蓋是日適夏曆七月十三日。惟西北風怒吼，聲震屋宇，雖棉衣褲猶不足禦寒，即回院早睡。院高一千米突，約合華度「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三千三百餘尺，氣溫在午後三時七十度，五時半，即降至六十二度。十二時起視華氏表，已降至五十六度。昔人遊記謂：「黃山五月披裘」，初不信之，今親驗之，殆非虛語！

二十八日晴，五時半起，八時出發，滿擬今日先登蓮花峯，再赴獅子林。觀瀾以路險，在文殊

稍留，卽回慈光。余與醉愚、省軒、子美、三人偕行，心鏡昨夕受凍而病，乃以慈光寺役人爲引導，自院西上數十武，折而下，高低曲折，兩崖陡絕。中爲深谷，曰「蓮花溝」。其間砂礫塞途，荆棘刺膚，既有石壁阻於前，旁臨絕壑，壁下鑿孔，僅容半趾，所謂「小閭王壁」也。余等捫壁攀藤，次第而過，壁間鐫「大士崖」三字，意取憑觀音大士慈悲，俾人得度此險也。過此，復有一壁，比前尤長尤險，曰「大閭王壁」。復由谷而上，亂石無徑，榛莽橫生，蔽及半身。九時一刻，升蓮花嶺，是時忽大霧迷漫，對面不能見人，又復狂風怒號，余與醉愚、子美，自嶺右石坡，蛇行登蓮花峯。路皆巨石與砂磧，崖旁鐫「一覽衆山小」五字，未及半里，霧益濃，風益大，立足幾不能穩。導者云：「再上風更大，今日恐行不得矣。」余等亦以霧裏看山，毫無佳趣，遂下嶺，再登百步雲梯，梯百餘級，昔亦天險，今已新脩石級，半鑿崖石爲之，險處多護以石欄。下梯，再左轉而上，達鰲魚洞，洞在鰲魚峯下，洞口三角形，旁鐫「天造」二字。由洞中歷級而升，出洞，再逆轉而上，則鰲魚峯頂，全體呈露，有首，有脊，有尾，長可數十丈，酷似魚形，過此卽爲天海。天海者，乃蓮花峯下之平坦處，周圍數十畝，惟道中多砂，如行沙漠。黃山有五海，山前慈光寺間爲前

海山後雲谷寺間爲後海，獅子林之西爲西海，清涼臺之北爲北海，而天海居於中央。斯時濃霧漫漫，所謂鍊丹臺，平天缸，光明頂，萬松嶺等勝景，皆從霧中模糊過去，非特遠近不可知，即高下亦幾不辨矣。十二時半，抵獅子林，寺僧清如，迎入寺。寺在獅子峯下，顏曰：「獅林精舍。」高九百四十米突，氣溫六十三度；自文殊院至此十五里。先進麵點，再午膳，膳畢，訪李居士法周。居士江甯籍，隱居於此，已十餘年，每中夜起，誦法華經爲常課，有心人也。黃山正面諸峯，皆峭拔露骨；惟獅子林一帶，峯巒凝翠，萬松成林，境獨清幽；而始信峯尤爲秀拔。午後一時，由寺後往清涼臺，道旁有麒麟松，兩枝分叉如麟角；又有鳳凰松，枝葉扶疏，如鳳尾然，皆以形似而名。約半里，至臺下，臺長方形，特然孤起，四無依傍，長約八尺，闊四尺，自臺後鑿石架道通之；登臺俯視，身若懸空，較文殊臺地勢更奇，借霧氣未散，不能遠眺；否則北海諸峯及石筍缸，皆歷歷在目也。臺畔有松，生於石罅，盤曲側出，名破石松，惜已死，僅餘枯株。自臺折回，登寺後之清涼亭，樓閣數楹，高出寺上，稍憩即回寺。本擬不出門，三時，天氣稍清，遂往登始信峯；出寺東南行，清如和尙爲導，見峯麓一小峯特立，頂圓銳如筆，松生其旁，破石而出，枝葉繚繞如曲柄，名

「夢筆生花。」按黃山志：卽「擾龍松」也。再前行，有大松如張蓋，曰「虎卦松」。又有一本二株之連理松，所經皆小路，極難著足，然距獅子林不過三里餘卽至。始信峯頭，裂而爲二，架石梁通之，名通仙橋。橋跨兩崖間，由上俯視，則絕壑也。其左有松一株，旁枝橫臥橋畔，遊人可扶之而過，曰「接引松」。過橋，迎面石上鐫「聚音松」三字。至此，乃側行於石罅間，如狹巷。上至絕頂，石壁上刻「始信峯」三大字。奇石羅列，或卓立，或斜倚，或方形堆疊，勢若凌空。奇松亦多，殆不可名狀。頂有石臺，鐫「麗田生彈琴處」隸書六字。清乾隆年間，儀徵江麗田，隱居於此山，善鼓琴，麗田有摩崖自記文，但大半剝蝕，不可讀矣。是時霧尙未散，不能眺遠，四時卽回獅子林。五時，氣溫降至五十九度，晚膳後卽睡。

二十九日晴，六時起，氣溫五十九度，盥洗畢，先至清涼臺，看雲鋪海，白雲平鋪，如海中浪紋，彌望無際，日光射之，皆作銀色，羣峯沒其中，僅露其尖，遙望石筍，隱約可辨，昨日霧中所不能見也。歸寺早膳，因念昨日未登蓮花峯，今日不能顧惜腰腳，決與醉愚子美，省軒，折回原路重登之。八時，出發，清和尙爲導，余以布鞋已破，改著草履，頓覺輕快，逾萬松嶺，昔時古松極

多，故名；今則嶺下大松，皆採伐以供建築，僅嶺上有松林耳。在嶺頂可西望翠微峯，峯下卽爲西海。翠微與仙都二峯間，開豁如門，曰西海門。從門可遙見太平縣之焦村，下嶺復登光明頂，頂對蓮花峯之背，高一千四米十米突，有「海闊天空」四大字摩崖，其下有蒲團松，自頂下卽爲平天砭；砭下有茅篷，爲天海庵遺址；清和和尚昔曾在此經營茅屋三間，今無人居。在光明頂望鰲魚峯脊，有石如龜，伏於其上，名鰲魚駝金龜。平天砭至蓮花溝間，惟鰲魚洞一段，路已修築，兩端尙有七八里未修。省軒以蓮花峯路險，至光明頂而止，僅余與醉愚、子美、二人前往。由光明頂下天海，見有大悲庵遺址；遠望蓮花峯後，尙有一峯，曰「老人峯」，以志考之，殆卽「石人峯」也。登鍊丹臺，臺在鰲魚峯後，頂有石窪，相傳爲黃帝鍊丹之丹池；臺高壹千二百米突，自此經鰲魚洞，而登百步雲梯，重上蓮花嶺，稍休，卽鼓勇登蓮花峯，由石坡斜上，卽無路，但由峯石上鑿孔以容趾；有時大石當前，高可及肩，卽用手仰攀，聳身以上；石旁復多荆棘，刺及手足，更有數處，純是砂礫，滑不能履；至此，則竹杖全失其功效，惟有手足臂三者並用上。升時，凡穿過石洞四，正如從藕節中，緣莖入瓣者然。十時三刻，至絕頂，頂方丈許，巨石或欹或

立，踞石俯視，衆山皆在足底，惟天都兀然對峙耳。測之高一千六百米突，約合華度四千九百六十餘尺。斯時氣溫爲八十度。纒溪程敷錯繪黃山平面圖，言實測蓮花峯海拔五千六百三十尺，相差不遠。蓋余所用氣壓測高器，因氣候有伸縮，且米突合華度，亦有零數也。自獅子林至蓮花峯頂十五里，往返蓋三十里矣。十一時，下嶺，仍原路徐行而歸。一時半，回寺午膳，膳畢休息。醉愚與省軒，尙有餘力，於午後一至散花塢，余與子美，則未出門。晚，至清涼臺看月。

三十日晴，本擬再留一日，一遊散花塢，探石筍缸而至松谷寺，計程亦十五里，一日可以往還。旣而同人相商，以黃山煙雲變幻，難得連日晴明，且觀瀾在慈光寺久待，復三痢疾，不知愈否。勢不得再留，遂決議取道雲谷寺，觀九龍瀑，卽回紫雲庵。七時，出寺，向東南行，循始信峯麓前進，有歧路，左卽往始信峯者；余等取右道，逾黃花嶺，路皆窄小，草莽沒及人身。峯高九百米突，下峯度澗，澗中亂石充塞，履石而過；又過一澗，較前更闊，狀亦如是。九時，白沙缸，路皆細砂，履之輒跌，有亭可以憩息；再過澗，道旁有雪莊塔。雪莊和尚，名悟，淮陰人，結茅於黃山，寂後建塔於此。九時半，登白沙嶺，嶺高七百八十米突，前所行之白沙缸，卽白沙嶺下之山岡，猶之光

明頂下，有平天缸。缸應作岡，不知何時傳寫爲缸。缸與杠通，乃橋梁也。嶺上嶺下，皆白色細砂，故以爲名。下嶺路，砂陡滑，兼以敗葉蔽途，步履之艱，匪可言喻。轉不若登蓮花絕頂之壯快也。復逾澗兩道，十一時，抵雲谷寺。寺高六百米突，自獅子林至此十五里。寺舊稱擲鉢禪院，在鉢孟峯下山塢中，相傳爲宋丞相營菟裘處，亦名丞相源。明萬曆間，寓安和尚開創此寺。厥後邑宰傅巖，改題爲雲谷。寺前有錫杖泉，其南北各有蘿松一株，同幹異葉，蓋松蘿之合幹者也。昔時規模頗大，今僅破屋三楹。寺僧寶山，正從事建築，余等在寺午膳，休息。十二時一刻，卽行，得稍平坦之路里許，又復荆棘礙人，與前無異。山巒重疊，摩崖甚多，曰：「妙從此始。」曰：「通幽。」曰：「醉吟。」忽有峭石立於道左，上鐫「仙人榜」三字，名仙榜峯。又登一嶺，高七百五十米突，頂有二石，夾立如門，鐫「開門石」三字，遙望九龍峯，巍然在目。未幾，九龍瀑之上源，如飛練一道，掛於林隙矣。源出於九龍峯，每節瀉爲潭，潭復溢爲瀑，如有九疊，故名。是時山中苦旱已久，瀑流不大，瀉於黃石間，故遠望若黃色；而潭則碧色，九疊之瀑，不易全見，須舍通路下斜坡，始得見之。二時，至苦竹溪，有牌坊，額曰：「黃山勝境。」自此路皆平坦；三時，逾芹菜嶺。

嶺高四百米突，而長有三里餘。未幾，抵湯口；自獅子林至此，三十里，醉愚步履最健，且冷不必添衣，熱不必脫衣，一路吟詩，從容自在。余與子美，足力已疲，在湯口雇肩輿，坐以待之，移時輿至，即乘之行。五時，回紫雲庵。稍休，即再浴於湯泉，數日宿垢，爲之一清。心鏡和尚至，述及觀瀾復三二君，尚在慈光，待余等同行，復三疾愈，亦曾一登文殊院。是夕，醉愚仍上慈光寺；余與省軒，子美則宿於紫雲庵。澗水聲喧，有如驟雨，枕畔聞之，殊有意味。

三十一日晴，五時起，收拾行裝，準備下山。六時，觀瀾醉愚，復三自慈光寺下來，即與余及省軒，子美同行，循原路回宏村，午後一時，在潘村午膳，六時到宏村，仍寓方君頌三家中，頌三先回已兩日矣。晚膳後，洗浴更衣早睡。

九月一日晴，是日完全休息。午後三時，往訪項君積餘，晚頌三因明晨請觀瀾爲其考及兄題主，設席宴余等。徽俗視題主之典禮，較江浙更爲隆重。

二日晴，上午，方家行題主禮，觀瀾爲大賓，余與醉愚爲左右襄題，禮畢，方君即率家屬，奉木主送入祠中。晚，項君積餘邀至其家便餐。此次在黃山，僅半日遇雨，晴霽時多，而歸途取道新

安江（通稱徽河）則因近日水小無舟，同人頗以爲慮，及晚間昏暗如墨，中夜而雨作，可謂巧遇。

三日陰雨，汪君松濤本邀往城中遊覽，因雨未果行。午後，汪君携所藏史可法家書墨迹來，請余等玩賞。晚，黃君栗莊送筵席至，宴敘甚歡。

四日晴，六時起，預備進城。九時，乘肩輿行。松濤、栗莊、志三陪同前往，省軒、積餘皆來送別，頌三則因携眷赴南潯，明日徑赴魚亭，準備船隻，故不進城。十時，至北莊稍休。十一時，抵城外廣安寺。到此漸近平原，地勢較低，高二百四十米突。在寺午膳畢，二時，與汪君等同進城，訪程君夢餘，座中兼遇汪君季和，暢談頗久。二時，別歸。順道購零物，四時半回寺。晚，程君在其寓招飲，八時後，回寺度宿。

五日晴，七時起，汪、黃金三君來，復同進城遊覽，至學宮，泮池旁有魁星、文昌二樓，頗擅風景。途遇程君，則云：「至寺中答訪，未遇，尋蹤到此。」十時半，程君邀宴於市樓，別後回寺。十二時，余等五人，即乘肩輿起身，汪、黃金三君，在寺前珍重揖別，向縣東南而行，未幾，抵石山，係一小

山，石皆露骨，故名。自此循山麓行，皆鑿山根作磴道，右臨大澗，兩旁懸崖陡立，石層皆橫斷，樹木亦層層而上；余等五乘肩輿，聯屬而行，前後相望，儼如蜀中棧道。一時，過潯陽臺，相傳李白嘗釣於此。壁間鐫「潯陽台」三大字，既而抵棧閣嶺，卽石門；山勢壁立，下臨深溪，鑿石爲門，中開一徑，故稱石門，亦名小劍門。其險處，昔時支木以行，有似蜀之棧道，劍閣，故稱棧閣，今則皆築石道矣。又南行，上桃源洞，乃就山崖凸出處，鑿石爲門，稱之曰洞。洞下卽往來大道，其旁有紫竹庵，在此驟茗休息。午後三時半，抵魚亭。此處爲水陸通衢，市面熱鬧，有普濟橋，跨新安江上，長百四十步，下有七洞，方君頌三及其眷屬已先至，雇定小篷船一艘，蓋江之上游，灘多水淺，祇有小船可行也。六時下船，船雖小而極潔，飯食甚佳，同人皆席地橫臥。夜半開行，月色入艙，別饒趣味。

六日晴，晨六時舟抵岩脚，停齊雲山下。（卽白獄）余等五人，步行登白獄，一日遊畢，頌三留船中未去。白獄雖小，具有特色，與黃山面目，完全不同，另作記詳之。午後五時半，開行，經西館，至藍渡過夜，計行二十里。江中旣多灘，水急易瀉，故土人因灘作關門，以巨木橫堵之，俾可

容水。閘面之水，恆高出閘下丈餘，舟抵閘，則啓門，自門趁水下駛，顛簸特甚。自魚亭至屯溪，所過之閘，不下數十。

七日陰雨，前在宏村，雖得雨，尙嫌未足。然遊山則必須暢晴，果也。昨日在山則晴，今日在船則雨，可謂如願以償矣。晨六時開船，九時至休甯縣之夢街（萬安街），停舟購食物即行。過古城巖，巖在縣東七里，亦名萬歲山，麓有巨石，夾立如門，有亭有樹，頗饒園林風景。斯時風雨甚大，小船兩頭洞然，無有掩蔽，各人衣服多濕。然新安江自屯溪以下，尙嫌水小，有此大雨，方可暢行無礙。午後二時，到屯溪，今日自藍渡至屯溪，計行四十里。船抵埠，相偕登岸，改雇大船，艙中上下有十二舖位，議價既定，頌三料理各人行李，由小舟搬至大舟；余等即至華新池洗浴。浴畢，回船，整理臥榻，遂同赴市樓晚餐。屯溪爲交通孔道，故商務繁盛，其地高度僅二百四十米，突，本日氣溫高至八十八度，八時半回船。

八日陰雨，晨同人登岸購物，余在船休息，十二時半開船，水大風順，行駛迅疾。一時，魚坑，入歙縣境。以下江面寬闊，所謂灘者，江底皆有暗礁阻碍，致水激如沸，與小舟所經之閘口不同。

船行純恃船首掌頭篙者熟諳水線，方不致誤事。五時，岑山在江中，四面皆水，上有觀音寺，故俗名小南海。六時半，朱家村陣雨大至，雷聲殷然，乃停舟過夜，今日計行六十五里；此地高二百米突，氣溫八十三度。

九日晴，晨四時開船，行十五里，至梅灘。因天未大明而灘險水溜，停漿以待，五時半安然而過。八時，深渡；停舟一小時。購食物後，卽開，十里長灘；十二時，山茶坪；以下橫石灘，美灘，接續而至，波濤洶湧，礁石矗立。舟循曲線，在石罅穿過；浪擊船底，拍拍作聲；舟子咸有戒心，望見來舟，逆水而上，以二十人併擗一槳，方過一灘！我船順流而下，爲幸多矣。十二時半，街口入浙江界。午後一時，過梅花灘，此灘之險，更甚於前；向例客人咸須登岸，減輕船之重量，舟人則用槳倒曳，俾舟下較遲，以免危險。今因水大，其右別有一道可行，亦得安過。復經滾灘，二時，抵威坪，停舟購物，余亦偕同人登岸，市面甚小，略覽卽回。二時半開船，此時氣溫八十三度，地高二百八十米突。三時，雲頭灘；五時，向山潭；俗稱獅子口，有圓巖突出流中，如獅子之首，故名。六時半，淳安縣過夜。今日計行一百八十里，晚間登岸散步，縣小無城郭，市街亦不繁盛，有微雨，卽

回船。

十日晴，晨五時開船，六時港口；九時，藻河埠；十時半，茶園；今日所經險灘，不若昨日之多；然亦有一二大灘，因水漲石沒，故舟行不覺。所謂新安三十六灘，吾等所感覺爲險者，不及十處，皆因水漲之故。午後二時，洋溪；六時半，建德（嚴州）停船過夜。進城散步，市面之盛，亞於屯溪。

十一日晴，晨五時半開船，自此卽行於桐江。蓋信安江（亦名衢港）之水，自蘭溪至此，與新安江合流，故名桐江。自桐廬以下至富春，又稱富春江；下流卽入錢塘江矣。出嚴東關，經烏石灘，十時過壻口，進七里瀧，瀧中兩岸高山，水道狹而曲折，若有風時，瀧中更大，舟卽不能進口，今日無風，而瀧中之風仍不小，我舟逆風而上，倍覺遲緩。諺云：「無風七里，有風七十里。」蓋言其難行也。泊舟嚴灘，同登嚴子陵釣臺（另詳嚴子陵釣臺）十二時，回船。瀧內風大，出口尤難，眼見數船，守風不行，我舟獨鼓棹前進，波瀾壯闊，舟爲震動，舟子盡力，並加三絳，歷一時半，方出瀧。風息，舟行乃速。四時半，抵桐廬。此地高一百三十米突，氣溫八十四度，今日行九

十三里。余等登岸，品茗於江樓，望見隔岸桐君山，山在縣東二里，一峯秀出，下瞰江流，上有塔，相傳昔有異人，結廬桐樹下，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因號其人爲桐君，山因以名焉。在市樓吃麵畢，至街中散步，六時半回船。

十二日晴，八時，我舟由振興輪船拖帶而行，共拖六艘，乘風破浪，行駛迅速。九時，窄溪入富春江。十時新登，十一時富陽，入錢塘江。午後一時，義橋聞家堰，二時半到杭州關口，輪船於此解纜，我舟仍鼓槳以行。自桐廬至此，行一百八十里。余與醉愚、子美、頌三三君，捨舟登岸，步行五里，至海月橋，王雲五過塘行，四時船抵行前碼頭，袁邢二君亦至，由行中代起行李上陸，頌三因率眷赴南潯，即在此分別。余等五人分乘人力車，赴湖邊清泰第二旅館，部署行李既畢，觀瀾留待其友，不出門。余即偕沈、周、邢三君，至明湖洗浴，浴畢，飯於功德林，九時歸。

十三日陰雨，上午九時，同人往二我軒攝影，以留紀念。事畢，觀瀾一人出外訪友，余則至湖濱公園，既而沈、周、邢三君亦至。十二時，同飯於三義樓，及回旅館，觀瀾已歸。於是五人同乘汽車，往靈隱遊玩，四時乘人力車赴岳墳，途遇大雨，遂至李公祠昆蟲局，訪鄭君樹文，參觀局中

各種設備，登樓飽覽湖山雨景。五時，雨尙未止，遂雇車歸，途中風狂雨急，六時回旅館。陳石珍、趙鐵玖夫婦二人來訪，邀往功德林晚餐，九時歸。夜間雨大，風勢尤狂。

十四日陰雨，各人預備回里，觀瀾因須赴海寧，多留一日，醉愚復三回南潯，余與子美回滬。六時半，四人同赴城站，趁火車，七時四十分開行，車至嘉善，沈君思齊在此趁車，久別忽逢，暢談至快。沈君應松江佛學會之請，前往演講，故至松即別，十二時到滬。家人多在站迎接，乘汽車回家。黃山之遊歸後，即經旬大雨，上海亦平地水深五六尺，浙東西即告水災。此淫霖若早降一、二日，吾等在桐江遇之，則船不得行矣，此誠可慶幸者也。抑黃山路險，人人聞而生畏，今日情形，實已與昔日不同，不可不表而出之。蓋近年來修築道路，呈功願速，山南慈光寺至文殊院，全路已成；山後之鰲魚洞一段，天海庵至獅子林一段，山北獅子林至松谷寺亦均新修，大概視捐款之多寡，次第興工，所未修者，惟蓮花溝及鰲魚洞至天海兩段，及山東南獅子林至雲谷寺一路而已。祇須蓮花溝及鰲魚洞至天海庵兩段修好，則自文殊院至獅子林，已無危險，路工不過六七里耳。蓮花溝雖險，而路較短，惟獅子林至雲谷寺，路既長而難行，沿途又

無風景，余意後之來遊者可以避之。自北面入山者，第一日遊散花塢，石筍缸而宿獅子林，順道覽始信峯之勝。第二日遊天海，鱖魚洞，蓮花峯，而宿文殊院。第三日由文殊院至慈光寺，紫雲庵。第四日可乘肩輿自湯口至苦竹溪，步行觀九龍瀑，而至雲谷寺。自南面入山者，則遊畢獅子林後，宜仍回慈光，亦取道湯口觀九龍瀑，不過多費一日耳。如此則可避免獅子林至雲谷寺難行之路，以其徒勞而無好景也。此余新得之經驗，後之遊者，可知所擇焉。

編者謹按：自杭徽公路告成，而游覽黃山者乃日益便捷；許靜仁先生建議黃山規模大備，游者益無艱險可言。蔣竹莊先生述昔日游賞之苦，游者循誦一過，以今視昔，當無畏餒矣。

信利銅鐵機器工程公司

(機器部) 承辦修造各種機器工程

(銅鐵部) 承包各種銅鐵門欄杆捲門美術銅鐵花燈招牌及大小保險庫門銀箱等五金工程

(冷作部) 承包各種大小鋼板鍋爐水箱罩棚房架橋樑工程

(翻砂部) 承包各種機器與煖汽衛生工程所用銅鐵物品及建築鋼鐵工程

廠 址

南車站花園路四十八號
電話 二 三 七 四 二 號

事務所

仁記路一百二十號
電話 一 二 二 〇 二 申 泰

白嶽紀遊

蔣維喬

白嶽亦名齊雲山，在安徽休甯縣西三十里。據休甯縣志：「登山者先至白嶽，上升天門，至真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方稱齊雲巖。」是白嶽嶺與齊雲巖，原一山中嶺與巖之名。及明世宗嘉靖年間，祈嗣有應，遂賜名齊雲山。敕建真武觀爲元天太素宮，御製齊雲山元天太素宮碑，於是通稱皆曰齊雲山，而白嶽之名稍隱矣。

余於民國十七年九月，與袁觀瀾、沈醉愚、周子美、邢復三，既遊黃山畢，於是月五日，自黟之魚亭乘舟，一夕而抵休甯之巖脚。晨七時半，相偕步行登白嶽。過巖脚村，不及半里，卽至嶺下。有橫額曰：「白嶽飛雲。」有亭，名步雲亭，後高豎一碑，曰「齊雲仙境。」拾級而上，卽白嶽嶺。石磴整齊，嶺頂有關帝廟。廟前綠竹成林，間以老樹。九時，登桃源嶺。嶺有望仙亭，亭高四百一十米突，氣溫八十度，自亭左可通桃源洞，亦名洞天福地。其上爲展誥峯，其下有桃花澗。亭右則登一天門。余等先由亭右曲折繞行，見一高樓，巍然特立，題曰「一天門。」登樓右轉，乃從

門入，巨巖駢立，環東南西三面，巖頭俯出，如屏如幃。其東巖之脚，似象伸鼻，鼻下天然成門，高三丈，橫半之，名曰天門，稱其實也。循巖脚東南行，經道德巖，內供老子像，二曰圓通巖，內供觀音像，亦稱觀音巖。前有二石碑，叩之發聲，左似鐘，右似鼓；三曰羅漢洞，內供羅漢像，洞深而黑，相傳有二十餘里，可通縣之藍溪渡。然愈入愈狹，空氣不足，有礙呼吸，無有能窮其究竟者；四曰龍王巖，亦名兩君洞。洞頂石罅，有水下滴如簷漏，與北半西山之滴水巖相似，名珍珠簾，下匯爲碧蓮池。又西過文昌巖，黑虎岑，折而南，登天梯，曰二天門。乃人工所造者，遠不如一天門之勝。經車旗嶺，抵三天門，顏曰「江南第一名山」。三天門僅有其名，而實無門。今考一天門舊時本僅稱天門，或稱東天門與西天門相對。殆後世以人工築成二天門，遂勉強湊足二二三之數也。自此以上，爲山頂平原。有市街，以兒童玩具店及飲食店爲多，太微道院及十二房頭大率在是。十時，抵元天太素宮，起初建於宋寶慶年間，名佑聖真武祠。屢經興廢。至明永樂年間，改稱齊雲觀。嘉靖年，始改今名，爲此山主廟，殿宇巍煥，丹漆方新，宮後倚玉屏峯，卽齊雲巖，左有鼓峯，右有鐘峯，宮前數百步，一峯突起，不與羣山連屬，上有鐵亭，亭中置鐵香爐，亭外

置鐵燭架，須攀鐵繩而登，曰香爐峯。余等至小店吃麵，十一時半，自太素宮西行。一小峯離立澗下，曰捨身崖。踰浮雲巔，則見層巒重疊，長可數十丈，其巔則平，曰紫玉屏。屏右有鵲橋峯，峯下有洗藥池。再前行，則巨壁橫列，崖頂突出而俯，上鐫紫霄崖三大字，其下穹然，依形勢建樓閣，曰玉虛闕，俗稱老殿，蓋呼太素宮爲新殿也。崖前有石馴伏，引頸似欲長鳴者，曰囊駝峯。猶太素宮前之有香爐峯也。自崖西行，折下復上，數峯離立，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峯。對面有五峯，高下比肩而立者，曰五老峯。五老之北，有五峯並峙，其中稍高而頂平者，曰五鳳樓。遙望紫雲關，在五老峯與獨聳峯之間。兩山夾立，僅通一徑，故亦稱西天門。自西天門出，可探石橋巖，棋盤龍井之勝；但須住山一二日方可，余等以本日即須返巖脚，不及往。乃西北循山坳小路，登獨聳峯路險且窄，愈上愈陡，至山半，則石磴如螺旋曲線，磴旁雖圍以木欄，半皆朽壞，不可攀扶。十二時一刻，至頂。有聳翠庵，庵中無人，此地亦名方臘寨。宋徽宗時，睦州清溪人方臘作亂，駐兵於此。登頂眺望，衆山皆低，是爲白嶽之最高峯。然高度不過四百八十米突，僅華度（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一千四百八十餘尺耳。斯時氣溫八十八度。自頂下，仍原

路回。至紫霄崖啜茗休息。一時一刻卽返。二時順道遊桃源洞。洞有玉樞宮，亦祀真武，余等從福地祠入，再上爲通靈殿，殿後有真身洞，張邈逼仙人之真身也。有真身肉藏四大字碑。邈逼仙者，姓張，名君實，號三丰，遼東懿州人，明嘉靖間，寄跡休寧之西廓鎮橋庵，露宿門外，日遊城市，夏時衣破衲，曝日中，冬日跣足踐霜雪，黃上舍國瑞，築室齊雲半山中，使居之，日惟一食，或數日不食，扃關寂坐。一日，忽書偈示其徒，踰跌而逝。其肉身藏此洞內。洞左右各有石床，半爲人工所成，曰仙人床。余等至玉樞宮啜茗。小坐，卽出宮。至望仙亭下山。四時半，回船。自巖脚至老殿十里，老殿至方臘寨五里，今日往返行三十里，多日未浴，汗垢滿身，乃解衣入江，屢亂石，至中流冷浴，甚爲爽快。

白嶽雖小，然足與黃山競美，以大體言，黃山爲花崗岩，白嶽則爲紅砂岩，兼礫岩。黃山峯巒，皆尖銳露骨；白嶽之峯巒，皆爲圓錐形，遠望之個個若圓邱，面目完全不同，自成一格。即其他名山，亦鮮見此峯巒也。又白嶽之巨巖恆聯列如屏，此惟雁宕之屏霞嶂及石屏風可以擬之，黃山無此景也。至石橋巖之勝，徐霞客已云：「比天台石梁，更覺靈幻。」亦黃山所無，惜余等

以限於時間，未能一探耳。

白嶽全山皆道觀，祀真武，每歲真武帝誕日，進香之人甚衆。平時香客亦不絕，故乞丐亦麇集。天門之內，碧蓮池畔，極秀美之地，均爲若輩餐宿之所。又香客不知公德，徧地排洩糞穢，羽士但知收入香火錢，而不知掃除，山中到處皆穢氣，令人掩鼻，斯誠白圭之玷也！

賓至如歸 爲行旅之樂
通訊存款 免跋涉之勞

此項存款，「活期定期俱備，」凡委託代理收付款項；無論郵，電，飛航通訊接洽「均可運用自如」雖居異地，不啻躬親，便利安全，服務週到，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國華銀行儲蓄部

總行——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電話九二二二〇

本埠分行——虹口 新閘 南市 八仙橋 靜安寺

外埠分行——南京 蘇州 天津 北平 青島 廣州 香港

廈門 常州

焦山記游

高·梧·軒·

余記金山游事，越宿遂渡焦山，兼攬衆勝。客於萬全樓。迤邐行半里許，卽抵江岸。隨時有紅船可雇，價亦不昂，日計不過數元。集客較多，并可向輪船公司，賃一火輪，以日計，納三十二元，則益不患跋涉之勞矣。江行以半小時可達，紅船則櫓搖衝諸人力，期以一小時也。

焦山廟宇，以定慧爲最宏麗，梵舍亦精，特不盡面江，至此外碧山庵等，均面江闢樓，可以休憩。游人都於其地治午餐，但有蔬食，蓋焦山無菜市，恩促不及治葭核。若先於鎮江飯館，約庖人攜菜，同舟前往，則隨地皆可治餐，亦不必茹素。惟定慧戒律嚴，則所不許。此外諸菴，本供游人行旅信宿，便利多矣。

焦山在鎮江府城東北，大江中與金山對峙。漢處士焦光，隱居於此，因以得名。前於漢則名譙山也。其勝處都在峯巒。其東段二峯爲尤勝，故稱雙峯。高四十七丈。金山周三里半。雙峯之背，則有別峯，下有善財石，山顛盤礴處，則爲焦仙嶺。雙峯之南又爲獅子巖，或云卽前人所記。

之海雲巖。又有燒丹井，卽東冷泉。亦卽焦光遺跡。今沒於江，不可考矣。山西有心經石，西南有浮玉巖，與石屏相對，其下又爲蝦蟆石，而石屏下復有醉石，山麓又有銅鼓石，山之西南半麓，又有三詔洞。相傳爲焦光隱處，以三詔不起，用得此名。曩有所夢者，輒往就之。今寺僧已以處士像，移之焦公祠，別立石像於洞中爲祀。洞上有翠微石，洞下有音石。蓋空穴來風，激之輒成異聲。洞左有棧道巖，可遙眺，無由攀登矣。山之西畔，有觀音巖，一稱觀音崖，崖側爲鑽舟洞，久廢。巖右又有羅漢巖，再右又爲瘞鶴巖，卽刻瘞鶴銘處。其銘奔墜之地，在山西南江中。則爲霹靂石，又名雷轟石。而其東北則爲繫纜石，石側爲釣魚臺石，巖下舊爲石室，今無由跡之。山西北隅爲碧桃灣，人跡罕至；東北爲青玉塢，今築路通於後山；又有善財石，角觝石，以形得名。雙峯閣西厓，穴側爲獨臥巖，其東漲沙上生葦柳者曰柳淤。至山之餘支，分涉江中者，爲松寥山。山水名字，歷歷可數者，幾盡備矣。

焦山建置，其最宏勝者，在昔莫如行宮。倚參天之峭壁，俯萬里之長江，枕後山曰獅子巖，外羅京口諸峯，象山適當其前，左圖山而右北固，雄秀獨絕。其地舊爲宋之海雲堂，宋人嘗泐書

天開勝境，蓋卽今香林庵後。惟日久已失修就圯，游者感於翠華之臨蒞，亦輒爲憮然。今之建置，則以定慧寺爲最。蓋古名普濟寺，胤自東漢，屢傳奕葉，至康熙間始詔賜今名。山門在寺前，亦奇偉。天王殿前則有人勝坊，其陰刻漢隱士焦先生三詔坊九字。天王殿次爲御碑亭，進爲大雄寶殿，而祖師殿藏經閣均鱗比翼次，閣前又有曬經臺，御書樓，方丈，華嚴樓，海雲樓等，方丈內則爲石肯堂浮玉山房（今改爲藏書樓下爲仰止軒）諸勝。

定慧寺右仰止軒前有焦公祠，祀焦光。天王殿西爲海西菴，舊名漢隱庵，亦晚近梁節庵先生讀書處，蓋曩之潮音閣舊址也。祠右有御書瘞鶴銘亭。

關神勇殿卽舊集鳳台址，在觀音崖側，其地舊有觀音閣，亦久廢矣。鎮寺塔爲元時捐建，今亦但存廢址。海雲堂在大雄殿左，舊址亦廢。

玉峯庵，友竹庵，碧山庵，海雲庵均在山之東麓，瀕江小構，闌影簾波，與潮聲樹籟，相通款曲。今之來游者，以爲最勝，輒復流連。其東又爲文昌閣，則垂敗矣。

海雲庵內有水陸閣寶墨亭石壁庵，庵內又有宛在堂，秋屏閣，香林庵諸勝。華嚴閣右爲三

官殿。自然庵在真武殿右。黃葉樓在自然庵北。松寥閣在自然庵西。亦多雅趣。更陽尙書端陶齋。曩嘗居此。今几榻猶存。寺僧每一道及。猶爲欷念。其室中並立小銅像一。旁卽照片。影裏殘痕。彷彿可認。

松寥閣西爲東庵。又水晶庵。卽舊之一笑。雙桂二軒也。內有曉青堂。月波樓諸勝。今亦蕪穢。海若庵。木犀軒。留聲閣。月波台。均爲焦山勝處。而楊忠愍公仰止軒。舊在水晶庵久廢者。阮文達公芸臺亦爲移置漢隱庵。還石山房則在海西庵西。海隱庵爲文達創。江蘇詩徵處。因有詩徵閣。焦公祠內。則有焦山書藏。松寥閣前復有飲江樓。定慧寺東爲印心石屋。焦公祠右爲佛香樓。枕江閣。東峯頂又有吸江樓。綜茲諸構。棋布星羅。或在江濱。或登麓頂。縈紆蒼趣。均足供游覽者蠟屐循思。流連忘返者也！

焦山藏器有周鼎一。鼎大逾斗。古色陸離。鼎內有銘。高一尺三寸二分。足六寸一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深八寸二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文計九十三字。凡十行。縱廣四寸三分。九字者六行。十字者四行。蝕其一。自明徐渤清顧。炎武。程燧。汪琬。等均有攷釋。

翁方綱、王昶諸金石記載，訂證尤詳，其搨片今可購致，殊不爲昂。游人摩挲三代以上之重器，多懷襲搨本以歸者。

定陶鼎爲西漢物。以漢尺計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各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上有隸書十五字，小字四，器書銘大字十七，小字十六，識其容重。學者於此，可考漢量。

銅鼓一高二尺，徑三尺，今藏方丈。蓋道光間延州張井所捐。蓋伏波鼓，多出粵西者，無款識。今在兩粵，時易得見，然倖致之，於值昂矣。

此外鐵鐘，銅鐘，銅磬，鐵瓶，多明時製器。

瘞鶴銘爲焦山藏志，傳誦最著者。舊有宋釋如玉辨證明大石山人顧元慶考二書，清山陽張弼文，長沙陳鵬年，長沙汪士鋐，又歷爲訂證。或以爲王羲之書，或以爲陶宏景書，或以爲唐王瓚顧況書，至今聚訟，迄莫能定。原石卽陳鵬年出之江中者，今在定慧寺大殿左壁，特建一亭，鏤之壁間，用資垂寶。其原銘怪石峻嶒，大於半間屋，其間砥平，四方如席，字彙繁成行，縱橫

正等。現存之石，凡七十七字，又不全者九字。其無字處以空石補之。至其衍緒考證，見諸題咏，則自有宋以來，咸詒爲瓌寶。見專集考訂者屢屢矣。

焦山古來，託椎題字者殊多，苦痕壁薜間，往往見擘窠巨跡，溯而志之，不盡可詳；滄桑屢易，亦不盡可考。約舉數則，爲好古者道之：重刻泰山二十九字殘石，重刻東海廟碑殘字，唐石佛座刻，宋理宗御書羅漢巖，宋蘇河，陳朴，劉龜年，米芾，陸務觀等題名，宋經幢庵記諸石墨，明人題名尤夥。要多在浮玉巖，重刻蘭亭禊帖等。清則程康莊，吳偉業，高士奇，笄重光，梁同書等游詩題跋。阮元，洪亮吉，劉墉，等文記。及鈎刻宋賢蘇軾以次諸跋。均三希妙選。游人於寺中可購搨片全份，以資摩挲，藏過半矣。

焦山之勝，浮玉蒼翠，點綴江中。近而卽之，披榛得路。舊游可數，吹夢人間。舉爲往者道，亦爲未往者強作解人耳。自然庵對象山渡，山影承席，江風拂衣，最爲勝處。其東松寥山房，復爲松寥閣。曲榭旁達，疏寮相通，澄寂之趣，尤足引人。定慧寺則虹棟高申，烟房互出，門次瀕江曠地，尤擅雄勝。游者於此取道，夕陽欲沒，明霞在空，迴光倒影，江流雜沓，孤帆容與，老魚江豚，相與

跳浪，極浩渺於千頃，尤復峭愴，令人低徊欲絕。若假禪房，爲竟夕之勾留。（按自然庵松寥閣，碧山庵等，均可留宿，但須自安衾枕而已。）則天水盡白，雲烟不興，一笛呼秋，涼如雨瀉，半江斂月，靜有風生，人語潮聲，互相呼應，酒醺未釋，漁火星明，高閣夜闌，松濤一枕，非復人間世矣！

由焦公祠而西，曲磴盤旋，危崖斗聳，旁生石楠芳芷之屬。虧蔽大江，清翠疊接，似若藩墉，令人忘其險峻。至三詔洞，則在半崖間。再上爲雷轟石，卽往時瘞鶴銘所在。傾崖臨虛，流湍奔激，履鳥之下，直走濤音。再循碧桃灣以上，路益窄，山益峻，迂迴盤曲，更數折而至別峯庵。翠嶂橫穿，丹梯直透，巧合無縫，雲開有聲，與老僧索一甌清茗，虛烟在榻，下瞰江心，離絕千尺，涼氣飄泊，浮生若波，再上爲焦仙嶺。

焦仙嶺岩嶢表峻，遠勢畢奴，左峙圖山，右倚北固，揚州之塔，瓜洲之樓，人烟冥浮，草樹澄映，風鳶水鳥，矯翹而游。上有一亭，由亭而下，取道從西南行，石級鱗差，登降夷衍，雜花被徑，多不知名。經觀音巖，巖上有閣，藤蒲有契，鐘磬時聞，慈雲幢幡，修竹歷落，可捐煩濁，信涉清涼矣。

賦焦山詩者，自梁以還，實繁其徒。唐李宋蘇，尤爲巨擘。茲寫託明王世貞兩絕句，爲游子發

其芳緒，亦真能窮焦山之妙者也。

春風鼓柁大江行，烟樹中流鷺嶺明。西望山川雄割據，東來天地定縱橫。鶴巢應識華亭路，龍臥殊羣處士情！我欲醉眠江上石，好令雙耳洗濤聲。

一上春山眼自醒，海門東望去冥冥。斷鼇誰爲分三足，駮石猶疑到五丁。隔塢花深侵夜白，高城柳暗帶江青。相看尙有風波色，何日滄洲是客星？

杭江鐵路旅行日記

陳·湘·濤·

湘濤此次隨陳光甫先生及華衛中君，參觀杭江鐵路，見聞所及，排日有紀，二十二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時，自上海登車，晚抵杭州。

二十日，光甫先生拜客，吾等與鐵路方面及各界人士晤談。

二十一日，正午，赴中國銀行之宴；午後參觀杭州電氣廠，印象極佳。政府限於經濟，對於建設事業，少所成就；而浙省民營事業，反蓬勃有生氣；就杭州電氣廠而言，在中國可謂獨一無二；記其二事：一爲用煤之經濟；廠中用煤，不以噸數，而以熱力爲計價之標準，由化驗師切實化驗，熱力能有若干，即給若干代價；燒煤時先用機器擊煤成粉，再行燃燒，非特殘煤絕不可得，即煤灰亦在烟囪中吹散，不留渣滓；經手購煤之人，不能私收回佣，可謂經濟之至。二爲用人之經濟；杭城內外，所用電燈，皆由廠供給，而全廠工人，不過二十人左右，除一二加油者外，參觀之際，竟不見有工人之踪跡，已完全成爲「美國化」矣。各處整潔幽靜，自機器聲息而

外，絕無第二種聲浪之擾亂。廠址在江邊，當時有謂土質不宜打樁者；然卒打至水平綫下三十五尺，此種工程，外國工程師，亦自嘆勿如。經理潘民新先生，偕往各處參觀，惜我等皆門外漢，不能知其機械工程之原理，但佩其辦事精神，有獨到之處而已！願潘君計劃過於精密，其管理太科學化，故我等杭報載有電廠工人攻擊潘君消息，而潘君竟因是辭職云。

二十二日，黎明即起，乘車至三郎廟，過錢江義渡，有汽船八艘，輪流拖帶民船百餘艘，客至即開，終日不息，此亦為地方人士所組織，政府無絲毫補助，願辦理極佳。繼乘杭江鐵路火車至諸暨站，沿途觀察，其辦事精神，亦甚可佩！與杜局長同飲，談全路組織，並無「祕書」等名稱，「路局祇要職員辦事，並不要職員辦公事」，可謂妙語！一字之差，相去遠矣。運輸科長金君，兼司機務、車務、警務三項職務，凡關於運送事宜，均歸其管理，權力甚大。金君本金華時同事，前任北寧路科長，月薪四百餘元，今僅支三百餘元，而勞苦過之；吾人自金華歸來，晨七時即到站，金君已入站辦事，足見其起身之早。全路設施特異，中外罕見，鋼軌雖用輕便鐵道，仍合標準寬度，杜局長謂：鋼軌價格甚昂，且經世界各公司議決，三十六磅以上，定價一律，三十

六磅以下，始有折減；路局乃議定購用三十五磅之鋼軌，俾各公司可以自由競賣；世界之以輕便鋼軌，造成標準鐵道者，實自此始。顧行車之際，竟不覺其遲緩，且資本祇七百萬，而成路二百公里，有機車九，客車四十，貨車八十，經濟已達極點，斷非他人所能辦到也。尙有一事，足資紀述者，全路設備，頗注意於三等客車；近頃滬杭兩路局長黃伯樵君，亦甚不以路局對於三四等乘客，不加注意爲然，所見略同；蓋客車收入，全恃三四等車客也。杭江路三等車中，亦有抽水廁所，及洗面盆，不若他路之三等車，廁所僅一洞耳。杭江三等，又有食堂，與廚相連，排列長凳，車客可在此室中進餐，極爲便利；站中自買票員以至值班站長，姓名均懸牌揭示，所以表示有人負責，職員有不盡職守者，乘客即可提出其人姓名，向上級職員報告；此種舉動，表面上雖似無甚意義，然正足以表示其精神之振作也。杭江鐵路之情形，大概如此。

二十三日，上午九時登車，十一時到諸暨；光甫先生擬游五洩寺；五洩寺，以五瀑布名，乘人力車行六十里，又步行十八里始達，華先生不善步行，殊苦勞頓。諸暨有所謂「被籠」者，異人而行，頗類村人之舁豕，而華先生不得不借重之，本日宿寺中。翌日，游五洩及西龍潭，中午

動身，晚乘夜車赴金華，車中設行軍床，以代臥車。

二十四日，黎明抵金華，有中國銀行辦事處主任某君，在站相送，遂偕至中國銀行，旋有本行舊同事姜啓周先生，聞訊亦至。吾人本擬一探金華北山之勝，然因交通不便，途有匪盜，且無相當旅舍，欲求茶飯而不可得，翌日又雨，議遂中輟。

二十五日，晨大雨，不能出游，遂於九時乘火車至蘭溪。是日爲耶穌誕日，進食至五次之多，在金華早餐，到蘭溪又進早食，午餐則爲盛席，餐後乘車至龍游，又進晚點，夜間姜君復設宴相待，口福可謂極佳！姜君在龍游設有銀行，其性質與普通銀行迥異，無以名之，名之曰當舖銀行。鄉農以短衣長衫來行，可押銀數角至數元，夏爲棉被，冬爲蚊帳，展轉往來，川流不息。姜君謂龍游無當舖，當舖遠在衢州，往返至少兩日，若因一二元之典質，跋跣衢州，則所得尙不敷食宿旅行之資，姜君因地方上之需要，設此銀行，亦本服務社會之旨也。利息祇一分五，另收保管費六分，與普通當舖取息二分至二分五者，相較已低落，實爲國內所不常見者；但吾以爲姜君尙忘却一事，蓋是日臨臥，華先生與予同居一室，予登床卽入睡鄉，而華先生則繕

寫日記，已揚言此間有鼠，已而予睡夢中亦覺有物在身跳踉不已，驅之始去。夫當舖中最忌鼠耗，行中不畜貓，似屬非計。姜君曷不亡羊補牢乎？一笑！此時吾人已深入內地，起居一切，自與東西文化溝通之地，相差甚遠也。

二十六日，在龍游雇小包車至衢州；到站，地方人士來迎。衢州昔爲八省通衢，商肆修整，往歲兩廣貢物，均由此道。吾等由南門而小南門，改換公共汽車；回憶在上海起程時，每人帶鋪蓋皮包各一，並携有一僕；至衢溪，已解除其一部分；至衢州，同行人數增至七人，汽車中並鋪蓋僕人，亦不能帶，每人祇攜牙刷及一二零件而行。至常山，已下午三時；常山嚴防共黨，設礮樓無數，有鎗有砲，城垣之外，別樹木棚，壁壘森嚴，令人戰慄！自常山至玉山，匆忙中僅得一小包車，有旅長夫人，亦欲賃車，幸先付資，不爲所奪。車中連司機者七人，擁擠異常，而車外又有兵士一人，幸此一百二十里，道路坦平，車行四十五分鐘而達，卽在上海，恐亦無此成績，誠足令人欽佩不置也！前在杭州，見浙省地圖兩幅，一爲公路，幹綫四達，密如蛛網；一爲電話，滿佈全省，處處可通，見之驚異，據浙人言：浙省之所以未爲共黨蹂躪者，實賴公路電話之功，消息

靈通，兵運迅速，故共黨雖離衢不遠，終不敢深入，是不得不歸功於前主席張靜江氏。張氏在任時，努力公路電話建設，當時以支出浩大，浙人無日不宣言反對，以致張氏辭職遠引；至於今日，人始感念，然而晚矣。至玉山已四時三十分，早起至今，尙未進食，顧到後最重要之問題，卽爲住宿；長安旅館，在玉山已如鳳毛麟角之不多見，面山背水，風景絕勝，然設備則至簡陋；寓客宿費三角，連飯資則爲五角，睡時得棉被一，其下有蓆，蓆下爲稻草，爲木板；其時氣候已寒，不得不添索一被。晚餐在醉仙館，餽饌之佳，上海所望塵莫及！鮮冬菇味尤美，時已飢甚，虎嘯狼吞，一掃而空；至今思之，餘味猶盎然也。前文所謂「被籠」，在浙屬各邑，到處皆是，連朝陰雨，每日必在泥濘步行二三十里，華先生體重，行時氣促，故出發後，時落人後，嗣以非步行不可，亦遂習而安之矣。

二十七日晨起，更衣，長安旅館背臨小河，上架浮橋，橋堍林木蒼茂，足供瀏覽；余遂過浮橋入林中，歸時橋側忽立兵，問：「有符號乎？」答曰：「無之。」問：「從何處來？」曰：「自上海來。」其時吾神色泰然，無驚恐色，始得通行過去；甫兩三步，兵又問曰：「究從何處來？」答如前。

乃揮手曰：「去去！」苟其時稍露張皇之色，語或前後不符，則必押赴司令部矣。雖無性命之憂，然同來諸人，必爲驚怪不已也。後知因嚴防共黨之故，當地人民，皆有符號，內註名姓，方可隨意行走，否則不能出入也。是日預定至廣豐一行，廣豐在江西境，曾爲共黨佔領，現已收復。予等所乘汽車爲貨車，無踏腳板，車旁架梯，男女老幼，拾梯而上，匍伏進車，沿途顛頓甚苦；至廣豐時，暮色蒼茫，全市荒涼異常，城門半啓，行人稀少，略一觀覽，即返車站，乘專車返江山；名曰專車，而仍有五六兵士，搭車同行。當晚三人寓江山旅館，一人與杭江路派來作嚮導之曾君，同宿於路局工程處。

二十八日，擬返上海，此行困苦殊甚，汽車因雨，照章不開，以路多泥土，而無石子也。然其時公路董事局長，暨重要人物，皆在江山，故以電話達衢州站長，而站長則以是日天雨不開車，無所事事，尙未到站；站長月薪祇三十元，其居室乃如齊人，吾因詢人，彼何以能維持其生計？答曰：「無論何人，月薪得十二元，即足以贍養一女子，此君月薪三十元，一妻一妾，所耗僅二十四元，尙餘六元也。內地經濟問題誠非局外人所能明瞭，然簡單至此，實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矣。越數小時，站長始來，乃派車出發，下午一時三十分，車抵江山，計凡二輛，客車貨車各一，吾儕既登客車，而不買票之兵士，亦紛紛登車，出錢者，反祇得以貨車爲容身之地。其時雨尙未止，客車有篷有窗，而貨車上之乘客，均露立雨中；行至半途，客車以途中顛動過甚，「司必靈」忽斷，立時停止；少數人，乃轉入貨車先行，而兵士此處腦筋忽極靈敏，以爲吾輩既有本領，在雨中特開專車，車站必須設法送達，何必再登貨車？豈知此種理想，與事實完全不符，貨車既到衢州，客車猶停滯中途；四時以後，雨勢更猛，傾盆而下，吾人直立車中，淋漓盡致；倘早入貨車，則彼時雨尙未大，早達衢州，何至受此遍體沾濡之厄耶？華先生謂文章須有曲折，然此種曲折，受之者真不勝其苦矣。至於車之顛簸，尤極難堪，車中兵士三人，同坐長凳，忽連凳騰空而起；又有一人坐凳，四足皆折；及今思之，真大險事！自江山至衢州八十里，行一日，五時半始達衢州旅館，較內地爲佳，院中爲盥洗之所，排列盥具數十，有面巾，冷熱水，巨桶各一，旅客可隨意盥洗，時吾人無行李，僅攜牙刷，然余曾見一兵士，臨盥之時，先渴水一口，然後以一手，指替代牙刷，刷左頰而置右頰，右頰何以無須一刷？殊不可解。然余當時忽發生一種感想，

以爲出遊攜牙刷，亦不過一種心理作用，實亦贅物也。

二十九日，專車達蘭溪。

三十日晨，抵西興，渡江後，卽由杭州返上海。此行，華先生另有筆記；華先生詩人也，此行當有紀事詩；顧吾詩則僅有四字，曰：「Overeat, Undersleep; Overwalk, Underwork」惜吾非文人，不能譯意；無已，惟有倩宋春舫先生代勞乎？

春舫按：此四字包含全部人生哲學，卽是絕妙好詩；吾以爲大可不必譯，若譯成俗諺：「多跑少睡，貪吃懶做。」那還成什麼話呢？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



腦力堅韌 精神強固
任重致遠 成大事業
宵神益智 滋生新血
補力偉大 達最高峯

神經系衰弱最初期

記憶薄弱 不勝煩劇

易驚善怒 狐疑多感

神經系衰弱進行期

頭暈腦脹 耳聾眼花

腰酸腳軟 夜不安眠

神經系衰弱重劇期

夢遺滑精 手足震顫

心悸盜汗 幻想錯亂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杭游雜感

宋·春·舫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從這句話看起來，蘇州和杭州人的生活，一定是十二分的舒服。

可是這一天，我從杭州回來得到的印象，是至少有一部分人，在杭州，不但不能過舒服日子，而且簡直是在地獄裏面。

這一部分人是誰呢？便是到杭州去遊歷而住在杭州各大旅館中的遊客。

白天呢！倒也平平穩穩的過去，同普通人沒有多大分別。他們也許逛虎跑寺，入黃龍洞；泛舟西子湖中，看不盡山光水色……可是一到晚上，夜闌人靜的時候，惡魔即便追蹤睡魔而來了。

「惡魔是誰？」有人問。「是不是臭蟲？」

.....

據最近調查，杭州的私娼，至少有三千多戶。

「住了這三千多戶的私娼，難道都是「紅粉骷髏」個個天魔惡煞嗎？那還了得！」
咳！這些可憐蟲，那裏有做天魔惡煞的資格。她們不過是天魔惡煞的走狗——工具——和傀儡罷了。

以下便是我朋友王某告訴我的：

「前晚我和內人坐滬杭夜車赴杭，到杭以後，就在旗下某大旅館內，開了一個房間。鐘鳴十下，我們正想脫衣睡覺，忽聽得門外一陣皮鞋聲！

「快開門！」

我開門一看，原來是五六個武裝巡警。其中有一個，不曉得臂上或者肩上多了幾條已經起了烏光的金線，算是個巡官，睜着眼，向我問道：

「那一位是誰？」

「是內人。」

「跟我來！」

於是我跟着那巡官，走到外邊一間小屋子裏去。

我這裏要補充一句話，我的妻子，雖不是續絃，因為我當時抱定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宗旨；所以她比我年紀輕了十歲；而且她的相貌，也還不差。（這一次，可是文章別人的好，老婆自己的好了。哈哈！）我呢；又格外生得老蒼，所以人家常常容易誤會，我們兩人不是正式的夫婦。

「你那位妻子，是幾時娶的？」

「已經有五個年頭了。」

「有沒有兒子？」

「沒有。」

「什麼還沒有兒子呢？」

「？」

「你今年幾歲了？」

「三十五歲。」

「你幾歲上娶親的？」

「三十歲。」

巡官覺得我的「口供」很老練，「無懈可擊。」正有些失望了，忽然又說道：

「你老實說，她是不是你的姨太太？」

「我向來是反對納妾的。」

回到房裏，妻子向我抱怨不已。我纔知道她也經過一番同樣的「優待。」幸虧我們沒有絲毫破綻。

「現在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睡罷。」我說。

「快開門！」

茶房的聲音，「這裏剛纔已經查過了。」

「不相干，快開門！」

我祇好睡眼朦朧的再披了衣服來開門，眼看着又進來了五六個武裝巡警，如法泡製的把我們審問了一番。

不覺鐘鳴二下了。

經過此次風浪以後，我們兩人，便和衣而睡；果然第三次又來了，接連着第四次——第五次。等到第五次巡警出去以後，窗上漸漸的透出些白光，鷄鳴不已，遠寺的鐘聲，曉風吹着，不斷的送進耳鼓裏來。——我向妻子說：「我們還是上初陽台去看日出罷！」

.....

有人聽了我朋友的一番敘述，不覺喟然歎道：

「你比較的還是一個幸運兒，居然一毛不拔，被你混過去了。」

錢是小事……但是我是始終以為住在杭州旅館中的旅客，夜間簡直是在地獄裏面過日子。你想連眼睛也不許你閉一下，那種侵犯個人自由的舉動，真所謂無微不至。祇有吾們中國人，肯受這種氣。我同時還有以下幾種的感想：（一）何以杭州的巡警，這樣認真辦事？

答：因爲查到了私娼，便有罰款。（二）杭州每年旅客，何止千萬，何以無人起來反對？即不然，何以沒有人提議把公娼制度恢復過來，尋花問柳的人，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宿娼，再沒有人敢半夜來干涉了。但是要知道私娼如果絕跡，那筆巨大的罰款，便無形取消。有人說：公娼恢復了以後，便可以將花捐來抵補。但據吾人所得的報告，花捐數目，那裏有罰款那麼多——而且報銷起來，花捐是要涓滴歸公，罰款是可以隨隨便便。所以照現在情形看起來，即不高唱禁娼的口號，公娼永沒有再見天日的日子，也就是旅客永沒有再見天日的日子。而私娼的數目，却一天多如一天了。

又有人說：杭州市政當局，頭腦很清，思想很新，豈不知道遊客事業，直接有裨市政，間接可以發展工商業；譬如瑞士，全仗遊人立國，日本遊客業的收入，可以祇過海軍支出。並且去年底南京內政部，因爲華僑方面有人建議，會行文到杭州市政府，令其設立遊客局。但是我們要知道，杭州市的警察，不隸屬於市政府的，遊客事業發達，那是市政府的好處，與別人有什麼相干。吾們不能因爲市政府和地方上工商有益處，便要叫杭州的巡警去吃西北風。

又有人說：市政府方面提倡遊客事業，巡警方面拚命的和旅客過不去，這豈不是自殺政策嗎？咳！自相矛盾之處，中國正多着呢；到處多有，杭州既非化外區域，安有例外？

但是談到例外，杭州本城就有。——何以一班巡警，從未光顧西泠旅社及新新旅館呢？莫不是因為他們遠在裏西湖嗎？非也，中國人祇要有錢可拿，南非洲豬仔都肯去幹，那一些路算什麼？西泠旅社中人告訴我：「對於旅客，一切不合規則的運動，我們的旅館是負責的。」真好大的膽量！實際上因為那兩個旅館內，有的是碧眼黃髻兒，罰款拿不到手，還是小事，反而引起國際交涉，中國人何等聰明，偷鷄不着，擲了一把米的事，是向來不幹的。

亞達公司

特設無線電修理部

專門修理無線電收音機

敝公司由無線電工程專家主持創立最早堪稱海上老牌綜計前後
經修理之收音機達數千具茲錄陳霆銳大律師來函以資證明

事務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二一十四號

陳律師 謹啟

逕啟者鄙人前購有亞爾西愛收音機一具因受潮限收音不確幾

經修理迄無成效嗣後送由

貴公司許為修理後而收音之準確齊調之清晰較請新購

之機有過之無不及爰徵

貴公司技師對於無線電工程學有專門經驗豐富資深欽佩

爰特書此誌謝至希

察照此致

亞達公司無線電修理部

陳霆銳啟

年 月 日

上海南京路

無線電修理部
電話一四二四三號

地址上海南京路十四號

京杭國道游觀記

趙君豪

(一) 長江穩渡

(二) 白門春色

(三) 湯泉休沐

(四) 溧陽小駐

(五) 陽羨風光

(六) 太湖波影

(七) 苕溪遙眺

(八) 山居息影

余此遭以旅行社之命，視察京杭國道，水陸攷程，往還半月，青山碧水，輒爾移情，策杖歸來，彌殷餘戀，掇拾一二，用示朋儕，庶幾他日追尋，夢痕依舊，夜鐙尊酒，足資滄桑之譚助也。

起程之先，余卽料量一切，更擬訂游程，探詢舟車之事，雖身經其地，與原定計畫，容有差池，然成竹在胸，聊定吾心意耳。余出游之頃，日兵未撤，通車之望，不知何日，遂決乘輪赴京，在京稍作勾留，卽乘車直趨湯山，沿國道前進，至溧陽爲一段，由溧陽過宜興至湖州爲一段，更由湖州經三橋埠至莫干山爲一段，下山卽赴杭州，換火軍歸滬。余之旅行，至此卽告結束。下此

所述，讀者或病其詞費。然余意行旅之人，初歷其境，山川城邑，與會無窮，搦筆記遊，萬言弗盡，苟曠日經時，便索然無味。余作此文，卽本斯意，俚俗聞見，偶一敷陳，會心忘言，是則期諸達者矣。

(一) 長江穩渡

余所乘者，爲怡和淺水輪寶和，噸位不鉅，而精潔特甚。五月十一日夜午上船，皮篋數事，意境蕭然；余頻年羈旅，來往江湖，別恨離愁，了無所感，今得暫去塵囂，自以旅行爲可樂也。余之艙位，與餐室比鄰，沙發數事，陳設楚楚，雖不逮皇后輪之華貴，然與內河小輪相儼，則一鏡如豆，惡臭中人，苦樂懸殊，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長江輪向以黎明五六時起碇，旅客一宵酣臥，好夢初回，水色天光，已撲人襟袖矣。余上船後，略事部署，卽欹枕假寐，斗室之中，電火如雪，思潮起伏，久不成眠；而埠頭工役之邪許聲，輪中起重機之震動聲，此伏彼起，竟夜未停；余甚苦之，益不復思睡，乃取案頭報紙，一一瀏覽無遺；在平素愆恩過目者，今則細費評量，一葉旣罄，他葉爲繼，如是往復，不知幾許時，而余已朦朧睡去矣。一覺醒來，摩挲倦眼，則夏屋高樓，矗立

如故；余身雖在輪中，而輪固未曾去滬也。心甚異之，以叩侍役，始知裝貨未竣，亭午方得起程。於是略進晨餐，粟六片刻，赴甲板散步，見數十工人，肩負貨包，埠頭上下，終宵辛苦，汗出如漿，嗟夫！余昨夜雖苦未能熟睡，豈知勞力者竟欲眠未得耶！

舟車行役，偶遇良朋，相與劇譚，輒歎爲異數；余於輪中竟得見劉鳳生君，忻喜可知！把臂言歡，不覺移坐。劉君積學之士，溫文爾雅，素所心折，頃方供職開灤，嘗至長江各埠，視察商務，江行風物，別有會心，乃一一爲余言之；竟日盤桓，長譚不倦，山容水色，愈增興味已。

中午輪行，飯罷方過淞口，舟人聚語，指點頽垣，余出艙遙矚，但見全鎮坵墟，危牆三五，億昨歲早春海濱馳車之樂，不禁悲愴！而今而後，我輩青年，應若何鏤骨銘心，發奮圖強，以灑雪此互古之奇恥耶？今人侈言救國，競尙空談，實則真能救國者，不驚遠大，各盡其責，各竭其能，已足救國；譬之輪中機械，各盡其用，各竭其長，稍加指撥，而輪卽安然前進矣；凡我讀者，當不河漢斯言。

輪行半日，薄暮抵南通，狼山烟樹，一望迷離，天蓋垂垂夜矣。怡和於通地未建船埠，旅客上

落，率以小舟迎送，輪行不停，小舟溯江相逐，兩船距離，尙逾丈許，接客卽自行躍上，危險之狀，駭人心目。旅客於江心上下，亦未嘗不惴惴自危，顧捨此殊無別法，通地當局，愛惜民命，其亟謀所以補救之道耶？

入夜水聲機聲，催余入夢，酣睡一宵，暢適無比，次晨曉色照窗，披衣起坐，則金焦在望矣。鎮江爲余舊游之地，金焦亦一再登臨，輪泊片時，無足紀述。午後三時半，抵下關，未及靠岸，而旅舍接客者，已來如潮湧，一躍登輪，虎視眈眈，令人生畏，尙有數輩，環伺四周，紛嗷叫囂，竟起爭執，有強欲提余之行篋以去者；余此際亦不卽圖登岸，惟求守物，因再三遜謝，始得倖免。稍頃，余旅行社之招待來，始爲釋然，如逢大赦，登岸後，京社經理陳君亦卿相候已久，晤譚道謝，驅車入城，抵中央飯店時，已近五時矣。

(二) 白門春色

余至旅舍後，稍事休憩，卽驅車至申報館，秦君墨嘏，已先一日赴滬，彼此相左，惟恨緣慳！馬師羣超，鬢髮如昔，沈君九香，張君佩魚，方伏案治事，羣見余至，相與歡然，縱譚甚久，天忽微雨，

遂辭歸旅邸。余初意今日上午到京，午後即轉趨湯山，沐浴更衣，陶廬一宿，便上國道，馳車九達矣。豈意抵京已在薄暮，余當以明日成行。

翌日爲五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與陳君亦卿同赴江南汽車公司，商請派車之事；公司總理吳琢之氏因事赴滬，乃與文書股主任徐君泰來接洽；徐君少年謹愿，文采斐然，曩在西泠，曾相過從，茲數年未見矣。徐君爲略言公路情狀，公司組織經過；蓋京杭國道自南京至夾浦爲蘇段；自長興至杭州爲浙段；蘇段行車，由省府委託江南公司承辦；浙段本爲杭長路，通車已久，有公路局總其事，公路局與江南公司曾訂國道聯運辦法；營業初甚寥落，嗣以日寇犯我，淞滬京滬交通，暫告中斷，只有輪船，可以往還，但病其迂緩，於是乘汽車赴杭，由杭轉滬者，實繁有徒；而京杭國道之名，益以彰著。當日艦下關開礮時，全城驚擾，顯者眷屬，各携細軟，馳驅國道，走避湖上，一車之值，在百數十金；江南公司調度車輛，保護乘客，亦煞費周章焉。徐君言：公司以余之來，甚表歡慰，願派一車，送至湖州；徐君又願抽閒數日，伴我清游，滋可感已！惟公司包車不多，今日無可指派，乃約定以明晨出發。

首都爲余舊游之地，十年以還，往返不下廿餘次，惟以塵務鞅掌，不暇游觀，然台城之勝，後湖之游，亦曾涉歷；茲既稍獲清閒，亦不妨盡此半日，重溫舊夢。乃僱一車，先至中山陵園，車跡所經，道平如砥，綠蔭張幕，如在畫圖中行也。既至陵園，稍一瞻覽，便繞道赴靈谷寺，全國運動場已告落成，巍然在望；歸途經明孝陵，道途亦甚整潔，非復曩年之古木寒鴉，荒蕪一片矣。陵園之游，僅一小時，尙有餘閒，足供排遣，更驅車至後湖，後湖已易名五洲，河洲麟州之雅故，不可復存。湖中亦有畫舫，一舸容與，足遣牢愁；園外車馬塞途，游侶絡繹，更有少年，高歌爲樂，絃管噉嘈，嬉笑雜作；園之一隅，有售櫻桃者，夕陽影裏，人各一筐，余喟然歎曰：此昇平氣象也，塞外孤軍，春申苦戰，所謂國難當頭者，果如是耶？余復何心，忍作流連歎？遂歸旅舍。

(三) 湯泉休沐

次日侵晨，征軍待發，曉風拂袖，俊爽宜人；余京杭國道之游，允以此爲出發點也。自京至湯山，凡五十華里，沿途所經，有孝陵衛，馬羣，麒麟門，坟頭村等站，郊坰野色，古木清溪，亦有足觀者；惜道途方在改築，余車所經，仍爲舊路，坡度曲折，駕駛極艱。聞此路尙係孫肇遠氏就原有

道路改築而成；現京市當局，已重加測繪，另闢新途，路面平直寬廣，工事已畢其半；他日全線告成，大道如砥，驅車御風，賞心樂事，當無有逾於此者矣。車行未一時，已抵湯山，乃直趨陶廬。陶廬長廊曲徑，花鳥爭春，環境之幽，甯復逾此；主者雅人深致，素精績事，廣廳中張山水數幅，頗具邱壑；余儕車行不久，未覺勞頓，軟榻欹身，青峯照眼，漆盤杯茗，相對忘言。熊秉三氏詩云：「但覺一身賤，誰憐天下寒，願爾出山去，溫澤普人間。」慈祥愷悌之言，參悟者有幾人耶？

陶廬侍役，奉客維謹，余儕小坐片時，即請入浴。浴池方形，拾級而下，可坐可臥；更衣室中，更備籐椅，浴罷宜稍事將息；池中備水管二，鉅管一啓，泉水即汨汨上昇，著膚如炙，令人弗耐；必啓小管，稍滲清水，始可洗滌。入浴不宜携取香水肥皂，否則泉質變化，不利皮膚也。余勤加洗濯，熱氣紛騰，膚色轉赤，污垢既滌，身心泰然。浴能假寤片時，閒抽煙捲，一塵不染，萬慮俱消，數日來未有之快事也。

陶廬主人，以溫泉之化驗，分析之成分，製成一表，茲附錄如次，以供游者之參攷。

(一) 溫泉之化驗

溫度 五〇度

臭味 無

外觀 無色透明

比重 一、〇〇一四

固形物總量 一、八八格蘭姆

又對於化學紙之反應微

有鹹性

(一) 分析之成分(一千立方水所含之成分)

鉀 〇、〇三三〇九

鈉 〇、〇二三二三

鈣 〇、四〇〇〇

鎂 〇、〇九五二

錳	〇、〇〇四一四
淡輕	痕跡
硝酸	〇、〇〇〇五七
鹽化物	〇、〇一七二
硫酸	一、〇九八三
磷酸	〇、一二〇六
重碳酸	〇、二四四一
有機物	〇、〇〇二四
水酸化矽	〇、〇七九五
二酸化炭	〇、〇一〇八
硫化水素	〇、〇〇〇三
鐵	痕跡

浴室之上，尚有餘屋，卽爲旅舍，小樓一角，花木扶蘇，主人既極風雅，佈置尤見匠心，壁間張畫，寸紙片縑，都爲時賢之作。住室分爲三級：甲級九元，乙級七元，丙級六元，飲饌沐浴，不再取資。至浴費則每客一金，惟山居飲食，不易置辦，游客如欲留餐，尤須先時傳語，此則不可不知者也。

湯山泉源，凡四五處，隨地湧現，人可俯掬，居民澆濯，咸取於斯。至引泉鑿池，作爲沐浴之用者，除陶廬外，尙有民衆一處，取值三角，設備未周，殊未能令人舒適也。總司令部在湯山設有俱樂部，卽在陶廬之右；首都要人，時往休沐，門首佈崗，警蹕森嚴，非等閒人所得問津，余亦卽過門而不入矣。近頃國府以首都四郊，殊少溪山之勝，有建議繁榮湯山者，於其地建外交賓館，庶幾道著郊遊，得一登臨之所，然值此庫空如洗，國難方殷，斯議實現，不知待於何年耳？

湯山附近，有黃龍山，產石光潔，紋細如玉，明陵宮殿，所需石料，咸取給於斯，尙有一鉅大之石碑，長一百七十餘尺，寬五十餘尺，厚亦十五六尺，琢磨光潔，棄而未用，上下兩端，猶與山連，現仍兀峙，未能移動，余以時促，弗暇往觀，引爲憾事。寶華山距湯山十八里，山中古剎曰隆昌

寺，廟貌莊嚴，尤多奇蹟；近方築路，直達山趺，一旦通車，游者必相望於途矣。

(四) 溧陽小駐

陶廬飯罷，復赴街頭，稍事游矚，則市肆簡陋，殊無足觀；余儕遂登原車，又上征途矣。今日預定行程，以溧陽爲終點；自湯山至溧陽，相距一百六十五華里，經行各站，有仙澗橋，黃門橋，句容，二聖橋，後白墅，天王寺，元巷，東嶽廟，老河口，舊縣，南渡，胡橋等處，預計車行三小時，於句容天王寺，南渡三站，稍一停車，則午後四時，可抵溧陽。余儕離湯山之際，正爲午後十二時半也。自湯山前進，綠野平疇，一望無際；而趕驢者，尤相望於道。令余回憶十二年前，余游故都，一日盛夏，天未破曉，跨驢登西山，行經海淀，有持葡萄求售者，碧潤晶瑩，美麗如玉，余食而甘之；時淡月疏星，朝露零濕，此情此景，浮泛心靈，至今未釋；而湯山左近之風物，正與西直門外酷似，十年以來，余以偃蹇，委迹海隅，追念前塵，自憐老大，睹物興懷，彌增悵觸已！

車中無俚，輒作劇譚；徐君語余，江南公司通車之初，沿綫鄉民，多目汽車爲怪物，扶老携幼，爭以一睹爲快；汽車到站，圍觀者塞途，甚或邀集親友，携饈道旁，指點征車，視爲盛舉；然以此

而肇禍者，層出不鮮，數月以後，此風始息；於此可知內地文化閉塞，鄉曲愚氓，一物不察，可憐亦可憂也。

車行半小時許，已抵句容，即相偕下車，稍舒筋力；句容小邑，城垣不峻，舉手可及，市肆不及滬西徐匯之盛；城中僅一大街，自西徂東，數分鐘即可行盡；城門高揭，黨部情報，與紅綠市報相間；蓋以無線電收音機聽取京滬杭重要新聞，而用爲揭布之資料也。略一審視，則所載者爲滬市府接管開北消息。車停五分鐘，即又前行，再四十里，抵天王寺站；站後有池塘，老柳數株，一泓清水，殊可人意。站中有人，願任嚮導，遂至天王寺一游。寺中駐兵，禪房作爲辦公室，大殿三楹，中供何佛，余亦不審；導者云：「此殿初建時，鳩工庀材，廟貌體制，力求崇宏；惟正中一樑，不能與左右兩樑相接，而所差又復幾稀；建者徬徨，無可爲計，後忽有人持斧向中樑一砍，樑遂微伸，適與左右兩樑銜接，此殿乃得告成。」余笑頷之；導者爲天王寺土著，言之鑿鑿，幾同目擊，齊東野語，娓娓動聽，亦彌見其淳朴已。

天王寺過後，自元巷至東嶽廟間，凡卅二里，爲數月前剗車之處；余在車中，曠觀四野，絕少

人居，頗具戒心；繼復思之，余此行所携衣物而外，囊無多金，暴客驟臨，亦復河懼；蓋余於戒途之先，已以旅費之半，交上海銀行匯至湖州，自滬至京，自京上道，所費有限；思之重思之，竟啞然失笑！然余車亦竟於驚懼中安全馳過矣。

天王寺至南渡凡六十五里，南渡者，相傳宋自徽欽北狩，高宗渡江，建都臨安，卽於此南渡；俗謂泥馬渡康王，殆卽發源於此地歟？一笑。南渡產絲繭，廠甚多，車站臨河，頗擅風物之勝。

午後四時，車次溧陽，最令余注意者，厥有兩事：一爲距車站附近，於汽車疾馳中，遙見山麓樹有豐碑，建置未久。詢之車站執事，方知大刀匪之亂，溧陽受禍最烈，匪衆來攻，已迫近西門，官軍一連於山跌迎戰，生還者什不得一事，平溧民哀之，爲建斯碑，表彰忠績。余復叩以大刀會今仍猖獗乎？則曰：四鄉皆是，已改稱民團，不復爲民患矣。前此汽車被劫，非大刀會所爲，匪徒皆來自安徽之廣德，事後擒獲匪首，於車站附近槍決，亦大刀會所捕，非官兵之力也。

上此所言，爲一事也；其次則西門附近有仙人山，近頃忽發現黃粉，謂足以療飢，附近災民，爭相掘取，日數百石，不虞竭蹶。余初聞斯言，未敢置信；後旅舍侍役，覓取黃石，舉以示余，大可

盈握，偶一擲擲，立或盤粉，土人且尊之爲觀音粉，後余返滬濱，詢之友人，則此粉確可果腹，但服食過多，將患便秘。余甚憂之，不知地方官吏，會有以禁止之否？

余未上道以前，嘗慮溧陽旅舍，湫隘污穢，不堪涉足，白日勞頓，夜晚無眠，此中苦况，殆未可言喻。孰知天下事豈可以想像得之，此間有大華旅館，房舍規模，無殊於上海之振華，衽整潔，與西湖之清泰第二相仿，偶一投止，便覺忻然，勞倦之身，可以安寐矣。

溧陽水鄉，輪船四達，每日開往金壇，無錫，常州等埠者，不下十餘班，故交通至便，但索閱滬報，則猶在四日以前，殆火車中梗故耳。溧陽有地方報一種，曰溧陽民衆日報，刊行僅一月有餘，檢其內容，所載者爲綁案盜案，與衛生運動籌建小菜場等，但地方報司一地方之喉舌，固不必期其遠大也。

(五) 陽羨風光

十六日，余儕預計作宜興之游，侵晨七時，自溧陽前進，陽羨風物，夙所神馳，善權張公兩洞，尤爲余所嚮往者。昨夕，余即與徐君商略游程，知自溧至宜，爲時至捷，相距僅七十里，經行小

站，爲鳳台，徐舍，宜豐橋，陳塘橋，由徐舍可逕游善權洞，固不必先至宜興也。若張公洞則在宜興之第三站，湯渡前往，轉爲便捷。余儕計畫，於善權張公，必游其一；因託溧陽站長何人熙君以電話告徐舍站，爲余儕僱轎相候；一切既定，匆匆就道。

陽羨風光，余心醉既久，車中默念，東坡陽羨買田，著爲美談；於水則有東沅西沅，烟波浩淼，時現片帆；山則龍池，代出高僧，而善權張公，尤稱奇蹟。叔雍宗兄，囊曾爲余道兩洞之勝，並言客有自歐陸歸者，謂比利時有一洞，視張公洞爲略廣袤，奇景尙不之及；比政府經之營之，內設鐵道，布置井然；陽羨兩洞，幸經儲君南強傾家財以葺之，耗十餘萬，始得治階梯，闢榛莽，以利游客云。然則余今日之游，當拜嘉儲君，至於無極也。

車行卅里，抵徐舍，余歡躍下車，以爲可一覽善權之勝！豈意站中司事，向余致歉，謂凌晨得訊，卽僱備輿相迓；但久不可得，如以小舟自水道往游，則今日不能歸；至是余大懊喪，然猶望於湯山一游張公洞也。八時車抵宜興，晤江南汽車公司副經理饒競羣君，略譚片時，卽至街市瀏覽。

宜邑亦水鄉，城外河道四達，市街整潔，商肆林立；余於舖中購茶具數事，歸貽戚友，聊作此游之紀念。自市街前進，跨一石橋，復轉折至孔廟，巒舍崇闕，似時加修葺者然；自此前進，即公園矣。公園拓地不廣，花木亦未見其繁茂；然園傍城堞，登臨眺覽，轉蔚爲大觀，遙睇則東西兩泖，烟水迷茫，片片青峯，照眼蒼翠；俯視則城河數彎，一望澄碧，岸旁垂柳絲絲，二三葦屋，雅有「半城山色一城湖」之概；余眺望既久，不覺神移；公園之勝，以余所游，推此爲最已。出園後，不復再循原路，過一小橋，卽爲國道。余儕預囑汽車於此相待，至是又于役征途矣。

宜興至湯渡，僅卅五里，馳車四十分鐘，卽至其地。湯渡以產紫砂瓷器馳名。視丁山蜀山之所出，殆尤過之。湯渡土質甚優，所成器皿，或爲紫紅，或作赭黃，而溪山花鳥，繪刻尤精。凡宜興市舖所售者，取給於是。吾儕購取茗具，因須覘其色澤，而繪畫或出自名工，稍益數金，便得佳品。余車所經，見土窰羅列，外觀頗似英倫之古堡，紅磚掩映，野樹成陰，亦自饒佳趣也！

既至湯渡，更謀作張公洞之游。徐君招站人相商，亦無由得轎，欲捨陸言水，則艣聲呶呶，小舟沿溪可尋。徐君云：「卽刻放舟，窮一日之力，歸來天已入暮，且又安從得宿？往復匆匆，所得

無幾。』余然其說，碧翁似又故泥吾行者，忽有雨意，於是張公洞之遊，又復不果。余低徊水邊，太息不已，豈蠟屐尋幽，一切亦有前定耶！

（六）太湖波影

太湖三萬六千頃，介於江浙之間；余平生以在鼇頭渚望太湖爲一快事！此遭出游，曾以國道情狀，叩諸會游之客。客謂：「蘇段行車，以路基未固，震動顛簸，令人難忍；惟行至蘇浙交界一區，則路已坦平；及至馳車父子嶺，遙望太湖，烟水茫茫，令人頓生江湖萬里之思，胸臆爲之一暢！途中無所流戀，蓋以此段爲最可樂也。」余默識之，預計行經太湖，必停車小駐，流連片時。嘗聞瑞西之麗芒湖，面積不亞於太湖，繞湖一周，電車汽舟，粟六竟日，猶苦不給；而麗芒風物之美，則蜚聲寰宇；返觀太湖，四周羣山林立，湖中島嶼棋布，風景如畫，不殊麗芒，乃政府未暇經營，行旅視爲畏途，劇匪以其港汊紛歧，用作淵藪，爲禍之烈，未有已時，輿念及此，能無慨然！聞農礦部昔曾建議闢太湖爲國立公園，派員察勘，議具計畫，事已稍有端倪矣；今乃寂然無聞，何也？

五月十六日，余既至宜興之湯渡，以時促未能一游張公洞，引爲大憾。此際天又微有雨意，深慮車經太湖，或無所觀；乃登程而後，天忽晴朗，山翠如沐，霽色撲人，余懷歡慰，當可知矣。自湯渡前進，未及半小時，已至父子嶺，路轉峯回，太湖已湧現於眼前；眼力所及，一望無際，青峯片片，若隱若現，氣勢之雄偉，景象之空闊，視龍頭渚所望之太湖，又復大異。父子嶺既具山巒之秀，更面對太湖，山容水色，各極其妙；余儕於此下車，徘徊瞻眺，遠挹波光，近覘山色，顧而樂之！其時晴空萬里，薰風拂衣，時有片帆，出沒雲際，茫茫天水，極目無窮，太湖風景之曠遠，非數言所可盡也。湖畔復有良田，一望彌綠，於以知太湖灌溉江浙兩省，爲利之溥，不可勝言。余車所經，左湖右山，嘉木蒼翠，風物之美，如入畫圖；馳行未及廿分鐘，太湖已渺不可見，如斯美景，以途中無旅邸足資休憩，未能多所領略，至可惜也！

按太湖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廿里，湖面一周爲五百里；山脉發原於天目，自宜興逶迤而入太湖，以馬蹟山與東西兩洞庭山爲最鉅；其餘諸小山，隱現出沒於波濤之間，爲數不下數十；全湖形勢，山川湖沼，至爲複雜，四周羣山如笏，林壑幽美，前農礦部陳植君奉命察勘太湖，

擬闢爲國立公園 National Park，效法於美洲之黃石公園與冰川公園，計畫周詳，於水陸交通，亦擬有辦法；張靜江先生亦極力主張速建環湖馬路，惟以限於財力，實現之期，不知何日。余意父子嶺一帶，水秀山明，全湖在望，現爲汽車必經之道，旅客亦莫不欲於此處稍作流連，似宜於道旁建一小規模之旅店，以爲旅客駐足之所，推窗一望，風帆沙鳥，水色迷濛，已儘足供竟日之盤桓矣。

當國道通車之初，羣咸惴惴，以爲車經太湖之濱，或有不利；顧積日甚久，初無變故。或戲謂太湖豪客，利於舟楫，於陸上行動，似非熟諳，余聞言啞然。竊以爲父子嶺一帶，山勢平衍，汽車行經，需時甚暫，何況行旅之客，囊無多金，即有所獻，所得亦僅，豪客當亦洞知此中真相也歟？某君語余，有顯者眷屬，以要事赴京，深夜自湖上起程，夜半始抵父子嶺，一望昏黑，渺無所見，乃車前一輪，忽爾爆炸，御者下車修繕，時車中人已甚惴惴，豈意正於此際，遠處有燈火二、三，隱約而來，於是更爲震駭，一時水聲風聲，大有草木皆兵之慨，車夫亦徬徨無計，亟駕車前進，疾馳二、三里，實不能再行，乃止於道旁，孰知不俄頃間，燈火又現，愈逼愈近，車夫知不能免，擊

槍在手，欲以殉主，時顯者眷屬，已戰慄萬狀，莫知所可，乃歷時未久，止於車前者，僅爲士著二人，各持火炬，詢以所欲，則笑謂我輩爲此處鄉民，每夜巡邏，以衛行旅，頃聞君車損壞，特來相助，初無他意耳。御者聞言，驚魂始定，即倩其助裝新胎，事畢，天已黎明，願厚酬之，堅辭不欲而去。余之縷縷述此，蓋以父子嶺左近，實無危險可言，欲領略太湖風物者，幸弗視爲畏途也！

自父子嶺前進，更未半小時，即經行夾浦而抵長興，長興屬浙境，近頃爲京杭通車便於管理計，長興一站，已由江南汽車公司租賃。長興有煤礦一所，規模甚鉅，余以時促，亦不暇往游，自長興前進，即直趨湖州矣。

(七) 茗溪遙眺

余儕自江蘇驅車赴浙，礪瘠之區，以句容至溧陽爲最，一過陽羨，風物卽漸轉佳麗，自太湖經長興以至湖州，峯巒蒼翠，嘉木成蔭，道旁時見清溪，與修篁掩映，風物之美，如在畫圖中行也。余車以道路平坦，馳行益疾，迅越平原，復登山徑，乍過前峯，又望青山，余之左右，盡爲峯巒，四山之中，車疾如矢，好景當前，幾目不暇接。已而行經杭長橋，稍頃抵湖州，徐君泰來曩亦供

職浙省公路局，與湖州站諸君，至爲熟稔，至是乃倩王延齡君以汽車駛至儀鳳橋塊。湖州無人力車，過橋即須步行，後此王君爲余料量各事，迄今思之，彌可感謝已！余儕既抵湖州，卽寬一逆旅投止，前曾有人謂湖地旅館，以東吳差堪涉足；後復聞人言，中央旅社新建，房舍甚精潔，余不謔二者孰佳，乃投中央，亦姑試之耳！既抵中央，方知爲一戲館所改建，余儕所居之室，爲一特別包廂，戲臺已易爲禮堂，湖人多於其地結婚，壁上懸儷影十餘，蓋在此禮堂舉行婚禮者，余初聞之，以爲至堪發噱；繼復一思，人生如夢，余儕固無時無地不在演劇中也。

湖州古稱苕溪，今改吳興，水秀山明，夙稱富庶，昔有山水窟之號。城之四周，碧水盈環，素利舟楫；至名勝則分爲兩途，南則道場雲樵仙人洞，北則白雀黃龍洞。余儕既至旅舍，匆匆飯罷，已午後二時，由王君擬定游程，先謁陳英士先生墓，次則游道場山，陳墓建置方竣，余儕去湖州後之數日，方舉行落成典禮，墓距車站甚邇，汽車可以直達，墓之甬道甚長，視西湖徐錫麟烈士墓道尤過之，道旁種植松柏，排列成行，吾知十年而後，嘉木成林，一望蒼翠，其風景必尤有可觀者也。墓道既盡，拾級登台，中建一碑，碑陰爲孫中山先生手蹟，更上則有一亭，額曰「

雄跨，「登亭遙眺，前後左右，形勢佳絕，道場山之塔，亦巍然在望。聞國府爲陳先生建墓，特派專員策畫其事，所擇諸地，以此爲最，宜其登臨一矚，盡收湖山之勝也。雄跨亭中，黨國名人題詩詞殆遍，于右任云：「十年新膽餘亡命，百戰河山弔國殤，伯氣江東久零落，英雄事業自堂堂。」戴季陶云：「猿鶴猶知百戰功，春秋祠宇白雲中，寒山萬木能爲雨，水殿靈旗不滿風；出押爪牙成咒虎，燭天懈燧正雞蟲，東門置泊今何日，拂石人來薦晚菘。」余意陳墓落成，後之游湖者，必來瞻謁，春秋佳日，雋侶如雲，宜於左近隙地，建屋數椽，供游人休憩，不謫湖郡人士以爲然否？

謁陳墓後，復登汽車，沿國道前進，行約廿分鐘，止於道旁，沿小徑可登道場山，叩之一老者，示我路徑，遂忻然前行，豈意歷時甚久，竟爾迷途，蓋余儕未趨萬壽寺之前山門，誤陟山後小徑，初尚有路可循，嗣竟不知從何得達，欲歸則又未甘，於是偃僂前進，斬棘披荆，苦不堪言；而林薄間潺潺泉水，如走輕雷，余儕雖買勇氣，然恐偶一失足，或墮深澗，於是相與慰藉，不置一詞；而山峯之塔，似在咫尺，但竟無由登臨，後復幾經險阻，始抵塔下，守塔者爲一老頭陀，係湘

人告以來路，深用詫駭，其時天已薄暮，振衣遠眺，惟見雲樹蒼茫，隱約間似望得太湖一線而已。按萬壽寺肇源李唐，中和二年，有梵僧自西來參伏虎禪師，闢蕪建舍，後來者日衆，遂品第此山爲第一道場，佛寺名天下者，五山十刹，此蓋第七刹也。聞寺中藏全部大藏經，惜以時促，無由伏讀，匆遽下山，駭汗相屬，登車歸寓，回味今日之游，苦樂相較，真得不償失也。

晚餐而後，更至街市，湖州本極殷庶，店肆櫛比，電炬輝煌，馬路率鋪以水門汀，都稱整潔，一切規模，甚似杭州之清和坊。余離滬之先，曾託上海銀行匯款至湖，至是往某錢莊提取，幾經探詢，始至其處，蓋某錢莊設于一商肆內之廣廳中，庭院曲折，非外人所易知，亦策安全之一道也。湖州產筆，馳譽遐邇，以王一品爲最，其肆開設已百餘年，每歲營業，達七萬金，銷路之最廣遠者，莫若哈爾濱。湖筆多產自湖屬之善連鎮，亦猶宜興瓷器之產自湯渡，不過以城市爲集中之處耳。余購筆廿餘枝，將携歸貽友，余雖不善書，而朋儕之中，則多揮毫落紙如雲烟者也。既出王一品，更至某號購酥糖，酥糖亦湖州名產，分冬夏兩種，營業特佳，歲可達三四萬金，批購多來自外埠，其業亦不爲惡矣。湖州又產鵝毛扇，其普通者每柄值洋二角，若陳之滬市，

非一金不辦。更有一種，純以鷹毛爲之，亦僅售一二元，行旅之中，購一二土產以歸，家人相聚，品評其價值，亦至堪紀念之一事。余既得筆與糖，又獲鷹扇，兩手盈握，興會之佳，可以知矣。

湖郡街市交通，不得人力車，余既前言之矣；後叩諸友人，則言此間轎夫勢力，至爲膨漲，每一轎行，規模甚鉅，裝置電話，無殊商肆；前曾有人，擬興辦人力車，以利交通，卒爲轎夫所阻；以余觀之，湖州水鄉，橋樑相望，通人車力似非易易，然以此邦風物之佳，交通僅恃肩輿，索價既昂，行復迂緩，亦非根本之圖也。

翌日爲五月十七日，余預計上午遊白雀寺，午後赴莫干山，江南公司汽車既送我至湖州，不得不遣其歸，乃改乘浙公路局之汽車，一切由徐君料量其事；余斯游獲此良伴，殊出望外；江南機司鄭恂元，少年謹愿，技術甚精，辛勞二日，一旦言別，亦不無耿耿也。徐君仍偕我赴莫干山，一切計議既定，凌晨七時，余僱得肩輿，作白雀寺之遊；自旅舍出發，抵北關，下輿渡溪，賃舟而過，輿即陳舟上，既渡，仍沿溪行，循流撫岸，歷石橋無數，橋高聳如駝背，石板尤奇窄，人坐輿中，下瞰深淵，中心惴惴，但亦無可如何，一切付諸天命而已；溪流既盡，轉折行入田中，良疇

千頃，桑林一望無際，其時頭蠶乍過，二蠶正將採桑，鄉人摘桑盈筐，碧潤可愛，聞每擔可售六金。行行行，途中歷小港無數，岸均狹窄，不易經行，於是行一小時，歷程十里，始抵寺門，甬道中有古柏數百株，濃蔭蔽日，鬱鬱蒼蒼，殆百年前物也。白雀寺爲湖州一大叢林，每歲早春，江浙婦女前來禮佛者，數以萬計；今年因日軍犯我淞滬，香火寥落萬狀，寺僧對余慨歎，謂亦爲我佛始料所弗及也。白雀寺建置奇古，蓋梁時其祖師說法，有白雀依迴聽經而不去，故開基爲寺，實大同紀年也。嗣祖師圓寂，口吐蓮花，茲肉身瘞於塔巔，并其蓮花而瘞之；今大殿中塑像，祖師座上，白雲繚繞中，猶有一白雀，作低徊聽經狀。庭中有石碑，記重修事，謂廟燬於髮逆，至光緒三年，始鳩工重修。余於寺中遊覽殆遍，最後始歷山巔，其上新造一殿，余初意頻高遙，屬水驛烟村，必歷歷在望，豈意庭前障以高垣，一無所覩；叩之寺僧，何不去此高垣，以窮望眼？僧言風水所關，建置之初，亦曾商略及此者也。殿東小樓，可望太湖，沙鳥風帆，都來几席；惜中儲雜物，不堪涉足，至可太息！廟祝又導余觀火燒白雀寺遺跡，謂當年巨火時，竹木盡化灰燼，卽今之竹葉，猶存火印；語次指院中竹葉示余，則綠葉之中，果有黃色痕跡。後此余赴莫干

山，偶見叢竹，亦復如是，輒爲之失笑。白雀寺住持寶峯，爲遼甯綏中人，向余詢日軍侵我關外三省，果有還我河山之一日？余殊無以應之。寶峯曾游緬甸仰光等處，請得玉佛三尊以歸，今供奉寺中，惟佛像不甚鉅耳！至是余游覽既畢，仍乘輿返旅邸，整理行篋，午後復上征途，作莫干山之行矣。

(八) 山居息影

莫干山爲余舊游之地，人多愛其涼爽，余獨喜其幽倩，茲數年來，余登山不下十次，炎夏之際，亦嘗偶一投止；但以余之經驗，出游則宜於春暮，靜居則最好早秋；若夫夏日，則志在這暑，亦僅能消夏而已。春時杜鵑花遍山皆是，紅紫相間，新雨之後，小筍怒發，生意盎然；此際山上人家，居者絕少，策筇閒行，無往而弗適，朝看白雲，暮觀落日，令人有悠然世外之感！若夫初秋，使游侶最感舒暢者，厥爲日日晴天；其時泉水甘冽，倍於常時，午睡既興，汲泉煮茗，竹窗閒坐，相對忘言，此意此境，非秋光燦爛時竟難得之。又或月圓之夕，小步空庭，涼露侵尋，微感寒意；於是四山雲樹，頓有蕭疏清冷之致；凡此所述，非清秋時節，又曷足以致此？惟余之語此，非以

消夏爲不可樂也；消夏之樂，人多能道之，茲僅述余個人之觀念，蓋在告吾伴侶，佳日春秋，山居之樂，有如是者。

五月十七日午後，余僥換乘浙公路局汽車，自湖州經三橋埠至莫干山，途中經行，僅一小時餘，遂抵山，與站長陳子偉君略談片刻，即乘輿上山，仍循老路，余以屢次登臨，亦不感其危苦。凡游山者，大抵志在涉險探幽，必歷盡艱辛，始得佳處，惟登莫干山，則殊無斯感，蓋自山跌以至山巔，一路風光，領略不盡；初入山徑，便聞水聲潺潺，稍上即見幽篁，將至礮台山，雲樹蒼茫，已有振衣千仞崗之概！及轉折而登百步嶺，則氣象又爲之一變。總之乘輿登山，風物之佳，使人流戀，初未覺其歷時之久，與夫山路之陡絕也。余此遭登山，天氣燠熱，不類初夏，及抵山巔，大雨即至，然未及片時，則又雨歇雲收，晚霞片片矣。余所寓在崗頭路，庭前紫藤花猶未盡謝，草苑已一望彌綠，計余自去秋在山。迄今又閱八月，歲月催人，世事萬變，良辰美景，彌覺百感交縈也。

中國旅行社以山中爲避炎勝地，爲便利游人計，與上海銀行合設夏合辦事處於山中者，

亦既有年矣；茲更以游侶紛至，尋幽探勝，苦無實用之專書；而山中事業，又與日俱進，游程之擬定，旅舍之選擇，均有賴於出游前之策畫；於是決意刊行「莫干山導游」一種，命余調查山中情狀。余此次山居，計留五日，泰半盡力於此書，攝得照片不少。茲者此書已告問世矣，內容計分爲十四編：曰概說，曰區域，曰名勝，曰游程，曰旅館，曰交通，曰公用事業，曰商肆，曰醫院，曰機關，曰法規，曰物產，曰藝文，曰附錄，篇首復附以地圖，全書凡一百五十頁，爲銷行普遍計，每卷僅取值二角；讀者有欲知莫干山之近況者，試閱此書，必微有所得也。

莫干山以避暑者日衆，旅館事業，逐年發達；今年所新設者，有礮台山之綠蔭旅館，凡自老路登山，必先經其處；其屋原爲英人梅藤更私產，形若歐洲之古堡，嘉木葱龍，景色幽絕；民國十六年，爲浙江省政府下令沒收，撥給莫干山管理局爲局址；至廿年，梅子雪亭請求發還，經浙省府允准，復轉售於南京之江南汽車公司，大加修繕，遂改爲旅邸。全址凡佔地七十餘畝，經主者吳琢之君之設計，佈置甚爲可觀；於旅邸中設游泳池，網球場，小考而夫球場等，以供游客消遣。旅館經理爲姜嘉生君，向任莫干山車站站長，與山中人士，往還甚密，招待旅客，素

極肫摯，今充斯職，可謂人地相宜者矣。此外崗頭路又設一統旅館，爲杭州城站旅館所分設，地勢較高，風景亦有可觀，去余寓處不遠；余山居時，方在改建，茲亦落成，開始營業矣。至向有之旅館，若莫干山旅館，大華飯店，榮根香旅館，中國旅館，均各有所長；而風物之美，亦各隨其地位而異；游者但求個人之所嗜，自有無窮之樂趣也。

鐵路旅館開設最久，營業最盛，佔地六七十畝，其下卽爲劍池，風景佳絕，網球場，游泳池，書報室等，亦莫不俱備，係京滬滬杭甬鐵路所創設，歷年營業，雖不甚惡，但以秋冬之季，游客絕少，而開支則未嘗稍減，故平均計之，仍苦折閱。

游客登山，或有以輿行二小時爲苦者，有人建議，仿照香港上山汽車道辦法，將新路加寬改平，汽車可直達山巔，此一說也。更有人主張將庾村汽車站延至莫干塢者，蓋莫干塢爲莫干山深谷，若以汽車路延至莫干塢內，可直達劍池之底，如是上下距離，縮至極短，此又一說也。余意前者需資甚鉅，且多危險，不若後者之易於興工，浙省公路當局，其亦將採斯建議否？莫干山泉水之美，余既前言之矣。蘆花蕩有泉源三，導以鐵管，西醫驗之，謂水極清潔，絕無

微生蟲，卽冷飲亦不致河魚之疾。此次余過蘆花蕩，細草芊芊，風物幽倩，惜泉源保護未周，任其流去，未免可惜！若保護得法，於風景清幽之處，鑿一小池，蓄水禽三五，大可點綴山中景色也。蘆花蕩之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卽在冬季，亦不虞其枯竭，所望今後山中當局，能盡加保護泉源，斯爲最善耳！

余嘗考量山中發達之原因，泰半由於交通之便，給與夫途程之匪遙，蓋自滬出發，歷八小時卽可直達山巔，塵市之客，於休沐之暇，登山小住，往還三日，亦彌覺其清娛。後此國人在山營別業者，必日衆，將來之發皇，又豈可限量耶？

余此遭在山，爲日有限，亦僅領略朝暮景色，時日匆匆，至五月廿三日之晨，卽下山仍乘浙公路局汽車，逕赴杭州；在杭留二日，卽換乘火車歸滬，半月景光，去何速耶？

香港印象記

梁·得·所

Fair Hawaii! Oh, dear Hawaii,

Lovely island of southern sea!

Fair Hawaii! Oh, dear Hawaii,

Blissful memories You brought to me!

明媚的夏威夷；親愛的夏威夷，

你是南海可愛的島嶼！

明媚的夏威夷；親愛的夏威夷，

你使我把往事追懷不已！

倘若你旅行太平洋，經過檀香山的時候，大概可以聽聞每岸的土人彈撥 Guitar 的絲絃，
奏着蕩人魂魄的柔婉樂調，而唱上面所寫的一節歌曲。

我是未到過檀香山的；然而前幾個月偶作南行，當我乘着的亞洲皇后入香港的時候，不知不覺聯想起那段夏威夷的歌曲。現在，每憶起那歌曲，又聯想到香港了。

香港是南海的一個小島，所謂南海，是指中國南邊的海，但同時廣東有個縣名南海；據父母說我的故鄉是在這縣，然而當我未出世前，父母到了粵省北境的連縣，而我出世後不及半歲，父親又因就香港一間學校聘任教職，於是搬到香港來。一直住了四年，前幾個月南行，沒有到南海縣，更沒有回到父母所在的粵北的連城，只到香港而已。然而有什麼關係，到香港豈不像返故鄉嗎？「四海爲家，」這就是我幾年來聊以自解的一句話啊！

香港所給我的印象，是最早不過的了！因我那時才開始懂得看東西，她告訴我窗外街上的電車有兩層樓，告訴我海上的汽船有煙囪，告訴我遠望海水是綠色，這都是真的，到十多年我還是一樣真；這十多年來，有人會給我以天使一般的好印象，日子過了，證明我的眼睛分不出真偽，惟有香港所給我的印象，並沒有欺詐。——兩層的電車，有煙囪的汽船，碧綠的海，雖久別重逢，却使我一見如故。

我還記得：當我五歲離港回粵的時候，搭的輪船名叫哈德安，後來歐戰發生，哈德安回英國運兵載糧去，服完戰役再回香港，這回我又見她泊在港中。他是上了年紀的了，帶有幾分老態，然而她的神氣矜豪，彷彿微笑地對我說：「我除了爲旅客服務之外，更會効勞祖國了！你呢？十多年來做成了什麼事情？」

由滬到港的船，停泊九龍，再乘小輪渡海，才到負山面水的香港。踏上碼頭，像與上海的黃浦灘無大分別，但巡捕似乎特別多，其中有山東老兄，而大部分是印度囉囉差——粵語叫印度人的混號做「囉囉差」，帶有幾分輕蔑的意思，但據我朋友傅彥長先生說，這名稱的原音，係印度古語之「皇帝」，粵語又叫外省人做「老兄」，也是當作粗俗的綽號，原來這兩個字是最恭敬的，半點輕慢也沒有。

且說踏上香港岸，入大馬路，就可以趁電車，上面說過是兩層的，樓上頭等，只收一角，便可坐全條路程，橫貫香港廿餘里了。至於上山，倘你不願步行，也不願坐橋，就可以趁山頂電車，這種用鐵纜絞上山頂的電車，坐着頗覺危險，實際可以不怕。

上到山頂，遠望海洋的水平線，使人覺得世界何其大？俯視濱岸的船隻和屋宇，却又渺小得很！這一千八百尺的高山，名叫域多利，又名扯旗山，原來高峯插着一枝旗，我們應該覺得慚愧！這枝旗，就是英人一向誇道與日光同現的米字旗。大好山河，淪落他人手，自古是引為感傷的！何況百年來的中國，屢屢現出次殖民地的景像呢！香港啊！你是南海可愛的島嶼，我一見你的青山綠水，恨不得認你為故鄉，你彷彿是從前我們家裏的一個人，但是現在做了人家妾。自從我明白這種情形以來，我仍很愛見你的面，但我實在不忍長久見你的面啊！這回久別重逢，自然不少歡喜，然而我知道我是不能久住的。

由山頂下來，半麓有一個「兵頭花園」，在人煙稠密的香港，這便是唯一的公園了。這公園是紀念鴉片之役陣亡的一個英國將軍的，在英政府方面論，香港是鴉片之役的戰利品，而那位勇敢的甲必丹是鴉片之役的犧牲者，現在以香港唯一的公園紀念他，立一個銅像在園裏，理由是十分充足的罷。

園的入口處，有一個新建立的石碑坊，上面刻着中英文的金字，中文的一行是「歐戰華

人國殤紀念牌。」這個牌坊實在可使中國的遊者見而稱快；因為自古以來，對於國殤者都是肅然起敬的，何況歐戰陣亡，是為世界正義和平奮鬥而犧牲！

我進園內散步，坐在樹下一張椅子上，心裏有點茫然，彷彿眼前一陣昏黑，帝國主義與人道和平混作一團。

在甲必丹的銅像脚下走過時，我不禁想問：「林則徐的銅像在那裏？鴉片之役，華人國殤紀念牌在那裏？」

銅像，——牌坊，——榮與辱，——公理與強權，……同時雜陳一個花園裏，使我們幾乎不相信；然而何必不相信，其實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啊！

乘輿而來，興盡而返。這回我南行正是如此，在香港逗留六天，乘麥堅利總統船回上海來，那天清晨，朝霧尙未盡散的時候，船開行了，回望霧中的港島，彷彿照着紗幕的顏容，此別又不知何日再相見？

天 一 影 片 公 司

總 公 司：上海法租界甘世東路二二二號
電 話：“六六五〇七”經理室：“〇五二五七”
電 報掛號：“SHAWBROS”外國 “〇三七六”內國



星加坡羅敏申律一六一號 • 馬來半島怡保
香港軒鯉詩道二四八號 • 暹羅曼谷

分 公 司

天一影片公司創立於民國十四年。為邵醉翁氏昆仲獨資創辦。現改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在上海甘世東路。為西式三層大廈。內為各部辦事室。製片部在大廈之北。內部均按照美國最新格式裝置。極為完善。大廈之南。有「有聲」「無聲」攝影棚各一所。欄外曠地。鑿池築亭。遍植花木。頗繞園林之勝。星加坡。怡保。暹羅。香港各地。均有分公司。總經理邵醉翁。協理邵邨人。經理邵仁枚。副經理邵逸夫。分別主持總公司及分公司事務。歷年出品。至二十三年份為止。共計一百另六部。其中有聲片二十七部。無聲片七十九部。此外尚有新聞短片二十餘部。二十四年份將開映之新品。有「重歸」「美人恩」「母親」等片云。

臺灣半月記

江·庸·

臺灣半月游記序

己巳九月，余將有扶桑之行。就江君翊雲，詢彼邦風土及名山勝概。適君亦有事於臺灣，期相待於兵庫洛京間，爲紅葉之狩。既而余至江戶，聞君已游別府溫泉耶馬深溪，挂帆西邁矣。仲冬始屆，余歸北平，君亦行裝甫卸，持短冊訪余曰：此臺灣半月遊記也，盍爲我序焉。余受而讀之，則詞簡意賅，采風之外，兼述遊迹，於日本三十年來政教之謀新，工商之振發，規模鴻偉，略見一斑。且余觀嘉南大圳之經營，糖業木材之會社，樟腦鳳梨之饒富，則爲之矍然以驚！拜鄭延平忠節之祠，弔寧靖王五妃之墓，誦櫟社遺民之詩，則爲之惘然以悲！游化蕃之村社，聆夷女之杵歌，步十丈之繩橋，咏洪荒之神木，則爲之迢然目想而神游；至於登赤嵌樓而怵荷蘭人爭戰之烈，過嘉義郡而褒柴大紀圍城之功，更爲之唏噓而歎慕！若夫阿里山之雄高，日月潭之清迥，憑涵碧樓以嘯詠，峯瑤華草之芳妍，

正復逸興遄飛，恨不得追陪節履，從公一賞其幽勝也。夫臺灣孤懸海外，自古不通中國，自隋大業中，虎賁陳稜始至澎湖，明宣德太監王三寶曾因風飄至，采藥草以歸，是爲華人入島之始。其後琉球、日本、荷蘭更迭雄長，與海盜相馳逐，嗣爲鄭氏所踞，立國者二十二年，始隸版圖。然朱一貴、林爽、文倡亂於前，陳光愛、陳周全、蔡牽叛擾於後，百餘年間，迄無甯晷。觀藍鼎元、趙翼、徐家幹、郁永河諸人所紀載，可知榛狉之俗未馴，潢池之弄時作，兼以風濤險惡，瘴海鉅山，至者咸視爲畏途。文教旣無所設施，游覽復難以窮勝，迄今時事遷移，主客易位，欲話臺嶠故實者，亦徒披圖以抒憤，望洋而興嗟耳！今君閱時不及浹旬，周迴殆及萬里，國政則攬其綱要，風物則歷其幽奇，探索彼己之情，銜校今昔之異，知君含悽茹憤，蘊於言詞之外者，豈是淺淺所能罄哉？余之歸也，歷馬關、渡釜山、抵漢城，經平壤，春颿之樓檻依然，昌德之宮垣無恙，愧乏述征之賦，聊摭懷舊之情。然參尋故蹟，搜證遺聞，玉斧誰揮，金甌遂缺，天心何醉，風景不殊，其弔古傷今，橫胸梗臆者，宜與君同茲幽惋矣！小寒日傳增湘序。

余於今歲十月，受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之託，過赴臺灣募集捐款，臺灣昔隸吾國版圖，近狀若何？國人或欲知其梗概。旅臺半月，於臺灣特殊之制度，重要之事業，以迄山川風土，略有紀載。歸國以後，稍加點竄，刊爲小冊，閱者得勿哂其陋耶？民國十八年十二月，江庸識於北平。

編者按江翊雲先生此作，於台灣政教之設施，實業之進展，敘述綦詳，彌增觀感；而蹤游所及，復繫以小詩，披誦一過，彷彿身歷其境也。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后二時，舟抵基隆，登岸，乘二時二十分車赴臺北，寓鐵道旅館。四時，訪蔡君法平。蔡君於民國三年，曾捐鉅資，建京師第一監獄女監，慷慨士也。商榷華洋義賑會募捐事，留飯談至九時，復邀往北投，浴於八勝園。北投距市約二十里，以溫泉名。園據小山，房櫺修潔，林木深蔚，惜深夜不獲一觀山景耳！臺灣面積二千三百三十二方里，島形橢圓，南北長七百餘里，東西最廣不過二百八十餘里。山最多，幾占總面積三分之二，山之高者，恆逾海拔一萬尺，最高者爲新高山，高至一萬三千零三十五尺，故日人昔呼之爲高山國也。

人口約四百二十五萬，內日人約二十萬，外僑約四五萬，餘皆本島人。地跨熱帶，適於種植，稻蔗及樟腦之富，寰宇無匹。日人竭三十年經營之力，現在歲入達一億二千餘萬，如此山河，一戰而棄，可歎也！臺北道中感賦一律：

基隆至臺北道中

海色嵐光翠作圍，夕陽明滅雨霏微，四時天總留芳草，十月涼初上袷衣。風土尙同鄉里近，（本島人多吾鄉漳泉人，徒居語言及衣食住與昔無殊）河山猶是主人非。新巢未必棲香穩，正倚簾櫳待燕歸。

十四日晨，法平來寓，偕訪林君熊徵，辜君顯榮，許君丙，三君皆臺灣鉅紳。辜君於民國十五年識於北平，其婿陳棧治，余門人也。林許二君，則在上海，浼林君松壽介紹者，訪林君時，適值許君在座，代爲斟酌視察日程，十二時回寓。二時散步市內，林君熊徵之弟熊祥來訪不值，四時答拜，林君遂邀往網溪山莊觀菊，乘摩托車，至淡水河畔渡河，復步行里許始達。主人楊仲佐，字嘯霞，好藝菊，畦中植菊，凡四百餘種，花方盛開，徘徊於夕陽榕陰之下，攝影而還。六時半

赴法平之招，同座林君熊徵，熊祥昆仲，辜君顯榮，許君丙，蔡君彬淮，（蔡君亦曾由林君松壽致書介紹）及中華總會主席林君揚川，今夕之譙，蔡君即爲介紹林君揚川於余，以便商洽募捐事也。十時半方散。

十五日晨九時，許君來寓，偕往總督府訪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內務局長石黑英彥，警務局長石井保，殖產局長百濟文輔，文教局長杉木良及涉外事主任森新一，石塚總督已於昨日赴東京，不及見也。臺灣行政，以總督府爲中樞，總督府置臺北官制屢更，現屬軍民分治。總督執掌全島政權，輔總務長官，設內務，文教，財務，殖產，警務五局，分司行故。設總督府評議會，徵求民意。評議會會員二十五人，臺灣人僅林君熊徵，辜君顯榮，顏君國年，三人而已。地方行政，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洲，臺東，花蓮港，澎湖三廳，下爲郡市，郡之下爲街莊。司法則設有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制度與我國現制相同，分單獨部合議部，單獨部卽我地方法院之簡易庭也。高等法院分覆判部及上告部，覆審部管轄對於地方法院合議部之控訴，及不屬於高等法院上告部權限之上告案件。上告部管轄覆審部之上告及特別權限。如

關於皇室內亂外患國交匪徒刑罰令等犯罪之第一審案件。臺灣現不適用日本憲法，法院直轄於臺灣總督，法官尙未得憲法上之保障；然三十年來，行政官軍人從無干涉司法之事，法官地位之尊嚴，事實上亦與日本內地無以異也。十二時回寓。二時許，君復來寓，同往高等法院，訪院長後藤和純二，檢察長竹內左太郎，地方法院訪院長金子保次郎，檢察長上內恒三郎，並參觀法庭。法庭置譯員，凡臺灣人訴訟，兩造與法官問答，均由譯轉述；臺灣民刑事，仍適用日本法律，惟關於親族承繼，按臺灣慣習處斷耳。三時參觀專賣局，專賣爲鴉片，食鹽，樟腦，菸，酒五種，五種之中，以樟腦爲出口大宗，餘不過供給本島之需用而已。臺灣所產樟腦，占世界需要額之大半，從前樟腦僅供製藥及防蟲之用，世界需要總額約五百萬斤耳。近來歐美 Celluloid 工業異常發達，樟腦之需要，增至一千二百萬斤，故樟腦之專賣，實臺灣政府富源之一；但德國近已發明人造樟腦，苟猛進不已，臺灣樟腦將來之銷路如何，未可知也。至於鴉片，皆由印度等處輸入，在日人領臺時，臺人之吸鴉片者二十三萬餘人，以後逐年減少，現只二萬六千餘人，於重徵之中，寓嚴禁之意，不二十年，臺人之吸食鴉片者將絕迹矣。五

時，赴中華總會茶話會，商募捐事。六時半，林君熊徵招飲蓬萊閣，顏君國年同座；顏君家基隆，以礦業雄於臺灣，殷殷囑歸過基隆時一聚。

十六日晨八時，偕許君及總督府招待員參觀蓬萊太平兩公學校，臺灣所謂公學校即小學校；凡臺灣人子弟通日語者，入小學校，與日人同學；不通日語者，男子入太平公學校，女子入蓬萊公學校。公學校所用教科書，皆臺灣總督府特爲編訂；在講堂取修身教科書一觀，其於忠君愛國之旨，丁甯反覆言之；與日本內地小學所用者，不盡同也。臺灣不厲行義務教育，兒童之屆學齡而不入小學校，或入公學校者，並不強迫，此亦與日本內地不同。九時半，參觀高等女學校，該校爲臺灣女子最高學校，且兼有師範學校性質；蓋臺灣女子自高等女學校畢業後，除往日本內地留學外，無可升學，臺灣又無女子師範學校，惟高等女學校內附設演習講習兩科，以養成女教員耳。十一時，參觀第二師範學校，該校本爲臺灣人設立，近年日本人亦多肄業者；惟日本人入該校，須習臺灣語；蓋該校之旨，以養成公學校之教員爲主也。此四校皆專爲臺灣人而設者，蓋北尚有各專門學校及大學，其規制當與日本內地同，無暇往

觀，十二時回寓。二時偕招待員赴臺灣博物館，臺灣鳥類，爲世界所無者五十七種，獸類爲世界所無者二十八種，陳列字畫書籍物品之有關於臺灣歷史者甚夥；見生蕃所製之珠衣一襲，極爲燦爛。書云：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洵不誣也！（博物院管理員謂世界蠻族惟臺灣生蕃中一種有此服飾）四時復訪文教局長杉木君，登總督府六層塔，此爲臺北市最高之建築。環眺臺北全市，樓閣參差，樹陰山翠，映帶斜陽，心目爲之一爽。六時辜君顯榮招飲，十時回寓作家書。

十七日晨八時，偕許君及總督府招待員往盲啞學校觀運動會，校長木村謹吾毀家創辦此校，獨力經營二十餘年，至不能支撐，臺北市方補助之。其人畢生精力，盡瘁於此，瞻其丰采，肅然起敬。十時，更赴臺灣青年會運動會，遇臺北州知事片山三郎，早稻田校友也；明日當往訪之。今日本擬赴角板山觀蕃社，以昨日文教局長杉木君堅約參觀盲啞學校及青年團運動會，遂不果往，可惜也！十二時，許君招飲草山巴旅館。草山亦臺北附近溫泉著名之地，距市二三十里，摩托車半小時可達。山不甚高，草樹叢密，溪邊籬角，時見雜花，紅紫交錯。至貴賓館

小坐，散步山中，尋溫泉源頭，酒闌爲諸妓書扇。六時人見總務長官招飲官邸，同座各局長，高等法院長，高等檢察官長，及林，辜，許，三君，九時回寓，法平來談。

十八日晨九時，赴臺灣銀行。十時，偕許君訪臺北州知事片山三郎，臺灣銀行理事久宗董及林君柏壽，十二時回寓。二時訪交通總長白勢黎吉，謝其贈通行全島特別免票也。池田院長贈歷年判例及公報，夜十時乘特別快軍赴高雄。辜君顯榮，許君丙，蔡君法平，林君揚川等均來送行，總督府派譯官飛松次郎隨行，並電告各地方官憲，沿途照料。臺北至高雄，爲臺灣縱貫鐵路，長二百九十餘英里。

十九日晨八時半，抵高雄，易車赴鳳山，參觀鳳梨工場。鳳梨我國呼爲波羅密，爲臺灣之代表之果實；全島栽植，其主產地爲臺中州。最近鳳山郡收量最多，輸出額一億七千六十餘萬斤，亞於稻米及沙糖，價額在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以上，實臺灣重要之輸出品也。（案最近統計米產額年七百萬石，糖產額年九億六千六百七十五萬斤，庸補註。）路經曹公祠，入祠尋碑不得，僅知曹公名瑾，爲鳳山人，開渠以興水利，鳳山人感之，立祠以祀，今猶稱爲曹公圳也。

（曹瑾字懷璞，河南河內縣人，道光十七年官鳳山縣知縣，有政聲，圳長四萬三千六十丈，灌溉面積三萬一千五百畝，庸補註。）十時半，赴屏東，參觀製糖會社。臺灣製糖會社，凡十有餘所，資本平均一會社在三千萬元以上，故數百萬資本之會社，已逐漸合併。近年因產額過鉅，供逾於求，致糖業股票價格暴落，臺灣及日本金融界，均受極大影響。游覽農事試驗場屏東公園，午飯觀山亭，二時返高雄。高雄原名打狗，爲南部臺灣之惟一要港，東南鄰接鳳山郡，西南一帶瀕海，市居高雄灣。腹外爲小川，蜿蜒沿百餘丈之沙嘴，與大海隔絕；東面一望平原，爲曹公圳之灌溉地域。土地肥沃，農產豐富。州市各派員迎迓，同赴壽山遊覽。壽山高聳西部，海岸新闢遊覽道路，乘摩托車巡覽全山，約歷一小時。崖石嵯峨，海潮澎湃，山中熱帶植物，濃蔥馥郁，詭色殊狀，尤可愛者，爲瑤華草，其形或斜長，或橢圓，或纖若柳葉，或團如瓢實。其色或深黃，或淺白，或赤如珊瑚，或碧若翡翠，雜植成畦，嬌艷奪目。山中高低茅舍，種竹爲籬，木瓜甘蔗香蕉之屬，觸目皆是。溪女浣衣，白足著屐，村農收稻，夕陽在山，猶似初夏晚秋景色。遙憶薊門此日，爐火溫馨，雪花如掌矣。下山，抵壽山海水浴場，上倚絕壁，下臨大海，爲夏日游泳勝地。四

時半赴臺南，州署派員來迎，寓東屋，飯後市內散步。

二十日晨八時半，參觀商品陳列所。九時，謁孔廟。廟爲鄭成功之子經所建，鄭氏之霸業既絕，而廟亦遂廢；後清代巡道周昌等就舊址改營爲臺南府學，日人領臺後，復改爲孔廟，建大成殿，祀孔子，兩側祀先賢十二人，東西兩廡祀先賢七十二人，先儒六十九人，每歲春秋二季，行釋奠之禮；其祭器樂器甚備，尙是鄭氏時舊物。謁鄭延平王祠，當清同治二年，臺人追慕延平之偉業孤忠，官民合請於朝，就舊有小祠，拓地改建，故廟貌極爲壯麗。殿九楹，中塑王像，左右配祀甘輝、張萬禮二將軍，東西廡附祀部將百十四人，左祀鄭克臧及其夫人陳氏，爲監國祠。沈文肅公有聯云：「夫死婦必死，君亡明乃亡。」右祀甯靖郡王及其五妃，爲寧靖郡王祠。甯靖郡王名術桂，明宣宗九世孫。康熙二十二年，清水師提督施琅大舉攻臺，鄭克塽降時，王知大事既去，對五妃訣別，五妃誓與王俱死，王自刎，五妃同縊於中堂。五妃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今南門之外，五妃之墓猶存。

謁鄭延平祠

絕島孤臣百戰身，天亡明社志難伸！一言堪爲英靈告，今日中原屬漢人。

弔寧靖郡王及其五妃

酬恩顆顆同心結，殉國枝枝並蒂蓮。項王本紀分明在，不見虞姬死帳前。

謁關廟，廟爲明永歷十五年鄭延平所建。延平慕侯之壯烈，立廟祀之。侯像雕刻極精。參觀赤嵌城址，城爲荷蘭人所築，鄭延平征臺，荷蘭人會死守此城，逾七月，乃請和。今城已圯，惟餘城堞一角，屹立於顏垣臺草之間。赤嵌樓亦傳爲荷蘭人建築，然其結構純類吾華，畫棟雕欄，極輪奐之美。背山臨海，正與赤嵌城對峙。臺灣全島所遺留足以代表舊時偉大之建築，惟此一樓而已。十一時回寓。十二時半赴番子田，易摩托車至嘉南大圳，棚臺灣土語，卽渠也。烏山頭出張所主任來遊，並爲引導，說明臺灣爲天然農國，氣候風土，宜於稻蔗，更助之以灌溉之利，則荒瘠亦變爲沃壤，故臺灣政府講求水到，不遺餘力，欲求全島水利之普及，自非有大規模之計畫不爲功，不能盡委之於一般農民也。近年臺灣政府對於灌溉事業，不獨獎勵之保護監督之而已，且進而直接經營。自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度至昭和六年度，灌溉事業繼續費

爲三千萬圓，歸總督府自行舉辦後，因補助嘉南大圳千二百萬圓。大正十二年度，又追加千八百萬圓以彌補之，是爲官設埤圳。官設之外，又有公共埤圳，私營埤圳，水利組合；嘉南大圳，卽水利組合之一也。臺南一帶因苦於旱魃，及排水弗良，旱田蔗園及其他之土地，欲圖稻蔗等農產物之增收，非有灌溉及排水之設備不可；故嘉南大圳就曾文溪及濁水溪兩水源，引水於曾文郡官田莊島山頭各鑿一極大貯水池，應農家之需要，以水供給之；更於要處掘排水路，或修理舊有之排水路，建築海岸堤防，以排除區域內之惡水。其規模極爲宏大，工程費總額四千八百一十六萬三千圓，其中一千二百萬圓，爲國庫補助，餘均由組合員擔負；擔負之法，以工事施行期每年度灌溉區域內土地面積爲標準，徵收相當之賦課，不足部分，則募債充之。今工程已將告竣，統計其效果，一年之中，米之增加額四十萬石，糖之增加額二億四千零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二斤，地主所得之純益八百八十七萬三千九百七十九圓，地價之增加額九千五百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七十七圓，何其薄也！（灌溉土地十五萬甲，一甲約十七畝二分，當全島耕地五分之一，庸補註。）三時返番子田，御者誤會爲赴林鳳驛，及抵

車站，始知其誤。林鳳驛亦可達嘉義，且較近，但行李均暫儲番子田，不能不折回原站；而距番田子開車之時間已促，遂以一小時四十英里之速度，絕塵而馳，比抵站，車已到，幸未開耳。五時抵嘉義，郡市人員及中華總會代表官立鑾等來迎，匆匆一觀林業及農事試驗場，寓青柳旅館。八時赴中華分會歡迎會。

二十一日晨七時，乘輕便鐵道赴阿里山。阿里山縣延新高山之西側，地氣適於植物，擁有一天然大森林，爲數千年所未採伐。海拔高八千八百三十尺，在二千五百尺以下，屬熱帶林；龍眼樹榕樹相思樹之屬，連岡互嶺，一望濃碧，富有熱帶地域色彩。漸昇至五千五百尺之地，即暖帶林；芭蕉柳樹，逐漸減少，楠梓等樹，參天蔽日。更上自五千五百尺至八千尺之間，則皆扁柏紅檜，是爲溫帶林；其中七千尺至八千尺地帶，爲阿里山森林之精髓。最上爲寒帶林，樹類僅勁檜貞松而已。日政府於阿里山森林銳意經營，設集材工作社於阿里山，專事採伐；建築阿里山鐵道，以便運輸；設製材工場於嘉義郡城，以任改造；資力雄厚，經緯萬端。車過竹崎，卽入山線，旋轉迂曲，或穿山腹，或沿巖際，三繞獨立山，螺旋而止。每一迴轉，風物頓易，山之真面，

窮觀盡識；登八千尺高峯之鐵道，實世所罕有。經多羅曠時，見生蕃男女往來，蓋山下卽蕃社也。自嘉義歷七八小時始抵眠月，參觀集材工作，利用架空式之鐵繩，集材機鈎索巨木，以本機爲中心，可自由鈎集其周圍半徑千六百尺以內重五噸之木，盡日車行，薄暮乃憩。阿里山旅館山深市遠，盤無兼味；且空氣消薄，米如粗糲；幸御冬之具，隨身已足，尙不畏寒耳！

二十二日晨七時，步行至神木驛。神木爲臺灣紅檜，高十七丈四尺，周圍六丈四尺，盤地十丈三尺；樹齡三千年，此誠平生所僅見古樹。自集材工作興，紅檜四周之老樹，已斬伐殆盡，獨此樹以巨而且老，遂得保存，俾壯斯山之色，物亦有幸不幸也。作神木歌：

阿里山神木歌

我來臺灣十月末，風光駘蕩臺南天，木瓜澄黃茉莉紫，（臺灣木瓜味極甘美，紫茉莉終年有花，色嬌，無香，葉密。）山陬水際如春妍；阿里山高九千尺，萬古無人窮其巔，氣備四時世所罕，下宜蕉椰中楠榿，誰鑿鴻濛肆採伐，拳曲擁腫無倖全。吁嗟老檜汝何幸，巍然無恙刀鋸前！竟免此身作梁棟，毋乃倔強邀天憐！獨立空山此何世，風雷日夕相周旋；枝

高葉密望弗及其上或有鸞鶴眠，名山生色正賴汝，祝汝壽更三千年。

九時半發神木驛，大霧；窗外幾不辨咫尺，寒氣亦冽，深以昨日入山得縱觀山景爲幸。須臾霧散，忽觀雲海。阿里山萬山迴合，壁立插天，瀾漫雲氣，僅及山腰，山之半身，浸入雲霧，仍露峯頂；雲光蕩漾，恍若波潮，天際諸峯，幻作海中羣島，實爲偉觀。四時半抵嘉義，參觀製材工場，工場占地約一百畝，建築宏壯，製材室，動力室，鋸屑室，輸送臺，凡屬供製材之設備，無一不具；製材額每日約四百石云。六時四十分，復赴二水，八時二十分到，宿中央旅館。

二十三日晨七時半，赴外車埕，八時四十分到。自此而進，山徑偃仄，火車汽車道均不便於建築，故利用臺車，爲惟一交通之具。臺車形若鐵路局所用之搖車，惟不搖而以人推耳。軌幅殊狹，上置藤椅，可坐二人，前後各二柱，前柱備搖動劇烈時乘車者把持，後柱備推車者撼動之用，又可以支篷遮陽避雨；平坦之地，一經猛推，車即飛馳，推者亦即騰身而上，至進勢漸緩，再下車推之，十尋鐵橋，飛馳而過，殊覺壯快。車抵魚池，莊長陳金龍來迎，臺中州亦派員在此招待。易竹轎入山，歷二小時始達日月潭。警員備汽艇駛至對岸化蕃村落，聽蕃女杵歌。生蕃

爲臺灣最古之住民，初居平原，漸爲漢族勢力所迫，遁入山中，現生存者凡七種族，皆居深山窮谷之中；人口僅十四萬左右，其漸脫原始時代生活狀態者，日人之謂化蕃。日月潭化蕃移住此間，在百五十年以前。聞其相傳之神話：昔有清羅大埔之生蕃四十餘人，偶大獵山中，追一白鹿，西至水社大山，而鹿失蹤，彷徨山中者三日，發見此潭，狂喜，詳誌其地形，歸報會長，以爲天賜之樂園，剡木爲舟，得登彼岸，遂廬居於山麓焉。杵歌乃以杵擊石，和以曼聲，石音清越，歌尤哀豔。涵碧樓高踞山巔，下臨碧潭，與化番村落，遙隔一水，鼓輪渡潭，易輿而上，長廊小坐，趁夕陽未下，復步行下山，坡路曲折，草輦如茵，山下二里許，榕陰之下，有小村落，柴門臨水，花木扶疏，土人有以筏爲家者，菜蔬之圃，亦在筏中，鷄犬之聲，時聞水面，徘徊不去，暮色蒼茫，乃棹小舟，周遊珠島，采菱而還。考日月潭原名水社湖，光緒三年，總帶綏靖左營，設於水社山上，其帥丁如霖，及幕僚吳明裕，黃允元等，始改今名。潭在萬山之中，周圍四百餘里，風物之美，冠於全臺。湖樓夜靜，得四絕句。

日月潭雜詩

行到峯巔路轉平，一潭碧水蕩空明，蕃家亦有如花女，淒絕人間此杵聲。（杵歌）

木石同居鹿豕游，不知人世幾春秋，兒家今在湖邊住，門繫當時獨木舟。（蕃村）

日落漁鄉縱棹歌，涼風掠鬢水微波，菱花初墮菰芽短，欲向磯頭覓釣蓑。（潭上）

涵碧樓頭酒半酣，長廊茗坐剖黃柑，赤嵌到處溪山好，尤愛空冷日月潭。（涵碧樓）

二十四日晨六時，步行下山，赴五城臺車站，以取道五城較魚池近也。行約二里，見有釣橋當前，釣橋乃生蕃所造，束木以繩而繫於兩山之巔，長逾卅丈，廣才三尺，以纜爲欄，下臨萬仞，孤懸空際，無風動搖，身非猿獠，幾作王尊回馭之想；然旅程表早由總督府頒示所經地方，今午臺中吳氏及華僑又有先約，何能失信。且臨險退縮，亦未免示人以不武。乃鼓勇而前，舉步漸進，初頗畏懼，手攀橫纜，目矚前山，不敢俯視；及抵橋心，膽亦遂壯！可知人之勇怯，雖關天性，凡百險阻，苟不憚以身試嘗，皆可狎而玩之。又行十餘里，乃抵五城。復乘臺車，自五城至外車埕，皆沿山而降，其俯注也，迅疾逾馬之下坡；其迴旋也，流轉若丸之走板；奔逸絕塵，若能自制，今日陸行交通之具，其速恐無有過於此者。十時抵外車埕，易車返二水。莊長陳勇導觀附近

臺人花園，園中熱帶植物頗多，含笑花盛開，木樨亦未落也。十一時半，抵臺中。車過彰化，陳生棧治入厝，並偕往臺中照料。十二時半到。吳君子愉及臺中中華總會主席曾君博安等來迎，偕子愉至其家。子愉北平舊識，客室張余昔年所贈詩，此詩未留稿，久已忘之。

題臺灣詩會並寄呈子愉先生

海嶠書來喜不禁，新詩一卷抵南金。飄零庾信江關感，憔悴靈均澤畔吟。啼到鶉聲都是血，賜將鶉首獨何心。黍離只怒增同調，故國河山易陸沈。

小坐，赴中華總會茶會，以華洋義賑會募捐事相商；旋返吳宅午餐，同座皆櫟社詩人。櫟社吳君所提倡之詩社也，臺灣士夫，遭滄桑之變，多黍離之感，而言論又鮮自由，故以牢騷抑鬱之懷，不得已而悉寄之於詩。且伊呂波之教化興，漢字已浸銷亡，提倡詩社，亦所以保存國學也。子愉之女公子燕生，出見，臺灣新聞社訪事來談，並攝一影。飯後偕子愉及傅君錫祺，陳君懷澄，張君玉書，陳君春山，蔡君梓舟，子昭，吳君維岳，王君石鵬，蔡君遜庭，張君棟梁，陳生棧治，赴吳君東山別莊，與諸君分韻酬唱，余分得覃字。

集東山別莊賦呈子愉主人

主人愛客兼風雅，大好園林萬象涵；下里豈堪賡白雪，深杯何幸接雄談。結廬亦傍松楸地，（別莊在吳君先塋之傍）游屐方經日月潭。十月南溟天尚暖，晚花紅紫挹晴嵐。

附吳君子愉和詩

海外蓬瀛付討探，胸懷浩瀚物能涵，駐車差慰多年別，抵掌憑聽竟夕談；誰把烽煙問京國，自拚蘭芷老江潭，公門桃李花開遍，珍重風流紀小嵐。

諸君之詩，多悱惻纏綿，有不忍卒讀者。晚張盛筵，主人並爲羅列臺灣所有佳果，談笑至夜半乃寢。

二十五日晨八時，返臺中市吳宅，子愉以燕生繼余爲螟蛉。燕生生北平，年十六，長身玉立，嫻習文史，思歸祖國，其志可嘉！明春子愉將挈之北來，以相攻之任屬之於余，欣然諾之。州署派員導觀商品陳列所，公園及水源地。十二時半，返臺北，五時一刻抵站。法平，子英，來迓，同寓更衣。六時赴片山知事北投八勝園之招，酒後書長幅十餘，頗倦。

二十六日晨十時，赴臺灣銀行。十一時，門人周翰穆之父云，及其兄木來見，渠父子得翰穆書，探余跡踪，蓋半月矣。至其家茗話，並譙於江山樓。二時赴中華總會之招，座中華僑談及旅臺僑民限制之嚴，及無領事照料之苦，甚爲感動！臺灣華僑，除少數以販米運木爲業者外，餘則洋服店料理屋而已。華僑四萬餘，勞動者居十之九，決意回國後，爲華僑陳說利害於外交當局，速與日政府交涉，於臺灣設領事館，以謀華僑之便利。六時石井局長招飲梅屋。

二十七日晨，入市購物，遊臺北公園。十二時高等地方法院長官設譙本寓。二時赴江君裕慶之招，座客皆江姓。臺灣江氏，多至二千餘人，皆濟陽族，且汀州籍，真吾宗人也。六時，譙臺灣當局及本島人士華僑於蓬萊閣，賓主三十二人；聞林君松壽昨已回臺，偕法平往邀之。林君於民國七年識於日本東京，日人在鶴見某寺爲黃克強建紀念碑時，亦會同往。此次旅臺，承紹介臺北戚友，幾失之交臂，主賓歡洽。十二時回寓，復爲人書扇冊條幅，整理行篋，二時始寢。二十八日晨十時，赴基隆。臺灣總督府各局長（入見長官出巡未晤）高等地方法院各長官，林君松壽，柏壽，熊徵，熊祥，（辜君因事赴臺中未晤）許君丙，蔡君法平，中華總會主席

林君揚川，及江君裕慶等，均在站相送。陳生棧治，蔡君彬淮同行，十一時半到。顏君國年來遊，同至其家。顏君宅在基隆市內，廣六十萬坪，即我國三百餘畝。傑閣依山，高軒臨水，甲第之宏，林壑之勝，不獨臺灣所僅有，亦吾華所罕見。基隆爲要塞地，主人商之警署，共攝一影，謙於日本亭。同座陳蔡二君外，林君熊徵，熊祥，許君丙，蔡君法平，亦至自臺北，四時乘大和丸，仍取道門司，由朝鮮北旋。顏林諸君及周生翰穆之父兄，均入舟送行。許君丙，蔡君法平，周君云，陳生棧治，並有餽贈。此次旅臺半月，於籌賑之事，功效如何，雖尙不可知，而臺灣知交及日本政府之待遇，固極爲優渥誠懇。桑下三宿，不能無情。余何能忘情於臺灣與？許蔡林顏諸君握別時，頗有依依不舍之意。舟行無風，夜補作近三日日記，因返臺北，日夜疲於酬酢，無暇執筆也。

周遊世界之簡程

戈公振

旅行乃至愉快而有益之事也，曩者交通不便，故有「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朝難」之語；今則陸有火車，水有輪船，空有飛機，縮地有方，非復昔比。况一出國門，則政事修明，社會組織完美，均遠勝於我，其所以招徠遠人者，無微不至。蓋旅客所至，於一地之商業繁榮上，固大有裨益；而無形中，即爲一國文化上宣傳，故往國外旅行，較國內爲尤舒適而便利。

自麥哲倫繞地一周後，世界之祕幕盡啓；瑞士湖山之美，巴黎紐約之繁華，非美二洲及南洋羣島土人風俗之奇異，吾人嘗欲聞之，使不身親目擊，有不將信而將疑乎？且社會愈進步，則事態愈複雜，有累千萬言而不能道其詳者；而一見即能了然於胸，歷久弗忘，此古人所以有「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

矧今之世界，一切注重實驗，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舉凡政治經濟教育工商業文藝與乎社會各問題，皆當一一實地考證，比較其短長得失，以資吾取法。昔司馬遷遊名

山大川，而文章有奇氣，顧亭林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實成于逆旅中。古人實事求是，不尚空論，誠足爲吾人師法。

抑有進者，五洲之大，種族之繁，政教言文風俗之殊異，與乎宇宙間天然現象之奇麗瑰偉，皆足供吾人之研求與欣賞。自科學發達，新事新藝，更日出而不窮；倘吾人株守一隅，不知及時利用，是妄生此二十世紀也。且近百年來，西方日進文明，日本尤而效之，蔚爲強大；獨我中華故步自封，浸成半殖民地；倘吾人憬然覺悟，不憚跋涉之勞，則旅行所得，豈徒增益一己見聞，恢宏志氣而已。且將明瞭國際現勢及我國所處地位爲如何，費少許可以再得之金錢，獲大宗切於人生之學識，又何樂而不爲乎？

旅行之目的不同，其途徑亦滋多，茲姑以個人經歷所及，而爲環遊世界之計劃：

第一程 中日間

日本爲我同種同文之邦，其接受西方文明較我後，而收效則在我先。自一戰勝清，再戰勝俄，遂一躍而稱霸亞東，因而與我國外交關係，亦日呈複雜而困難之現象，故吾人有首先考

察之必要。

由上海乘中日聯絡船，越東海而至長崎，不過一日程；如在神戶登岸，則入內海後，水波不興，島嶼絡繹，風景絕美。長崎與神戶，爲日本西方口岸，亦爲與外人通商最早之區，故華人家于彼者甚衆。由神戶往大阪西京與奈良，適成一三角形，距離極短，皆有電車爲之貫通。大阪爲日本第一大城，四方商賈所走集；西京係日本舊都，爲人文薈萃之區；奈良則頗多我國高僧遺跡，有佛國之稱焉。

由大阪乘火車往東京，十餘小時可達。東京爲日本首都，雖因大地震而大半毀壞；然邇來努力復興，其種種計劃，所以舍舊而誅新者，頗足供吾人參考。東京驛爲交通中心，皇宮各官署及各大公司，均在其附近，銀座道日本橋通及京橋通，爲商業繁盛區域。入晚另有夜市，亦頗熱鬧。公園之大者凡四：各有可觀，如日比谷之運動場及音樂亭，爲民衆娛樂場所；芝公園之德川靈屋及增上寺，爲純日本式建築；上野有帝國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及美術學校等。越不忍池則爲帝國大學，爲日本最高學府。淺草則有觀世音及淺草神社，附近多純日本式

劇場及小商店，若上海之城隍廟然。此外如靖國神社及明治神宮，於崇德報功中，含激勵民氣之意。帝國劇場及歌舞伎座，于改良舊劇中，負宣傳文化之責。欲知日本社會上之設備，不可不一遊也。

中國公使館，與首相官邸爲鄰，地位甚佳；但地震後，無力重建，近且爲日人以賤價之地易去，至堪惋惜！

日本山明水秀，可遊之處甚多，而松島、嚴島、富士、日光、別府、雲仙、箱根、熱海爲尤著，但非時間較久及經濟充裕者，不克從容賞玩。日本飲食簡單少味，僅牛鍋（日本音斯開雅開）稍覺可口。中國菜在日本最流行，故所設「支那料理」者，全國多至二千餘家，不過多數爲日本人所開。其較大者，每雇用中國廚司，吾人到處不難一嘗鄉味也。

第二程 日美間

由橫濱乘輪越太平洋至西雅圖（Seattle）或舊金山（San Francisco）爲時約二星期。如在舊金山登岸，須經檀香山（Hon. Iuli）太平洋之中心，夏威夷（Hawaii）羣島之都會。

也。風景佳麗，四時如春，有太平洋樂土之稱。

舊金山爲美國東方口岸，商業中心在買賣街 (Market St) 一帶，華僑聚居之處，俗稱唐人街；(China Town) 房屋建築，頗富東方色彩。此區內有專爲華人而設之電話局及其他設備，整齊繁盛，爲世界各唐人街冠，故四方來遊者甚衆。

由舊金山南行爲羅山 (Los Angeles) 終年天朗氣清，風雨鮮少，影片製造之大本營聖林 (Hollywood) 在焉。

由舊金山西行至芝加哥 (Chicago) 爲美國交通中心，商業甚盛，與我國之漢口地位相似。密細根街 (Michigan Avenue) 最熱鬧，唐人街則在西廿二街 (W 22ND St) 一帶，屠獸場 (Union Stock yard) 爲世界規模最大者，不可不觀。沿芝加哥湖，則有林肯 (Lincoln) 甲克森 (Jackson) 等公園，占地絕廣，饒有花木，市政所博物院畫苑及大學均在此區內。

由芝加哥乘火車赴華盛頓約一日程。華盛頓爲美國首都，街道皆成方貳式，而以國會

(Congress) 及白宮 (White House) 爲中心，又加若干斜路以貫穿之，交通至便，且綠枝交蔭，清靜幽邃，洵政治中心之景象也。

白宮係總統府，其左右均係官署，府內執行堂 (Executive Mansion) 陳列歷代大總統畫像，終年開放，任人觀覽。

國會建築頗壯麗，四壁張歷史繪畫甚多，其圓頂亦有階可升，可以俯瞰全城，國會圖書館藏書多至四百萬，規模宏大，爲美洲第一。

華盛頓紀念碑及林肯紀念堂，去白宮不遠，皆大理石建，甚宏偉。郊外 (Mount Vernon) 則有華盛頓故宅，在波多瑪河 (Potomac River) 之濱，雖木屋數間，而美景天成，思及前賢敵屢尊榮，令人徘徊不欲去。無名英雄墓 (Arlington) 則仿希臘劇場式而建，去華盛頓故宅不遠，可順道一遊。中國公使館，在第十九街，爲伍廷芳氏所建，規模甚小，且環境不良，當地中國菜館亦有多家，較大者爲東方樓。

餘如國家博物院，考考庵畫苑 (Corcoran Gallery) 弗銳爾畫苑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及政府印刷局，亦有一遊之價值。

由華盛頓赴紐約，數小時即達，中間經過費爾德費 (Philadelphia) 可一遊獨立紀念廳。紐約爲世界最大商埠，歐戰後，美國由債務國一躍而爲債權國，交易所大銀行信託公司盡在華爾街 (Wall Street) 一帶，此區已成爲世界金融中心。繁盛街市，爲大街 (Broadway) 第五街 (Fifth Avenue) 而紐約時報館附近，通稱 Times Square 爲戲園舞場茶樓酒肆所叢集，尤爲熱鬧。

紐約地小人稠，故房屋二三十層者，不計其數。其最著者，如 Wool Worth Building 高五十五層，Eduitable Building 建築費近華幣七千萬元，均稱世界第一。Wool Worth Building 之屋頂，日間開放，入場費華幣一元，登臨俯視，則紐約城及其附近瞭如指掌矣。

紐約交通之便利，最堪注意，如高架火車，地底火車，屋頂汽車道，地底汽車道等，不論路之長短，一律僅取費華幣一角。又橫過赫德森河 (Hudson River) 之五大橋梁，分爲上下二重，有電車道汽車道與人行道，亦偉大之工程也。火車站則 Grand Central Station 與

Pennsylvania Station 爲最壯麗，內如食堂，茶室，剪髮店，小商店，凡旅客臨時所需者莫不應有盡有，登車處均在地下，亦他處所罕見。

學校之著名者，爲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及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中國青年在內讀書者不少。公共圖書館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在第五街，藏書近二百萬冊，係專供市民之用者。中央公園，在第五街及第八街間。Bronx Park 在 Bronx 區內。Battery Park 在島之南端，博物院，動物院，植物院，水族館等，或在園內，或在其附近，均可順道遊覽。由 Battery Park 可乘渡船至 Bedloe's 島，觀自由神銅像。此像中空，高三百餘尺，有梯可直登其巔。又 Coney Island 爲有名海水浴場，終歲遊人如蟻，百戲雜陳，若放大之上海之大世界也。

影戲雖出產于聖林，但初次公開映演，多在紐約；如 Rugoy, Paramount 諸戲園，建築與設備，窮極奢侈，不可不觀。至 Metropolitan Opera 則取價甚昂，且伶多來至歐洲，如尚有巴黎柏林之遊，即可省略。

美國人工奇貴，而時間即黃金，故有自取飯店 (Cafeteria) 及自動飯店 (Automati) 之設。自取飯店到處有之，自動飯店，大率在熱鬧市場，亦可一試。

唐人街在 *Matt Street* 一帶，與希臘猶太等人雜居，頗為不潔；中國領事館在 *13 Astor Place*。當地中國菜館甚多，規模最大者為 *Palais d'Or*。每年營業在百六十萬以上。此外 *波士頓 Boston* 為美國舊城；*Niagara* 大瀑布，為美國奇景；又如黃石 (*Yellowstone*) 公園，以規模宏大名。購車票時，如欲順道往遊，加費固無多也。

第三程 美英間

由美赴英，須橫過大西洋，如美之 *Laviathen*，英之 *Majestic*，德之 *Bremen*，乃世界最巨最速之船，可任擇其一乘之，不僅起屋舒適而已，且可知其設備之如何宏闊。如為省費計，則乘所謂 *Cabin Tourist*，此等船只有一等艙，無階級之分也。

在 *Southampton* 登岸後，尚須換坐數小時之火車，始至倫敦。倫敦為英國首都，且因其商業發達，遂成為世界金融與新聞中心。惟倫敦冬季多霧，往遊宜在夏季。

英國雖爲君主國家，但爲實行民治政體最有成績者，故國會首宜往觀。開會期間，如有議員或使館介紹，亦可入內旁聽，其辯論情形，不但有價值，且極饒興味。次爲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收藏之富，世罕其儔。如巴比倫之手蹟，埃及之藏尸，希臘之彫刻等，尤堪珍貴。附屬圖書館，藏書四百餘萬冊；如在倫敦久住，可隨時入內取讀，無須納費。

聖保羅（St Paul）及衛思明司（Westminster），爲當地二大教堂，收藏名畫石刻甚多，且名人尸骨，如奈端，狄更司，施各特，納爾孫等，均瘞藏于內，此爲國家無上榮典，若我國昔日從祀孔廟也。

博物院除 British Museum 兼收並蓄外，尙有其他之專門博物院，如 Victor and Albert Museum,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ar Museum 及 Science Museum 等，以上皆在 Kensington 一區內，觀覽極便。

公園之大者爲 Hyde Park，內有湖，可以泛舟，有馳道可以試馬；又因與 Kensington 花園相毗連，故爲城內唯一遊憩之所。星期日更有人露天演講，不論政治宗教性質，均可隨

意發揮。英人之尊重言論自由，於此可見一斑。次爲 Regent's Park 園，內有動物園，水族館，設備完美，在歐洲無出其右。近郊則有 Richmond Park，佔地絕廣，此園濱臨泰晤士河，附近皆貴族富人別莊，春秋佳日，盪槳中流，景物之美，令人流連忘返。Kew Garden 卽植物園，宏大號稱世界第一。又 Hampton Court 爲十七世紀舊宮，今每作爲外國特使行館，皆去此公園不遠，可同日順道遊覽。

世界知名之 Oxford 及 Cambridge 二大學，均在倫敦近郊，校內房屋，有築于十一世紀者，當局亦絕意保存舊制，純爲一種貴族式教育。惟 Oxford 及 Cambridge 因學校關係，另成一區域，蕭然物外，彷彿中古，其較有平民色彩者，爲城內之倫敦大學。包括 University College,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Kings College, Bedford College for women 及 Oriental Study Institute 等校，除假期外，又有公共演講，人人可聽，講師非名教授，卽專門家所講，且皆爲現代問題，極有價值。

英皇常住 Buckingham Palace 或郊外之 Windsor Castle 此二處，如英皇不在時，

有一部份開放，任人遊覽。英皇在英帝國爲一種名譽領袖，每有大典，如歐戰休戰紀念，國會開會閉會，或外國元首來朝等，常乘禮輿外出，儀仗甚盛，人民夾道觀之，彼此脫帽爲禮，不聞有清道戒嚴事。又倫敦市長爲倫敦市之名譽長官，每當蒞任之始，例有儀仗甚長，繞道各重要街市，若中國之出會然。觀者如堵，亦古風也。

Charling Cross 爲倫敦交通中心，附近爲 Trafalgar 廣場巍然，高聳之 Nelson 紀念柱在焉。Piccadilly Circus 及 Oxford Circus 二交叉點，以 Regent Street 聯絡之，爲倫敦商業中心，大百貨店，茶樓，酒肆，戲館，舞場均在此區內。Bank 爲世界金融中心，英蘭銀行及交易所爲此中翹楚。Fleet St. 爲世界新聞中心，Reuters 電信社及時報 (The Times) 爲其翹楚。

中國使館在 Portland Place，領館亦暫附設于內。東倫敦爲華工聚居之處，故 Limehouse 及 Causeway 一帶，有中國商店頗多。中國菜館之大者，爲杏花樓，新杏花樓及探花樓，一切均爲西人而設。上海樓，廣東樓，及東方樓，則顧客多爲本國人，菜可口而價亦較廉。

倫敦劇場頗多，大率在 Strand 一帶，如沙士比亞之舊劇，蕭伯納之新劇，極有文學上價值，且以英人演之，自較他國人爲優。又 Albert Hall 爲可容三千人之大音樂堂，不可不觀，不可不聽。

此外大城如 Manchester 以紡織名，Birmingham 以礦業著，Edinburgh 爲蘇格蘭舊京，Dublin 爲愛爾蘭首府，亦可作短期之遊歷。又 Liverpool 去 Manchester 甚近，Glasgow 去 Edinburgh 甚近，均可順道一遊。

第四程 英法間

由倫敦赴巴黎，須越英國海峽，船小浪急，罕有不暈吐者。乘飛機較舒適，僅三小時即達，其費亦不過昂，與頭等車船價並計相埒。

巴黎爲法國首都，以繁華名于世，然巴黎之令人留戀，不僅繁華而已；舉凡法國之文學科學政治商業，莫不以此爲中心；且法人無種族差別之見，生活程度亦不高，故無論貧富，均有其相當享樂之處，是又其他首都所不能及。

巴黎又稱爲美術都會，故美術建築觸目皆是。春秋佳日，緩步香榭李樹（Ave. des Champs Elysees）間，由魯巍宮前（Louvre）起，經杜來公園（Jardin des Tuileries）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直至包龍森林（Bois de Boulogne）止，則以道路而兼園林，于繁華中寓清曠，稱爲美術都會，洵無媿色。

博物院以魯巍爲最大，設備之宏，收藏之富，鑒別之精，均爲歐陸第一院。外又有東方部，儲中國古物至夥，磁器獨占三四室，顏色款式，無一雷同，尤爲名貴。聖女希（Cernuschi）博物院，以收藏中國古代器物著。蓋美（Guinet）博物院以收藏中國宗教畫像名，均不可不觀。其他如盧森堡博物院，軍械博物院，小宮博物院等，亦各有其特色。又私人博物院，如諾丁（Rodan）如孟納（Mone）則收藏一人作品，可供專精一藝者之研究。又每逢春秋二季，例有大規模之國家繪畫展覽會，及新派繪畫展覽會，以美術化及平民，斯又他國所不及也。

國家圖書館收藏之富，亦在歐陸首屈一指；惟入內觀覽，非有人先容不可。館內有一室，專藏中國書籍，而以伯奇和（Paul Pelliot）博士，在中國燉煌石室，所發現之書畫，爲最名貴。

巴黎大學爲法國最高學府；大寺 (Notre Dame) 爲往昔法皇加冕之所；Hotel des Invalides 及 Pantheon 爲拿破崙及法國名賢葬處；安反 (Tour Eiffel) 鐵塔爲世界最高之塔。郊外則有萬歲宮 (Versailles) 爲往昔皇族狩獵之地。歐戰和平條約亦在此宮內簽訂。碧泉宮 (Fontainebleau) 爲拿破崙之舊居；入門有巨室，滿儲拳亂時在北京所擄去之器物，均宜一遊。

國立劇場有四：卽 Opera, Opera Comique, Odeon 及 Common Francaise 前二者演歌劇，後二者演話劇，其中 Opera 建築最壯麗，非名劇不演，伶人及樂師亦均係首選，價有廉至五法郎者，能多觀數次最佳。Opera 之前，爲義大利街 (Bd. des Italiens) 則巴黎商業中心也。夢碼頭 (Montmartre) 爲巴黎娛樂中心，妓院，舞場，茶樓，酒肆，音樂廳，雜耍館，莫不應有盡有。一言以蔽之，極男女飲食之大觀而已。此區內有大影戲館一，曰 Grand Theatre。以裸體舞著名之劇場二，曰 Malin Roage, Tolly Borega。券價雖較昂，但不可不觀。又茶花女墓亦在此區內，足供文人憑吊之資。

公共建築，如上下議院，市政廳 Hotel de Ville，大理院 Palais de Justice，公園如盧森堡 (Luxembourg)，蒙沙 (Parc Morceau)，率多美術品點綴其間，開放均有定時。

中國公使館在巴比倫街，(Rue de Babylone) 領事館在萊虞街，(Ave Daniel Lesueur) 中國飯館甚多，有萬花樓，中華飯店，北京飯店，萌日飯店，東方飯店，互助飯店等，其中以萬花樓陳設較佳，中華飯店次之。

此外如：Lyon 爲紡織業中心，Lille 爲工業中心，Nice 與 Dourville 爲避暑避寒名區，Verdun 爲歐戰遺迹，Nice 對岸爲 Monte Carlo 爲世界最大之賭場，有暇可分別遊覽。

第五程 法瑞間

瑞士有世界公園之稱，則山水之美，可想而知。日內瓦 (Geneve) 去巴黎僅十小時程，朝發而夕至；斯地有國際聯盟，萬國勞工局，及帶有國際性質之團體六十餘。每當開會之際，世界賢豪咸集，故又有國際都會之稱。

日內瓦爲盧騷 (J. J. Rousseau) 故里，水可遊萊芒湖 (Leman)，山可登白峯 (Mt. Blanc) 所出鐘錶首飾最有名；朱古力糖及乳乾亦鮮美可口。

波恩 (Bonn) 爲瑞士首都，述銳 (Zurich) 與洛桑 (Lausanne) 爲瑞士工商業中心，內湖 (Inter-Laken) 可觀少婦峯 (Jungfrau)，有世界桃源之稱，亦不可不遊。

第六程 瑞義間

由日內瓦至羅馬，不過一日程；然沿途鑿山爲道，穿洞數十，仰觀積雪，俯視急流，狀至倚偉。羅馬爲古代世界之首都，以其爲教皇領土，故又有「永久之首都」之稱，歐洲文明發源之區也。

羅馬建設于紀元前七百五十年，泰威爾 (Tevere) 河橫貫其中，分爲東西二部，而以橋十二聯絡之；左岸有七小山，最多石蹟，其間如壯麗之宮殿廟宇，寬坦之道路，堅固之城壁，至今利賴之水道，在紀元前二百年，卽已開始工作，而以奧格斯特斯 (Augustus) 時代爲最盛。語云：「羅馬非一日造成。」蓋言其時之悠久也。

羅馬既爲教皇領土，故教堂獨多，其規模宏大者，爲 San Giovanni in Lateranis, San Pietro, San Paolo, San Larentis, Santa Maria Maggiore, Santa Crocchio Gerasalemme, San Sebastions 七所，從世界各方向往瞻拜者，終歲不絕，若我國朝山進香然。而此七所中，又以 San Pietro（聖彼得）及 San Paolo（聖保羅）爲最壯麗，通體建以大理石，四壁飾以名畫及彫刻。聖彼得教堂兼爲教皇宮殿，歷代帝王亦多就此行加冕禮，其門前廣場，環以石柱，狀至雄偉。其後有美術館，及圖書館（Vatican）收藏甚富，皆世界各方所貢呈者。關於宗教之書籍，多至卅萬冊，以聖經言，幾于各種文字俱備。有巨至數尺之高者，有小不盈寸者，有皮寫者，有紙繪者，有絲繡者，有以金玉珠寶爲飾者，堪稱大觀。聖安幾古堡（Castle S. Angels）爲古代帝王有急難時所居，傳其下有隧道，通至教皇宮殿。

羅馬公所遺址（Forum Romanum）初爲低窪之地，移民洩水而耕之，來者日多，遂爲古代市集，宏大建築，鱗次櫛比。詎至第六世紀，烽火頻經，屋多毀壞，石塊之成器者，且移作他用，日就荒蕪，久乃堙沒，而成爲牧場矣。近世紀始行發掘，如第二世紀之交易所，商事公斷處，大

會堂及廟宇之斷柱殘垣，猶斑斑可考；而工程之偉大，彫鏤之精，千載而下，猶令人回想當年之盛。

去遺址不遠，爲君士坦丁坊（Arco di Constantins）乃第三世紀所建；後世之戰勝坊，均仿其式。坊左爲鬥獸場（Colosse）乃第一世紀所建；後世之運動場，多仿其式。此劇場爲世界最偉大者，內分三層，可坐五萬人，惜爲地震毀去一部分，軍火又毀去一部分，然規模之宏闊，歷二千年尙無與匹者。

國家博物院（Musei Nazionali）去車站不遠，收藏之富，爲義大利全國冠。其中羅馬及希臘之彫刻及嵌石最爲珍貴，愛神像（Venus）光滑如凝脂，又其中尤物也。市政所博物院（Musei Capitolini）收藏亦不少，畫苑如 Borghese, Corsini, Colonna, Doria 等，亦不可不觀。

古浴場甚多，大者爲 Caracalla。現雖僅存殘垣敗壁，然若者爲冷浴室，熱浴室，及蒸汽浴室，若者爲會堂，圖書館，運動室，及休息室，猶有跡可尋，其地均以彩石嵌成，想見當時建築之

美麗。蓋此種浴場，當時實兼爲男女會合之所也。

地底墓道，(Catacomb)亦甚多，以 Domitilla 爲最著。初教中人死後，葬其尸而藏諸石中，至第三世紀，忽許掘墓，致墓中皆空洞，有人改造爲私家教堂。至第六世紀屢經戰亂，初尙繞城而葬，後且葬于城中，此種墓道，合而計之，可延長六百里，其深有至五層者，故光線甚暗，空氣甚濁，入內遊覽，須有教士燃燭爲導。道之兩側，石壁多刻有文字圖畫，死者姓名及年月日，且有若干屍身，蒙以玻盒，至今未腐。教堂大者，可容百餘人，誠羅馬之奇觀也。Pantheon 則爲古代名賢葬所，亦可一遊。

抱嬉公園，(Gia Borghese)由人民場 (Piazzadel People) 拾級而登，俯視則全城在望，幽然若置身上古動物園，亦在此園內。

羅馬爲歐洲古國，開化之早，與我國東西輝映，今義大利政權握于墨索利一人之手，亦以黨治國者，故不少可以考察之資。此外如彌朗 (Milans) 之教堂，凡尼市 (Venezia) 之水上交通，辟沙 (Pisa) 之斜塔，拿破里 (Napoli) 之旁倍 (Pompei) 古城，與凡序維 (Vesuvius)

火山，福羅倫市 (Florence) 之文學藝術，日諾亞 (Genava) 爲古海港，亦均有遊覽之價值。

義國大理石及嵌石細工最有名，並可爲人製像，織畫，尤價廉物美，宜于贈人，中國使館在 Nomentana 街一一八號，舊爲外交官署，建築甚壯麗，但惜係租賃性質耳。

第七程 瑞德間

由日內瓦赴柏林，約廿餘小時亦達。柏林爲德國首都，整齊清潔，爲他首都所不及；蓋道路寬坦，交通便利，房屋高度一律，無參差不齊之憾也。

柏林精華，萃于一隅，故又頗便遊覽，由柏林街 (Berlinerstr.) 經普法戰勝坊菩提樹下街 (Uunderden Liu Den) 至大教堂 (Dom) 止，爲政治文化經濟商業集中之區。且此路最平直，有一段穿過梯爾 (Tier) 花園，綠樹交蔭，尤爲美麗。國有大典，行列必經此途，故又含有國道之意焉。大教堂與宮橋間有廣場，羣衆露天集會，每利用之。

菩提樹下街與弗立滴 (Friedrich) 街交叉處，爲商業繁盛之區；西行則爲國家圖書館，

藏書近百五十萬冊。柏林大學，爲德國最高學府，中國青年在內讀書者不少。國家劇場（Opernhaus）係一七四一年創立，其左爲太子宮，今已開放，任人遊覽；對街則爲陸軍博物院，又其後則爲海軍博物院。

由戰勝坊南行，爲大總統府，及各部院所在地，北行則爲國會，其前有畢士麥銅像，及共和紀念廣場，場中有戰勝紀念柱，柱中空，有梯可登其巔，全城俱在眼底。

大教堂之右爲故宮博物院，每日午前十時至午後一時開放，觀于朝會堂之壯麗，猶可想見當時威廉不可一世之概！宮內有教堂，地砌以花木，光可鑒人，入內須著套鞋。又有一室藏中國玉器磁器漆器，係拳亂時掠去者。宮門之前，則爲韋海姆（Wehlm）第二紀念坊。

大教堂之左爲國家畫苑，新舊博物院，凱薩弗立滴（Kaiser Friedrich）博物院所藏，以埃及古物宗教彫琢繪畫爲最珍貴；又民風博物院（Sammlung für Volkskunde Indus-trie）藏中國古物不少，以燉煌畫壁爲最難得。

動物園車站附近，爲柏林娛樂中心。沿 Kurtfürstendamm 一帶，戲院，舞場，茶樓，酒館，鱗次

櫛比。中國公使館即在此街上，係自置之產。動物園雖不大，但園內房屋，仿各國不同樣式而建，亦可一觀。

柏林近郊可游莫愁宮 (Sans Souci) 宮在百茲墩 (Potsdam)，係弗立滴大帝所居，依山而築，前有噴泉，拾級而登，風景佳絕。萬花墩 (Werder) 則櫻花開時，遊人如蟻，斯地產酒，故遊人不醉無歸。

德人嗜音樂，除國立劇場外，如 Staats Opera, Staatliche Sclonspielhaus, Stadtische Opera, Beethovensaal 等，有暇不可不觀。又德國食品，以香腸著名于世，種類甚多，亦可一試。

中國菜館有三家，為京津飯店，中國飯店，廣東樓三家，均在康德街 (Kantstr.)

此外如漢堡 (Hambourg) 為最大商埠，明星 (München) 為南方大城，萊別墟 (Leipzig) 為大理院所在地，德內斯敦 (Dresden) 為出版業中心，科恩 (Kohn) 居歐陸之中，濱臨萊茵河，輪軌輻輳，風景尤美，德以工業立國，如克虜伯廠，蔡司 (Zeiss) 廠，A. E. G. 及西門子

電廠，規模宏大，有暇可分別遊覽。

第八程 歐亞間

歐亞交通有二途，陸行約半月強，水行倍之。陸行由哈爾濱乘車至赤塔，換乘西比利亞通車，可以直達柏林；中間經過蘇俄首都莫斯科，可下車作長時間之考察。蓋蘇俄爲今日唯一試行共產制度之國家，利弊言人人殊，且中俄壤地相接，交涉頻繁，對此赤色恐怖之大本營，不可不有相當認識也。

水行由英之沙上浦墩 (Southampton)，法之馬賽 (Marseille)，意之日諾亞，或德之漢堡，經蘇彝士 (Suez) 運河，紅海，印度洋而達香港；常行抵堡賽 (Port Said) 時，可舍舟而陸，一遊埃及京城開羅 (Cairo) 世界聞名之金字塔，人首獸身像，及新發掘之安安晏 (Tut Ankh-Amen) 王陵寶物，均可縱情賞鑒。若乘特爲旅客而備之火車，尙可趕至蘇彝士回登原船；因運河鑿自人工，爲護岸起見，船隻經過，必須緩行，故車行反較速也。過紅海則入熱帶，天氣鬱蒸，與離歐時之氣候迥異，因氣候之變遷，可想見大地之奇異矣。沿途可遊覽者，爲菲

洲之漆膚地 (Tibuti)，俗稱黑人國；亞丁 (Aden) 爲亞拉伯之海口，亦印度洋中軍事要區也。哥倫布 (Columbo) 爲佛教名區，我國高僧法顯曾于晉代來此。新加坡 (Singapore) 爲英屬殖民地，西貢 (Saigon) 爲法屬殖民地，二地華人皆甚多，由此可知西力東漸之程序，英人治殖民地之比較，及華僑在南洋一帶之實況。香港因鴉片之戰割于英，初本孤懸海中一荒島耳；今經英人經營數十年，遂成南洋運輸之中心矣。

以上所述，乃世界一週主要路程耳；夫人之性趣不同，目的亦異，則其他可遊覽處，固不一而足也。

在歐洲方面，則北有斯康丹尼文 (Scandinavia) 半島，如瑞典，丹麥，腦威諸國，以教育最普及聞。東則荷蘭以治水著；比利時雖爲小國，而獨躋于列強之列。東南則葡萄牙，西班牙，爲十八世紀握海上霸權者。南則有巴爾幹 (Baltic) 半島，如奧大利，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保加利，南斯拉夫，希臘，土耳其等國，犬牙相錯，至今爲歐洲動亂之源。

在美洲方面，則有墨西哥，古巴，阿根廷，智利等國，另成一團體，有拉丁美洲之稱。

在海洋洲方面，則有菲列濱、澳洲、紐絲綸、爪哇等地，爲華人僑居之處，更爲吾人所應注意。其他如非洲北部，爲古代文化發源之區；中央亞細亞，爲東西文化接觸之所；探險者，時有所聞，不少有益科學上之發現。

總之，旅行不但可以改換環境，增益人生興味而已；且於遊覽之外，兼寓考察之意，行踪所至，筆之於畫，其嘉惠於一國事業之進展者，何可勝道？我國內亂頻仍，凡百事業，罔不落後，欲圖改良，非取資異域，不足以圖競存！世之知旅行之益者，美人爲最，今日人亦尤而效之；時有國外觀光團之組織，語云：「知彼知此，百戰百勝，此之謂也。」

國外旅行常識

戈公振

初至國外旅行，因言語風俗之殊異，誠不能不令人生活起變化；然旅行國外之優點，即在改換環境，增益見聞；吾人苟心知其義，則將到處發生興趣而不覺困難。茲將旅行中應注意而普通不甚注意之常識，就倉卒所能記憶者，筆錄如下，掛一漏萬，知不免也。

旅行之準備，金錢爲先，故在未出發前，宜慎密預算應用之款，甯稍稍超過，以防途中有意外支出。蓋有若干費用，常出吾人預料之外；如行程改變，時期延長之類，若途中需款匱乏，則速不濟急，告貸須視友人，有無故甯豐而毋吝也。

身體強健與否，苟不能自信，或平時常有疾病，在立啓行前，宜請醫生檢查；若患沙眼，此西人認爲傳染者，更須延眼科專家治愈；因長途跋涉，身體不適，最爲痛苦，雖各國醫院林立，設備精良，然舉目無親，終感孤寂；且登岸時海關例派醫生驗看，苟有微恙而爲人挑剔，豈不進退維谷乎？

護照爲至國外必不可少之物，在外交部或上海市政府領取後，即轉向將往之國之領事館簽字，如係遊歷性質，大約毫無問題。蓋遊歷乃花錢之事，一人彼邦旅館餐室劇場，以及車馬之類，在在有支出而無收入，有利於彼之商業，又何不歡迎之有？如途中欲往他國遊歷而在護照所填目的地以外者，則須補請當地該國領事館簽字。歐洲小國甚多，倘不長期滯留，亦不必簽字。僅由邊界稽查加蓋戳記，即可通過者。瑞士爲招徠遊客計，入境不須護照。又赴比利時，有法國護照即可。又如日本與我國有特約，入境亦無須護照，如兼有公務，則莫妙於請領外交護照；此種護照，以外交官相待遇，不但到處通行無阻，即行李亦得免檢查，可省去許多麻煩也。

車票或船票，可先期購買，或託旅行公司代辦，苟行程確定，可購通票，即一票可通行若干地，其價較廉。車有舊車新車之分，新車較舒適，舖位有上床下床之別，下床價稍貴。船須擇噸數較多者，蓋船大則航行穩，設備周，然房間有向內向外之殊，床有二架四架及上床下床之異，此可向船公司索圖看定；大約房間向外，則空氣較清新，光線較充足；二床則人少，出入較

自由。又房間在船之中部者爲佳，前後則波動較烈；此雖瑣節，然出同一代價，何不擇其優者，況海行嘗數十日，非短途之可以將就也。

出外遊歷，行李務求簡單，故以携帶手提皮箱爲最便，舟車上下，可以躬自挈行，毋勞過磅，寄艙種種手續，且安置身伴，隨時可以啓用。至鐵箱 (Trunk) 則嫌笨重，裝物太多，更難搬運，非久居一地者，則以勿用爲宜。所攜衣物大約如下：

春秋二季用普通西服二套，顏色宜純黑或藏青。又二套夏季用；一淺色，一白色，白色衣服爲過熱帶所必需。外衣春季用者一，冬季用者一。如途中欲添置衣服，男服宜在倫敦定製，女服宜在巴黎定製，工價雖較貴，然樣必入時，質料尤佳。

赴頭等餐室上等戲園及正式宴會或茶會者，須著晚禮服；但歐戰後西人注重禮貌，已不如前之甚，故有 Smoking 一套亦可代替，而到處不受人輕視。

便帽 (俗稱鴨舌帽) 一頂，途中用之，途中罕其戴中折帽者。毛氈一條，爲行旅所不可少，蓋舟中被褥常甚薄，且外人每喜開窗而臥，固不可不爲之備；即坐于車中與臥於甲

板上，亦時有風寒襲人，須有護足之具，否則天氣較暖，以之墊座，亦甚舒適，而不爲多事。帆布床或帆布椅一事，過熱帶時用之；有時天氣亢蒸，在房內不能成眠，則不得不臥于甲板上。舟中亦有出租，但甚敝舊，且不乾淨，有時並此敝舊者亦不能租得，蓋其爲數有限也。

照相機及望遠鏡各一具，此屬奢侈品一類，帶之固可增旅途興趣，不帶亦無妨。

此外則爲一切零物，如襯衣，毛衫褲，皮鞋，拖鞋，硬領，領帶，襪巾之類，少則兩三件，多則一二打，已可敷用，不必多帶；因此等日用之物，隨時隨地可購，價亦不昂。

中國衣服，如不嫌累贅，亦可帶一二件，如紡綢衫褲，夏布長衫及皮袍爲却暑御寒佳物，在屋內着之，亦最舒適。有時外人宴客，且喜吾人着華服而往，可以表顯東方風尚。

旅行攜帶現款，匪特不便，且亦危險，故宜購買旅行支票。此種支票數目，有多有少，可各取若干，如吾國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美之 American Express Co. 在各處大小商埠，均設有分店及代理店，隨時可以支取。且以支票向該店兌現，亦較普通之市價爲優，蓋該店爲招

徠計，故予旅客以少許之便宜也。又如由歐赴美，宜在歐換美金；反之，由美赴英，宜在美換英金，因各國尊重本國幣制，故意壓制外幣之價也。至各國用錢不同，只能隨時兌換，數目多時，須納稅貼印花簽字留地址，以防偽造及其他弊端。出外遊覽零星碎款，不可不帶；因坐車吃飯，到處須給小帳，倉卒中欲以整數令其找出，殊屬不便。

船中餐室，各有一定位置，但如願與人同坐一處，亦可更調一次。早中晚三餐及下午茶，均有定時，餐前鳴琴爲號；入餐室前，宜盥手洗面，整潔衣履，若鄰坐爲女賓，更宜處處留意。旁座需用何物，須代爲傳遞。自己需用何物，在他人座前，離已較遠者，亦宜請人傳遞。飲湯及用刀，又，不宜有聲；在座不宜俯首，默不言；但發言亦不宜太高，不宜多問而勿亂發意見；發言亦須擇有興趣者，而毋述悲傷事。爲衛生計，在船上宜少食，從來只有多食致病耳！少食致病，甚罕聞也。

己之床位，每日有侍者清理，日用之物，均可置之床之附近，但不宜佔及他人地位。笨重者，例不能置之房艙內，或門外之走廊，須存箱艙，每日開閉有定時。箱之巨者，如重量超過定額，

須另納費，不過爲數甚微。房內有冷水可以洗面盥手，但不許洗衣服；有沙濾水可以止渴，設不慣用冷水，亦可令侍者預備熱水。房內如有他人，則在他人已睡或未起時出入，宜留意勿使有大聲；又日間不可久在房內，因有閱書室吸煙室可供消遣，有走廊甲板可供散步也。箱篋用後宜鎖閉完好，金錢尤宜小心，外出時如房中無他人，更宜將門關閉。總之，處處要整齊清潔，勿令同居者嫌惡，衣服如須洗濯，可記明件數，交予侍者，照定價單付給可也。

無論在船上在車上在旅館或在人家，自己在房內時，門宜關上，否則亦須將門簾放下；因門外常有人經過，可省彼此招呼之煩。欲入他人之房，須扣門爲號，使其有準備，且須得其允許而後入內。如入廁所，須看清門上寫明男子用或女子用，且須將門門好，以免他人闖入；用後更須放水，洗滌清潔。出入浴室，須通知侍者，海行可多洗海水浴，此於皮膚有益，不過仍須用淡水洗過，方能乾燥。又洗海水浴時，須用海水浴皂，否則皮膚不受，失其去垢作用，毛巾亦不宜浸海水，否則常含潮氣，若未晒乾者然。

大船上必有休息室，可以彈琴，可以閱書報，可以寫信。又有運動場，除球類外，各種器具皆

備，且派有專人指導。飯後有音樂，晚間有跳舞，苟善爲利用，很可養成有秩序之生活。

與外人同處，首應注意者爲清潔，隨意吐痰，在外國很少見；美國立法尤嚴，有在地底火車中吐痰者罰千金。故吾人外出，宜多攜手帕，以便涕吐，因公共場所多不備痰盂，即有亦甚少也。咳嗽欠伸及打噴嚏，均不可當人前爲之；鬚髮及指甲，宜常修之使短，因西人謂清潔卽道德之本源也。

海行日久，有時殊感生活單調，故吸煙室中不少終日飲酒鬥牌之人，然人心難測，以不參加爲上；因若干航線中，曾發現以賭博爲業之旅客。又與人交際，亦當有分寸，過度親密，則對其人之行動，卽不可不留意。

船將抵一口岸，例先有佈告，並註明停泊時間，如時間較多，有可登岸遊覽，但宜於開行之半小時前回。船泊岸後，海關例有人登船檢驗護照，如護照未經該國領事簽字，而又須登岸遊覽時，可請其蓋一圖記，此手續萬不可省。同時又有小販蜂擁而上，有賣土產者，有賣明信片及郵票者，有兌換者，其索價均不十分可信，購買時極宜斟酌。登岸時，須告知侍者使其將

房門鎖好，如無友人陪伴，可與老於旅行者偕行，只須賂做東道，如坐車飲茶會鈔之類，當得指示之益不少。

船將抵目的地，宜早將行李整理完好，房間及餐廳侍者，例須給酒資，可視他客所給多寡而定。如有人來接，自無人地生疏之苦，否則須詢老于旅行者，以何旅館為適宜。船一抵埠，則旅館及轉運公司之兜攬生意者，必甚喧囂，刺刺不休，此時最宜小心，不可輕于許諾，行李由輪船送至碼頭上，即有海關人員前來檢驗，因須順前後次序，有時須等待甚久，違禁品萬不可帶，奢侈品不可多帶，有若干國家，對於用物，苟驗係全新，亦須課稅。各國章程，至不一律；總之，行李以簡單為宜，不然即此翻箱倒篋之煩，已不勝整理收拾之苦。經關員檢驗後，於行李上或畫一記號，或貼一印紙，即可外出。自雇汽車囑往擬住之旅館，車費即令旅館照章代付，當不致有敲詐之虞。如此旅館太貴，或不舒適，可于次日另易適宜者，搬來搬去，旅中不以為奇。如係乘車，可將行李暫寄車站，俟旅館覓定，再令旅館往取，則更省事。

凡將往一地，宜將該地情形詢問清楚，能由人介紹一二友人則更佳，以便有事請其指導。

然友人各有職務，無深交者，斷難終日陪伴；最好住定後，即購讀交通地圖及旅行指南；如自己可單獨往者，最好勿煩友人。且旅行公司，常有所謂 *Sight Seeing Car* 者，專係導人遊覽，有譯人逐處說明，取價不甚昂，不過須聽其指揮，行動失其自由耳。如居住較久，則可排日遊覽，倘有其他省費及便利之法，因博物院，畫院，圖書館，教堂，公園及公共機關，有某日開放者，有某日不收費者，有須介紹者，可以從容支配；單獨遊覽，為最自由。蓋各人興趣不同，觀察點亦異，欲我就人，或人就我，均覺不便。且出外一人用費省，二人則用費鉅，欲由友會鈔，則心不安，若自己會鈔，則殊不經濟。

居留證為長期滯留必不可少之物，在到一地之二三日內，即須至中央警署領取；地址遷移，亦須通知；以防有意外之事發生。如遺失物件，亦可函警署調查，苟非得主有意吞沒，必能珠還；倘失物上刊有姓名，則尋覓更易。

無論如何，旅館均較普通房屋為貴，如到處能住公寓（*Pension*）最為經濟。蓋旅館房間，雖有大小，價廉者往往早為人所佔去。且旅館須設備堂皇，然於終日在外之遊客，無所用之。公

寓 (Pension) 有以星期計者，有以月計者，有兼供早膳者，有兼供全膳者，可預先託友人代賃，或在報紙分類廣告內尋覓，且旅館客人來住，多彼此若無情感，Pension 主人和善者，有時恍如一家人也。

歐美交通之便，無以復加；有電車，有公共汽車，有高架火車，有地底火車，此皆供公衆之需，而取費極廉者。其供私人乘坐者，則有馬車與 Taxi，馬車今已成爲奢侈品，日見淘汰。Taxi 則到處皆有一呼就至。初到一地，以乘 Cab 及地底火車爲便。蓋 Cab 有一計數器，依路之遠近計值，絕無欺詐需索之弊。地底火車，則於誤乘一車時，可任換他車，直至目的地而止，不必補票。各國行車制度不同，有在左首登車者，有在右首登車者，卽行人向左向右，亦常有條不紊。繁盛街市，車馬必多，越過街道，最宜小心，甯可稍待，切勿冒險！十字路口有以 Go 及 stop 字樣或紅綠燈爲標識者；有在地上畫一安全地帶者；總之，隨多人同走，必不致有危險；西人道德甚高，路徑不熟，可以隨意詢問，彼等必樂於指示。有時迷途或去目的地太遠者，不得不借重 Taxi，Taxi 乃旅行異鄉之良導也。

外國火車，迅速而舒適，如非長途，可不必坐頭二等車，否則即宜坐臥車；坐臥車時須記明床之號數，因床在日間須摺起也。車每至一站，必停若干分鐘，可下車散步，大站有停二、三小時者，則可下車進食或購物，因價較車上為廉也。惟離車時須記明車及月台之號數，因月台甚多，車之來往更繁，且皆同一形式，不易分別也。

旅館及公寓大都備有浴室，有可隨意入浴者；有規定每星期幾次者；有指定日期者；如無此種設備，則有公共浴室，取價甚廉，蓋此種浴室，大率屬於地方事業，非以謀利為目的也。剪髮剃鬚，均分別計值，西人節省者，剃鬚洗頭，均自為之。又洗頭所用香水，價有甚昂者，慎勿任匠人指揮，隨意嘗試。住旅館時，每晚如將皮鞋置於房外，則次晨必已有人擦過，光潔無塵。住公寓則或擦或否，街上多有以擦皮鞋為業者，皮鞋經其擦過，幾等新製，價亦不昂。

歐洲餐館，常將菜單貼於門首或玻璃窗上，故價目不難一望而知。大率食客多者，則其價不甚昂，而菜必新鮮。在英國如 A. B. C. Lyon, Express Dairy，均以適於公忙者為目的；在美國則有所謂 Cafeteria，食物躬自選取，無須小費。又世界各大城市，均有中國飯店，亦

可嘗故鄉風味，有一種定例，不可不知。即公司菜價較廉，點菜必貴。

歐美語言繁多，絕難盡學，能操英語，已可通行各大城而無阻。如僅諳一種語言，則對於其他言語，可臨時將通常用語，稍加研究，則於問路購物，亦較便利。言語僅為表達意思之工具，而非一種學問，歐人童而習之，能操四五國語言者甚多；吾人不必以諳外國語為能，亦不以不諳外國語為恥。

觀劇為晚間消遣之唯一方法，如預定座位，可至戲園售票處。在本星期內可預購六日以內之票。繁盛街市，常設有各戲園代理處，亦可就近接洽。如未預定，則須早往戲園等候，因買票時，須魚貫而入，不得越過他人之前。在劇場內勿吸烟，勿談話，及食物；如座距舞台太遠，可租用望遠鏡。休息時可外出散步，或至茶室，或吸烟室小憩，聞鈴聲宜早返座，因演劇時，除舞台外，燈皆熄滅，自人前走過，足以障礙其視線也。

歐美對於通信設備，最為周密，故船上有郵局，車站有郵局，旅館茶酒店代售明信片及郵票，信箱則到處皆有。郵票各國不同，且不通用，故非常時羈留，不必多購。掛號信須取收據，包

裏須知重量，均非至郵局不可。大都會有一類快信，名曰 *Roll Letter*，以汽管傳遞，二小時內可達目的地。外埠可寄飛機信，加資亦不多。外國郵局與電報局均在一處，故發電亦甚便，且亦甚廉；不過發電至國外，須至總局耳。公共電話凡公共場所皆有之，先持其柄而搖之，如有回聲，則置錢孔內，即可通話。如時適有人談話，則再搖其柄，錢即吐出，誠靈巧極矣。又外國轉信，亦甚可靠，如由甲地遷至乙地，只須將新地址交於旅館或房東，必可收到；否則交公使館或領事館，或旅行公司轉亦可，而二者又以旅行公司為最可靠。

在外蒐集材料購買書籍及紀念品，日久如覺其繁多，而又不須日用者，可裝箱交轉運公司寄回，取費不甚昂。

諺有「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語吾為易之曰：「思及一己便利，毋忘他人便利。」行旅中熟記之，當無自而取辱也。



一	全	學
致	國	生
服	各	國
用	界	貨
國	人	至
貨	士	領

中國國貨公司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備	最	是
的	傳	全
國	大	國
貨	最	貨

司	中	中
謹	國	國
商	貨	人
貨	公	國



歐洲的兩個桃源

瞿·銖·庵

只疑淳樸處 自有_一山川

杜 甫

在二十世紀的今日，距倫敦巴黎不過百餘里之遠，而居然有物質文明不能侵入而且保留着中古封建采邑制度的地方。這也可謂碩果天留的了！

我們讀過西洋中古史的，都知道歐洲的封建采邑與我國秦以前的制度差不多。采邑中的居民，多半以農工爲職業，而不能自有其田。他們對於邑主，有世代盡忠的義務，作工當兵，並且以其勞力所得貢獻於邑主，都是絕對不能否認的。這般邑主便食租衣稅，從容度其無憂之歲月。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後，封建制逐漸崩潰，歐戰以後，便連虛名也大多不能維持了。

現在唯一的保有這種邑主特權的，只有英法海峽中一個海島，名叫沙克_的。他是三
里半長一里半寬的一個小島，距英國約七十里，距法國約二十里。島雖不大，而歷史却甚悠
長。

當五六五年之頃，名僧聖馬羅瓦 *St. Mag Ioir* 曾在島上建有寺院，到一四二二年方始荒廢，後來便爲海盜所據，如是者又一百多年。有 *Sir Fellers de Carbert* 借四十戶來耕其地，伊利沙伯后錫以璽書，使世守之；但是後來依舊不能世守，便輾轉出賣，然而這四十戶的土地却不能隨便割賣，至今如故，這是島中法律所規定的。

現在的邑主是個婦人，傳世已有三代。她的丈夫是一個歸化英國的美國人，因依法非英國籍不能享有爲邑主之權也。這個島本來算諸門德的一部分，因爲英王兼諸門德公爵，所以沙克島也奉英王爲大君，而爲英屬自治邦最小的一個。

全島只有六百七十五個居民，皆以務農爲業，全無一切科學的工業，可是島景非凡美麗溫和，沒有一切野獸惡草。居民每年除地租外，獻其產物十分之一於邑主，並且每年服兩天的徭役義務。奉公守法，從無怨言。在政治權利上他們也組織一個議會，以四十戶的代表及其他代表十二人組成之，每年集會三次，又有男女小學各一，備而不用之法庭監獄各一。

現在邑主所居之宮還是十七世紀的建築，火爐上還鑄着一六七五字樣。全島的人都有

以保留中古風俗自負的意思，所以他們有一條法律是不許汽車進口。

x
x
x
x
x
x
x
x

一六三二年，瑞典軍從北方來，攻到德國南部的一個小城叫做丁家山（德文名 Dinkel-spohl，此譯音兼譯意也）這城雖小却不肯降伏。然而瑞典軍砲火終日轟擊，志在必得，援兵不至，食糧垂絕，邑人忠勇奮發之餘，也就漸不能支，眼見城門一開就得乞命於瑞典軍馬蹄之下了。

這一天邑議會接到瑞典軍最後的檄文，大家相顧一籌莫展。要降呢？則得罪瑞典太多，終不免於蹂躪！要死守呢？實在已經筋疲力盡。議來議去，看看天黑，仍無結果。忽然門開處，一個城中少女翩然而入，含羞說道：「小女子如今有一下策在此，不知諸位貴官覺得可行否？」衆人忙問有何妙計？她道：「聽說瑞典將軍新近得了家信，他的一個五歲的兒子夭亡了，我想他正當想念亡兒的時候，雖然軍務在身，總不能忘情。如果喚齊了城中的小兒女，排到門前，然後出降，或者他見了這一羣與他亡兒彷彿的天真兒女，不由得起一種感動，不再來摧」

殘我們也說不定。如果可行，我便情願擔任召集之責。」衆人聽了她這話，覺得有些孩子氣，然而想來想去，既是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姑且依她所說，存此幾希之望而已。

及至明天，果然瑞典將軍入城受降之際，不見官民，只見一羣兒女排列着，一頭疑心，一頭不禁煩怒。誰知內中有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天真爛漫的向他看着，正與他新近失去的愛子一模一樣，立時心上軟了下來，面上也和緩許多，抱了這個孩子，一路進城，遂宣布赦免此邑拒降之罪。

這是五月十日的事，所以年年當此日，全城舉行兒童紀念節，扮演此一齣戲，以志國難，至於今不衰。

丁家山之建邑，尚在諾愛人征服英倫以前，一三五一年始從采邑自贖爲自由市。然神聖羅馬帝國諸帝巡行至此，猶執臣禮，且貢方物，供張一切，全出市民。現在市的檔案庫中尙有一五七〇年六月十二日進獻馬克密蘭二世皇帝之禮物單。

此邑的歷史悠久可貴如此，所以市民自重其中古風俗，婦女服裝猶與三百年前無大區

別，石板路上猶有牛車緩緩之聲，市當局對於外來的影響，也是深閉固拒。凡是現代已經絕迹之手工業在這裏都還可以看見；也因為市民都是務農爲業之故。

最可羨的是市產的花卉，盈山滿谷，姹紫嫣紅，甚至人家籬角門旁但有隙地無不種花；每家樓窗之下必有花籃，點綴得全市如茶如錦。在現代歐洲腹地中，也真可以算得樂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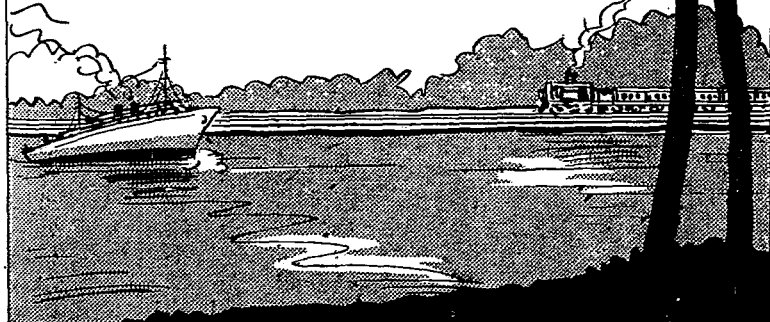
附記：以上兩段，都從近二年的美國地理雜誌譯出。我國近年無論何處窮鄉僻壤，都已爲帝國主義經濟所征服！不料歐洲還有拒絕近代文明輸入的地方，杜甫詩：「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誦之慨然！

康福多

純淨
及含
幾怪



出外旅遊
可以擴暢胸襟
服康福多
可以補身防咳



上海英大藥廠發行

英國古旅舍訪問記

程志政

Harold Donaldson Eberlein 原著

別饒佳趣之古旅舍

吾人徇一念及英國近代物質文明之進步，則腦海中所浮現者，當爲英蘭銀行之偉大倫敦鐵橋之壯麗；以爲十八世紀以前之舊物，將掃蕩而無復餘存矣！顧以英國之旅館業觀之，則理想與事業，殊不相牟；蓋今日英國之旅舍，奇偉壯麗者，固所在皆是；而舊時代之遺物，亦未嘗偏廢，且儼然有蒸蒸日上之勢。古代旅舍，常以紅獅或青龍爲標記，今吾人步出郊野，此種標識，隨時可觸入吾人之眼簾；可知數百年來，雖情勢屢遷，而古代旅舍，則仍巋然獨峙也。

古代建築之所以能維持不墜者，蓋以其別饒佳趣也。英國舊式旅邸之中，每年寓客，往往在數千人以上，或閒居以消夏，或小憩而聯歡；逆旅主人，善迎人意，故將內容外觀，全易古式；客之游者，益流連忘返，抵徊不忍去矣！此等旅舍，英國各地多有之，惟每有隱藏深山叢林間

而爲人所不易覓得者，亦有在荒涼之山道旁者；至熱鬧之市街中，則其數較少。然吾人苟於步行時稍加注意者，則仍可按址而入。鄉村之中，常見有畫樓一角，隱蔽水涯綠柳中者，卽新舍也。海濱賓館，較爲富麗，蓋游客于訪古之外，兼觀波濤之勝也。

總之，古代旅舍之種類不一，而其數至夥。吾人倘于休沐日一一加以考察，則必可感受無窮之興趣；必獲得無限之新發現；且所費無多，輕而易舉。常人往往以訪古一事，最覺枯燥乏味，實則吾人欲求古今人類之情趣者，惟可於此中得之，所謂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某日，予（原作者自稱）偕妻由利物浦返里，道經蔣夏，乃就道旁一小旅舍中稍憩。予等甫坐定，一女侍者翩然而前，詢予等所欲者爲肉茶抑爲甜茶，觀其純朴古雅之態度，與夫輕盈活潑之神情，在在皆足令人沉醉。而獻茶之時，復雜以和柔可悅之笑聲，天真可喜，如聞天籟；此等印象，較之登大地主之門，主人殷勤出其珍藏相示者，尤覺難忘。予等樂其地之清雅，人之古厚，故小坐半日，覺不忍去。進餐後，天已垂暮，知不可久留，乃命御者疾駛而前，惟抵予故居時，已午夜矣。

設吾人以休假日之一部分時間，訪問右式旅館，則除此種旅舍之物，尚有與此相似之酒座或茶居；如冬日步行過寒，夏日旅途口渴者，均可留此稍憩。店中人不第供君醉飽，並可餉以各種饒有趣味之掌故與近事，賓主如歸，其樂融融也。

無意中之史料

有時於無意之中，常可獲得不少之史料；蓋鄉人對於當地之名人，不論古今，皆絮絮樂為客道，目為無上之榮耀。譬如吾人至迪克道賓（Dick Turpin）之故鄉，則緬懷古人，對此英勇無匹之武士，能不肅然起敬！而鄉人更從而盛道之，謂其父原為一印刷工人，並可示客以道賓昔年之鬥雞場，現則圍以巨樹，一曲清溪，映帶左右焉。道賓故居之旁，原為一酒肆，天花板上，露一巨穴，蓋為節省地位計，天花板權充寢處者也。據談道賓少時，常臥其上，以耳貼板，作酣睡狀，靜聆諸旅客談路劫或被盜情況。道賓之一生事業，得力於此種激發者為多。今其事留傳鄉里，任何人均能道之；且該地之崇奉道賓，亦較任何名人為甚，個中詳情，不難稽之史乘也。

普通酒肆中，多爲過客小憩之所，故除鑒賞天然風景及聆片段之史料外，設備方面，彌覺簡陋。所供應者，以酒爲大宗，如顧客必欲一飽者，主人亦樂爲之。予猶憶某次予等就一酒肆中晚餐，主人未遑籌備，不得已以彼之所擬自餉者，先以待客。彼與其妻，則另就廚中之所存者，略食以充飢，其情甚窘！然偶一回思，則又覺別饒情趣也。小酒肆中，亦可供客晚歇，予等嘗因風雪載途，不克前進，而就宿一次，其榻形狹而質堅，下鋪木板，初來者自不能慣此。予等翌日晨起，咸覺筋骨酸痛，蓋不勝其苦楚矣！故爲安適計，客甯就旅舍，小酒肆固非所宜也。

不願出售之古物

設吾人蓄志訪尋舊物者，則腦海中宜先有一清晰之概念，卽此等古式旅邸，非卡爾登，巴鐵摩等諸大旅社可同日而語，各樹一幟，各極其妙，其性質根本不相侔；游人亟宜屏除一切二十世紀之奢侈與華貴，而以鑒賞大自然爲鵠的。蓋於此等旅舍中，絕不能見身御制服侍立兩旁之僕役，壁間亦無電話；其尤甚者，則臥室之中，僅以一燭代燈，卽三十二支光之電炬，亦不可得，其古舊陳敗，自爲城市中所夢想不及，然吾人怡然處之，反樂其純古澹泊也。

惟古式旅邸中之可取者，正復不少，如主人之殷勤款待，視同家人，即爲一端；餘若遇客謙和而有禮；臥室整潔而清淨；皆爲新式飯店所望塵莫及。如吾人稍富感覺者，於入門時即可知之。所謂恭謙而有禮，固非如味之於嗅，可觸而得者；亦非可形諸顏色者；第綜合其各方面觀之，主人也，器物也，圖畫也，酒菜也，無一不予旅客以愉快之感應；身入其境，惟覺和諧美滿，如登天國，而非楮墨之所能形容刻畫者矣。

其尤足令人驚異者，即其器物陳設，望之黯然無足奇，而試一摩挲，則往往發現其爲數百年之古物，而成爲不世之珍。客之愛古者，每善絮絮詢其價格，能否出售。主人笑曰：「凡此區區，皆吾寓之所寶，敝帚享之千金，非所以待價而估者。」願吾人能於古舊之桃花心木桌上用膳，或坐於名貴之安樂椅上稍憩，亦有南面王不易之樂；固非囊括以去而後快也。至於名貴圖畫，爲骨董家所爭藏者，亦多可於此中得之。客中澆愁，厥賴佳釀，旅舍主人每以酒盛於銀桶中，舉以餉客。銀桶者，蓋亦舊物，古時器具，多用銀製，今較大之舊賓館中，此項銀器，堆積盈櫥，蓋藉銀器之多寡，而炫其年代之久暫。櫥門深鎖，客之欲飽眼福者，可於櫥之玻璃門中

俯窺之，惟用以盛酒菜者，未必爲古代物耳。

除此而外，尙有不少之古代用器，而爲今世所罕見者；如較大之旅邸中，常見一玻璃匣，外鑲以桃花心木架，高懸牆隅；初視之，不知爲何物。實則古時旅客，多乘馬車，於趕路之際，中途停留之時間，愈短愈妙，偶值驛站，必須喂馬及就餐者，務求其速。旅舍主人爲迎合過客心理計，於是將各項冷肉蔬菜牛油等，預備此匣，客但視匣中物，擇其合意者，即囑其烹製；一方尙可更衣梳洗，如此不旋踵間，菜已紛陳，時間可謂經濟之至。今則交通便利，無復需此，然主人爲保存古物計，仍高懸之。

維多利亞皇后之寢處

以故吾人於旅舍之中，常可覘古代之生活概況，雖零縑碎錦，斷簡殘編，要亦足以概略其餘。尤可貴者，即吾人一履其境，恍如與數百年前之古人相晤一堂，詎非人生快事？如薩佛龍華爾登旅舍，卽一六〇七年文學家莎士比亞攜徒來此演劇，而駐節者也。雖該旅舍於一六九〇年改用磚石建築，一七四八年大加刷新，以及近年之種種改造；然數百年前之遺韻，尙

可彷彿見之。且該地主人之子名威廉珂蓋者，亦爲文壇健將，地靈人傑，信有自矣。尤趣者，即旅中每無意中宿於古人會寓之處，甚且同一寢室，同一臥榻。譬之漢丁登夏之喬治旅舍，即維多利亞皇后少時會寓之地，當時伊郊外閒游，車忽破損，不得已就而宿焉。至今旅舍主人，奉其地若神明，且將當時御用各物，一仍其舊，並誠告不得攪動其處；蓋此種意外遭遇，爲旅舍增輝不少，且亦藉此以招徠游客焉。又如意敦蘇康之白馬旅舍，即迪克道賓當年駐憩所，今吾人一入其中，即彷彿想見道賓倚馬狂飲之雄風，喬治與白馬二館，皆保存十五世紀之韻味，且陳設之古物甚多，尤覺可愛。

納爾遜出征時之悲壯

樸特茅資亦有一喬治館，一八〇五年九月納爾遜率軍出征，至此稍憩，約四五小時後，即登旗艦「勝利號」。其時人民圍館而觀者甚衆，納爾遜在窗前與衆人話別，衆皆泣不可仰，納氏旋自館後小徑登輪，蓋避免民衆之傷感也。九年後，惠靈頓勝法，簽訂條約後，歸時亦駐此館小休，至是而喬治館之名，遂震全國。其餘若格蘭森地方之「天仙旅館」，基爾福之「

獅館」等，皆與歷史有關，爲游人憑弔之所。舍此而外，其足以代表英國舊式旅館之真精神者，厥唯 Lygon Arms 旅舍；其建築純爲條頓作風，全用巨石，窗作直櫺式，古樸之至。此館建於十七世紀，內中陳設古器，古瓷，古銅，古畫甚多。後廳樑上，滿懸巨鉤，蓋古時人民多狩獵，以所得歸附於此也。該館四周環境，極爲優秀，後有花園，自春徂秋，繁花似錦，碧草平鋪，翠綠可愛；冬日則有蓮馨花，夜香蘭等。客之游此者，固四季無往而不宜也。

文學家迪根氏之舊游地

各旅舍大都闢有花園，且有廣場，可供滾球之戲。華塞斯地方之亨雷旅館，卽爲各滾球場中之最著名者；其場相沿至今，已四百年。按滾球之戲，古代會風行一時，今觀其場隅，尙有規則數事，其一云：「與賽員有不敬神聖之行爲者，卽須取消其資格，並罰出二先令以爲教區之賑濟費。」今此戲已不時尙，設此場易爲高爾夫球道者，則罰款收入，當可致各區民於富足而有餘也。古人陳跡，不第王侯將相之足以憑弔，卽文豪詩聖，亦復可以流連；如唐塞司特地方之 Saracen's Head 旅舍，（現已改稱爲 Fontfret Arms）卽名小說家迪根氏所

常述及者也。吾人讀其作品，偶游其地，輒回思迪根氏之所述，髣髴猶可得之。譬之迪根氏文中，賞述寓居於此旅舍之雙榻室中，旁置火爐，與一中年黃髮女子相值等，今其地仍在，室亦猶是，而迪根氏之墓木已拱矣，詎不令人惘然若失？

色羅包雷之獅館中，有古代跳舞廳一所，蓋備鄉人及旅客娛樂之用者；至今略加修理，仍作歡會之場所。此場歷史悠久，而偉人之蒞此游憩者，更僕難數，舉其一二言之：則當威廉四世爲太子時，曾舞於此。湯麥士特金賽 (Thomas de Quincey) 少時，途過此館，因天晏留宿；是時館中旅客已滿，無室可居，乃請氏夜睡於跳舞廳中。其後特金賽文中曾叙此事，有云：「侍者導予入一華麗巨室中，此室實爲一舞廳，內燃巨燭，光輝奪目。」蓋指此也。音樂家巴格尼尼 (Paganini) 嘗奏技於此，而迪根氏文中亦屢道及之。新市場之萊特倫旅舍，則另具一格，該地原爲著名賽馬之區，今遺跡猶復存在。尤趣者，卽賽馬時所用之警鈴，下各註一號碼，懸之牆際者，至今一仍其舊，未嘗拆除；英人好古，從可知矣。

旅舍之命名與標識

吾人設就各旅舍之命名而加以研究者，常可發覺其相當情趣，且可藉此而進一步明瞭其命名之歷史。如英國小旅舍中，有二處以「雞牛故事」爲名，蓋根據於法國寓言者；凡客之入寓於此者，旅舍主人必滔滔以此故事相告。惟二處距離甚近，爲競爭營業計，各出其辯才以神其說；於是渲染過甚，真象反失，亦趣事也。又有取古人之詩而名旅館者，如康特斯武德之「天堂旅館」是。其地風景絕佳，故文人詠之於詩，譽爲天堂，而旅舍主人，遂採此名以自用。總之，各旅舍之命名，不出下列諸種：屬於宗教方面者；屬於歷史方面者；屬於滑稽方面者；屬於預言者；其餘則或表示戰爭；或表示和平；或表示天象。標記多用十字架，僧冠，交叉鑰匙，三角，或名人雕像等。至教會所辦之旅舍，又往往捨宗教標記而不用。譬如費來斯菲之「孤鵝館」，創建於一五〇九年，專備教士集會及寄宿之用，然外觀則並無宗教色彩。

以偉人名旅舍者，亦復不少，如納爾遜，惠靈吞等，皆已爲各地所取用；至旅舍之標識，亦含有相當研究之價值。吾人游歷於荒郊野外時，往往見屋頂樹一鐵架，或一人面獸身之怪物，即可知其爲一旅舍。昔者地主對於招待過客，目爲應盡之義務，且引爲無上之榮耀，故高樹

標識，以引游人。標識亦有出自名家手筆者，如安西比利尼，撒彌惠爾，勞勃達爾登等，皆有手澤長留於荒山窮谷間。除繪製之標識外，又有作雕刻象者，如獅，牛，熊，馬，龍等，皆維妙維肖，引起顧客之注意。

旅舍之愈古者，收藏之古物亦愈富，其間頗有工藝妙品，爲世人所罕見者；如白鵝館中之壁畫，尙爲十六世紀之遺物，莎士比亞極贊揚之。十七世紀時，爲匠人所塗沒，直至一九二七年始復發現，成爲古代名畫之一。其餘等等，尙難僕數。總之，英國大旅舍之所以叙述者，雖十倍于文，亦不能盡。蓋感懷所及，撫拾皆可詠之詩歌，著之簡冊，見仁見智，雖各不同，然有意義之深長，趣味之雋永，固爲世人所津津樂道也。

英京采風錄

程志政

H. D. Eberlein 原著

羅馬浴池與康文特花園街

吾人之言英帝國者，殆無不聯想及于京都倫敦；倫敦一地，宜爲世人所習聞共見，雖三尺童子，亦當耳熟能詳矣。願以予之經驗而言，則倫敦者，實爲全英最不易知之地，讀者毋疑，請畢吾說：

羅馬，古都也；人人知之，每年游客，輒以數十萬計；然而僑侶如雲，其能窮其勝蹟，領悟其全部精粹者，殆罕其人。良以該都地域廣泛，歷史最深，故雖一草一木，一邱一壑之微，在在足爲史乘中之考證，游人不察，惟就其繁盛市廛，偉麗建築，恣情排遣，于願已足；不知其真正可供游覽憑弔之所在，反爲常人所忽視，以言倫敦，正復類是。英京之形勝，一言以蔽之：愈探而愈無窮，其偉大之處，往往不在鐵橋之壯麗，屋宇之巍峨，而在于下州小邑，窮屋陋巷，所謂「可

謂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設君子休沐之暇，稍就倫敦之各方面，用冷靜之腦筋分析之，即可知今日之倫敦，經數千百年之遞嬗，雖更易舊觀，不能如史冊所紀述；然上自羅馬，下迄近代，尙有不少之遺物，與最新式之產物，可供吾人之摩挲欣賞。譬之斯德倫巷，去最熱鬧繁盛之通衢，纔五十尺耳！而街頭寂寂，建築物亦古茂雅樸，別具風格，幾成另一世界。尤可貴者，該巷尙有碩果僅存之羅馬浴池一所，流泉潺潺，瑩澈見底。吾人偶一履此，卽恍如與古人晤叙于斗室之間，舉目四望，斑斑古垣，皆成史蹟已。

該池長十三尺，闊六尺，深約四五尺，池底所鋪，爲白色之大理石，尙係一五八八年愛色格伯爵之遺物；其地爲古羅馬別墅中之一部，殆無疑義。當時英國尙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今則滄桑變遷，別墅主人，墓木早拱，羅馬帝國之雄風，亦令人與而今安在之感。撫今追昔，能無慨然！舍此而外，倫敦一角，尙有爲常人所不易知之處；其地爲康文特花園街，除星期日外，每日清晨，荷君能一過其地，將有無窮之新奇與快感。其地爲各國奇異民族萃會之區，其市場

之組織，亦爲各地所罕見；蔬菜種類之複雜，彙集全英各地之大成。所謂康文特花園，昔日西自聖瑪丁巷，東至德羅萊巷，北至長畝，南至斯特倫巷，今則僅包括其中心市場之一部分。顧吾人一究其命名之由，則知此廣大之今日市場，實爲昔日憲司敏士特主教之庖廚菜圃耳！按之史乘，一五四七年亨利王八世，嘗牧羊于此，其時已有半部作爲公墓。至十七世紀，意昂哥瓊司 (Trigo Jones) 設計改爲市場，卽現時之新鎮也。嗣資本家于四圍興築房屋，鱗次櫛比，乃由冷僻之園囿，一躍爲繁盛之市廛。瓊司復建一聖巴爾教堂，其作風爲冷靜之古典派，于英國各建築物中，素負盛譽。十八世紀教堂燬于火，仍照式重建，卽復舊觀，至今巍然獨峙，供游人不盡之低徊焉。

祕密結婚之薩瓦皇家教堂

十八世紀時，倫敦最負聲望之著作家，與戲劇家寄寓于康文特花園市區之內，如愛迪生，斯笛爾，約翰生，巴斯維爾等，其尤著者也。吾人讀「觀察報」中之敘述，有所謂貴婦之後，隨一侍童，出聖巴爾禮拜堂之門，返其故居之語，蓋卽指此。至康文特花園之改爲市場，初非一

就而就。其始也，花果蔬菜各小販，漸次移入，繼則陶器戶，鸚鵡，骨董等業，亦逐步而來。一八三一年貝爾福伯爵建一市場新屋，探瓊司氏之作風，爲該地生色不少。

市場交易，始于晨間三時至四時，以七時半至八時爲最熱鬧，過此又復趨靜寂。君苟徒步其間，即可見果商，蔬菜商，花商等，各駕驟車，洋洋過市。售花之婦女，競御新奇特異之服飾，此種裝束惟英國東部有之。最佳者，即康文特花園，其情景至爲活動，在每一分鐘每一刻鐘之內，有無數不同之變更，矧足靜觀，其味彌永。

由斯德倫巷步行可一分鐘，又抵一耐人尋味之古蹟。其地爲薩瓦皇家教堂，當十三世紀末葉，薩瓦及利區孟伯爵彼得氏建築官邸，該教堂亦包括在內，蓋一私家教堂也。其後皇室衰微，官邸亦物換星移。一三八一年華太雷稱兵作亂，兩建築物同時被燬，一五〇五年教堂修復，一八六四年再焚于火，至維多利亞女皇時勅令重建，以迄于今日。該教堂于十八世紀時，爲祕密結婚之唯一佳處，用費最廉，而亦最不易爲人知。其抵達該教堂之祕密途徑，陸道有五，水道有二；至一七五四年尙盛極一時，今則無人道及，惟風流佳話，固依然傳誦民間也。

伊利地帶之治外法權

由斯德倫巷東行，向城區進發，過聖格來芒街，即見一半鷹半獅之怪像，矗峙于通衢大道之中。此像適位于城鄉交界處，過此入城，而著名之惠士敏斯特寺，即在其側。警察之制服，亦易藍白長條式爲紅白長條式，蓋城市與鄉鎮之警士服裝，有顯著之分別也。考之史乘，該像設立之地位，昔爲神宇之錦屏，原係木質，大火時燬去。一八七八年克利士托菲倫貴族斥資興建，改爲石碑，上加神象，惟原有神宇，今已化爲烏有，其遺蹟猶隱約可覓。渥利維哥得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 卽死于該廟之二號房。伊立莎白皇后亦嘗于此觀劇。文學家却爾斯倫勃 (Charles Lamb) 之誕生，實在其內。追溯已往，卽知該廟于歷史上意義之重大。雖滄海桑田，事成過去，然在騷人墨客觀之，固足供無限之俯仰低徊也！

倫敦市區之中，在尋常情理言之，所有一切之管轄權，應悉歸京都市政府直轄，而事實上殊有大謬不然者。蓋市區中心，有一小範圍之區域，曰伊利地帶，其間一切警察、司法等權，悉離英京市府而獨立，實爲現代市政之所罕見。該地爲伊利主教管轄區，所有命令，均由主教

發施，市府警士絕對無權闖入；所資守護者，一更夫耳。每夜十一時閉門，禁止通行，直至翌日五時始行復啓。更夫于夜間每隔一小時，巡察伊利地帶一週，報告時間及氣候；此種制度，尚係六百年到所採行，遺留迄今，未嘗或廢，蓋存古制也。

伊利地帶之警權既係獨立，而更夫又僅存形式，故於若干年前，該地正值更夫高呼：「早晨二時。天晴平安」之際，一盜劫案遽于是時發生，更夫懵然無所覺，劫犯亦從容遁去，至今猶傳爲民間佳話。當伊立莎白皇后時代，該地爲赫登貴族所租有，租期廿一年，代價爲每年納資十鎊，紅玫瑰一株，乾草十担；名爲租用，實同佔據，蓋藉伊后之威權，主教固無如何也。惟主教保留散步該園之權利，並可收玫瑰花二十籬。赫登復于園內增築新屋，並仗皇室之力，于伊利地帶之中，強劃出一部分，爲赫登花園，欲世世歸其承襲。一七四四年伊利花園暨赫登花園，盡行被燬；今之伊利地帶房屋，蓋後建者也。

莎翁盛稱之伊利花園楊梅

舊建築物碩果僅存者，爲聖愛受爾特雷達教堂 (St. Etheldreda's Chapel) 與花冠旅

舍 (Mitre Tavern)。前者歷大地震與大火而屹然無恙，一八七四年爲拉柴利神父購買，大加刷新，仍復舊觀。至今就倫敦城內言，美麗教堂，無出其右者。花冠旅舍則富于條頓特質，其建築固無論矣，卽一酒一食，彌不類是；入其中者，如置身于數百年前之旅舍，古色古香，醇醪若有餘韻焉！

伊利花園中之楊梅，味厚汁濃，在昔有名于時，卽莎士比亞于其著作中亦道及之。莎翁于「李却三世」劇中，格羅賽斯公爵謂伊利主教曰：「伊利乎！當予在好爾巴時，見汝之苗圃中，有楊梅至佳，乞贈若干，以快朵頤。」主教應曰：「謹當如命。」莎翁之言，非無因也。惟時至今日，伊利花園已歷盡滄桑，所謂佳味之楊梅，亦徒于古籍中空縈夢想而已！

自伊利地帶經却脫蒙街與司密斐爾市場，卽至大教堂與教堂醫院。該兩大建築，叛建于雷飛爾 (Rahere) 之手。雷爲威廉王之侍官，專以談諧博王之歡心。一二三年時，興建教堂與醫院，至今代有擴充，已蔚然爲全球最大醫院之一，計其經過年限，蓋已逾八百年矣。教堂之旁，醫院之後，爲巴沙羅米小園地 (Bartholomew Close)。當富蘭克林幼時，與一

印刷匠名巴毛者，共同工作于此，文學家密爾頓亦嘗酣臥于該地，緬懷古人，情何能已！在昔教堂醫院前之空地，每年八月間，必舉行巴沙羅米賽會一次，萬物羅陳，遠近閎動，今此制廢止已久，非考之史乘，不易悉個中真象矣。

古色古香之授鑰典禮

沿京都市區東行，不久即抵橫跨泰晤士河之大鐵橋。橋墜下泰晤士街，有壁林斯蓋魚市場，建于一八七七年，爲英京魚商萃會之所。過此爲一古塔，塔與尋常者無殊，惟夜間該塔守衛者舉行「授鑰禮」，則隆重而饒古趣。按例于每夜十一時，（星期二星期五則爲午夜）該塔之衛士，衣紅色之長袍，偕伴持燈至守衛房，高呼曰：「護衛金鑰。」于是該房守兵魚貫而出，與衛士相向立，作下列之問答：

守衛兵：「來者何人？」

衛士：「金鑰。」

守衛兵：「誰之金鑰？」

衛士：「皇上之金鑰。」

守衛兵：「皇上之金鑰乎？甚善，請前進。」

衛士：「上帝佑我皇上。」

守衛兵：「阿門。」

問答既畢，衛士將金鑰交守衛兵，仍行他去。自是該塔與外界之交通，遂行斷絕。此種儀式，不知源淵于何時？然英人之習性守舊，亦爲他國之所罕見也。

星期日之世界物產展覽

英京有歷史上著名之巴狄柯巷一處，顧吾人翻閱地圖，終不可得，蓋其地今已易名爲密德色街矣。密德色街除星期日外，了無他異，實爲一平凡之普通市街。至星期日，則大易舊觀，清晨已人聲鼎沸，百業蒼聚；至十一時左右，達最高峯；幾至行人無可插足，駢肩累迹，擁擠不堪；直至下午二、三時始復原狀。密德色街闊度殊仄，兩旁除商店外，尙有不少臨時搭成之小攤，往來之市民，無地無之，無國無之，幾于不可辨識。所售之物，亦集各地物產之大成，蔚爲世

界物產小規模之展覽，若皮貨也，內衣也，兔皮也，水菓也，玩具也，食品也，無論新舊，凡寰球所有之貨品而為君所能遐想得及者，皆得于此見之。

設君利用餘暇，詳加甄考，尚可發現不少之古物，有銀製之古器，一望而知為數百年前舊物者。此外有設椅道左，以磅行人之體重者，每磅一次，徵費若干，游客多樂趨之，引為趣事。印度土人以肩巾珠玉等，圍之臂間，往來求售。夏季一屆，則密德色街頭之冰淇淋小販，頓呈活躍，冬季則改售咖啡，夾肉麵包，獵腸等，生涯亦復不惡。密德色街之市場，純為中古時代之遺俗，惟人雖擁塞，秩序尚佳，無叫囂之煩，有嚴肅之氣。至于克勒巴羅街，雖同為星期市場，然往來者悉為倫敦土人，紛擾不堪，凌亂無序，殆亦風氣使然也。

南丁格蘭巷者，亦英京著名之區。史載一八二九年七月廿四日，英皇却爾斯一世，于愛塞斯獵得一鹿，鹿負創逃，追至南丁格蘭巷始撲殺之。又南丁格蘭巷之命名，據故老相傳，謂在昔是巷為夜鶯叢聚之所，南丁格蘭者，譯其意蓋即夜鶯也。然是說之是否可恃，已無稽考；以今言，則夜鶯已不復見其踪影，坦道平砌，巨廈對峙，儼然另一世界矣。

過此東行，抵一港塢，有一巨大之石製埠頭，其地蓋爲昔日海盜之刑場，計死于是地者，殆難僕數。一七〇一年船長凱德，因盜案被絞于此，其最著者也。據云：絞決後，移尸水標低處，俟潮來沖洗三次，始行入殮，實寓有示衆之意。當時海盜猖獗，非嚴懲不足以杜禍源，亦不得已而出此也。

別具風格之喬治飯店

石埠之右，有旅舍曰藍斯蓋，古時一無惡不作之法官茄夫萊氏，倚仗王室，爲人民所切齒；及其去職時，嘗至此旅舍小憩，化裝爲一漁夫，不幸爲民衆偵知，羣趨與之爲難，苟非賴有勇猛之衛士，奪出重圍，則已寸磔矣。泰晤士河之對岸，有喬治飯店，位于巴洛街，地甚靜僻，卽老于倫敦者，亦不得洞悉其處。該飯店爲英京古肆之一，當一八三五年時，冠蓋往來，曾極車水馬龍之盛。內中餐座，名曰咖啡座，分爲若干包廂，各地商人，多藉此爲交易談洽之所，數十年來，未嘗少衰。

包廂座位，爲桃花心木爲製成，靠背平直，與十八世紀教堂中之座位相髣髴。近窗處圍以

銅槓，備置絲帘。餐價至廉，蔬菜較肉食爲多，尙堪一飽。其餘如酒具餐具等，亦皆別具風格，與通常所用者迥異。餐畢，客之喜作棋戲或骨牌戲者，可作半小時之消遣。樓上爲臥室，精雅清潔，不同凡俗，風雅之士，多樂趨之。

倫敦城中之類此可供記叙者，殆難僕數。以上所述，直其什一耳！總之，設吾人能于平日稍加探討，博采舊聞，則英京各地之可爲憑弔者，將永永無既；要在吾人之善用餘暇，從事徵訪而已。

日內瓦採風記〔譯〕

秦·理·齋

日內瓦 Geneva (註一)襟江帶湖，山明水秀，夙爲歐洲大公園，瑞士國 Switzerland 中之勝區。自十六世紀宗教革新家嘉爾文 John Calven (註二)佈教是邦，十八世紀民權論始祖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註三)誕生其間，人傑地靈，文物蔚興，遂爲歐西名都。卽無國際聯盟寔宅是間，亦早已聞名世界，爲訪古攬勝者游蹤所必經。

瑞士西境，地形狹長，有若瓶頸；而日內瓦深入法境，狐懸瓶端，爲歐西入瑞門戶，故有瓶塞之喻。客自巴黎 Paris 東來，由此入厄伯蘭 Oberland 與恩加亭 Engadine 山中，自是南下越辛泊隆山脈 Simplon 而入意大利 Italy 北發逾嶺卽至德意志 Germany 東北更可達奧地利 Austria 之泰羅爾 Tyrol 鐵道四通，氣候溫和，是以每屆夏日，世界消夏客，莫不梯山航海，結侶以偕來。

當長夏三月中，羅恩江 Rhone 之右，廣衢坦潔，裙屐連翩，或挾倍台克 Baedekers (德國

書店以發行游覽指南書著名)之新著，閒步徜徉，或馳却拉朋克之大車，游覽沙摩尼Chamonix (註四)愛斯萊倍恩Aixles-Bains (註五)安納賽Annecy (註六)大聖白爾那Grand St. Bernard (註七)諸名勝，自柯那文車站Cornavin至湖濱各大旅社間，滿載行李之汽車，絡繹如梭；白朗街各旅行機關前，青灰色敞車，首尾相啣，以載游客；更有白色游艇，如天際流星，出沒於日內瓦湖Lake Geneva。煙波碧浪間，訪尋旁尼凡爾Francois de Bonniard (註八)或擺倫Lord George Noel Gordon Byron (註九)之古堡。

倘值天氣晴朗，自白朗灘畔可以遙見三十五哩外之白朗峯尖Mt. Blanc峯為阿爾匹山脈Alps有名之主峯，拔海一萬五千七百八十呎，高矗雲表，朝嵐暮霧，忽隱忽現，常若與游客為迷藏之戲。有時輕雲籠罩，如披白縠，有時夕陽返照，紅霞如火，山際五色絢爛，現人世未有之奇景；及至天高霧消，一現廬山真面，則又封雪耀日，明燭天表。蓋一日之間，朝暉夕陰，氣象萬千，雖善繪者無以擬其色；善辭者無以狀其美；故為日內瓦之大觀。市民於灘畔安設望遠鏡，以為觀山之助，每次賃金五十生丁，而生涯鼎盛，常為歲中一大收入。

自安設望遠鏡之白朗灘，循湖堤而北，卽至舊日之國家大廈；Hotel National 今國際聯盟辦公處之所在。（按國際聯盟現已購新址於雅麗園 Parc del' Ariana 業於去年九月七日奠基興築）斯時最足發人感想者，厥爲大理石圍畔之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紀念碑，碑文簡約，僅大書：國際聯盟手創者美利堅合衆國故大總統威爾遜姑德露之紀念碑，日內瓦市公立，A la Memoire de Woodrow Wilson, President des Etats-Unis, Fondateur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La ville de Genève 寥寥數字；而人之過其下者，追念威氏十四則之信條，聯盟會之組織，雖外扼於列強，內不見諒於國會，而卒伸正義於天下，樹大同之始基，至今豐碑屹然，偕聯盟以永存，高山景行，不勝嚮往之矣！

越聯盟會所而前，將至市廛邊際，則國際勞工局之新址在焉。勞工局爲聯盟產物，乃切合實際，服務社會，供給人羣需要之一重要機關；吾人參觀兩地，常同制服之衛士，或美國經濟教授，藹然相導，說明各部之工作。

日內瓦市，跨羅恩江而奠邑，長橋凡七，以通往來。越橋而左，盡於小山之麓，是爲舊鎮。Old

Town 古屋參差，街道屈折。而嘉爾文所築以拒法國天主教徒攻擊之巨牆，斷垣殘壁，猶有存者。及抵山巔，則嘉爾文佈教之聖丕爾教堂 St. Pierre 在焉。方塔雙峙，尖頂凌雲，俯瞰全市，如在足下。斯堂建於第二世紀之初，曾迭爲天主教徒與改正教徒攻守之地，有重名於宗教史上。自此以外，是爲上市。Upper Town 街道復清潔而坦直，新式公寓星羅棋布，爲日內瓦市民棲息之所。

迨炎夏既終，入於九月之第一星期，則全城景象，變於一宵。游客檢點行裝，紛紛出境，出席聯盟評議會之代表，一時麇集，各旅館供不敷求，賃宿之費，朝更夕改，往往日增。二佛郎至五佛郎，此亦促游人出境之一大原因。

斯時街衢之間，熙熙攘攘，無非異方之人，或爲印度會長，挈面目黧黑之從者以俱至；或爲斐洲代表，多低額廣鼻之隨員；他如南美澳洲等邦，亦莫不廣選名人，渡洋畢至；綜計出席代表，雖不逾二百，而隨員新聞記者及參觀開會之人，輒在千餘以外。吾輩一接其風采，便知趨向和平之途徑，理論上固不止一端；凡此諸人，有擁護妥協主義者；有信仰仲裁主義者；有主

張安全及制裁論者；亦有高唱減縮軍備者；各是其是，而莫不以和平爲鵠的。各旅館門首，則萬國旗幟，隨風飄颺，市街之間，外人汽車，風馳電逐，蓋九月中之日內瓦，非復游侶所有，而爲全世界之崇拜地矣。

羅恩江之左，有倉庫式之新民廳；Salle des Reformation 闊敞而樸索，爲國際聯盟召集大會之所。廳廣音散，雖輔以揚聲器，而遠座之旁聽者，竭其耳力，猶難盡聆要人之緒論。每當開會之日，持淺紅色門證者，肩磨踵接；戴拿破侖帽之衛士，往來梭巡，肅客入座。及開會前五分鐘，鈴聲大震，旁聽者更盪擁而至，紛紛攘攘，不復能依預定席次；其後至者，祇能以得插足地爲幸。旁聽之席，以議場兩旁之廂樓爲最佳，憑高下矚，全場在目；若居下廊，則僅見萬頭鉞動，遙望代表之背影而已。

各國代表席次，依法語國名第一字母，順序排列，門首有簡明席次圖出售，旁聽者宜預購一份，以資參攷。德國在法語爲 *Allemagne*。故席次最前，在中央第一列；其代表史特萊斯曼 *S'rassenanne* 肥碩之腦後，卽爲英代表漢德森；*Henderson* 乃繼張伯倫 *Sir Austin*

Chamberlain 而出席者。右旁爲沉毅多慮而美髭鬚之比代表范爾德；Vander Velde 更後則有白卑安，Eriard 與法代表團之席次。挪威代表，居近末座，由著名探險家南森 Nansen 爲之領袖；而全場中，其言辭能爲人人所深信而不疑者，恐亦唯此一人而已！座中容貌最清奇者，當推匈牙利貴族鷹準鶯顏之阿旁彝伯爵；Count Apponyi 更有數人，則年事猶輕，而面貌亦非報紙中所習見；吾人於此，得一印象，如欲在國際間獲致聲望，常易使人禿頂而蒼老也。計全場二百代表中，女子僅占九人，且除羅曼尼亞 Romania 之女詩人外，多爲瑞特克 Nordic 諸國所派選，（按瑞特克爲北歐之日爾曼族國家如瑞典挪威丹麥之類）

當此時全球大政治家，集合一堂，竭盡才智，綢繆世界之和平；吾輩遠涉萬里外，來此觀光，一時目迷五色，神爲之眩，幾若欲登每小時疾駛六十哩之火車，瞥眼飛過，不知措手足。雖然，關於聯盟之活動，亦儘多訊問之地，每於清晨薄霧中，常見好學之士，疾行過巴士的昂之廣場，Promenade des Bastions 履聲囊囊，直上大學校之三樓，聆席墨恩教授 Professor

Zimmerman 演講昨日國聯之活動。此外如國際俱樂部；International Club 如英吉利日內瓦協會；Anglo-Genevase Society 如聖萊傑街 St. Leger Street 某紐約婦人爲各國學生所築之學生俱樂部；The Students Union 如舊鎮中庭園曼妙之國際婦女和平自由聯合會；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均爲探詢國聯消息者涉足之所。

既而聯盟之活動，突然停止，各旅行機關，復晝夜不息，爲各代表料理車船艙位；每午開往巴黎之火車，輒滿載政界名人，飛馳出境。其間有逗留至十月中者；則皆知日內瓦此後之歲月，復返於清幽靜穆，欲於從政之暇，偷閒數日，冀在黃金色之夕陽返照中，一訪古蹟與名勝者也。

斯時步入舊鎮，行曲折狹隘之街道間，小酒肆中，時有細弱之樂音，與酒客喧笑聲，相間迭作；而英人麥考萊 Rose Macaulay 名著『日內瓦之神祕』“Mystery of Geneva”描寫鬼影憧憧之幽黯小徑，猶可尋見。如雞步街，Chicken Steps 夕照街，the Street of the

Setnly Sun 雞靴街, Street of the Rooster Boots 壺匠街, Street of the Kettle Maker 等,皆在此中;四方場 Bourg de Four 爲市內最有鑽石式之曠場,有雕鑿古雅之大理石噴池,綠蔭蔽天之老榆,散步其間,幽清出塵。更有市政廳, Hotel de Ville 爲市中最雅麗之古建築物,循大石甬道,盤旋而上,可達層樓。相傳古時市之長老,嘗乘馬直登三樓,世界紅十字會即發祥於此;而第一次仲裁條約,亦產生於是。迄今猶有內戰刀劍銷鑄之農犁與斫鉤,陳列其中,作爲解決阿拉馬瑪案 Alabama 之紀念。

市政廳之下,本邑最可珍寶之古城牆在焉。嘉爾文, Calvin 諾克斯, Knox 裴慈, Bèze 與法雷爾, Farel 四大師(見註二)之大理石像,巍峙牆畔,其嚴正之容,常令巴士的昂公園 Jardin des Bastion 中不可教誨之頑童,望而生畏!此改正派 Reformer 四祖巨像,雕刻工細,永爲藝術界最珍貴之範品,其旁更有小像若干,則爲各地改正教派名人之遺容。

日內瓦除宗教大師外,尙有其他名人,藉金石以留傳,惟泰半爲異國之人;如白倫維克公爵, Duke of Brunsvick 因遺巨金於斯市,而留紀念於白朗灘畔,爲邑中最閎麗之建築物。

(註十)又有盧梭與裴思里爾，Berthelier 一以學說，一以衛國，造像於江中兩小渚上，以資後人之觀感。

此諸像中，最可供吾人留連而景仰者，厥爲嘉爾文氏巨像。嘉氏不僅爲日內瓦最偉大之人物，其改革宗教之決心，與邁進無畏之精神，常可爲百世之師法；吾人徘徊其下，可以想見國際聯盟設立此間之原因。夫瑞士久講中立，其民中正和平，固宜爲聯盟所奠宅；惟域中風物之勝於日內瓦者，尙不乏其所，而威爾遜獨選此嘉爾文佈教之地，是必新世界之政治十字軍人，與十六世紀嚴正不可犯之宗教改革家，其精神上大有默契者在也。

流光如駛，轉瞬而初冬已至；輕霧籠城，如張寒帷，峭風襲人，重呢不溫；噴泉之未有禦寒設備者，一一冰結；是爲居民換得若干冬陽之代價。斯時白色游艇，早已閒泊湖干；分水隄內，僅有黑色水鳥，洄入冰水深處，覓取水草；與橋畔三數天鵝，爭啄孩童所投之麵包，聊破寒江沉寂而已。

人之未具嘉爾文精神者，常謂日內瓦除九月中聯盟評議會期外，最爲乏味之地；斯語也，

在普通美國人目光中，或非盡誣。日內瓦誠非娛樂之所，全市中有樂隊而無歌劇，劇場僅一所，影戲院與茗點室縱多，而全乏華燈永夜豪興濫飛之酒排間，迥無如維也納，*Vien* 及柏林 *Berlin* 白魯塞爾，*Brussel* 與巴黎 *Paris* 等酣歌曼舞金迷紙醉之夜。其居民深居簡出，守法自重，全無社交觀念；即在鬧市工作之人，自銀行行長以至商店女職員，悉皆回家午餐，罕有赴餐館進膳者。每自十二時至下午二時間，全市輟業，如在假日。

日內瓦居民，雖守嘉爾文遺教，顧歲中亦有一娛樂之時，每值十二月之梯城節，*Escalade* 常開三日嘉年華會，慶祝數百年戰爭終却薩伏瓦人 *Savoisards* 內侵之武功。斯時商店樣窗，滿陳朱古力糖；家家廚下，盛備嘉穀；常令三足小壺，沸騰爐上，以爲一六〇二年冬夜，某智婦驟聞外兵梯城，注湯却敵之紀念。此三日間，自午後至於深夜，盡歡極娛，金吾不禁；街中多喬飾之人，各旅社咸有奇裝舞會；青年男子，紛向博物院中借十七世紀之甲冑，躍馬過市；日罕敲之克萊孟西大鐘，至是亦鏗然大鳴，發爲鈞天之音。入晚則組游行之隊，甲士如雲，火炬齊明，聖詩之歌聲，迴盪街衢間，令人想見中古騎士之豪概。借却敵之紀念，寓尙武於娛樂，

養成青年獨立自由之精神，斯瑞民之所以處彈丸之地，而能常保中立也夫。

自國際聯盟設立於日內瓦，在居民之社交上，幾可謂絕無影響；其地有若干小貴族，互相締姻，別成一階級，平時自爲風氣，與外界不相聞問，大有桃源中人氣象。對於旅客之過境，與聯盟職員及外人之僑寓，皆漠不容心；雖居今日，其生活狀態，仍無異於二世紀前，任潮流之推移，決不與外界相同化。親朋過從，所談不及個人以外事，每晚至九時，卽息燈安寢。

但自經濟上言之，則迥異於是；當歐戰之際，此以朱古力糖乾酪鐘錶馳名之小共和國，於維持中立，代價匪細；而日內瓦以孤懸法境，影響尤鉅。其時游侶絕跡，各旅館債台高築，市中之財源銳減，及法鈔狂跌，平時向日內瓦購致必需品之薩伏瓦 *Savoie* 農民，反携鷄蛋蔬菜，來易不貲值之瑞佛郎；地方現金，陸續流入鄰邦。致戰前常有餘財投資於法德奧等國者，至是紛售鄉村別墅，以維生活。卽薪俸極微之市民，亦須負擔重稅，俾公家應付市債之利息，誠可謂民窮財匱矣。是以國際聯盟之奠宅此間，大爲商人所歡迎，自是以後，游客復至，外僑雲集，旅館與銀行二業，營業益盛，地價日漲，租金飛騰，新式公寓，相繼建築，卽自市政上言之，藉

聯盟而增益之收入，歲不下五六百萬金元。然聯盟與勞工局職員，猶居外交員地位，享治外法權，汽車不納照會費，住屋不納房租；其講求經濟者，又往往乘車赴法境，購買雜貨與化粧品，致隄畔各大商店，除游人季節外，鮮少顧客。設非是者，其居民與市政之收入，必更可觀也。

至於流寓生活，則與僑居他埠者，迥然不同。蓋其地土著無多，外人入居，易成爲市中重要份子，坐是人人自爲風氣，社交上遂無固定之儀範。其僑民中，除聯盟與勞工局八百餘職員及其眷屬外，有六十國際團體，皆設總辦事處於此，各有職員若干人；而各國公私機關之派員常駐者，更不可屈計。此外復有紅十字會人員，青年會人員，各國新聞記者，大學教授，以及退休隱居之人，萍聚鶩巢，卜居是間。寄宿舍內，滿住外國學生；留學於日內瓦大學及新設之國際大學，各旅館間，多寓英語之父母；送其子弟，來習法語，而結果則又以各學校中，今日已多操英語之人，致往往事與願違。總之，日內瓦已成爲五方雜居之世界，居民少自然之結合，國籍不一，言語各異，其社交生活，乃離心而非向心者；此其所以有國際城之名也歟？

國際及勞工局職員，爲日內瓦外僑之翹楚，聯盟職員眷屬，猶未盡祛外交家地位之觀念；

勞工局員，則遴選自各國注念工人福利者之中，故其家庭間，儀節較簡易，亦較具自然之結合力。惟此兩機關辦事之人，皆一時英俊，富於理想，其選取也至嚴，而登涉也至難；每歷七年，始一上薦牘。苟非於『日內瓦觀念』深有認識，必不能供職是間。至辦事室中，皆專心篤志，勤治所事，絕無官場習氣。而經費之支付，又有極審慎與聰明之支配，受精明幹練善於經紀者之監督。

今人對於『日內瓦觀念』輒多誤解，尤以美人為甚。聯盟主要目的，在產生世界永久和平之條件，斯則唯有各國政府，能恪信戰爭有消弭之可能，而又真具弭兵之志願，始克致之。今環顧列邦，猶少具有此種信心與志願者；然國際間衝突，已為之消弭不少，是亦不可謂非在世界和平上有鉅大之進步矣。况聯盟今日，正從事完成管理國際防疫，禁烟，杜絕販賣婦孺，統一世界曆法之機關，而勞工局亦方徐徐增高落伍國家之工作標準；消弭經濟衝突之原因；廢除斐洲殖民地強迫徵工制；此皆大有造於人羣，而為進於大同之階梯。循是以往，豈不能達於天下一家萬物胞與之郵治，使日內瓦成為世界之首都哉？

(註一)日內瓦爲瑞士國日內瓦州之首邑，居日內瓦湖西端，夾羅恩江而建市，故有江戶之稱。(Geneva 譯言江戶)是城開闢最早，在西歷紀元前一世紀中，卽爲阿羅布洛機人 *Allobroges* 之重鎮；嗣入羅馬帝國，始築城堡。其後，勃艮地王國 *Burgundian Kingdom* 卽建都於此。中古時代，常在日內瓦主教與薩伏瓦伯爵 *Counts of Savoy* 控制之下。一七九八年併入法國，一八一五年脫法人羈阜，加入瑞士聯邦，以至於今，爲瑞士工商業要區。

(註二)嘉爾文，法蘭西人，生西歷一五〇九年，卒一五六四年。幼習法律，熟於拉丁語；稍長，研究基督教經典，遂專攻神學，痛斯時天主教之專尚儀節，貌存神離，遂於一五二八年加入改革運動，力主廢除儀典，唱聖餐唯感受於精神上之說，雖備受天主教徒之攻擊，而奮鬥不息。一五三六年刊布 *Institutes* 一書，闡明其教義。是年初至日內瓦佈道，後二年被逐；未及三年，復由日內瓦人迎回，遂常居聖丕爾教堂。一五五九年手創日內瓦大學，以閱教旨，卒成新教之一派，諾克斯，裴慈，與法雷爾等皆其門下鉅子。

(註三) 盧梭爲法蘭西之哲學家與散文大家，西歷一七一二年生於日內瓦，父爲鐘錶師兼舞蹈教師，家貧甚。盧梭幼時，育於叔父，及長，入教會求學，二年後任爲代言人，尋又失職，乃游歷諸國，學以大成。一七六二年因所著民約論 *Le Contrat Social* 與愛密爾 *Emile, ou de l'éducation* 兩書觸當道之忌，避居日內瓦。其所著懺悔論 *Les Confessions* 獨立不羈，真理不磨，於法蘭西之革命，大有力焉。卒於一七七八年，日人爲立像於羅恩江小渚上，日內瓦全景圖上之小渚，卽盧梭遺像所在處。

(註四) 沙摩尼在法國烏特薩伏瓦州 *Haute-Savoie* 境內，白朗峯 *Mt. Blanc* 下最饒風物之山谷，爲游白朗峯之第一景。

(註五) 愛斯萊倍恩在法國薩伏瓦州 *Savoie* 境內，部耳蓋湖 *Lake Bourget* 畔，自羅馬帝國時代，卽以溫泉著名。

(註六) 安納賽爲法國烏特薩伏瓦州之首邑，居安納賽湖畔，亦一有名之風景區。

(註七) 大聖白爾那爲自瑞士度阿爾匹山脈 *Alps Mountains* 至意國亞厄斯塔

Aosta 之山徑，高五千一百〇八呎，羅馬帝國大軍北征時，即取道於此。一八〇〇年五月，拿破侖攻意，大軍亦由此度嶺。上有修道院及教堂，常爲行人休憩之地，所傳教士拯救凍僵行人之故事甚多。又有小聖白爾那者，則爲法國度嶺至意大利之山徑。

(註八) 旁尼凡爾以西，歷一四九六年生於日內瓦附近之雪賽爾村，*Savoy* 一五三〇年卒於日內瓦，爲日邑有名之主教與政治家。擺倫 Byron 所著『希朗之囚』*The Prisoner of Chillon* 一詩，即詠此人。蓋氏於一五二四年任聖維克多 *St. Victor* 之主教後，薩伏瓦公爵 *Duke of Savoy* 查理 Charles 方圖併吞日內瓦，氏游說鉅公，激勵民衆，力與之抗。一五一八年並與佛里堡 *Fribourg* 聯盟，以厚勢力；一五一九年遂爲公爵所誘執，囚之二十月，翌年以保證不再抗拒，釋出省親，但是年五月，又被執於洛桑，*Lossaine* 遂幽於希朗堡 *Castle of Chillon* 內地，下黑獄，有鎖縛柱上之說；直至一五二六年白爾納人 *Bernese* 攻破希朗堡，始獲救出。其所著日內瓦史 *Les Chronique of Genève* 甚有名。

(註九)擺倫爲英國十九世紀初之大詩人，生於一七八八年，未幾，母爲父棄，遂挈子居於蘇格蘭，清貧自守。旣而叔祖卒，擺倫遺命襲爵，遂得入劍橋 Cambridge 大學。旋游歷葡萄牙，西班牙，土爾其，希臘諸國，而詩益進。一八一五年娶密爾朋克女士，Miss Milbank。但翌年卽占脫輻。氏旣失意情場，憤鬱無聊，遂永出國門，遠走天涯，卽於是年至日內瓦，與克萊爾蒙女士 Miss Clairmont 同居，私生一女，取名阿萊格拉，Allegra 寄養於修道院。(此女於一八二二年夭殤)後三年，游蹤至威尼思，Venice 又遇伯爵夫人 Teresa 而與相好，爲寓居意大利者數年。一八二三年希臘獨立軍興，氏出私財，親往助之，不幸翌年病歿，年僅三十六歲。綜氏一生，雖行爲不無失檢處，而實因情無所寄，環境有以致之。其爲詩奇才天賦，熱情奔溢，大刺激當時人心，洵詩壇不可多得之健將！

(註十)白倫維克公爵，爲德意志境內白倫維克公國之君。其造像於日內瓦者，係查理第二 Charles Fredrick Augustus William 卽一七九二年率奧普軍入法之腓特

力克 Fredrick William 之子。查理嗣位後，以與普廷不協，旋出居於日內瓦，於一八七三年逝世。其造像瑰奇閱麗，爲全邑冠。蓋倣意大利國威尼思 Venice 威羅那市 Verona 之史加拉造像 Can Signoris della Scala 而作。全體成六面形，高六十六呎，略分三層，下爲支像大柱，中層拱門駢次，石棺之內，臥像在焉。更上則爲英姿颯爽之鉅像，立馬於三角形華蓋之下，於是外繚短垣，列置公族小石像於垣上闌畔，以爲拱衛。其彫刻之精，工程之鉅，可歎觀止！更有紅色大理石獅，亦爲世所珍貴云。

巴黎半月記「譯」

陳·心·純·

鶴見祐輔原著

(一) 香傑里奇街的栗樹

車子是在陽光下面疾趨着疾趨着，六月二十八日的正午的略前一些的時分，抵達了巴黎的聖拉札爾的停車場。

舊式的停車場裏面，依舊是一片混雜。原來崇尚個性的法蘭西人是不注重秩序的。和德意志人相較，不啻有雲泥之差。這兩國民的不能情投意合，自是當然的事。

我在降下火車的當兒，看到了分別向左右走開的人波，以及那些在人縫裏面東攢西擠的赤帽和事務員時，不禁暗暗好笑。

「這是巴黎喇！這樣地自語着。」

我和前來迎接的山內四郎君和草間亨君，搭乘公共汽車向威爾斯王子旅館駛去。

從車窗中加以眺望的久違了的巴黎，是微微有些不潔的氣分的。原來巴黎這個都市，是一個初看時不很入眼的都市，比較了紐約的超摩登的，活像用水洗濯過那樣清潔的列屋，巴黎的古舊的鼠色的建築，決不能說是綺麗的。加之，近來的清除工作似乎不十分認真，鋪道大都是很污穢。在街道上面走着的男子的服裝都很拙劣，便是女人的服飾，也沒有紐約那樣明麗。

在這裏面，巴黎是具有一種牽惹人們的魅力在，作爲一個國際都市，無論如何都令人感到巴黎是世界第一的。牠是從各式各樣的複雜的分子而構成的；對於這各式各樣的分子，行旅的人們是必須像剝皮那樣地逐天逐天地去體味的。

但是，在從停車場往旅館的汽車中看到的巴黎，却無論如何都是不潔的，是一個雜亂無章的都市，在這裏毫無規則地駛行着的那些公共汽車，是活像蝗蟲那樣地散滿了街頭。不論行人，不論車輛，都是發出了巨大的聲音。這完全是衝動的天真流露的法蘭西氣質。

未幾，車子是馳進了香傑里奇的大路。一見之下，我是大失所望。原來從前那些壯麗的栗

樹的行列，是已全部被斬伐去而由賤價的車前樹取而代之了。綠的嫩葉固然相同，但是在春四月中，和嫩葉相映成趣的像雪那樣潔白的花朵，却是永久從這條廣路上面失去了。

但是，一看到了右手的凱旋門時，我又釋然安心下來了。摩着晴明的碧空，紀念着拿破崙一世的勝利的凱旋門是巍然聳峙着。

「究竟是巴黎哪！」我是這樣思想着。

車子在喬治五世街上駛走了不多時，便在白色中微帶鼠色的七層樓的旅邸門前停下了。

我的房室是在三層樓。小小的室裏面，四面都是鏡子。不論向那一面看，都映出了自己的面孔來。法蘭西人本來是玲瓏透澈的性格，愛好明鏡；但因此也就缺少沈着的趣向。推窗看時，在中庭裏面，是設滿了有如燃燒般的風信子的花壇。庭中到處安置着用膳的桌子。

黃昏時分，攜帶了帽子和洋杖，我是往街上走去。

像炎夏那樣酷熱的陽光，直射在鋪道上面。和我以前住過的巴黎，氣候是完全不同。據新

聞紙的記述，這是十多年所未有的暑氣。街上人跡稀少，坐在有名的街路椅子上面的人影，也是疏落得很。

走到香傑里奇的大街去巡覽。

無論如何，將栗樹斫去是大不應該的。我們如果不說「栗樹花開的那條街上的什麼什麼」，那麼巴黎底的情調是無從生出來的，據說：因為近來這些栗樹是趨於萎枯了，因此不惜把牠們斫去了。

此外，還有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便是香傑里奇原有的古風的幽邃的住宅，現在是逐漸逐漸變成了廉價的陳飾窗了。

晚上，一點了燈，巴黎這個都市便馬上成爲了一個綺麗之都了。巴黎原有「光之都」的這個名稱的。在巴黎，雖然沒有像紐約那樣的明亮，但是他的點燈的方法是精妙的。在歌舞劇場前面的那條廣闊的大街上，因為擠滿了行人，喧笑聲是洋溢着。在街路椅子上面，大羣的人是坐着喝咖啡和清涼水，我悠然在椅子上面坐了下來而靜觀時，覺得全世界都在我

的面前經行着。

(二) 聖科爾的高爾夫球場

翌日，因為依然暑熱焦人，便打算到聖科爾的高爾夫球場玩覽一番。

法蘭西的高爾夫球場裏面，充當侍者的，大多是女人。堂堂的男子垂着手，從容走着，而風姿楚楚的女性反而擔荷着沈重的棒袋而運着珊瑚的蓮步，這使我生出了一種有類乎人道問題的想法來。這一天擔荷着我的袋的那個女侍者，風姿却並不十分楚楚；是一個蓬頭亂髮的中年婦人，足上穿的是一雙巨大的靴子。據說是從比利時那裏來的。

我對於高爾夫是一個壞手，所以那天成績非常惡劣；但是聖科爾的景色却使我非常合意。

這裏是山巒衆多的地方，因為法蘭西地味肥沃，所以山上森森鬱蒼，並且這裏是曩昔蒲爾朋王朝和貴族的狩獵之所。

並且，牠那俱樂部是占據了勝景的最勝處。游客都一邊眺望着四周的綠蔭，一邊用着膳。

像我這樣的壞手，在高爾夫球場中所引以為樂的，與其說是高爾夫球的本身，不如說是玩完了球後的沐浴和膳食。另外還有一種樂趣，那便是在美麗的高爾夫球場裏面徘徊閒眺。

在過去，我所會看到的高爾夫球場的綺麗者有二，其一是北距紐約四十哩的沿着赫特生河的高爾夫球場。這地址以前本是洛克汎洛第一世的弟弟的庭園，後來由現在的主人出價買了，改為高爾夫球場。這個主人是種植的專家，球場裏面蒐集了無數世界的名木。也有山；也有川；也有澄明如鏡的池塘，白鳥悠悠，在楊柳的垂枝下面游泳；天青風涼，不啻塵外仙境。

另一是坎拿大洛磯山中的名勝邦富地方的高爾夫球場。在海拔五千尺的高原裏面，一萬餘尺的羣山是競峙着。在突然從高原上面升起，一氣直迫天漢的奇峯峻嶺的山麓之中貫流着的河川，是和冰河的冰塊溶解了的水一樣清澄，在岩石之間，像佩環鳴動那樣地涓涓而流。緩流時，蔚藍深湛；急流時，在岩石間嗚咽，有如千萬顆珠玉的濺散。在這峻嶺和清流

的旁邊，像敷着青色毛氈那樣滋生着的青草之原，便是高爾夫球場。場中到處是亭亭的巨櫟，栗木，榎木，楓樹。澄澈的灑氣，是形成爲微風而吹拂着林間。球場是越着川，涉着草原，有時行經着明澄如鏡的池邊，或則在巍巍的岩石之間通過。北國的常例，草是柔軟的，空氣是清澈的。在碧空和青草之間，潔白的球是飄飄地飛行着。

從聖科爾回歸旅館一浴之後，我便往香傑里奇的餐館裏面用膳。回歸旅館後，步行到露臺上面。我的房屋，是位置在巴黎稀有的高度的七層樓，從面臨街路的一方走出窗外，便是露臺。在露臺上面，安置着一隻桌子，兩隻椅子。滅熄了燈火，獨個子在夜暗中凝眺時，巴黎的全市是在薄光熹微之中浮動着。左手是高聳的凱旋門，遙遠的前方是孟麻爾脫的莎科萊凱爾的圓塔，右手是賽奴河畔的綠林和對岸的大拿破崙長眠之所的恩擺里特的高塔，以及那百靈廟的大伽藍。

從賽奴河河面吹拂來的涼風，將我的晝間的汗蕩滌盡淨。

(三) 科許萊爾的墓場

酷熱的七月的初旬，站立在丘上面的被麥畑所包圍的田舍寺院的境內，我是眺望着白里安的追悼式。

從巴黎乘着暑熱的火車前來，歷時二小時半，再從停車場，冒着塵埃步行約十五分鐘。戴着絲帽的人們，穿着禮服，是和我同樣地在這沿着小川的田舍道上面行走着。在坂路的盡頭處，天主教寺院是在着。在這寺院的中堂，排列了臨時的椅子席二三百隻。在下面的平地上，裝置了一座木板的演壇，用黑色的布蒙被着，僅僅是這樣罷了。

寺院的境內，滋生着十幾株的楓和橡。一邊站立在這樹蔭裏面而避着炎炎的夏之太陽，我一邊眺望着白里安的葬式。個子高大，脊梁略略有些突起的薛西爾卿是來到了。身材差不多的老齡的凱洛格也來到了。各國的大使們，法蘭西的政治家們，以及最後首相赫禮歐都陸續來到了。於是儀式開始，經過了一二次的短短的致詞之後，赫禮歐的演說開始。

將頑強的方正的軀體運到壇上，他是用着頑強的聲音稱頌那位已逝的政治家的功德。左手拿着草稿，右手擴展在前方，赫禮歐是開始演說了。翦成方頂的頭，黑色的鼈甲眼鏡。在

法蘭西，居然也有這種質樸的粗野的政治家存在，實在是有些不可思議的。我一邊思索，一邊從丘上眺望着這些儀式。

白里安的一生，是在我的胸臆之中迅速地經過。

出身是白利他尼地方一個小酒店老闆的兒子。以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資格而進入議會。但是一進入了內閣，便馬上翻過來對社會主義的鐵路罷工施行彈壓，在波瀾重疊的法蘭西政治界中巧妙地渡涉着。他是法蘭西史中最多次充任首相的人，從他那隨機應變的主義之中，一個理想是結晶了出來。這便是歐洲聯邦的理想。洛迦諾協約的日子他所發表的演說，是將作為他平生的幾千次演說中的白眉而殘留在後世的吧！他那貓一般的利己主義；蛇一般的聰明；兔一般的敏感；狐狸一般的俗才；這一切都被寬宥。他的所以能夠作為二十世紀初始的一大政治家而被埋葬的，是由於他的先見。他能夠洞見歐洲各國，如果封鎖了今日的小領土而互相排擠，那麼國民生活是終竟不會安定的。這樣子，他的年青時代的不負責任的過激論者以及中年的權謀術數家，結果是成爲了晚年的經世家而死去了。他

是與年俱進地生長着的。在這裏面，他的偉大是存在着。誠如克里蒙梭的批評：

「普嘉賓是知道一切而什麼都不理解的，白里安是什麼都不知道而理解一切的。」

他是從正面眺望着人生的現實的，因此他雖不讀書而畢竟是一個學人。從他那人間學的裏面，歐洲聯邦論是生了出來。如果將來歐洲是作為經濟上的一單位而統一的日子到來，那麼亞里斯帝白里安，是將因他的先見而獲得人類方面的記憶的吧！

我站立在酷暑的田舍寺院的樹蔭中，敬禮着未知之白里安的靈魂。
新的歐洲的暗示，是長眠在科許萊爾的墓場裏面。

（四）安里奇宮殿

被招邀參觀安里奇宮殿（大總統府）的日子，我們委員們是搭乘公共汽車，從蘇爾朋奴大學的聯盟總會議場出發。

抵達了安里奇宮殿看時，但見庭中是停滿污穢的公共汽車。在大門的左面遞過了帽子和外套，向正面右轉，便是轉角處的敷着紅毛氈的大廳。深約十間，寬約五間。左方附有一條

寬廣的走廊。穹壁上面描滿了壁畫，並且掛下了十個左右的垂下燈。

在這廳的三方，各國是依照着A·B·C的次序而順列着。惟有委員長是站立在前面。一切的準備都已整齊之後，大總統勒蒲倫是僅僅隨帶了三名侍從武官，並不用嚮導而走出來了。全然不用引導者，很輕率地出現了。黑的禮服，黑的半靴，黑的頭髮，表情非常生動。薛西爾卿走進至中央，代表全體用英語致頌詞。

其次是大總統致答詞。

用着音律美妙的法蘭西語，生動陽氣的聲音演說。頻頻揮着他的手。

演說完了之後，大總統進而和各國的委員長輪流握手。但是，如果某國的委員之中有婦人混雜在，那麼他一定進而和她們握手，並且交換一兩句酬應的說話。

握手完了之後，大總統退席。我們一行便在隣室享受香檳酒和聖代的饗宴。辭去的時候，依照這個國的禮制，賞給管帽員以五法郎的小資。

這個安里奇宮殿，昔日是蒲爾朋王朝的皇族的宮殿。後來革命政府的時候充總統官邸。

拿破崙即第一總統位時，也是暫時居住在這個宮殿裏面的。

兩天之後，我在巴黎市長的招待會中，初次看到了維爾旅館的內部，畫有壁畫的美麗的大廳，是相接相次地通到宴會室。對於讀過法蘭西史的人們，這實在一個可追懷的建築物。在牠那厚厚的壁中，牠那有如連環畫的歷史的波瀾，是次第展開來。美麗的壁畫是琳琅滿目，應接不暇。這個建築物，以及前月所看到的威尼思的聖·馬爾科廣場的總統宮殿，都是我希望能夠再一度地從容加以賞覽的。

巴黎雖然經過了那樣幾度的革命和戰亂，但是這些史蹟，仍能夠安全地保存着，實在是值得讚美的。而且，曩昔的儀式和曩昔的裝飾，共同地被保存着的這件事，是充分表現出了法國的保守的氣分。

紐約的達庚博士，以『變化中的世界』為題，曾經將世界各國的事情放送了十回以上。那時，作為世界上最不變化的國家，他是舉出了法蘭西。他是從這個國的國民的保守的個人主義的，並且自國中心的根深蒂固的性格而推定的。

乍見似乎是流動易變的法蘭西人，在今日的歐美各國中是最為保守的這件事，實在是一種有趣的矛盾。

(五) 莫洛爾訪問

在巴黎，我有一個要一會的人，那就是思特萊莫洛爾。

最初接觸他的作品，是距今六年前看到他的第思萊里傳的英譯本的時候。其後又次第地讀他的擺倫傳，讀他的處女作雪萊傳，小品的『傳記論』以及『關於會話』等著作。其後，也曾讀過他的小說。

但是，無論如何，他的傑作是史傳。世人稱他的雪萊傳為最得意的作品，但是我却最愛他的擺倫傳。因着他的筆，這些人物是再度在地上蘇生起來而生動地活躍着了。據說：他目下正在草屠格涅夫傳，再次草威爾遜傳，我是盼望着牠們的問世。

在他的文章裏面，具有一種偉大的風味。不論小說，不論史傳，牠的能否遺留到後世，全在乎文章的巧拙。如果文章沒有光芒，終竟是不能感動後世的。從這一點而論，莫洛爾實在是

現存作家中罕見的文章家。

他是屢屢應英國和美國的大學的招聘而演講。他使用英語，非常自由。但是在潑林斯登大學作法蘭西文學的演講時，他是全部用法語演講，決不使用英語。在牛津大學演講時，雖用英語，但是演講錄出版的時候，便仍用法文寫下了而使英國人加以英譯。

七月十四日是法蘭西革命開始的日子，便是有名的巴蒂爾牢獄破壞的日子；是紀念這個日子的國祭日。在巴黎這個夏天，雖然是十幾年來未有的酷熱，但是這兩三天來却比較涼爽一些。這一天，溫度是七十八度，天氣晴朗。

在預約好的十點四十五分鐘的時候，我是立在蒲爾公園附近的莫洛爾街的大門前。

橡樹和栗木的列樹，是投射涼爽的影子在地上。是一條閑寂的街。圍着鐵柵的家家是比並排列着。這些家宅，是七層左右高的藍色的建築。大門，是用黑的鐵扉閉着。第三層是莫洛爾的居住。

屋宇裏面，寂然沒有一些聲音。按了一下呼鈴，便有一個中年的使女出來招入。走進了等

候室看時，角隅是一隻書架，牆壁上面是水彩畫一二枚。在安樂椅子上面坐了下來而等候時，右手的巨大的櫥木的門是開啓了。

「請進這裏面。」

這樣說着的是主人恩特萊·莫洛爾。

我所進入的，是一間長方形的約二十四疊左右大小的室子。用鶯色塗着的壁，白茶色的毛氈，巨大的法蘭西窗，使人生出一種鮮明之感，一切是近代式的家具。在巨大的書架上，書籍是很整齊地陳列着。在靠近窗的地方，一隻巨大的桌子是略略欹斜地安置在上面，連一點的塵埃都沒有。僅安置着墨水壺和白紙。這似乎便是他的書齋。

牆壁上面有水彩畫的風景二三幀，黯淡的紅色的窗幕，這一切的嗜好，足以說明主人翁的性格。纖細的法蘭西人底的官能，是和他的文章同樣地漂浮在這個室子裏面。

我是坐在長椅子上面，主人坐在安樂椅子上面而開始談話。對方是一個矮小的人，稀薄的頭髮已經現了霜。但是嫩艷的皮膚，和有如綿羊那樣的柔馴的眼神，是令人感到一種恰

和他的文章一脈相通的印象。他是穿着紺色的西服，穿着拖鞋，坐得很端正地開始談話。最初講了一些滿洲的問題，後來我向他詢問關於法蘭西文學的話。

他是用着旋律美妙的英語講了出來。先從莫里哀·伏爾泰時代的古典主義講起，於是述說浪漫主義的崛起，以及關於露俄這些人的話。復次講到自然主義的勃興，引證左拉等等的著述。再次講到近來的感覺派，講到包羅莫朗等等的話。最後講出了他自己所代表的新浪漫主義文藝在法蘭西所占的位置。

我所要聽的，是今日的法蘭西青年們，究竟處於何種思想的影響下這一件事？而莫洛爾所說是，是法蘭西青年們，在今日，對於任何的新傾向，都不具有熱烈的嚮往這件事。

在這裏，政治方面的，經濟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現代法蘭西所現出來的傾向，是可以被窺知了。原來，今日的法西蘭，是歐洲諸大國中最最安定的國家。不實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安定的國家。英，日，美，雖然都已很早脫離了金本位，惟有法蘭西一國是踐踏住了最後的一線。這是由於法蘭西的經濟的實力之故；換言之，便是由於用心堅固的法蘭西的氣質之故。

這個，在政治上顯現出來，便成爲保守主義；在外交上顯現出來，便成爲嚴重的現狀維持主義；在思想上顯現出來，便成爲對於浪漫主義的回顧。

法蘭西，是歐洲保守勢力的金城鐵壁。從這個國家裏面，新的革新的機運是不至於很猛烈地興起來了吧！

一段談話終了之後，我是將攜帶來的他的第思萊里傳請求他的署名。於是，他並將近著『家族的一世紀』從書架上面取下一冊來而同時署了名遞給我。

『因爲許多雜誌方面催稿很急！』

他是這樣說。不僅法蘭西，他並且替很多美國的雜誌撰稿。

我是會意而站立了起來。

外面，太陽是灼熱地燃燒着。我一邊在列樹道上踽踽獨行，一邊髮髻還聽到他那優美的語聲。

這一晚，我是在一個名叫康頓的饒有古風的餐館裏面晚膳。膳畢走出戶外時，白日已沒，

皓月現了出來。在涼風吹渡的夏之宵，巴黎滿城的人是走出了街，在青空下面跳舞。石疊在的廣場上面，一個臨時音樂堂是設了起來，椅子是幾無間隙地排列着，僅僅在各處留下一些跳舞的空地罷了。

正在這時，從賽奴河那方，一輛貨物汽車是臨時滿載了衆人，奏着音樂而馳來。在廣場的羣衆，一齊拍手歡迎聲中，車子是停了下來。車中的人是飛將軍那樣跳下來。這時，偶然注意一看，看見在來賓裏面，有兩個女郎，約在十八和二十歲左右。和柔嫩豐盈的肉體貼合在巴黎的衣裳，絢爛奪目的鮮紅的羊毛上衣，淡黃色的羊毛的袴；上衣的袖子是短短的，露出了兩腕，短短的羊毛的襪。一個人是戴着黑帽子，戴着黑手套，穿着黑靴；一個人是戴着白帽子，白手套，穿着白靴。大概是兩姊妹吧，稍稍被太陽曬焦的狐色的臉，栗色的頭髮，渾圓的黑眸。她們倆雖然專心一志地看着假裝的人們的跳舞，但是不知在什麼時候，被音樂聲所勾引，他們倆是輕輕地用靴在石板的地上跟着音樂的調子按拍起來了。

意大利記行〔譯〕

陳心純

——鶴見祐輔原著——

一、湖水地帶之薄暮

離去瑞士而進入意大利，在聖·馬爾科的廣場上眺望着水都威尼思之月的擺倫，在他的却爾特·哈勞爾特悲劇的第四齣中，是歌出了亡國意大利的悼歌！

這是在絕代的英傑拿破崙被放流至聖·海蘭那孤島的翌年，意大利半島，又一度的被奧地利皇家與蒲爾朋皇朝的末流所分割完了的時候；是歐洲全土在反動的神聖同盟的桎梏之下喘息着的時候；是意大利的統一這件事，連夢中都無從想像着的時候。

眺望着那樣美麗的意大利的山河，和可愛的意大利人的性情，擺倫的血爲之逆流起來，原是不爲無理的。

有誰踐足於意大利的山河而其魂魄不爲所奪者乎？

從日內瓦折回蘇里希，由此乘上了米蘭行的急行列車的我，在薄暮的時分，是在位置於瑞士與意大利的國境之間的有名的湖水地帶，向南向南的繼續行進着。沿着蘇里希湖走了二十餘分鐘後，是穿過了山而到達都克湖畔。離開了這湖南端的阿爾特·高都的鎮，不久是又到達了「四森之湖。」這是韋赫爾姆·泰爾的故事發生的舞台，他勇敢地反抗着暴君，衝過闇夜激浪而渡越着的，是這個湖山。是神工鬼斧，一氣呵成地從水際挺出而直逼天漢，水是冰河千年，點滴湛然而呈明麗蔚藍之色；在山腹的青翠的森林之中，像城堡那樣宏壯的旅舍是潔白的聳着。夕日已薄於西山，泰台的遺跡，是消隱於蒼茫的暮靄之中。

車子是通過了這湖南端的阿爾脫杜爾夫鎮而行進着。在這鎮，在每年八月之初，泰台的村民劇是照例舉行着；觀看着這種村民劇的二十年前的前塵影事，是掠着車窗而逝去。

此後，車子是在山中走着走着，到達羅加諾時，因已過八時光景，所以初秋之日，是已奄然垂盡。這個湖，和在其東的考莫湖，以及在其西的馬喬萊湖，是形成了瑞士及意大利國境間的阿爾潑斯湖水地帶，其絕景是為全世界所謳歌着的。

這羅加諾的湖，是因爲作爲一個湖水港，是具有世界最美的埠頭之故而聞名着的。大旅舍是臨水櫛比而立。水面上，小蒸汽船哪；快遊船哪；帆走船哪；是靠近着岸而繫纜着。輕裝的人們，是擁擠的立在停車場。不論怎麼樣，這個地方是總具有一種夏場模樣的國際的感覺。一走出了這個車站，便進入了意大利國境。旅客行李的檢查是施行着，施行手續和預想相反，是非常的簡單；這大概是因爲意大利現在正傾注全力於遊客的招致，所以是務使旅客們不生出麻煩厭意的感情來。

到達意大利方面的考莫湖時，已經過了九點鐘。窗外，夜之帷是深沉地垂着。在這附近，德意志的文章家，現在爲了希脫拉黨的猶太人迫害之故，是入了瑞士國籍的安密爾·魯意希氏的住住着；雖然很想下車去訪問一下，但因爲抵達倫敦的日子已經決定，故無餘暇多所稽遲。莫洛安和魯意希，是在英國的史脫萊蒂氏已經沒有了的今日所僅有的兩大世界的史傳作家。

他的拿破崙傳是已被英譯，風行於英美文壇；因此他是已經成爲聲聞全世界的人。此外，

他的史傳、戲曲和小說，是陸續的被翻譯，而都收到相當的成績。尤其他的俾士麥傳和該撒傳，是給予世界以甚深的印象。他的戲曲俾士麥，是在德意志繼續上演了三年之久那樣的受人歡迎。

他是德謨克拉西的信者，他是站在這個立場而寫着史傳的；因為這傾向是與希脫拉運動不能相容，所以最近，在國社黨文藝破壞運動中，魯意希的所著書，是也被燒燬的。

然而，魯意希氏和希脫拉的感情雖惡，但和墨索里尼却不惡。正當我留居柏林的時候，他的新著『和墨索里尼的對話』是出版了。讀了這書，我是愈敬服魯意希氏的獨具隻眼，因着這本書我是感到了墨索里尼是一個遠較我在今日以前所想像着的更為偉大的人物了。

其後在倫敦，我是看過魯意希氏的名叫『凡爾塞條約』的戲劇；我以為在這劇中，克萊孟梭雖被形容得恰到好處，但對於威爾遜却不免刻劃過甚了。

車子離開了考莫湖，在暗黑中繼續不已的走完之後，在十時半，是到達了米蘭。我是下榻

於名叫沙溝意的旅館。

在新的大的旅館中，穿着羊絨衣的管理人是拿着鑰匙，立在先頭而引導着；一切都 very 清潔，並且旅館方面是嚴禁給侍役以小帳的。翌日，當我付預定金的時候，是在住宿費外，另加使役金一成，這是普遍於全部意大利的規則；因為這規則是被嚴重的厲行着，所以對於旅行者是很可喜的。

因為意大利的火車乘費，是以遠距離遞減法計算，所以預定了旅行計畫而將全部車票一次購買時，是非常的低廉的。在歐洲的他國，一等車和二等車雖相同；但在意大利，則以乘一等為佳，二等是擁擠不堪。究竟意大利的旅行，在歐洲各國中是最為低廉的。

二、米蘭

——杜·文蒂之壁畫——

翌日，雇用了一個嚮導，遊覽米蘭的街市，這是意大利最大的工業之都。

在遊覽之中，深深地殘留在我的腦筋中的，是天主教寺院，和羅奈·杜·文蒂的壁畫。

最後之晚餐。」

從停車場的前面折向但丁街時，用石砌疊成的巨大的廣場是在着，鳩鳥是滿集在上面；在九月末的日影的灼灼的照射之下，西臨廣場，這個大伽藍是峙立在。據說那個尖塔之頂，離地面三百六十尺，地基三千五百坪，足容四萬個禮拜者。歐洲最大的寺院，是西班牙的山昆爾寺；其次，是羅馬的聖·彼得寺院；這個米蘭的寺院是位居第三。

站立在廣場上而仰眺時，在碧空之下，九十八個小塔和二千個大理石象，是說明着五百年的歷史而站立着。統一中世意大利的瓊·皮斯康蒂的名字，以這個伽藍的存在爲限，是將永久殘留在地上的。

一走了進去時，覺得在二百尺的高的天井下面，和外面的暑熱相形之下，是稍有陰寒之意。什麼都不放置上面的大理石的地板，是非常寥廓，完全像闕其無人的樣子。前後左右，全都是有色玻璃的宗教畫，祭壇後面的有色玻璃，據說是世界第一巨大的。

於是，搭載着嚮導和我的共公汽車，是半繞了熱鬧的米蘭的街市而馳往聖太·瑪利安

• 第萊·哥拉意寺院。在這寺院西側的古舊的僧院的食堂的大屋宇中，羅奈·杜·文蒂的有名的壁畫是存在着。

旅行歐洲時，到處的都市裏面，都有美術館和寺院，陳列着大量的繪畫和彫刻；因此，我們的網膜上面，幾千幀的油畫是形成了一幅複合寫真而顯現着，互相消弭着印象，以致深刻的感覺是不存留於腦際的。

可是，唯有這個寺院裏面的杜·文蒂的壁畫，是直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的殘留在我的心頭眼底。這幅畫是描寫着耶穌基督和他的十二個門徒，以及一半站立着而在由哈奈的耳際私語的猶太的表情。依照嚮導的指示，站立在相離極遠的室的正反對的牆壁下而眺望時，繪畫上面的窗外的遠景，看來竟好像是真正的窗外的遠景。要是不先知道這是一幀畫；那麼，試使一個人站立在對面而對他謊說那是窗時，那麼任何人都要信以為真的。

杜·文蒂是一個藝術家，一個科學家，而且是一個預言者；可稱為周旋於藝術之神與科學之神的兩者之間的。綜觀古今，是惟有哥德和杜·文蒂兩人足以當之。在他所殘留於世

的很多的名畫以外，他的發明也是驚人的。他是飛行機，落下傘，潛航艇的意匠，他先於牛頓二百年發見了力學的法則；先於茄里里沃發見了速度的原則；他是說明了眼睛的水晶體和網膜的活動；這是根據解剖學而加以實驗的說明的。近代的實驗科學，他是開山祖師。

而且，他是具有預言者那樣的透視力的，凡不能根據實驗以從事實際證明的事物，他是根據直視而洞察之。

而且，這一個中世歐洲的驚異的天才，乃是由一個弗勞倫思的年青的旅人，在旅途上和一個偶然邂逅的平民的女子生下來的孩子。而且這個孩子，是隨隨便便的跟着他的母親，作爲他誕生地的近處的百姓了。可是，僅僅因爲這個天才兒是產生下來了的緣故，那小小的文西村的名字，是千古不朽的殘留於世界歷史之中了。

他因爲這種理由，是並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直到三十歲光景爲止，他僅僅是作爲一個無名的窮措大而徬徨於北意大利。他是巡迴往復的想找尋一個能夠賞識他的才能而加以提拔的恩主。最初提拔他的，是米蘭公。他雖在這貴公處服務了二十年，勾留在米蘭的都

市；但後來法蘭西王攻入了米蘭，將米蘭公拘獄後，他是夷然不以爲意的立刻又臣事着法蘭西王了。其後他又往弗勞倫思，往羅馬，往法蘭西的都倫，直到最後死於科羅爲止，他是始終飄然不羈，像流水行雲那樣洒脱的輾轉變換着他的施主。他在那個戰亂之世，對於政治運命的頻起波瀾，是一絲毫不拘泥，是時常以勝利方面的君王爲其施主而活動着的。眉目秀麗的他，像貴公子那樣的服飾着，置金鞍於白馬，翻絹裳於輕風，追從着美少年而步行於街頭。

「粗野，無章法，無見識的俗徒，是不具有可稱爲解剖學上最美最複雜的人體的資格的。」

他的手記中，是有這樣的記述：他，在一切的意味上面，是確信自己是一個貴人。

但是，當他到了五十歲的時候，所有貯蓄着的資產，是僅僅剩了六百弗勞林。他是窘到將這六百弗勞林存貯在弗勞倫思銀行，不時的取出而使用之的程度。

他是忠實的觀察者，有一次，在街上碰見了一個面貌奇特的漢子；於是，他是整天的跟蹤

在這漢子的背後走着，細細的觀察這人的表情。

『所謂人的容顏這東西，如其不能憑某種風格來表現牠的靈的情熱的，那麼是沒有加以描摹的價值的東西。』

這樣說着的，是他的信條，作爲這種信念的最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而被知於世的。是個『最後的晚餐』和巴黎魯勃爾博物館內的『摩娜·里撒。』

他每當思潮一度的湧現出來時，是必把牠描寫在手頭所有的紙張上面的。這些殘存着的東西，是超過了五千頁，這是這個不可思議的天才兒的地上六十七年的思想的足跡。他描畫着這幅『最後的晚餐』是在一四九八年；描畫『摩娜·里撒』是在一五〇四年。

『究竟爲着什麼緣故，在意大利，是有那樣偉大的天才衆多地產生出來呢？』

從開始參觀意大利的第一天起，這個問題是襲入了游子的心中。自此之後，每到一個地方，意大利的姿態是必定兀然的現了出來。直到這個問題得到解答爲止，旅人的心是不離

開意大利的。

三、月光的威尼思

1. 聖·馬爾科廣場

從米蘭，我是往威尼思，停車場的外面是運河，埠頭上面，很多的平底船（Gondola，專指威尼思運河中者——譯者）是等待着客人，從闇黑之中，用意大利語高聲的呼喚着客人。積疊了行李，我是深深地埋葬於平底船的座席之中。

「到底是來到了威尼思咧！」

這種聲音在我耳際響着。

嘩嘩的聲音發了出來，平底船是離了岸，在暗黑的波上面，悠悠的搖擺，平底船是前進着。在大運河上面行進了一回，將船頭撥向右侧時，船是運進了細的運河之中了。在暗黑之中，我雖然不辨這是何所，後來探看了地圖，始知這是往旅邸的近道。

、在左，三層四層的樓房是鱗比櫛次着，為數並不很多的燈火之光是到處微明的映照着。

水面。在平底船的軸與槳的裏面，是各有一盞燈，惘然的映照著水面。

天空的半輪的月是顯了出來，涼的潮風是四面八方的吹來。

來到轉角的時候，

「呵——唉——！」

互相這樣的唱和着。

從對面的暗黑的水路上面，隱隱約約的：

「呵——唉——！」

這樣的聲音是響着。

「這是威尼思。」

我是這樣想着。

未幾，平底船是航進了大的河流的上面，是重又航進了原來的大運河中來。從兩岸的樓房的窗際，燈火是閃閃的輝耀着。在廣廓的空中，月是好像照滿着。是晴明的良宵，星是映現

着。水面上，很多的平底船，是發出了款乃之聲而悠緩的移動着。

在臨水的露台之上，陳列着食棹，舉着晚膳的幾組的客人是在着，大概是旅館吧？這樣想着而察看時，我的平底船是逕向露台邊移去而駐在着了。

走進屋子裏面，已經十時半。

我是立刻悄然走出戶外，邊照着旅邸中人所指點的，幾番曲折的走過了狹路，向豁然開朗的廣場走去。

是聖·馬爾科廣場。

在用叫做大理石與脫萊卡脫的火山岩鋪設着的這個廣場上面，白的月光，是像雨那樣的灑落在；三方都是三層樓的屋，在這前面的豎有一直柱的廊下，好像是買物店或咖啡室的，是亮亮的點着燈火。在這咖啡室的前面的廣場內，是擺出了很多的椅子，納涼的人們，是將洋盃放在前面而坐著。

在東側，高聳着的是雖在暗夜也能辨認出來的聖·馬爾科寺院。在這右手，巨大的建立

着的屋子，是曩昔威尼思共和國的元首大總統的宮殿。

在這總統宮殿之前，屹然聳峙至三百尺的高塔，是聖·馬爾科的鐘樓。

在這總統宮殿之後的運河上面懸架着的，是「嘆息之橋」。是當囚人從地下牢內被牽出來押往刑庭的場合，最後一次可以觀看這個世界的橋。

水都威尼思的，

嘆息之橋上，當我立在時！

王之宮居與牢獄！

左與右，我是睥睨着！

擺倫這樣的書寫在却爾特·哈勞爾特的第四齣裏面的，就是這個所在。

威尼思的水面上，震蕩的，

達穌的曲，現在絕響了！

沒有歌聲的，舟子是

靜悄悄，運着權。

據這詩所云，那麼，在往昔，渡着這個運河的平底船的舟，是顫着美音，歌唱着達穌氏的長詩『傑莎萊姆之回復』而操着權的事，是可以想見了。

月！現在是已登至中天，是像淨磨過了的鏡子那樣潔白的運行着。敷設在廣場上面的大理石，是反映着月之光，像凝霜那樣白。

在聖·馬爾科寺院的正面大門的屋頂上面站立着的四頭青銅鍍金的馬，是接受着月光閃閃輝耀着；這是在十三世紀之初，大總統唐特魯從君士坦丁搬運來此的。

涼風是從里杜島的方面吹來，柱杖而凝立在廣場上眺望時，七百年時流是迅捷的在我眼前逝過。

「這是威尼思嘛。」

我是又一遍的這樣自語着。

一七八六年的九月末，歌德開始游歷着威尼思，是在他的意大利紀行中記着。

「僅僅這樣，威尼思的——可感謝的事情——對於我，——這個最惡空言的我，已經既非一個習用已久的口頭禪，亦非一個空洞無實的名稱了。」

是連歌德都這樣的大勝驚嘆之情的。

全世界的人們，是如何的被這個威尼思的名稱與平底船的名詞所牽掛着！祇須踐入此境，盼望着眼前的聖·馬爾科廣場，便會生出激切的感慨而猝然不已的。

此外，歌德並記着道：

「當有生以來初次看到的平底船行近我的船際時，我是憶出了二十年間已經淡忘了的小孩時代的玩具來了。」

這是指他在少年時，在父親的室內所看到的平底船的模型的事情。

他在聖·馬爾科的旁側的旅邸內解除了旅裝，是：

「這裏，是這個市中最形勢的所在。我的窗是向着被包圍於高高的羣屋之中的小運河而開敞着。他的直下，是有一頂穹形橋，橋的彼方，是狹隘的熱鬧的街道。」

這樣的記載着。

月亮是愈趨明澈了。

時間是已近十二時許，廣場中的人們，是漸漸散走；可是，我是無論如何都不甘就此回轉室內就寢的。

某旅行記有云：

『尼泊爾是威迫着人的眼；羅馬是威迫着人的理念；弗勞倫思是威迫着人的靈；而威尼思是威迫着人的官能。』

威尼思是這個廣大的地球上面的可稱獨一無二的不可思議的都市。立在這小小的島之上，吸集全世界的財富，以運河的交通爲動脈，以如畫的平底船爲乘物；至於馬，是除了聖·馬爾科寺院之頂的四頭金馬以外，一頭都不許進入來。一分一寸的餘地都沒有，以金銀大理石爲材料而建築着的宮殿是比連相望着；這是一個夢之都，這是亞德里亞海的碧波，從海底洗濯出來的龍宮。

憑倚着咖啡店的椅子，書寫了數頁的明信片之後，我是屢次回頭屢次回頭的走離了月之聖·馬爾科廣場。

2. 擺倫的住宅

翌朝睜眼一看，是光明洞澈那樣的晴朗；溫度七十，濕度六十五，是與九月末日的日本同程度的氣候。

九時起，由嚮導引導着至街頭流覽。

先參觀聖·馬爾科寺院，院內外金色燦爛。貼隣是總統的宮殿；我是在三層樓的寬廣的屋的石級上面上下不已。

這寺院是初建於八一四年，曾遭二次火災，屢次改築。今日所殘留的，是十九世紀之半的年代所改築的。

這是一個雄大莊嚴的宮殿，當十五世紀威尼思全盛時代，與全世界通商，如山般積載着地球上的金銀財寶的船舶，是駛到這裏來。這個元首之家的何等莊嚴瑰麗，是由此可以想

見。凡游歷威尼思的所得到的觀感，是「周約」兩個字，在狹隘的地方緊密地集合着；比較了這個，像阿美里加的富裕，是有着散漫而不集中之弊。

在當時作爲政廳的各個屋子裏面，各式各樣的歷史是殘留着，此外並充滿的壁畫。

走過了「歎息之橋」，牢屋是在望。因爲是地下的石室，故鬼氣襲人。在燻黑的石頭上面，是有二三枚板敷着。據說：擺倫爲要獲得關於石室的詩的實感起見，是請求政廳准許其在這裏面以囚人的待遇寄宿一宵。

歐洲史上的精彩兒卡沙諾勃被幽閉歷時一年後，終於掘石而脫出的，也是這個石牢。況且他是取道這個宮殿的屋頂而逃逸的，所以他的脫出記，雖在今日，仍是被人以小說以上的興味而讀誦着的，他是在那高的石屋頂上很艱險的逃着的。何況，一想到他的滑着足，用雙手攀援着屋頂的兩種的光景時，是實在令人悚然不已的。如果失手墜落，那麼百尺之下，是大理石的鋪道。

在這宮殿裏面，約逗留了兩小時。

回歸到旅館午餐之後，有人提議乘平底船而流覽街市，大贊成。雖然是水鄉威尼思，但是要繼續步行下去，那是不耐的。

從聖·馬爾科的岸，我們一行是分乘了兩艘平底船而行進，是溯着大運河而行進。引導人是一一說明着兩岸的屋宇，我是將勃特卡的游歷指南展開在膝上，一家一家的觀看着，但這一切是完全忘了。

乘在平底船中而往來於這個大運河中，那是很有趣的。一座座的宅子，是全都很有風趣，恐怕雖然這樣子周流至一月之久，也仍不能暢懷的吧。

據說這運河長三哩弱，寬約四十間，深十六呎。在水濱築屋，代替着普通的大門，開着水門而繫着平底船的情形，是威尼思以外的任何地方所看不到情調。

況且，宅宇的建築，是一座一座不同的。這些都是積累着世界之富的商人與貴族的邸第。在叫做聖太瑪利亞·台拉·沙魯德的寺院那裏上了岸，進入去參觀；這是十七世紀的建築。看到些什麼，是完全忘了。

略略步行了少許，在右手，擺倫的住宅是在着。住在威尼思的初始的半歲，好像是他一生中稀有的幸福平靜的時期。

他在這裏，致書與倫敦友人，有云：

「威尼思是完全滿足了我的期待，況且我所期待的是實在很大的。這個地方，好像是在我未到以前便已相識了的樣子。次於東洋，像這個都市那樣程度的牽惹着我的心的地方是沒有了。我是愛好平底船的陰氣的快活；運河的靜寂，也是令人留戀難捨的。」

覺得在未來以前便已與威尼思相識云云，實是適切的按語。

在這水都過了半歲之後，擺倫是遵醫生之勸，從一八一七年的四月迄五月，至羅馬旅行。在這旅程上，他是通過了鮑洛尼亞與弗勞倫思，這就是膾炙人口的卻爾特·哈勞爾特的第四齣。

可是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忘情於威尼思。因此，又於六月歸來，在這個運河的岸邊賃屋而居。據稱賃金年僅四千八百法郎，合算每月約值日金一百六十元左右，由此可以窺見當時

威尼思生活程度之低廉。況且擺倫在當時是非常富裕，僅僅他的詩的收入，二三年間已及七萬元之譜。他的田舍的祖傳的山莊，那時是以九十萬元左右的代價出賣了。因此他的聲名與美貌，是牽惹了大眾的情熱的意大利女郎。

他的一生之志是在政治，他是具有不類詩人的常識的性格的，並且具有渾身的勇氣，僅僅跛足這件事是從小就歪曲着他的心的；這是這個天才兒的一生的不幸。又爲了這個不幸之故，所以從他那裏，那樣衆多的詩是生了出來；凡是殘留很多的事業在這個地上的人們，都是作爲一個個人時，是度着不幸的生活的人們。

度着幸福的滿足的生活的人，因爲未曾脫出這個幸福與安全的象牙之塔而走到這個世間的危險與苦難之中來；所以是除了優游歲月而終於頹然老去之外，更無其他。

擺倫的薄命，對於人類是一種幸運。他在這個運河的住宅中，度着快意肆志的生活，這是在人生事功中尋求死所而煩惱着的天才兒的百無聊賴的心的苦悶。

擺倫愛好動物，豢養着各種種類的禽畜；旅行時，是攜帶着，積載在馬車中而游歷着的。

他飼有鵝鳥，這是他初意想殺而食之的。後來要親自動手，將牠做成食品時，忽然生出了憐惜之情，不但不中止殺牠，並且爲牠買了一隻雌的，作爲其妻，而將親子四隻放進馬車中而與俱旅行的。

此外，尙有其他各種的禽畜，他的手記有云：

「那隻鳥的傢伙是變了跛足，——怎麼樣會跛足的呢？——大概是在什麼地方被一個獸子踐踏了一下吧？鷹是很元氣。那些貓，都是肥胖得很……那些猿，自從天冷以來，我是沒有去照料。馬是很快活。」

此外，他又飼養着幾頭犬。

他自從遷移至拉朋娜之後，又將五隻孔雀，三隻畿尼亞雞，一隻埃及產的鳥，加入他的家屬之中。

這樣不可思議的複雜的性格的天才兒，是在這家宅裏面過着蕩兒與詩人的生活。但是，他的內心是何等的痛苦喲！三十三歲的生日的詩中有云：

充滿了，暗黑與塵埃的，

人生之路，不知不覺的，

經歷了，三十有三。

撫今呵追昔！

一事呵無成。

悄然呵，今又重來。

我的齡，三十有三！

復次，在作為他的家的大門的水際的入口處，是有用青與白色塗抹着的平底船始終繫纜着。

在這個家宅中，他是開始寫着他的傑作杜恩·巨恩的第一齣的。

走了片刻，巨大的橋是在運河上面架懸着。

「里亞爾脫。」

引導者是叫出來。

一五八八年起工，歷時四年完成的木橋的遺跡之處，現在是架着大理石橋了。在這個巨大的橋上，各式各樣的賣店是開設着。

在這上流的右側，叫做卡·杜羅的哥雪克式建築的宮殿是在着，這名稱的意義是『黃金之家』。這宮殿是意大利的金閣寺；據說這是一個富的猶太人將已經荒廢的宮殿購買了來，收集了很多舊的家具，並且將裝飾也恢復了舊的意匠，而捐歸市有的。面積雖然路小，但很有風趣。距今雖隔一年，但每一眼目，其風景仍歷歷如在目前。

叫做弗拉里的寺院內的名畫是很美麗。

回歸旅邸，已經過五時，距火車出發，尚有三小時。我是亟亟的乘着蒸汽船而駛往對岸的李杜島，這是面臨亞德里亞海的島，是具有聞名歐洲的海水浴場的所在。這裏的名叫愛克塞歇爾的旅邸，是沿着海的美麗的建築物。到了夏天，全歐的避暑客是麇集於此，在這旅邸的直隣，是高爾夫球場。

回歸旅邸晚食後，乘平底船往停車場，玉兔尙未升起，滿天球玉已燦然，涼風滿天。

尤其臨當出發之際的旅邸的照料，是非常使人愉快。原來旅邸中人是特地替我寫好了鮑羅尼亞與弗勞倫思的旅邸的介紹狀了。意大利人好像和日本特別情投意合。

乘八時半的快車，一睡之後，已過十一時，車子是到達鮑洛尼亞。

四 弗勞倫斯

1. 聖太科羅丹聖殿

早晨很早起身，半天是參觀着鮑洛尼亞，照例看到了六個寺院；但這些印象，是一個都不殘留於頭腦之中。

參觀有名的斜塔。

這完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是赤煉瓦的四角式的塔。據說是作爲一種眺望台而被建築着的。一個是一一〇九年時建築，高三百十八尺；另一是翌年造成，高一百五十四尺；兩者相並峙立着。

由此，我是探看鮑洛尼亞大學的建築物的內部。

有人說在意大利，美女人是最多；這雖不免言之過甚，但剛從瑞士來到這裏時，相形之下，確覺得意大利人是不論男女都很美。尤其在朝晨，可以看到三三五五的女學生來到寺院中來禮拜，因此是感到了此身已來到了一個宗教勢力尙未全衰的國家。

搭着十一時的快車，我是向弗勞倫思去，雖很想先參觀拉朋那鎮，但因時間關係，不得不割愛！我是深悔早先在北歐滯留太久了。意大利的旅行是這樣的有趣，這是我所預想不到。

車上用完了膳，已經到達弗勞倫思。我所下榻的旅館，是建立在面臨米開倫傑羅丘陵的形勝之地，實在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旅館。

往披蒂美術館流覽一小時，裏面有拉斐爾的名畫數幀，卡諾佛所彫刻的蒲林的立像也。在這裏面，是一具偉大壯麗的大理石像；蒲林是大拿破崙的妹。由此前往的是聖太科羅丹寺院。

在這寺院裏面，我的心胸是砰動不已。

據說，這是十四世紀的時候，法蘭西斯克的僧侶所建築的寺院。但對於牠的建築，我是完全忘懷了。而在這個廣大的正廳裏面被祭祀着的人們的名字，於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

這原來是埋葬着弗勞倫思的偉人的寺院；如借用擺倫的話，那麼這就是「意大利的威斯脫敏思脫寺。」

從右側數起，是米開倫傑羅的胸像；但丁的紀念碑；復次是卡諾佛所彫刻的詩人亞非安里之墓；復次是瑪加貝里之墓。

左側是茄墨沃的紀念碑。

在寺的東側，是有附屬的小堂十一所，其中一所之中，阿都雪希的聖者聖佛倫雪斯的全生涯的油畫是保存着。

在米蘭，被杜文蒂的天才所感動的我；現在，在眼睛的四周，看見了這五個超人的遺跡時，是不禁驚歎於天之惠意大利之何厚了！具有其中的一人，便可以綽然在世界人文史上留

下不朽之鴻業的精神界的英雄兒。是四個，五個，六個，接續在這小小的弗勞倫斯鎮上產生出來。僅僅因着這一件事實，這個小鎮，是將直到時間的終了爲止，永永存在於人類的記憶之中的吧！

一切的東西，是從人類的要求之中產生出來的；僅僅從待望着的民族心理之中，英雄和天才纔會產生出來。若無待望盼切之情，偉大的靈魂是決不會產生出來的。不但如此，即使產生了出來也不會長育起來的。

在意大利，這種天才，英雄和聖者的接連生出的理由，是因爲在意大利人的心的底裏，是有着尊崇和待望這些人們的偉大的心理之故。

將這個事實，在我們的眼前如實地指示出來的，是聖太科羅丹寺院。

聖太科羅丹，聖境中，

長眠着的，遺滑的，尊貴喇！

雖僅僅是，腐餘的，塵和埃；

凌駕了永劫的時之流；

洋溢在廣堂裏面的，

正惟是，已歸太虛的，前代的，

聖者的，足之遺跡嘍！

恩傑羅的骨，和亞非安里，

好像星辰的，茄墨沃和；

從土中生出，又歸於土的，

瑪加貝里嘍！

偉大的，四個靈魂嘍！

牠們是，宇宙的，創造的力嘍！

時間呵！雖然將，

您身的錦繡，裂爲百千萬，

可是呵！莫悲哀，您意大利喲。

在廢墟裏面，翱翔着的那，

靈魂的力呵！

是您的，貢獻給，人類的禮物。

您的頹唐喲！雖現在，

還是孕育着，神的日影喲！

您看哪，駢肩着，

過去世世的，天才的，卡諾佛喲。

便是我，站立在這個聖太科羅丹的聖殿上面時，也不得不發出和擺倫相同的感慨來。

自此，嚮導，是帶領着我們，駛車於阿爾諾河對岸的山路之中；指示給我們看，在脚下展開着的許多的谷；以及在遠處逶迤着的亞貝娜因山系。在那一角隅的平地，是米開倫傑羅廣場，巨大的米開倫傑羅的紀念碑是建立着。

作爲一個鎮時，弗勞倫思是一個小小的鎮，人口不滿二十五萬，地方是很緊密，適於遊觀。並且我在後來是知道了：「在這個鎮裏面，苟不盤桓一月兩月，那麼是看不出牠的好處來的。」這句話的確有至理了。因爲在這個狹小的鎮中，一木一石，全都充滿着史蹟；所以是不能像觀覽那蒂拉瀑布那樣，一目而覽盡萬斛之水的奔騰的。

這一晚，月亮是已經變成細小，戶外是很闇黑。在旅館的廣大的大廳中，讀着擺倫的卻爾特，哈勞爾特劇本中的弗勞倫思和羅馬的敗降，清興是溢於胸懷。

十時半光景，乘着夜涼，租馬車一輛馳驅於市內；十二時左右就寢，但好久不能入睡。今宵是棲宿在但丁，卜卡孝，瑪加貝里，奇却第尼和笳里里沃所棲宿的鎮中喇！

2. 但丁之都

朝起拉開窗幔一看，戶外是正猛降着雨。

寫過了信，雨是略略小些；手拿着一本遊覽指南，我是信步走到外面去，因爲今天是最後一天了，打算終日在街頭徘徊。

小說洛莫拉裏面的年青的蒂都，從希臘翩然來臨，向販賣牛乳的小女郎購買『和愛交換的朝點』的市場，因着夜來的風雨，是淋濕了吧！今天是日曜之朝，理髮師奈羅，也將不在市場中步行着吧？洛倫查是死去已四百四十年了，那時候的繁華，是將不再回歸到弗勞倫斯來了？

一邊這樣思想着，一邊是沿着阿爾諾河，行抵貝多谷橋，向左轉折，再略向右曲，走到了希尼沃里亞廣場，在沙蒲娜羅拉被火燒的遺跡裏面，青銅的平板是埋葬在。

這個廣場，是被滲透着文藝復興期的史實的宮殿和寺院所包圍着；在這些屋宇的前面，那時候的傑作的彫刻，是很多陳列着；南面的一隅的圓柱廊，是執政者布告市民的所在。這傑面有美觀的大理石像四個建立着。我是升上了這圓柱廊而細細欣賞那彫刻，浸潤在日曜日之朝的靜寂的空氣之中，欣賞中世文藝復興期的作品這件事，是將弗勞倫思底的情調，在我的心胸中喚醒了起來。

瓊鮑洛年尼的叫做『沙賓人之強奪』的彫刻，是現在還遺留在我的眼底，是一個青年

男子擁抱着一個女郎的力強的姿態。

這個廣場，在七百年間，是弗勞倫思市民的集會場。在當時的民衆共和國時代，作爲共和國的支配者的參事會員們，是在這裏向人民布告消息的。因爲這裏雨太多，——據說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有三百日是下雨的天氣。——後來是在這南側造起了一個圓柱廊；可是，布告的人，固然可以因此而不受雨淋了；但是聽受的民衆，又如何呢？

由此，我是展開了攜帶着的兩冊遊覽指南，從街頭到街頭的巡行着，街中是很靜寂，尤其在狹隘的街路上面，自動車是連一輛都沒有。

從這個廣場向右轉折時，是抵達了某個廣場；樺色帶黑的四角的宅子是建立着，這是一所不知名叫什麼的宮殿。由此再左折，略向前進，便進了卜加孝將但丁的神曲向鎮人宣講的街。街上的屋宇，都是當時遺存下來的舊樣，街是很狹。

這個弗勞倫思都市，是但丁之都；好像巴黎是巴傑克之都一樣。他在一二六五年五月在這裏誕生，一三〇二年九月初追放，在這三十六年間，他的足跡，是走遍了這個都市的每一

隅每一角。他的開始看見那個像清楚天使那樣的巴托里斯步行前來，大概是在某處的一個橋際吧！那個巴托里斯的清純的一生，和天才但丁的薄命的生涯，以人類的存在於地上爲限，是將繼續殘留於此世間的。同時，小小的弗勞倫思都市，是也將永久爲人類所記憶。

當時，將全意大利分爲兩個黨派的基爾夫和奇勃林的深刻的黨爭，是將這個美術文藝之都也波及了。但丁從二十七歲起，因進入了政界，終於被捲入了當時在這個都市內激烈地鬪着的白黨和黑黨的相斫相殺的黨爭的漩渦之中了。從現在想起來，具有那種可以創造出永遠不朽的大作的運命的天才，爲什麼要漂蕩進這種卑賤的政治黨爭的波紋之中去呢？思想起來，雖然不可思議，但是在這裏，人間底的他的雄心是存在着，比較了文章，他是寧願生活於事業中間的。擺倫哪！第思累利哪！都克第提斯哪！國木田獨步哪！威爾遜哪！摩萊哪！都是捨棄了那和平而悠久的文章道，想進出於黃塵濛濛的俗界的。在這裏面，不能忘情於現世的人間性是存在着，從這裏面，人類社會的進化是產生了出來。

可是，這個黨爭，終於使但丁蒙了不白之冤；他是受了污名，永久被逐出了所愛的祖國。他

雖屢屢從事弗勞倫思奪還的戰爭，但每次都遭失敗之後，他是開始了從這個都市到那個都市的失意漂泊的旅行了。在這個十九年的落魄之間，他的創作是大量的產生了出來。是故，假如他不陷於這種不幸的境涯裏面；那麼，世界三大傑作之一的『神曲』也許不會產生出來的吧！他於一三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病死於拉朋娜。可是，他的靈魂，是必定回歸到所愛的祖國弗勞倫思來無疑的。是故，旅人一邊徘徊於弗勞倫思之街，一邊憑弔着但丁，那是很合理的事情。

他的地上的五十六年的生涯是可悲的；但是，直到千年萬年還被景仰着他的他的靈魂的生涯，是可以說決不悲哀的。

這個弗勞倫思之都，不知在什麼地方，是有一種田舍的風味；自動車很少，並且街道是照舊像中世紀那樣狹隘得很。在這裏，具有重要的史實的屋宇和廣場是密集着，在這裏步行觀覽，是足以激起旅人的懷古的幽情的。

據遊覽指南載稱：這個都，要是我們不悠閒不迫地加以觀覽，那麼是看不出牠的真正的

意味來的。這話誠然。原來這個都，並不是一個僅僅步行着，看看巨大的建築，窺探窺探博物館，從山上眺望眺望景色便算了事的都。

要是能夠從從容容讀着但丁的神曲，將文藝復興期的歷史全部攝取在眼前，並且將一軒軒的建築物，像窺伺那樣仔仔細細的巡視一回，那是很有趣的吧！我是這樣想着，要不然，將喬治赫禮歐的小說洛莫拉，在這個都市裏面，從頭至尾的誦讀一過，那也是一種辦法。

在半日的巡視之中，特別有精彩的地方是都加以記憶了。於是到指南所指示的古風的意大利飯店裏面去吃午膳；飯店是很狹小，有田舍風味，一餐的代價不到二十二里拉，從巴黎和柏林那種地方看來，這祇及牠們一半的價錢，究竟旅行意大利是最爲節省的。

午後，仍在相同的地方巡迴着，素來不大喜歡步行的我，何以惟獨在這個都市時，是那樣高興地往復步行着呢？這個，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三點鐘光景，喚取一輛馬車，乘往阿爾諾河對面的山嶺地帶，據指南載稱，祇須向馭者說：「聖米尼亞托。」

便是；我於是照此吩咐了馭者，馭者固然是會意地揚鞭策動了。

我自以為我的意大利語是已能使人了解了。很得意地，深深地蜷縮在座席裏面，眺望着左右的街和山。

不料，馭者是將車渡過了貝多谷橋，戛戛地登上山去；在和昨天那嚮導人所指示給我看的相同的山上，同樣地走着，這使我很疑怪！但多謝的是：因此我是能夠再度的看到米開倫傑羅的第別特的巨大的彫刻。

在歸途，行經狹隘的街道時，從四層樓的高窗之際，有年青的女郎們在向我窺探，當我從下面舉起帽子，打着招呼時，從上面，她們也報着巧笑，這是沒有人類的偏見的拉丁人的性情。

一抵達了旅館，已經是羅馬行的火車的時刻，我拿了行李，急急的趕往停車場；我一邊想，如可能的話，無論如何，想在春天花開的時候再到這個都來仔仔細細的遊覽一回，一邊是乘上了七時的快車向羅馬行進。

五 羅馬

1. 萬神廟

「羅馬！」

我是這樣想着。

從昨日所止宿的污穢的旅邸，現在是遷到了這個愛克塞歇爾旅邸來，推開了窗而憑眺着窗外。

隔着大街的是馬爾格里達宮殿的翠葉。在這對面，以眼所能及的爲限，是屋頂之波，高塔，紀念碑，美術館與宮殿，寺院與凱旋門，在各處起伏着的是羅馬的七丘。

夏還是流連不忍去的逗留在羅馬之空，太陽是灼灼的像夏天那樣的照耀着。

暫時兀立不動的我，是眺望着羅馬之都。

羅馬並不是一個都市，而是一個象徵。

作爲羅馬帝國的發祥地。牠是象徵着包含武力，法制，財寶，以及政治能力的一切的地上。

的權力，作爲信徒瀰漫於全世界的莊嚴雄偉的大宗教的教主羅馬法王的居住地。牠是象徵着天上的信仰。

而且，在牠的背後，是存在着所謂三千年之歷史的不可拂拭的時間的權力；所以，羅馬又是時之象徵。

信與力與時，是這個『永久之都』之號召於全世界的大聲音的三要素。

這聲，是凜凜然超越了時流；殷殷然打破了空間；羅馬響澈於全世界。這聲，傳遍於地上的每一角隅之後；現在，是從人類的憧憬的胸中豁然開朗而向着羅馬發出了回聲。

念着羅馬的是念着英雄，是憶着聖者，是懷着天才。

因循與偷安與退縮，是被這叫做羅馬的呪文所退治盡淨。

法燈是幾度的消了又燃，社會是幾度的覆了又起。希臘去了！埃及去了！因加去了！印度亡了！漢唐亡了！而惟有羅馬，是屹然超出於興亡治亂之上，此非『永遠之都』而何？

日東是有一個國，日本；皇基鼎定，連綿三千年，文化一貫，民族一貫，此非『永遠之邦』而

何？

現在，日本之遊子是渡着萬里之波而來到羅馬，舉手而致敬禮於三千年之時流。

「羅馬喇！我現在是對永遠充滿着朝氣的你的生命力致着敬禮；是對繼續伴隨着時間流轉；在時的老廢與時的破壞之上跳躍着的你的偉大致意。」

擺倫哪！歌德哪！吉朋哪！來訪的時候，是苦呻於外邦專制之下的羅馬。

可是現在，是在法西斯蒂治下，好像從大地上面湧出來那樣興隆着的羅馬。

西撒之魂，是還生存於這個都城嗎？奧舜斯脫之力，是還健在於這個民族的血管中嗎？

此次來羅馬，僅打算兩天的滯在，因此不得不走馬看花般的正視着這都。

市內的巡視，是從九時三十分開始。

車子是在市街中隆隆的走着，

「萬神廟！」

下了車，嚮導者是這樣說。

跟隨在他的後面的我，是走進了一所大堂宇的裏面；在這個由十六個花崗石的圓柱支撐着的圓塔裏面，是一根的柱子都沒有；好像是合撲着一隻巨大的茶碗那樣。據說高度和底邊的直徑，同爲一百四十二呎，在這隻茶碗的底的當中，一扇圓的窗是開着，從下面望去，雖然覺得很小，但看來像是直徑二十九呎的模樣。自建造以來已歷一千八百年的這個堂宇，三和土是已變成了黑灰色；因爲取光的東西是僅僅這中央的窗，所以通過了這個而仰望着天心的時候，是令人起一種不可言喻的莊嚴之感！

這個萬神廟，是羅馬帝國初代的皇帝奧弗斯脫之婿亞齊立派所初建的，後遭崩壞，哈獨里恩帝重加建築，自一一五年起工，至一二五年完竣，這是羅馬初期的建築物完全殘留着的唯一的東西。

正當我們走進去，立在下面，經由那圓窗而仰望着天的時候，驟雨是猛烈的降了下來！於是，從圓窗打進來的雨脚，在一百二十四呎之下的石的地板上面，像幾千條白線那樣懸掛着；猛烈的灑着的光景，是呈出了偉大的莊嚴之相！

下面是漸被雨水所浸漑，這個窗，除了光，是爲了攝取天水而設的；羅馬人的豪快的氣宇，由此可以想見。

於是我又被載在車中，在羅馬的街市中運轉；經過馬加斯，奧萊里亞斯的紀念圓柱的旁側的時候，有大羣的勞働者是在發掘着廣廓的廢墟。

「這是墨索里尼的新的發掘。」

這樣說着的引導者是指點給我們看。

據說自從墨索里尼執政之後，羅馬的街市，是頻頻有土木工事興起，時時發見舊跡；自從他執政以來，羅馬是日復一日地被改良着。

雜然的光景是映於眸子。

半壞的圓柱，僅遺礎石的家宅的跡，紀念塔的土臺，崩頹的家宅，半埋於土中的大石，小石，這裏那裏寂寞的矗立着的樹木。

這是支配過世界的羅馬的成果。

是西撒從古魯凱旋歸來的如花之都，是西塞羅的雄辯響激着的元老院的遺跡。

擺倫！徬徨於這個廢墟之中，追懷古今四千年的史實，感慨滿胸，中宵不寐，傾聽窗外的啼
鼻，是呵筆而賦：

渡平原以極目兮，

望臺草而心沮；

何昔日之雄宮兮，

今直爲此廢墟也。

惟盛衰之相乘兮，

若循環其無端；

自太古而已然兮，

吾又安用夫興歎？

國民初起於自由兮，

賴羣力而得逞；

惟守成之不易兮，

恃滿驕而招損。

末世愚闇而無智兮，

榮華遂逝於一瞬。

在這滿目荒廢之中，半崩的大圓劇場是站立着；高一百六十呎，可以綽然容納五萬觀客的世界的第一大劇場，現在是闕寂有如死人之墓！由八頭的車子曳着戰車，在皇帝的面前驅使着風塵的當年的英雄，而今安在？白骨黃土，烈日長輝！

於是捨棄了車子，跟隨在引導者之後而登派拉帝納思的丘，從這丘上眺望時，廢墟之跡，是像一大幅全景寫真那樣的展開在我的腳下。

在北東方面低陷着的是羅馬市民的集會場。在最初，這是作爲一個市場的振興着的；在羅馬尙爲一小都市的時候，這是市街的中心。後來，牠是改變爲公會議事堂。西撒是開始加

以擴張，奧蒂斯脫世告成，以美麗的大理石與鍍金的青銅燦然裝飾着的堂宇，是隨着羅馬的衰亡而漸趨荒廢！在中世暗黑時代，市民是將這堂宇的大理石奪去，作爲自宅建築的用料，或則將大理石燒燬而取其石灰。金色燦然大殿堂，是磚石圯傾，而變成了山丘，荒廢到像今日這樣的雖往下發掘而仍不見片影的地步！據說牠的被發掘而變成今日這種樣子，是僅僅七年以前的事；由此可以知道羅馬是如何長久地被作爲一個廢墟而拋棄着的事情了。

散在於從附近展延到我們所站空在的廣場上面的東西，雖一木一石之微，也無非是羅馬帝國的英雄與天才的心血所滲透着的！在今日以前，比較了古代羅馬史，更多關心於古代希臘史的我；現在，一經站立在這個派拉帝納斯的丘上，眺望着累累於脚下的四千年的史實時，是也開始意識到了對於羅馬的強烈的憧憬了。

聳立於市民集會場的彼方的寺院，是現在被呼爲天壇的；在這寺院之中，英國的史家吉朋氏，是慨然興起了羅馬衰亡史的述作之志！這是在一七六四年的十月十五日，他的年齡

僅二十七歲的時候。而他的擱起這不朽的大作之筆，是在瑞士萊芒湖畔的洛桑，一七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夜明之曉。他是幾幾乎爲了這件事業而傾盡了二十二年半的歲月，因爲他是在成書七年之後死去，所以他的全生涯，是僅爲了這一事業而貢獻着！

可是，即使不是吉朋氏，一經眺望着這個壯大的廢墟之跡，大概是任何人都不會對於人世有爲的轉變，不激發出一種深遠的感慨來的吧！

羅馬帝國是在牠建成的日子偉大着；在牠全盛的日子偉大着；並且在牠滅亡之後，是猶然像這樣子的偉大着。

在市民集會場的附近，僅僅殘留着礎石的，是西撒的寺。這是在麥克恩托尼作着西撒的追悼演說的所在地的遺跡上面，奧爾斯脫建立着寺院，在神前燒燬西撒的遺骨而行着壯麗的葬儀的遺跡。

在這前面，西撒的被暗殺而仆倒在滂貝像下的舊跡是在着。
踐足於羅馬之境的是步步被西撒的天才所絆礙着。

在這丘上的一角，現在也變成爲叢莽的所在，是羅馬建國的英雄羅摩拉斯爲狼所撫養着的傳說的產生地。

在這丘上的石壘，是羅馬初代的人傑的家宅之跡；羅馬這個都城，是從這個丘上開始起來的。

從帝伯里亞斯宮殿的遺跡降下石階時，所謂里比亞之家的石屋是在着；內室與食堂是照舊的遺存着，從食堂通到奴隸之室的石的通路的狹隘是堪以驚異的！像我這樣的人是僅僅的可以通過去，當時的奴隸生活之何等的陰慘，是由此可以想見！這個里比亞，是與先夫離緣而嫁與奧蒂斯脫的。

在這前面，奧蒂斯脫的宮殿的遺跡，以及奈羅的『黄金的宮殿』的遺跡，是在着。

丘上古昔的羅馬人所愛好的棕櫚，是很多的植着；檉木也很茂盛。

包羅接受死刑宣告的場所，現在也埋葬着標柱，他是立站在這個上面，向着羅馬皇帝。

『我是羅馬的市民！』

這樣的大喝着的。

於是，我們是向着脫萊勤的市民集會場那方，陸續降下了這丘。

「要是能夠從容不迫的滯在於羅馬之都，從心所欲的耽讀着古代羅馬史，那是很有趣的吧！」這種心情是油然而生。

2. 蒲林的石像

這一天的午後，是先往蒲奇思宮殿，這是將意大利屈指富豪之家改作爲博物館的；拿破崙之妹蒲林所嫁的，也是蒲奇思公爵。

在流覽着這宮殿的中間，是走到了卡諾佛所刻的蒲林的大理石像之所，是從床上半起着身，手拿着鏡子的姿態的半裸像。

像兄之拿破崙爲歐洲第一的英雄兒一樣，妹之蒲林是歐洲第一的美人；何況她不僅是在容貌，連四肢五體的每一隅每一隅都是完全的藝術品。

詩人歌多白里安，在巴黎被囑購買了靴而攜帶至羅馬的她的跟前，看到了她的試穿那

靴在裸足上的情形，是：

「使拉斐爾而與此女同時代而生，那麼，弗奈思王宮的憑着獅子的戀之女神之像，是必將以此女爲模特兒；她的絕代的流品，是將使畫家與模特兒一齊陶然的吧！」

這樣的手記着！

據傳：當一代的巨匠卡諾佛，是終於被委託着造她的大理石像而看着她的姿態時，是恍惚自失，暫時忘了取鑿的事情而呆然的眺望著。

蒲林是嫣然而笑。

「巨匠喇！請恣意的發揮着您的妙技罷！如君能予妾以滿足，則妾亦將予君以滿足。」
這樣說着的傳說是遺留着。

弗勞倫思的披蒂美術館的蒲林的石像，與這個蒲奇思美術館的像，共爲卡諾佛出神入化的大傑作；竟可以說蒲林的美，比較了兄之拿破崙的才能，是更爲現實地永久殘存於地上。

於是參觀着賓希沃的庭。以及其他很多的寺院。

翌日之朝，參觀過了很多的寺院之後，是前往英國新教墓地；如借用子規（日本俳句家——譯者）的句子，則在這個里中，是有兩個可哀的東西：一為被意大利之波所溺死的雪萊之墓，另一為詩人濟慈之墓。濟慈之墓，雖遵照他的遺言而被作成爲一個無名之墓，但因此却更足以誘起人的哀愁。

於是參觀了聖包羅的大伽藍而歸去。

午後，在國立博物館，是參觀了很多的名畫與雕刻。其中，西撒之像的快心之作是存在着，每一想起了這個不可思議的天才的無往而不可的豐饒的天稟，必竊怪何以以一人的頭腦而如具有如此多方面的才能？並且疑心在今後的世界歷史之中，像這樣多能的天才，也許能夠再一度的出現。他的風貌與骨相，我雖想加以半日的察看，但引導者是急切的督促着，因此不得不斷念引去。

想再一度的歸到羅馬，在這個舊都，將古代羅馬史恣意的研讀一下；而且，在那個時候，是

想將這個西撒的雕刻及蒲林的大理石像，細心的觀察一下。

午後，是赴羅馬法王的所居梵諦岡城，參觀聖彼得羅的大伽藍；不論那個人，立在那個雄大絢爛的寺院之中，仰視米開倫傑羅的傑作的大天井時，是沒有不痛感到所謂天主教的世界的勢力的偉大的！又如對於這個天主教勢力的，不先具有真正的實感，那麼是無從看出西洋的正體來的吧！

其後在歸路，從勤尼卡拉姆的丘上鳥瞰羅馬的全市，這是一個壯觀。

這一晚，應岡本參事官的晚餐之請，乘十一時餘的列車北行。

因為墨索里尼已往米蘭，故未與晤，亦不再等候，便自出發。

「溫故知新」

這是離去羅馬時在車上的感想。

所謂溫故足以知新的古聖人之言的深遠的意味，是步行於羅馬四千年的廢墟之中而開始了解着了。

我們之在羅馬，並不是眺望着過去，而是觀看着今日。否，是觀看着明日。這兩天的觀察，是使我感激着。

我從舊的羅馬乃至新的意大利，是學到了一些什麼呢？

六 英雄主義

旅人在意大利半島徬徨南北，是發現了一個偉大的現象：

這叫做「生命之躍動」的那種東西。

搖曳於風中的橄欖，在太陽光線中像銀線那樣灑着的雨腳，高聳於天的羅馬神廟；明眸皓齒，微笑送媚的少女，揮着手，在充滿廣場的譁聲中交談着的路人，不論自然，不論人間，不論人所造作的東西，在意大利，是全都蓬勃的、蓬勃的生活着。

這是因爲在叫做意大利的土與天上，有一種使生命發育的大的要素存在着之故。

所以，像那植物的鬱鬱葱葱一樣，意大利人的四肢五體之中，是具有一種膨脹着的原始人的生命力；像叫做作爲生物的荒廢、老朽、硬化的這種種東西，是不可思議的不存在於這

個民族之中的。任何時都是像小孩子那樣欣欣向榮的生活着生活着。在像小孩子那樣地把所謂成長期這東西保存了三千年的這件事情裏面，是存在着不可思議的意大利人的「力」。

瑞士人，法蘭西人，奧地利人是老了；至少是到達了中年期，因此社會是安定的；是在什麼地方有一種定型存在着。可是，意大利人，却是遺留着古昔的野人那樣的天真爛漫。

所以，這個民族是屢次屢次的朝氣勃勃的反動着。

古代羅馬人的原始性是不必說，即如中世文藝復興期的意大利人的朝氣，產生加富爾；產生加里波的的十九世紀半年代的意大利人的朝氣；以及二十世紀的今日，與產生法西斯蒂的生氣橫溢的新運動的朝氣；這一切，都是超出議論之外的青年模樣的生命的擺動。爲什麼意大利雖爲古國，而常常能夠朝氣勃勃的這個問題，是可以有種種的說明；但無論如何，這件朝氣勃勃的事實，是誰都無從否認的吧！祇須看那倚靠在村的籬邊的少女的頰的有如蘋果那樣的艷紅，我們便不能否認在這個國的國民裏面，是有田園底的朝氣存

在着的事實了。

意大利人不是瞑想的民族，

是澈頭澈尾實行的民族。

他們是不具有構成一種偉大的哲學體系，將人生的靜寂幽玄的姿態織入於抽象的觀念之中的這種老成圓熟的心境的。對於他們，這個人生，是光明的太陽的世界；是碧的地中海與亞德里亞海的波之世界。烟中染色的葡萄之實；樹梢上囀着的鶯之歌；山川中躍着的小魚之鱗；吹渡天地的萬里薰風；這一切，是他們的世界。

他們是市場巷街之民。朝晨，將帶露的無花果，葡萄，桃，杏，載在車子內運往市場，舉出大聲交換買賣，那熱鬧的市場便是他們誕生的故鄉。在如山般地堆積着運物車，牛，山羊，果物，穀物的廣場上面，陽氣的，朗爽的，高聲的，衝動的，羣集喧騷着的那種街巷生活，正是意大利人的自古已然的鄉里生活。

將這種心情和北歐人的在霧深的森林之中離羣獨居，孤獨地凝眺着樺木之梢而瞑想

着的心境相較，這實在是一種不可比擬的陽氣勃勃的小孩模樣的心情。

因此，從這裏面，清澄的哲學是不會產生出來的吧！可是，詩是產生着；音樂是產生着；繪畫是產生着；並且政治是產生着。

意大利人是政治的動物。

古代羅馬的世界帝國的組織固不必說，即如中世紀威尼思的繁榮，加富爾之統一意大利；墨索里尼之更生近代意大利；何一非由於政治天稟的發露，無一非由人間與人間的關係中生出。

便連他們所具有的天主教的大組織中，也都充滿着偉大的政治要素，這件事，是誰能加以否定呢？產生於巴力斯坦的古代宗教，一經傳入意大利，便形成爲持有那樣整然的統制的大組織了。

意大利人賦詩描畫，可是，對於他們，人生是非常現實的東西；這個地上的生活，是真正的實在；他們不像德意志人那樣以抽象的觀念的世界爲人生的真之姿，他們以爲飲，食，歌，戀

的日常生活，是儼然的人間的實在。

想把這地上的生活永久着，雄大着，豐麗着；

因此，羅馬的大帝國是興起了。

這並不是想把我的精神不朽地殘留於藝術文學之中，是想如實的，生氣勃勃的，唯肉的，永遠在地上生活着生活着的事；在這裏，是有着他們對於家族的愛着和國家的觀念。

對於羅馬人，國家是一種宗教，一切的宗教，對於他們，是爲了國家的存續而存立着的一種政治要具；這就是今天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夠在意大利繼續成功的理由。

使這個成爲可能的，是在意大利人的血潮之中旺盛地流着的英雄崇拜的意識。

他們自己是不思索的；因此，有一個非凡人代替他們思索着的時候，他們是虛心坦懷的受容着；他們不是住在觀念的世界中，是住在現實的感覺的世界之中；因此，他們是毫無疑義地承認獅子比較貓強，山毛櫸的樹比較葡萄的蔓爲大的事實；因此，當西撒出來的時候，他們是意識到西撒的比較凡人爲偉。當米開倫傑羅產生出來的時候，他們是承認米開倫

傑羅的藝術是比較張三李四的畫爲優。墨索里尼出來的時候，他們是立刻承認他是比較恩托宜沃，喬朋尼爲偉。

而且，非抽象的他們，是強烈的個人的人間；因此，人與人的關係，並不是其人的思想與思想的關係，是澈頭澈尾的喬朋尼與恩托宜沃的關係。至於喬朋尼是社會主義者，恩托宜沃是自由主義者，那是沒有關係的；不是祇要互相有着兄弟的名分就足夠了嗎？

在這裏面，意大利人所特有的領袖部屬的關係是產生了出來。

不論是蓋爾夫和徐柏林的交關；不論是法西斯蒂和社會黨的爭擾；不論是芝加哥的犯罪王加包奈黨徒們的放槍盜劫；總之，不是抽象的主義問題，而是個人的團結關係。

英雄是領袖，

英雄崇拜是領袖崇拜！

這種捨身的英雄崇拜的氣分，是意大利人的作爲政治的動物的成功的原因。他們當西撒出現的時候，是必死的追蹤着這個西撒。當加里波的出來的時候，是捨身的追蹤着這個

加里波的。當墨索里尼出來的時候，是不辭赴湯蹈火的追蹤着這個墨索里尼。

這時使古代羅馬征服世界；使加里波的征服西西利與尼泊爾斯，使墨索里尼將近代意大利更始一新的因素。

在生命躍動的意大利人的血管之中，是含有對於超凡的東西的強烈的撞憬；是有着對於英雄主義的激切的渴仰；是想委身相從地追蹤着非凡人，幹着痛快淋漓的事情而死去。這不是像瑞士人那樣的希望貯蓄些黃金，在牧場上飼養着三頭牝牛，節儉的使用着牛乳的代價的那種心情；是想向危險中猛撲進去的冒險的心情。

「所謂人生，是艱難地生活着的事。」

這是法西斯蒂的信條，這是英雄主義，「將人生安全地度着」的這種觀念，是偷安；退嬰與退化的源泉，像一切務求其安逸的那種觀念與生活方式，是足使人間作爲一種生物而退化着的。

使意大利偉大的，是這種英雄主義的心情；這種英雄主義的心情，是生命躍動的自然的

結果，是生物的自己保存本能的發露。

因此，意大利是不會產生出康德的哲學來的吧！是不至於產生出古代希臘的文化來的吧！可是，意大利是將屢次屢次的產生出西撒來；產生出杜文蒂來；產生出加富爾來；產生出墨索里尼來的吧！

這些一個一個的，不是靈界的聖者，是澈頭澈尾的地上的英雄兒；而這四個人的共通點，乃是可驚歎的多藝多能。

西撒，是世界歷史所產生的最最多藝多能的天才；作爲一個武將，是足與亞歷山大王比肩；作爲一個雄辯家，是足與西雪羅頤頤，作爲一個史家，是足與克篤提第斯較角；作爲一個法制家，是足以凌駕沙龍；作爲一個政治家，是較派克里斯爲優；而對於運動，又是超羣拔倫，祇須具有其中的一項，便可以綽然留名於青史。

其在墨索里尼亦然。

他是騎馬術的精通者，是自轉車運轉的上選；是飛行機操縱的名人；是劍術的專家；是梵

亞林的妙手；是時論記者，小說家，乃至戲曲家，雄辯家。復次，他的身子的熟練，是饒有舞臺上的名優的資格的；他的政治才能，現在是作爲俾士麥以來的第一人而被全歐洲所認識者。這一切，是因其爲意大利人之故，將地上的生命，痛快淋漓地生活着的這件事，是南國的天與土所給與他們的一種特權。

因此，此等少數的超人，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意大利的偶像。

意大利，是少數天才之國！

這個國，不是像一個全部民衆的才能與知識都是平均的荷蘭，比利時，瑞士這樣，既無超人，亦無獸子，一律均等的德謨克拉西的國家；而是一個少數的智能的貴族統治的國家。在近代的德謨克拉西變成凡庸政治，變成形式主義，變成年齡闊，變成無能者的跳梁跋扈的時候；勃然興起而反動着的，是墨索里尼的超人政治，這是一種切合於意大利國民性的政治。

將英國的民衆主義之哲人米爾所謂的：

「所謂德謨克拉西，並不是多數人以其自己的力量而向上之謂；乃是僅在多數人認識着較優的少數人的才能，從而推戴之；在他的指導之下整然行進的時候，始得向前進步之謂。」

這種精神，現實地實現着的，是今日墨索里尼的少數專制。

因此，這決不是存在於所謂法西斯蒂這個制度之中的力，而是存在於叫做墨索里尼這個人間之中的力；因此，作爲一種主義的，作爲一種制度的法西斯蒂，是輸出不可能，模仿不可能的。要之，這是墨索里尼的所產；否，實是迎合墨索里尼的社會意識，這就是所謂英雄的待望。

在不尊重這種英雄主義的國民之中，是決不會生出英雄來的。

意大利之所以能生出加富爾來；生出墨索里尼來；是因為意大利民衆自身是既無主張，亦無教育，且無強烈的個人意識之故。是因為他們是本能的感覺，到要補救這種缺陷，是惟有追踪超人而前進之故，這是所謂德謨克拉西這種政治制度之所以不適於他們的理由。

與古代羅馬的時代相同，他們是少數的貴族政治的國家。

在這裏，意大利是得到了牠的長處和短處。

像德意志民族之憑着觀念而生，意大利民族是憑着英雄而生的；憑着這種英雄主義，在戰後的歐洲，他們是最早打破了現狀和傳統之殼，勇敢地更生着洞見到在意大利，像英雄和法國那樣的立憲政治是不適宜的這件事，是墨索里尼的偉大之處！看透了意大利是要求着一個新的超人政治，於是倏然奮起，將這機會抓住的，是墨索里尼的天才之處；這是澈頭澈尾的意大利的；這是墨索里尼其人的天才的，個人的，人間的事情；既不是思想，亦不是制度，且不是政策。

因爲有着這種英雄主義的緣故，意大利人，作爲一個個人而觀，雖然是凡庸，粗魯，無思索，但他們是始終潑刺的動着；因爲英雄精神，永遠是朝氣勃勃的精神。

品出國士瑞

康獨樂

油肝魚素黃蛋

CODOLO

LECITHIN
COD LIVER OIL



肺癆痰咳 神經衰弱
體虛血虧 瘦癯軟骨
病後產後調理復原反
小兒發育遲緩等症

主治

本品係維他命
D與蛋黃素等
之合製劑依照
科學方法原理
蒸空濃縮提煉
而成品質純粹
而效力宏大為
效油類中之真
肝製成之易
然製成之易
服四季咸宜

品出廠藥大先威英士瑞
房藥大德華海上理經總
五二三三 話電角轉路照福路摩西
六四〇三三

西班牙一瞥〔譯〕

陳·心·純·

和田三造原著

一、恩特爾夏山地

在直布羅陀海峽一帶，從暗雲的間隙處漏洩出來的日光，投射在海水上，顯出了蒼白的顏色。地中海的海爾克萊思的城砦，儼然兀立着睥睨四方。西班牙大陸，羅列着柔和的青翠的丘陵，用極和易的表情在迎迓着我們。

我們乘小蒸汽艇進入阿爾蓋蒂拉斯港。從小車站搭乘火車向恩特爾夏的山地馳去。在這山地地方，春已經呈示了七分的景象。桃花開放着，堇花噴吐着芳馨，小鳥啼唱着。沿道的蠶豆已經結實，蜜柑的枝上，現出了豐年的徵兆。

在這種景色之中，我情不自己地追懷起我的亡友湯淺一郎君起來了。我慨歎君的天生的藝術的感覺和深奧的造詣，終不能夠有所表見，而徒然成爲了泡影。距今廿八九年前，他

單身在直布羅陀上陸，其後在赫拉那達，塞維拉，科爾特瓦飄零了好久，終於在瑪德里致力鑽研西班牙畫派。這是人所周知的。但他在另一方面，作爲一個考古學者，作爲一個考證家，他也是具有深的造詣和天性的嗅覺的。

在恩特爾夏山地，山都因積年的濫伐，變成了童禿。溪水都乾涸而變成紅色。橄欖樹的枝葉，形成了銀色之波，泛濫前遙遠的地方。有時候，麥壠占領了我們的全視線。有時候，我們可以看見，看到，輾木樹被剝去了皮（輾木樹皮可作瓶塞子用）而排列着。

二、古回教王都赫拉那達

在赫拉那達的主要地點奴安巴廣場中，無職之徒是從朝到晚羣集着。強烈的日光，在他們的白色紅色黃色的服裝上面，在他們的濃眉濃鬚上面，在他們的被燻炙得發燒一般的面頰上面，投射着激烈的明暗色。香蕉，橘子是在路旁的筵席上面輝煌着，清涼飲料的五彩的壘瓶是在露臺上面發着光，也有菓子店，也有雜貨店。廣場裏面，一切的车馬是通過着，一切的聲音是發出來。驢馬的鈴聲也在鳴響着，狄勃希人的流行曲也可以聽到。這種的交混

雜沓的合奏，從黎明時候起，直到夜晚十二時還沒有銷歇。和並列着的珈琲店的羣衆相應呼，形成了人的漩渦，吶喊的籟。至於烹飪，從以淡鹽爲主要要素的英吉利風味；以至以蕃茄辣椒爲主要成分的回教西班牙菜肴，應有盡有。

哥拉那達，是在紀元後九世紀摩爾人管領時代開始留下了名字的。其後在直到十五世紀爲止的五百年間，牠是作爲一個回教王都而被建築完成，漸漸繁盛起來。牠是一個純粹的西班牙都市。在農業，工業以及商業方面，現在仍和回教民族，保有難以分離的關係。雖然在十五世紀以後，耶穌教王國成立之後，用苛酷的法令壓迫回教，期使絕滅，但是教義的形式雖然改變，而血族的長期結成，已經根深蒂固，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加以剷絕了。

這地方，使我憶起了曾經給我以一切可念的印象的印度和南洋。

在憑臨着阿爾哈姆勃拉城的山川而構築起來的部落裏面，有無數由回教寺院改造而成的寺院散在各處。白堊的牆壁上面承受着西沉的日光。在古舊的狄勃希部落裏面，大鼓的調子以及如泣如訴的悲愁的小曲是傳播出來。

極目縱眺，雪伐拉尼達的山嶺，在牠的平穩的線條上面擁戴着積雪，從巍然兀立的阿爾哈姆勃拉故都，一直蜿蜒到凱奈拉里凡的希潑萊思的黑色森林裏面，宛如一幅鮮明的圖畫。相傳可以醫療百病的達羅清流，現在也已成爲了混合着泥污的濁流。

稍稍離去了市街，在列樹道上轉折了三四次而向上行去時，便到了城門所在地。這個城門是一種回教建築物，在重重疊疊之中，參差着柔軟的屈曲的通道。在城門之下，盲人父子在彈奏六絃琴。再屈曲而進入了次一道門時，在露天，有兩個年青的女郎在刺繡。她們倆都披着美麗的披肩。在旁邊的賣店前面，有兩匹裝飾着刺繡的馬具的驢子在等待客人。

三、阿爾哈姆勃拉城的迷宮

在這裏，不得不特別提起的，是阿爾哈姆勃拉城的迷宮。這迷宮的建築構成，複雜精巧，真是傑構。甕着回廊，問道，架橋的連繫，可以在上下四方的精室中巡迴，在明暗中進出。有時候可以俯瞰在幾十丈下面的阿爾巴新部落，有時候可以仰眺東方雪拉奈代達的體白的羣峯。這迷宮裏面的壁面的高度，庭院的角度，沿着水的小徑的闊度，以及池沼的長度和闊度

的配合，以及隨着時間而移動的光和陰的預算等等，都是根據了聰明的建築幾何學的設計，以可驚的正確和尊貴的感覺來從事的。至於內部的緻密的彫琢，則憑牠的有如蜜蜂窠那樣的機械的確實和無限止的變化，使觀者恍惚喪失他的視覺的把握。

又在陰暗的中庭裏面，有一個很端正的噴水池，這是一個靜謐的形像，是一首，是一曲音樂。

這個寶石砌成的莊嚴華美的阿爾哈姆勃拉城，十五世紀以來，因耶穌王族的暴舉，部份已被摧毀，或被改變了原來面目。脫非而，哥蒂安前來訪謁的時候，城門四周的乞丐們，都將宮殿利用爲烹炊場和洗濯場了。引導人引導我們進入從前回教國王的浴場中去。指點着大理石的長椅子以及寢床的鑲嵌工事，低聲對我們說，這是從前國王和他的妃子沐浴之後休憩之所。在這浴場上面的迴廊中，則是奏樂團奏樂祈福的所在。引導的並且說明奏樂的都是盲者。

四、椰子之都塞維拉

塞維拉不僅是恩特爾夏地方的首都，並且是次於巴爾塞羅娜和巴倫夏的大都市。人口二十萬五千。比較了赫拉那達的位置在二千尺的高地，控制着一萬二千尺的高峯，塞維拉是一個臨近着海，在青色的沃野之中，位置在葛達爾基維爾流域的一個商業都市。點綴着市街和廣場的是椰子的列樹。密柑和檸檬也輝耀着，桃李、藤、葛蒲也正繁盛着。

在這地方，有很大的伽藍。是由回教寺院改築而成的。就牠的龐大而論，足與意大利米蘭的寺院頡頏。但是，就牠們內部的空氣而論，比較了米蘭地方的寺院的陰慘。這地方的寺院內部，却是充滿了明快爽朗的調子。在這裏，北意和南西的督教的性格的相異是顯了出來。塞維拉是阿拉伯語，意思是「最善之街。」據說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引起了全歐的好奇心，各地的紳商都趨集到這裏來。在這裏，富於庭園之美。阿拉伯的造園術流傳了來，在裝飾的整飭和華美之間，參以閒靜和嚴肅的風味。很多的噴水池，以及陶瓦的清潔，真堪說是塞維拉的大大的誇負。在塞維拉，值得吾人叩頭讚歎的建築物是到處都是。恐怕這個都市裏面的五十五六個寺院，都是多少具有一些美術的考證價值的。

我從朝到晚，沒有目的地在到處信步閒逛。這種情形，使我想起了旅居意大利威尼斯時候的光景。

比較了威尼斯，這地方的長處是在乎富於青色的植物的天惠。在商賣場中，一定有寺院。並且有很高的椰子樹，以及蜜柑的葉輝耀着。市街中，很多馬車來往。並且有擦皮鞋的人徘徊着兜攬主顧。道旁有很多田賣權權和薄荷水的擺攤。此外，還有很多看到了外國人便急忙忙走近來求索的乞食者。

街頭，理髮店是林立着。在街頭行走的青年，雖然敝衣垢服，而頭上總是梳洗得亮晶晶的。你如果走進了珈琲街，那麼你身子一坐下來，就馬上有擦鞋的人趕過來開始他的生意。牠對於他的工作非常賣力，講究種種的手段，好像在製造一件工藝品那樣。在塞維拉，一所有名的烟草工場，是一個非常雄大的建築物。到了黃昏時分，從這頂上，烟煤像雲霧那樣噴吐出來。

作爲這個都市的建築的特長的，是中流以上的家宅，用美麗的陶磚和大理石敷設中庭。

中庭裏面，並列着棕櫚樹，夾竹桃和盆花，作爲暑天午睡以及應接室之用。

恩特爾夏地方的美人，年青的固然很美，但是年紀略大一些，便生出了口鬚來，實在是非常殺風景的。女人大多穿黑色衣服，不戴帽，從頭的後面披掛一條黑紗的頭被，垂及肩際。有時候簪戴一隻有如扇子一樣的巨大的鼈甲的櫛。中流以下的女人，則用一種特有的長長的黑色的肩巾掩遮全身，用狹小的步子走着。

我爲了觀看西班牙舞蹈，時常終晚不睡覺。我最喜愛看卜思他奈脫舞。這種舞，手的張開，腳的移運，驅體的波動，雖然大致有一定的型式，而細緻的神經，身體的呼吸，以至抑揚激動，則又都有獨特的功夫，可以顯出各個人的特有的妙技來。這種卜思他奈脫舞的舞場，雖然有各種階級之分，但舞女都是上選。

五、美術之都脫萊杜

脫萊杜，位置在西班牙的中央，和瑪德里相距火車一小時半，或二小時半的行程，因爲牠是美術巡禮的第一個入口處，因此外客是時常麇集在這裏。四方被岩山包圍着，連都市的

自身也是位置在岩山上面。單就牠的架在他蓋河流上面的莊嚴的回教建築式的重重的橋梁，以及牠的城壁等等外觀而言，這個脫萊杜已不愧是一個偉大的骨董的紀念品了。

脫萊杜的道路，是從停車場漸漸升高起來。沿着斷崖，驢馬之羣和男女之羣喘息登陟着的光景，足以使人聯想起波斯的舊日的風光。我們如在中途回頭，加麼在背後的山頂上面，摩爾時代的古城聳峙在青空之中，點綴着幾分的樹木，以及在沙漠的塵埃之中遊行着的牧羊。

脫萊杜的市街和科爾杜華同樣，街道的高低參差，使人感到一種幽默的深趣。

脫萊杜的富，沙拉門加的力，里昂的美，沃比安特的神韻，塞維的偉大，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的。

在脫萊杜，最使我們外客驚異的，是十六世紀的畫家安爾哥萊考的神技。凡是保藏哥萊考的作品，寺院，訪客是幾乎不斷絕，因此寺院的收入非常可觀。

哥萊考的住宅的遺址，客是接踵而至，非常的熱鬧。他的住宅非常瀟灑，雅趣橫溢。每一隅，

每一角，都有一種使人依戀不忍去的魅力。至於他的作品，則無論如何當推收藏在聖脫曼寺院內的「沃爾葛伯爵的葬儀」這一幅爲傑作中之傑作。在這幅畫的畫面上，哥萊考是將當時脫萊杜地方的有聲望有勢力的人們全部網羅了進去，並且連作者自身以及他的兒子都附加在內。哥萊考最初師事蒂蒂安，在威尼斯肄習畫事，後來流浪到西班牙後，便發揮他獨自的天才，致力於他的自己的意識的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尤以肖像畫最爲拔萃。

脫萊杜的唯一的遊藝場左科蒲特爾，是西班牙獨有的露天平民俱樂部，足與癩拉那達的奴安巴廣場相頡頏。脫萊杜的所有的居民，每天至少到這場中去遊逛一次。

六、紐約化的瑪德里

往昔被呼爲「塵埃之都」的西班牙首都瑪德里，現在不僅呈示出了正相反對的外觀，並且被謳歌爲「歐羅巴的紐約」或則「歐羅巴第一新都」，在名實雙方都牽惹了世界的注意了。這實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看到了從阿爾蓋蒂拉思港越過朗特的谿谷而行進的道路，看到了從科爾杜華向脫萊

杜行進的十幾小時行程的道路，以及看到了古卡斯蒂爾的大部分廣漠的荒地，我們不免要懷疑於西班牙的文明的程度。但是我們一抵達了瑪德里而加以觀察時，這種懷疑心理便馬上消釋了。瑪德里的力，瑪德里的意氣，在在足使人發生一種不敢逼視之概。因為隣接的關係，瑪德里的道路以及公園的管理方法，乃至公私建築物的樣式，在以前，大半都受到法蘭西的影響，和維也納不同，具有一種小巴黎的面容。但是到了最近，牠是漸漸染上了紐約的臭味了。在倫敦，在柏林，以及在巴黎所看不到的層空建築，在瑪德里是司空見慣的東西。在通到蘇羅廣場去的某一條街上，銀行公司，旅館，咖啡店，電影院等，都在陸續着手建築新式的構造。這種新式的構造，是沒有看到過瑪德里的人們所預想不到的。尤其對於一個一路上沐浴在南西班牙的濃厚的天然的香氣裏面的旅人，這種人爲的都會式的偉構，實在是一種驚異。其中如咖啡店等，並且施設着奇技的結構和極端的照明利用法。

這種將過去西班牙的一切拋棄了而一路向革新之途邁進的心理，在婦女的嗜好上面也極度的反映出來。在瑪德里，過去西班牙所特有的美人，早已看不見了。我們要看看黑眉毛

黑頭髮，像象牙那樣白的雙頰，黑衣上面披着黑紗的頭被，具有宗教的靜穆和熱情的明快，的西班牙型的婦人，已經是不可能了。

不論什麼地方的女人，祇要一度踐足於瑪德里，那麼便會立刻平凡化起來，沒入於這裏的一般的模型的漩渦中，成爲了一個分辨不出是從何處來的鑄型的人形了。

在黃昏時分的蘇羅廣場中，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的呼吸。追隨着夕景，人們都從四面八方聚集到這個長方形的廣場來，將這個廣場所有的空隙都占滿。這些人們都是毫無事情地屯聚在這裏面，有的是以觀看他人爲樂，有的是以被他人觀看着爲樂。眼睛的交易，耳朵的交易，愛情的交易。電車哪，自動車哪，公共汽車哪，全都麤集到這裏來了。

七、鬥牛

因爲斯節還早，所以牛還幼小，鬥士也大概不出乎第二流人物。但是宿舍裏面的侍者却拿了入場券來，誇口說明天的一班特別可觀，並且牛也特別偉大。在西班牙，不論火車，不論游藝會，都遵守很正確的時刻，所以鬥牛場中到了定刻，已經擠滿了觀客，後至者沒有立錐

之地了。

牛是在平常時候特別加意豢養的，是恩特爾夏地方的最最猶猛的一種。肩膀上面的肉，像峭削的山峯那樣聳起。從脇腹到臀部，凝結很固的贅肉，每一走動，便蠕蠕抖動着。角極長，左右張開，顯出格外威嚴的樣子。但是，馬和象一樣，雖然軀體碩大，乍見使人有一種威嚇之感，但總不是一種猛獸，進退也不敏捷，和河馬同樣。但是，不幸因着牠的這種碩大的外觀，便遭受到了種種的災難。生來具有非常親切的溫情的這種柔順的家畜，因為氣力強大，人們便不恤將牠們致死而引以為樂。如果這些牛的鬥爭，目的真想以對方的肉為食餌，那麼牠們固然會生出一種敵對的意識來；而實際上却不然。牠們本沒有仇視對方的意識，祇因人們強做地在牠們的可愛的眼睛裏面誘致出一種忿怒的眼光來，挑撥牠們做出暴力的舉動，這實在是一種非常不合情理的頑意兒。

最初，鬥牛雖然被驅趕入了場內，看到了對手，但並沒有鬥志。考慮了一下，正擬折回到方纔所從出的戶口時，但又似乎意識到「這也是枉然的」這種觀念，於是到底向紅布衝去，

和對手挑戰起來。我們試一設想牠們在這期間的心理，不得不發生一種憐憫的同情心來。鬥士共六個人，穿着六種顏色的服裝，手中各執持着一枚紅色的布，揮舞着，將牛激動着，惱怒着，愚弄着，使牠疲乏，最後便貫穿着長劍將牠刺死。在被刺死以前，牛在肩上遭到了馬上的「鎗士」的粗大的鎗尖的兩次刺觸。接着又被「銛士」的銳利的銛在同一的肩上了六次。在牠黑色的毛上，鮮血像河流那樣迸出來。腹部掀動着苦痛的波紋，牛用着可痛的狂暴，試行無可奈何的突擊。於是「劍士」將長劍掩藏在紅布之蔭，一邊和牛周旋，一邊看準了時機，從正對面深深地向牛的心臟刺去。可哀的牛於是略略移動三步四步，有時還跳突一兩下之後，終於氣窮力竭，鮮血淋漓地僵仆在地下。這個最後的光景，正是鬥牛場中最精彩的一幕，同時也是極慘酷的一幕。

這些「劍士」在西班牙算是最時髦的人物。他們在最後將長劍刺入鬥牛的心臟之前，必先用各種各樣的技術，和牛周旋，誘致牠們到疲敵的地步。他們在這時候，不惜盡量獻出他們的健兒身手。由旁觀者看來，他們的動作越是危險，那麼他們的名聲也越是蜚騰。最後

的「劍士」的長劍，如果一刺兩刺，還不能使對方的鬥牛斃命，那麼觀客將全場站立起來，大肆斥罵。反之，如果他們能夠在銳利的牛角前面頑出各種巧妙的遊戲來，那麼全場的拍手聲將和雨霰一般暴發，連帽子都會飛舞起來。（言觀客飛舞帽子以表狂樂也。）

我看到了這種情形，感到了我們和西洋人的性格的顯著不同。在兩小時之內，同樣的頭藝兒反覆了六次之多，牛是被刺死了六頭。這種殘忍的行爲，在我們日本的任何一方面都看不到的。西班牙的音樂固然是美的，服裝固然是麗都的，但就殺牛這一點而論，西班牙人對於美的觀念，實在還有講究未盡之處。

——完——

均分各處
售店處

衛生必需品

五洲藥房出品

亞林臭水

爲最有力滅菌消毒衛生品每日澆洒地上陰溝廁所能辟穢解臭並將一切毒菌消滅無遺防止傳染疫病之危險



亞林沙而

本品所具殺菌力有當石灰酸三倍之強善治皮膚病及各種器物之消毒又滴水內浴身能強健身體防免疾病爲醫院與家庭合用之製劑



固本藥皂

此皂爲殺菌潔膚佳品能療治瘡癬等症及防去垢速質料精誠于皮膚獲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八日 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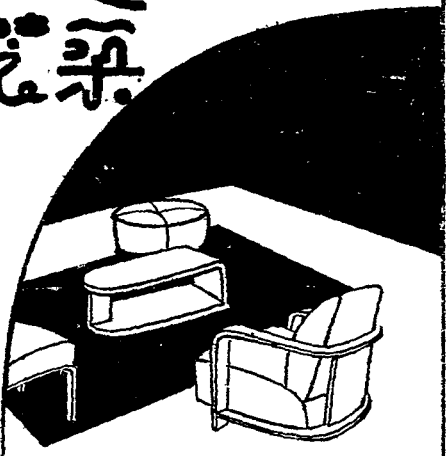


樂 苑

建築

師 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美 觀

耐 用

舒 適 經 濟

德 國 現 代 傢 具 專 門 技 師 設 計
精 製 聘 請 專 門 技 師 設 計
精 製 聘 請 專 門 技 師 設 計

靜 安 寺 路 一 〇 一 七
電 話 三 四 九 一 六

游塵瑣記

趙君豪著

葉恭綽



游塵瑣記目次 [頁數]

題字	汪兆銘	一	黃海舟中瑣記	二七
葉序	葉恭綽	三	大連印象	四三
緒序	稽氏誼	五	南滿車中譚片	五三
蔣序	蔣維喬	七	遼甯雜記	六九
張序	張蘊和	九	長春一夕記	一一五
李序	李浩然	一一	哈爾濱見聞錄	一二三
宋序	宋春舫	一三	故都游觀記	一七三
劉序	劉麟生	一五	津沽瑣錄	二二七
趙序	趙尊嶽	一七	歸途掇拾	二二三
周序	周瘦鵲	一九	棲霞山記遊	二二三
葉序	葉秋原	二一	莫千山消夏記	二五三
自序	趙君豪	二三	京杭國道游觀記	二七九
			角直羅漢觀光記	三四七

此書係趙君豪先生最近六年來所作之游記。其中包括東北殘痕記一卷，作者於十八年北游遼瀋，彼時東北表面安堵，然早已危機四伏。作者洞燭機先，將一切隱患，直言不諱，事後覆按，均有線索可尋。其他游記，亦極有精彩。書中附銅圖百餘幅，有外間不經見之東北攝影數十幀，至有價值。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一厚冊。

全書十萬言 銅圖百餘幅 實售一元

總發行所 上海中國旅行社

當代遊記選

全一冊

民國廿四年六月初版

實價每冊壹圓

編輯者	趙君豪
發行者	中國旅行社
承印者	國光印書局
發行所	上海蘇州鎮江南京杭州天津 北平漢口香港濟南青島廣州
經售處	上海申報館服務部 上海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旅行必備

申報六十週年紀念

中國分省新圖

丁文江

翁文灝 編纂

曾世英

定價每冊三元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申報特種發行部出售

「地圖不正確的誤人，要用地圖旅行的人方纔知道。」

獨立評論 丁文江

